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又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是三年後然後稱爵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即位四月丁巳葬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子張至三年○論語憲問篇文校勘記云鄂本涼作諒釋文作涼音亮後漢書引彼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禮記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鵪書裨傳考異曰漢五行志作京陰大傳作梁闇按今論語作諒陰今書無逸作亮陰蓋梁涼涼亮諒及闇與陰皆音義通鄭注書伏生書傳皆作凶廬解蓋今文說也此作涼闇所引當

是魯論古文宜作諒或作亮左疏引馬氏論語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孔注論語亦云諒信也陰默也皆古論語說也夫既云信默又云不言語義重複諒闇者惠士奇禮說引葛洪變除云子為父三月既葬草廬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為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為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以短柱拄起此橫梁之著地者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用泥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拄起梁又立小障以避風因事轉輕劉氏論語正義云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為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闇讀為陰猶南讀為任古今異音倚廬不塗既葬塗之塗近於堊釋名堊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壘墼為之蓋柱楣倚壁為一偏壘墼成屋為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堊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書大傳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廬質反古也又云喪禮不言者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為士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則其餘不言可知劉氏寶楠曰冢宰聽治其證有可考者孟子舜相堯二

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為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若武王初崩成王無論能親政與否而諒闇之制正在不言周公居冢宰禮宜攝政流言奚自來哉可謂允當不易之論白虎通又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何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劉氏又云邦治掌於冢宰因喪攝政凡事皆聽可知白虎通止以財用為言於義隘矣今本論語聽下有於字與檀弓同偽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亦無於字此引書云者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據喪服四制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尚書成語非翦裁明逸篇文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繫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尚書然則亦非無佚語高宗篇當是佚尚書若然孟子滕文公篇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者其時三年之喪且久不行安得尚有三年不言之禮文公五月不命戒已為近古不得以三代盛時禮繩之也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

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疏 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

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穀梁傳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注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然則是王者與 注 據未稱王曰非也 疏 通義云未稱王也

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 疏 通義云問未稱王則曷為以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按當作一句讀俞氏樾云王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

曰是子也 注 雖名為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 疏 注雖名至之位○禮記中庸疏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俗本禮記注有引此作子是者誤何意以雖三年內稱子其實非但繼父位即與王同當守文王之法度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注 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疏 注引文至法度○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受命二年然後稱王乃

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疏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皆文王受命制法度事也按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是子也云云彼疏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隱元年傳亦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通義云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

國疏注奔父至喪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越境也或爲越疆白虎通喪服云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蓋謂娶於諸侯者夫人奔喪君則親凡鄰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雜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奔喪禮然注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謂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此謂婦人奔喪儀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然則奔喪禮與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按鄭禮記注云夫人車服主國致禮皆如諸侯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注不言至聘也○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故奔喪不書○注故以至禮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夫人遂禮而出會者皆不致唯此文書至故莊元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致文見下○注書至者至危重○舊疏云夫人奔喪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於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說諸侯夫人似無歸甯之道義具莊二十七年今奔喪大夫家故危重也

○注言如至繫國○上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同者上四年經云逆婦姜于齊逆至共文但言于齊則知娶于大夫故不得言如齊正由其非大夫所有也此夫人奔喪不言如齊則文不可施君不行使于大夫故又不可言如某氏是以書如齊以見大夫繫國也且上經既從略以示娶于大夫此不嫌非大夫也上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蓋亦大夫繫國之義故亦書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疏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之通義云據平惠定靈不書葬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丑月之二十五日不及時書疏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葬匡王襄元年九月天王崩二年正月葬簡王昭二十二年四月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皆不及時也過時書注重錄失時疏桓十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過時書也○注重錄失時○舊疏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如禮故重錄之刺其失時也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

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疏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崩薨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惡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爲用在於別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傅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按越紼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

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薨篇又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云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崩爲魯主此諸侯奔喪之證何氏亦云越紼奔喪蓋有所受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彼疏引鄭元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禮故鄭駁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也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王也禮記檀弓云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日者至責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不日故也言襄王加禮者即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

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勦士求金求者固非而蕃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于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作危不得葬也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注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書以張義責魯因以責諸侯春秋內魯故注但言責內也傷疏云傳稱不志葬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也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疏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沖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注出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夫人出因奔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注月者至至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制恐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日故解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疏通義云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左疏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按左傳所載皆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癸酉九月無癸酉十月朔日也或時歷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

前則癸酉即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注動者至人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即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伏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何

以書記異也注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疏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韓云剛動而柔止也疏天陽爲動地陰爲靜各有常度故乾之象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注地動至陽行○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應劭漢書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塡陰爲陰所塡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邱陵涌水出益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

謹而日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即此注受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盜謂齊商人晉趙盾弒君事四方叛德盜如宋弒君杵臼莒弒君庶其齊又弒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僖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爲內錄之內爲新王大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通義云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假以張義震不言何在此統言地震故亦得爲四方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釋文椒一本作萩按秋聲叔聲古音同部穀梁傳作萩漢書古今人表楚椒舉師古曰卽椒舉也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入文公所聞世見升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通義云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始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始因其能修聘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於中國也商臣弒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因不得貶絕而自見○注入文至狄也○校勘記出見升平法云諸本同解云言見治升平者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文公所聞世者舊疏引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此所聞之世是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爲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謂莊王此爲修禮接內故亦不得見殊也○注屈完至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醻伯德成王事也又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蓋彼在所傳聞世不合見大夫書之者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别有主書故雖此爲始與內接得其正也○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越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矣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据屈完氏疏注据屈完氏○卽僖四年書楚屈完是也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嫌夷狄質薄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疏校勘記云浦鏜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諸本皆作一○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聶許釋文引李注許與也又徐無鬼云夫神者不自許也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說文言部許聽也引申之爲與隱二年左傳注引許作槩注氏中經義知新記云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尙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卽此義也按作槩不可通當仍何注意作與解爲是彼疏云制槩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卽使足也亦强爲之解○注足其至以漸○校勘記出貴之云鄂本貴作責此誤言若卽足之與以氏則嫌同中國當以中國禮義責之矣卒讀如猝恐夷狄質薄不得猝然備責也故以漸進之通

義云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之語彼以賢而不字張義此以名而不氏張義意同而取義微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疏左傳作隧誤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隧作襚石經此處闕釋文亦作襚云衣被曰襚說文作裞云贈終者衣被曰裞以此襚爲衣死人衣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疏上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彼譏其一人兼二事此譏其一人襚二人也與隱元年譏宰咺兼之同義○注禮主至尊卑○一本有主作王者誤依宋本閩本正左疏引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之曰若以爲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襚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爲難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來不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殽與晉爲仇兵無休息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劉氏難曰四年大人風氏薨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贖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

得原情不責則此來兼譏不及事矣書曷爲不言及成風注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疏注據及至文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彼爲外夫人故也○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問曷爲不言及嫌欲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問知直問成風尊僖公卑體當絕也通義云穀梁以爲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爲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誤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何以稱之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注不可至尊也○通義云僖公成風兩言之者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以一端盡之哉○注母尊至繫子○漢書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女雖貴猶爲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冊府元龜引梁何佟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釋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

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爲僖公先薨襚辭亦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順當時致辭序耳無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辛卯月之二十三日隱元年注所聞世無罪者日錄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眛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毛本脫猶字傳三十三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晉搆怨起於殽鄭奔爲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卽殽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爲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貫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按令狐戰先眛奔秦皆見上七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疏杜云宜申子西也左疏載釋例云宜申不書氏賈氏以爲漏與得臣不書族同蓋夷楚故略其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疏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七月不雨猶不爲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亦足爲異故書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襚有炕陽之應

及蘇子盟于女栗疏杜云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郝氏懿行說略云孰及之蓋大夫也大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何以知非設公也公不與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杜云蘇子周卿士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孔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蘇忿生封于蘇其所都之地名溫故僖十年左傳狄滅溫蘇子奔衛也蓋王

復之爲歸或別封他邑此蘇子其後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略恐故書刺微弱也疏左傳作厥貉杜云厥貉地名闕古厥屈同部段借字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郞闕黨童子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侍郞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圈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焉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罪大惡極大戮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援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衞州吁弒君自立使公孫文仲率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弒佗篡之難作魯翬會之卒之弒隱者翬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察於彼經曰衞州吁弒其君完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弒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弒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於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則知黨弒父之

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辟可不慎按莊侍郎語見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魯恐至弱也○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魯相近故恐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疏釋文說文作圈字林曰萬反二傳作麇讀書叢錄云說文麇从鹿囷省聲籀文不省作麕傳寫者省鹿作囷通作圈昭元年楚子卷卒釋文左氏作麇卷又圈字之省校勘記云按玉篇圈丘晚切牢也圈巨萬切邑名廣韻二十五願作圈邑名曰萬切誤也此當从說文作圈今說文圈養畜之閑也無圈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圈字玉篇本之爲邑名正字何本公羊作牢圈字通借也葉本作曰萬反盧本從之不知曰乃誤字耳在傳校勘記惠棟云麇亦作麏注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麇左氏傳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潁容釋例云麇在當陽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爲麇國地按傳楚子伐麇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爲麇之國都則麇遂滅矣防渚爲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即春秋時麇國地所謂防渚者也秦始皇徙趙王遷于房陵即此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攻下房陵又使劉封自漢中乘沔水會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據房陵降魏蓋隴蜀咽喉蜀魏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則麇猶存蓋庸在上庸爲今竹山縣麇有錫穴

及防渚爲今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爲接壤庸滅而麇亦不復存矣今與陝西四川接界按廣韻二十阮圈又姓後漢末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圈氏本氏其國然則古有圈國其即楚子所伐者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疏史記注引服虔曰叔仲惠伯通義云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按左傳作叔仲彭生釋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行字按禮記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蓋謂叔氏之仲也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也左傳或作筐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郤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水經注陰溝水篇谷水首受渙水于襄邑東東經承匡城春秋書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圖稱云襄邑本襄陵承筐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二十里包氏愼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與食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此所言據夏正也于周爲三月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是年周天正朔亦爲乙丑月小殷地正朔甲午月大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甲午月之四日杜云鹹魯地大事表云續漢志濮陽縣春秋時有鹹城濮水之北當在今曹州府曹縣境齊氏召南云杜顯言魯地以異於僖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續漢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曰古鹹國與僖十三年同一鹹非別地

狄者何注以月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疏注以日至問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不能偏戰今而書日故執不知問通義云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按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傳聞世也亦不月何氏無此例但從略爾

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

注蓋長百尺○舊疏云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爲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幷六國以爲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按穀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范云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是其所說長短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蓋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蓋長三丈彼疏引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亦不同也左傳謂郎鄋瞞說文鄋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兼取內外傳爲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爲蓋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索隱云釐音僖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魯語以汪芒氏之君爲漆姓者古漆釐

同部得段借也方輿紀要鄋瞞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
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即長狄所居章注國語
封嵎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翟也說文
以此篆厠涿郡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 兄
弟三人注言相類如兄弟疏注言相至兄弟○穀梁傳亦云弟兄三人佚宕中國注佚叓也
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敘鄋瞞伐齊在襄二年
晉獲焚如在滅潞三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不相援助是以
知其非親兄弟者非也 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注不書者外異
也疏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述春秋災異云長狄人三國師古
曰之齊榮如之魯僑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獲緣
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齊魯晉用公羊義也○注不書至異
也○春秋有爲天下記異者僖十四年沙鹿崩之屬是也有
爲王者之後記異者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屬是
也外各國異皆不書詳內略外之義也故之齊之晉皆不書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疏左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注榮如焚如之弟
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注經言敗狄不明故復云
爾疏左傳云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
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

故詳其處○注經言至云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疏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事在宣十五年於晉
爲景公六年據左傳榮如爲焚如之弟榮如死於魯桓十
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極
故何氏以爲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其言敗何注据敗者內戰文非殺一人也疏注据敗至人也○舊疏云春秋
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言戰戰則是內敗
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敵其一人而言敗狄于鹹
作內戰之經故難之 大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
能討興師動眾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疏注長狄至言敗
○舊疏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
得即長人十二見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
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眾焉言之也注
言其力足以敵眾又云瓦石不能害注肌膚堅瓦石打擿
不能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
興師動眾然後殺之如大戰也 其日何注据日而言敗與公
子友敗莒師于犂同非殺一人文疏注据日至人文○校勘
記云鄂本無于犂非也

按釋文出于犂二字即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
莒師于犂獲莒挐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亦日
也然則公子友與莒挐戰亦二人相敵舂用數
梁屏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文也 大之也注如
結日大戰疏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
戰月僖元年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是其
不加暴之義故繁露竹林云
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也 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
疏注如大戰故地○如戰于城濮戰于泌之屬也隱元年傳
亦書地爲信辭以大之通義
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故此
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是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晉成就周道
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
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
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
通義云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
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經阻負嵎忽爾佚宕中國
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左傳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
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

封禺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
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
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
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
亦備詳其異仲遠之疑殊可不必○注晉成至狄行○舊疏
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魯晉文齊桓皆率諸侯
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然若如左傳則齊事
在桓前也蓋何氏所据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鄂本
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改輔作佐按作輔非也从羽作翮說文
文羽部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羽翮猶言羽翼謂輔佐也人
曰鳥所恃者六翮也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
多假羽翼喻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郵云長狄兄弟三人各
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漢書
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
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
篡弒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病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
屬嬴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
人代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
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取義大同論衡異虛云
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注事以至
指一○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
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

盡者則以三為之節三加三訛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借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三以志異○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於哀十四年止弒君二十七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弒君二二十也乃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云其弒君二十即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獆四年歸生弒其君夷十年夏徵舒弒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為巢人所弒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弒其君虔棄疾殺比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楹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六年陳乞弒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蕭十五年晉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滅萊十年遂滅偪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氏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四年楚滅胡哀

八年宋滅曹之屬是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應此異如齊宋莒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春而陳恆弒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六年之楚滅庸亦應入數舊疏未免太泥又舊疏所數吳子謁弒于巢楚子虔殺蔡侯吳殺胡子髡沈子楹皆為外所殺亦不列諸臣弒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弒君州蒲又鄭伯髡原卒于操亦弒見襄七年何皆不數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為弒公羊雖無傳然何氏於公子比出奔晉下注云避內難則與左亦同其滅國數胡子髡沈子楹尤誤彼經滅者君死於位之稱非國被滅亦不合其吳滅楚當列入春秋後如楚滅陳越滅吳皆去獲麟不遠亦宜數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九終

子汝蕃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四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十二年盡十三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疏通義云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郕邽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為說非何氏義果如左氏所記則太子不得守國當絕又據地奔魯魯當坐受邑盛伯當坐竊邑也何以經無貶文　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注與郜子同義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疏注與郜子同義○僖二十年云郜子來朝是也彼傳云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彼注云郜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穀鄧也書者喜內見歸則此書來奔皆與郜子同當亦為喜內見歸也繁露觀德云盛伯郜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為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云云文之昭也盛卽郕也通義云兄弟辭者為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是

也彼又云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衎出奔齊是也此不獨與何異且與傳違傳明云失地之君而以衛侯衎為比可謂擬不於倫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注不據為難何以不名者以郜子注已明故此不復言從省也○注月者至遇之○校勘記出尤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尤誤猶○注為魯所滅者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是也言盛為魯齊所共滅今又來奔尤當厚遇故書月見其與穀伯鄧侯郜子皆書時異也按齊魯共伐盛盛降于齊則盛為齊所滅蓋時猶如紀季屬為附庸今復見滅來奔故書爵也杜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彼以盛伯為太子故如此釋與此注加意厚遇之義似同而不同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注卒者許嫁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子月之十二日○注卒者許嫁○舊疏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字按無者是也何氏於經有傳者皆不注經且傳明云許嫁矣注豈非贅設故僖九年伯姬卒亦無注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

之喪治之（疏）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僖九年伯姬卒傳同詳見彼穀梁傳曰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顧氏棟高子叔姬卒論云左氏謂叔姬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遂杞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來歸八年今杞伯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以者於之情事可謂大謬據士庶人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何況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娣二人前後俱爲杞所棄杞何强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爲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昏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敞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皆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按顧說是也既出則非諸侯夫

人當入諸侯絕期內無爲爲之服宜十六年郯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其稱子何（注）据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注据伯至稱子〇卽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注不稱至別也〇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注同母姊妹通義云謹按殷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二而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按殷道親親故母弟母妹皆特異春秋從殷質故也〇注禮男至之手〇下男子毛本子誤人既夕記喪大記皆有此文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爲其相褻既夕記注云備褻卽遠別之義喪大記

絕作死

夏楚人圍巢（疏）杜云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大事表云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古巢城爲巢國地水經注沔水篇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疏）左氏穀梁遂作術古遂術同部字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故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管子度地篇故百家爲里二十爲術術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秦伯使遂來聘正用公羊傳文師古曰卽左氏所謂西乞術也通義云卽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舊疏云左穀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按舊疏非是遂正字術借字古名字相配秦西術字乞見僖三十三年左傳乞讀爲仡仡終也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遂終也廣雅遂竟也是遂與乞義乃相比舊疏何反以遂爲誤也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疏）荀子大略云春秋賢繆公與公羊義同何賢乎繆公（注）据聘不足與大夫荆人來聘是

也（疏）注据聘至是也〇見莊二十三年傳云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蓋其不使稱大夫亦是不壹而足之義以爲能變也（疏）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史記秦本紀繆公益厚視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据左傳則此事在文三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則作在敗殽以後按以左氏事證之似當作於三帥還歸鄉師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故有黃髮良士之思截截諞言之悔也其實敗殽而後二年戰彭衙三年伐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曷嘗眞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心一載之書一賢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救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于此始能修禮秦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按下十八年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乖洮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其爲

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注〕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疏〕此下皆秦誓語引以證繆公能變之事〇注諓諓淺薄之貌〇惠氏棟公羊古義云此述秦誓之辭而字多異然反覆按之與尙書無大抵牾蓋今古文之殊耳說文引書曰戔戔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諓諓靖言靖與竫同釋文尙書作截截淺薄貌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諓戔同截截亦同部得通書釋文引馬注辭語截削省要也與淺薄亦近惟此以貌言諸家或就辭言耳說文言部諓善言也段氏注云古文秦誓截截善諞言諞字下引之今文秦誓戔戔戈部戔字下引之釋云巧言也公羊傳劉向九歎李尋傳皆作諓諓王逸注楚辭引尙書作諓諓靖言皆今文尙書也諸家作諓諓許作戔者同一今文而有異本如同一古文而馬作偏許作諞不同也按許以諓爲善言或別一義不必舉以說書與此傳〇注竫猶撰也〇釋文竫本或作諞皮勉反又必淺反本作譔七全反又仕勉反公羊問答云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僎鄭注僎讀曰詮詮云言善也祭統論譔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撰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僎卽其證讀書叢錄云竫古通作靖字爾雅釋詁竫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尙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說文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又引周書戔戔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諞是後人依尙書改之段氏諓字下注云戔下既引戔矣而諓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据諓諓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撰同譔譔言善言也廣雅釋訓諓諓善也賈逵外傳注諓諓巧言也韋昭注巧辯之言然則此善言者謂善爲言辭者不同詁下之善言也按靖竫同部字撰譔皆从巽得聲與偏亦同部古耕青間有與眞臻等部通假者故書作諞此作竫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惡其善撰易以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諓諓狀其貌

俾君子易怠〔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疏〕注俾使也〇詩邶風綠衣云俾無訧兮傳俾使也又日月云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說文人部俾益也一曰俾門侍人故引申之爲使義〇注易怠猶輕惰也〇九經古義云書怠作辭猶文辭作辭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此以輕詁易以惰詁怠也襄四年左傳貴貨易土注易猶輕也習語注同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又祭義云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怠猶慢易也故檀弓云吉事雖止不怠少儀怠則張而相之注北云怠惰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易讀如素問解㑊之㑊舊疏云言使此君子易爲輕惰非是何意謂諓諓竫言之人能使君子輕惰也秦繆一聞杞子之言卽輕師遠襲是其故也輕惰釋文作輕隋

而況乎我多有之〔疏〕況書

作皇公羊古義云依字常作兄兄滋也無逸云無皇曰又曰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無逸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塡兮召旻職兄斯引義皆作況通義云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黃竹之詩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爲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書大傳皇於折獄乎此叚皇爲別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此叚況爲皇暇字也皇與況互相叚借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非按段說非是此言而況乎我多有之卽以況爲別況字謂此諓諓竫言之人實足使君子輕惰別況我多有之我對君子也君子尙爲所惑而況乎我多有之者謂杞子逢孫也樊毅碑況作兄符于書皆以兄爲況漢尹翁歸字子兄注兄讀爲況故況兄皇皆通唐石經況字缺

惟一介斷斷焉〔疏〕九經古義云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聲近猗故尙書作猗說文斤部斷截也从斤从𢇍𢇍古文絕又曰𢇍古文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曰𢇍𢇍猗無他技猶大學作兮兮焉猗皆語辭按斷从叀故何氏以專一釋斷斷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無他技〔注〕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釋文他作佗技古義云技與伎同尙書或作技〇注一介猶一槩〇釋文一介古拜反尙書音古賀反則陸氏所見尙書作一个與大學同校勘記引惠棟云古無个字作一介爲是漢書孔光傳援納斷斷之介注介謂一介之人正用周書語介槩疊韻爲訓按禮記釋文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昭四年左傳使寘饋于个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作寘饋于介而退御覽引周書明堂位左爲左介右爲右介卽月令之左个右个也左傳稱一介行李是偏剛之義杜注昭四年云个東西廂亦偏室之義也蓋古以一个作一枚解者止作箇何訓一槩亦不作一个解馬書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何嘗與同〇注斷斷猶專一也〇禮記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也後漢書卓茂傳斷斷專一也漢書孔光傳斷斷專一之貌並與何同專一卽鄭氏之誠一也史記魯世家云斷斷如也索隱斷斷是專一之義廣雅釋訓斷誠也〇注他技至端也〇釋文奇其宜反本又作埼同鬼谷子捭闔篇校其技巧短長注技巧謂百工之役禮記大學無他技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莊子在宥云是相于技也注技不端也不端卽異端也秦誓釋文技本又作伎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回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諸子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皇侃論語疏以異

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與聖經大道異者也按何以異端連
奇巧言則不必如皇說猶流子言小有才者爾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邪說異端諸子百家之言非
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
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
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
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故發異端以
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
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
斷爲專一者相發明○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爲政篇何
氏集解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揚
墨等說後漢書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
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此以古文家無師傳爲異端也皆與何氏異　**其**
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注休休美大貌○爾雅釋詁云休美也易大有順天休命文選注引
鄭注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又書疏引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　**能有容**【注】能含容賢者
逆耳之言【疏】公羊古義云尚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
伽也伽當作如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衛風芄蘭能不我知謂而不我知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

是能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小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鞶厲也是轉相通
尚書禮記之如有容即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此爲穆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爲容逆耳
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　**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穆公自
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
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注是
行也○言休休有容不易行也此穆公能悔而悟方知其難
○注秦穆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
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
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三十七年秦
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
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是其悔過霸西戎事也新序五云故書
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
國也說苑尊賢云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
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春秋之義大能
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

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
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
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
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子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
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注故因至大夫○所謂因其
可與而與之也按秦見春秋始僖十五年戰于韓書爵見偏
戰獲人君當坐絕中國也而未能用禮損之不足責之數
再悔秦師於僖二十八年爲其從伯者剽擄楚書師以錄功嗣
殺至上十年皆狄之書秦上九年來歸襚始與晉爲禮又兼
之非禮故於此年來聘修好尊王無可譏譏故特書伯善而
與之也○注子貢至謂
也○見論語子張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午月之六日杜
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
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卽蒲坂也今蒲坂故城在永濟東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
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爲界晉強遂跨河西而滅西虢兼舊鄭以汾澮爲河東故以華陰爲河西自夷吾請割河外
列城外東盡虢略河外卽河之西虢略故虢國地卽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

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圉
爲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
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然兩戒矣方輿紀要河西經同
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
雷首山西乃折而東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
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
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
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
境
此偏戰也何以言師敗績敵也【疏】與上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同注云俱無勝
負通義云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
爲主也不言及者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甯居將於
是總校其功罪以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弱與
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穆悔蹇叔
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
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問曰其書戰伐甚
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
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
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
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

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世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此見繁露竹林篇

曷爲以水地注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据戰于泓不言曲疏注据戰至言曲○見僖二十二年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据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爲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鄂本唐石經作疏乃譌字耳邢昺所據已譌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爲字爲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答云河千里而一曲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昆侖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河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六曲也東流至洛會七曲也

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洚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遠當如杜以爲在蒲坂縣南者是○注河曲至曲也○校勘記出曲流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流作疏按作疏者誤通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故維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遭離之嘻一國之罪均矣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鬬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俞氏樾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間蓋謂河曲疏間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間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所惑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厲衆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君邑臣邑也疏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從軍聲通此作運者段借字也杜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彼釋文云本又作鄆音同廣韻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兗州之域即魯之附庸須句國也泰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按魯有東西鄆西鄆在東平州者西鄆也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縣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按成四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會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運元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又運潰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歸運田皆是此年所城爲東運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邑故鄆邑左氏傳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邑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篇沂水縣本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曰魯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此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治東北四十里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地理志東莞下云術水南至下邳入泗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

也齊氏召南云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團城是成四年所城鄆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年楚人入運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于莒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琅邪郡諸下云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鄆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注書帥至城之○校勘記出書帥師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書帥至城之此本及閩本書誤帥今訂正監毛本改言帥師者非背疏云如此注者正見隱七年城中丘之屬皆不言帥師故也按臣下不可使者即上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內戍奔莒傳云不至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蓋臣下不可使微弱特甚故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或此爲莒魯所爭因畏莒故不敢徒行與○注言及至邑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又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是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彊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壬午月之二日○注不書至爲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鄂本會字上有彊字此脫按僖二十八年注云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有彊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接足之辭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款夏六月卒至冬未葬而晉文會諸侯于溫經有陳子是強會人孤令失子行亦是文公恥之是以春秋遂卒竟不書款葬深爲晉文諱也今若款子朔書葬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例不書葬然故言盈爲晉文諱按文公恥之者彼注云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也通義云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蘧篨卒疏左氏作蘧蒢按說文艸部蘧蘧麥也又蒢黃蒢職也是二物竹部蘧蒢粗竹席也又蒢蘧蒢也蘧蒢作一物解知邾婁子名當作蘧蒢桓六年左傳所云取於物爲假是也通義云邾婁文公也前用鄫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疏校勘記出至秋七月云唐石經鄂本

皆作至于秋此脫○注公子遂所致○五行志中之上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郳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按施不由上出及君弱諸義皆同惟何氏專以爲公子遂之應爾

世室屋壞疏左氏穀梁作大室公羊古義云世室二傳作大室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太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中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裸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專謁伯禽陳按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太叔儀爲世叔儀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世與大同義世室猶大室也原注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樊毅修華岳廟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按禮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左氏作大室猶世室也或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范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疑穀梁傳作世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解之謂經之世室猶言世世室也范注即釋傳之世室也壞者說文土部云壞敗也籀文作敳又攴部敳毀也是壞敳義同釋文引字林云壞自敗也敳毀反則漢以後遂生分別也此云世室屋壞即自敗之壞史記秦本紀墮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杜以爲大廟之室以左傳不別此爲何公之廟故以爲大廟不知古世與大通左氏之大室即公羊之世室也彼疏引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者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下即曰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是亦以此爲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似伯禽曰大室語亦當作世室○注魯公至伯禽○魯世家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明堂位魯公伯禽也

周公稱太廟疏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注引此傳文按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子入大廟皆周公廟也

魯公稱世室疏舊疏云即此經是也通義云禮諸侯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爲太祖而伯禽爲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爲世室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諡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室係魯之僭禮蓋世室本伯禽廟本稱後有武公其子孫因即留與伯禽世室對舉魯人夸張以象文武二祧不可爲典要也且明堂位亦多誕附

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疏舊疏云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穀梁傳亦云羣公曰宮注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注少差至周公○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上作尙按尙上通舊疏云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

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疏禮記明堂位注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按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就仿周人明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歟明堂位多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如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之屬則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之魯公廟

武公廟即周之文世室武世室爾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世室同故文武廟亦稱世室世世不毀故亦曰祧此傳云世室猶世室也言此之世室猶周之世室也魯惟稱公之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見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注魯公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又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是魯公爲魯始封君也按魯有周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又有文王廟姜嫄廟所謂特廟也并四親廟而八禘祫時或不及特廟尊不就毀與

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　注　据魯公始封也　疏　此難不以魯公爲太廟之故周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

又**封魯公以爲周公也**　注　爲周公故語在下　疏　止以周公爲始封祖故僖廿四年富辰數魯衞等同爲文昭知以周公爲正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注　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尙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　疏　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注始受至廟也○書洛誥云戊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祭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孔傳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又云太室清廟毛詩大雅序清廟祀文王也是始受封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也漢書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魯頌王曰叔父五句蓋其誥辭也知者左傳定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與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伯禽與唐誥皆必是當時篇名猶君牙伯冏之類或爲伯禽之誥也當即史逸所祝之册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胙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一獻一酳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王命諸侯禮亦宜然周封魯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騂牛一尊周公也故孔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按所告當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室祼太室即明堂之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同而大享帝以文武配在此故也詩疏引鄭志答張逸引洛誥王入太室祼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故明堂位一曰文王廟大戴禮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于明堂故得統稱焉故詩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爲是其事也亦謂之文祖洛誥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肅明堂之德是也○注尙書至是也○書甘

誓文按彼謂遷主天子親征載以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與此微異引之者證以賞必皆于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悝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復行一獻命之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胙土非比尋常爵賞卿大夫以下也○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册佚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爲周公之後

曰生以養周公　注　生以魯國供養周公　疏　周禮太宰云五曰生以馭其福注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是也○注生以至周公○此養讀如孟子以天下養之養萬章篇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公供養也

死以爲周公主　注　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　疏　周禮注引主作後彼疏云彼云主此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音同部義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爲人後者之後通典引馬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重者稱後也故喪服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謂持重者故何氏謂以魯公爲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敖繼公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賈疏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爲重也○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鏜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即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謹敬潔清也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此制也此曰如詩魯頌閟宮篇王曰叔父之曰箋云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

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蓋皆左傳所謂命以伯
禽冊中語○注禮記至子也○鄭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
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
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
乘成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一
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
以爲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　然則周
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疏經義述聞云
家大人曰主
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按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
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
公以爲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
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
文此又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解若於爲周公下
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
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按王
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據爲周公者可證　然則周公曷爲不
之魯注據爲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周公不

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疏注據爲至爲主○上傳云封魯公
以爲周公以答不之魯故此復據
爲周公者謂生養死祭以難不之
魯也言既供養爲主何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
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
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遂供養死則奔喪爲
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
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
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曰王曰
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書注引尚書大傳周公疾曰吾
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
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通義云魯世家述
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
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注周公
至至大○詩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謂
周公也漢書古今人表列周公上上故云周公聖人也祭統
云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之德是其德重
功大也○注東征至國怨○僖四年傳語荀子王制篇周公
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
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

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
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
歌舜舜崩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恐之魯則天下迴心趣鄉之也
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
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
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又云故周公封于魯身未嘗
居魯也忠孝之道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
周公也上注嫌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爲主故此
注云使遂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故無妨不之魯也　魯祭周公
何以爲牲注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周公死
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
以夏辟嫌也疏校勘記出用白牲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
經鄂本作白牡當據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
誤史記三王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犅之牲
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
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劉
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
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助於僭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
從郊禘嘗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

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據其後僭陳之
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魯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
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
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焉有成王以非禮康周
公歟按劉說非是按史記世家云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
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
語烏得以郊特牲一語盡反諸家之說魯非須請于之國亦
非跋扈主焉敢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隧猶悍請于襄王而
謂魯敢自爲郊禘乎襄王以王章不阻晉獨不能以王章罪魯
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遂謂禮之之所無況詩
明云白牡騂剛矣諸侯自僭可云非禮成王康之則有所受
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效用白牡者
禘○注白牡者殷牲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殷牲也又檀
弓云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繁露郊事
對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
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
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以用白爲貴純似與何
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脫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
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然則魯以
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惟文王周公廟
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爲僭其列國諸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
世所尚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殷先王亦得用白

牲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注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禮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也○注周公至同也○白虎通崩薨篇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則此云讓不敢與文武同者謂不敢用赤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論衡感類云開闓得書覺寤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勤威雷風著變是周公死有王禮也蓋今文尚書者以金縢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儒林傳谷永上疏亦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寤金縢之策故周公之葬尊以王禮中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焉○注不以至嫌也○校勘記出謙改周之文鄂本謙作嫌

此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是夏黑牲也舊疏云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蓋若用黑牲則周公有繼周之嫌故通之也

魯公用騂犅【注】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疏】注騂犅至牲也○經義述聞云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有赤色謂之騂犅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牲脊毛赤而餘則否豈純色之謂乎凡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犅爲特牛特牛牲牛也騂犅猶言騂牡不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吳氏經說云疏山脊曰岡故知騂犅赤脊釋文云犅詩作剛漢書五行志注云嶺領上嶺也尨解守志覽高岡分曉嘵注云山嶺曰岡嶺俗領字然則岡領同義曲禮豕曰剛猳亦謂豕肥則脊上毛長也剛段借字古止作岡騂剛爲赤脊信矣天子騂犧純赤諸侯騂犅但脊上毛赤以是別尊卑之等故注云從周制以脊爲差說文犅特牛也不若何說之的按王氏之說辨矣然則堂位所記皆魯禮魯兼用四代禮樂夏商之牲純周則止騂犅耳不得据以相難不然則犅字从岡其義何取○注騂公至爲差○繁露郊事云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按郊用騂犢魯公廟用騂犅不同魯公廟不用天子禮樂故不嫌用赤牲也從周制以脊爲差者謂從周制用騂但以脊爲差別耳禮記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正義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羣公以下則亦元冕故公羊云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其先代之服二王之後不立始封君廟則祀祭束樸宋祭微子以下亦皆元冕也

羣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疏】注不毛不純色○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明不毛爲不純色也公羊禮說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擇牲卽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于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爲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何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脊爲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也孔沖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牷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

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沖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按通義云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黝牲猶牲之屬皆可也亦沿孔疏之誤○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弨曰于當作子按此本疏中作降子尊祖今按作于不誤作子是也然則凡用牲廟各別牢故禮運疏引逸禮云毀廟之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注】據牲異也【疏】釋文云盛黍盛也在器曰盛此盛統言之與下傳周公盛之盛少異

周公盛【注】盛者新穀【疏】注盛者新穀○孟子滕文公云以供粢盛注盛稻也周禮載師不耕者祭無盛按說文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卽謂之盛此蓋對下文齍與粢言故解爲新穀亦以意言之非詁盛爲新穀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以受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蓋亦卽接盛與

魯公燾【注】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疏】釋文燾徒報反一本作燾音同○注燾者至新也○小爾雅廣詁燾覆也亦作幬廣雅釋詁云幬覆也覆冒義同謂以覆乎上也按釋文云一本燾疑幬之誤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是也亦作幬方言幬覆也又云燾戴也亦謂以舊穀戴新穀義之反覆相通者也說文火部燾覆照也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注敦讀爲燾

殺也舊疏云正以鬻訓爲殺若似周書鬻以黃土之屬是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鬻者謂下故上新名半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廯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廯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則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謙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謙之謙謙雜也即讀從此傳文按鄭易注見詩采微疏引謙廩贊相近此售疏引鄭注易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收竄鄭易本亦不作廩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非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疏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稀少之名是以鄭注云讀如羣公廩之廩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微正義引易文言爲其慊于无陽鄭注慊讀如羣公謙之謙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作慊慊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羣公廩當作羣公謙按說文五下嗇愛濇也从來从㐭㐭卹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廯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宮室云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

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古讀如廉謙廉聲相近故文異謙者推也言新陳款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精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鬻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中與竄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卽羣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讀書叢錄云爾雅釋文孫炎曰廩臧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順焰柔孫炎以鮮爲絜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鮮也郭意同於孫炎舍人故注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疏廩者稀少之名詩疏引郭易注作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入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聽俞氏樾曰宗廟粢盛必無新故雜採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鬻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鬻者冒也覆也何氏訓鬻爲冒疏謂鬻詁爲覆若謂書鬻以黃士之類正得其義魯公鬻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旅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廯也廯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有少義此說亦曰廩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謙周易文言傳鄭注曰謙讀如羣公謙之謙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則羣公謙猶羣公慊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注此謂至之差○舊疏云若以時祭粢食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了尊祖故也按禮者所以別同異諸侯之尊豈必於粢盛靳其新穀蓋有所等差正所以尊祖也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注簡忽至譏之○通義云歷七月不雨則無壞道而壞知其積弛不脩者久矣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又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

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釐公者先禰而後祖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氏彼云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則似爲禘之常稱矣○注言屋至錄之○通義云屋者當中霤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蓋本五行志所載左氏說謂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按明堂位曰復廟重檐注復廟重屋也謂上下重屋也詳錄壞之所在爲重宗廟也明太廟非必全壞也○注以不務公室○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注務勉也舊疏云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徵辭也○注不月至上月○校勘記出不月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書舊疏云當蒙上月者謂蒙上秋七月也月者久也彼久不脩是以書月此亦久不脩故知當蒙上月爾意謂據定二年傳書十月例此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于沓疏左穀二家經會下有公字按有者是也此亦宜
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繁露隨本消息云
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
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所行從不足恃所事
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謂此沓及下斐之會十
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魯不事晉至此始改事何氏無此
意蓋齊趙經師異
說也杜云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
二月無己丑十一月之十二日
也然十四年始書公至自晉盟後卽書公還自晉鄭
伯會公于斐則經月不得有誤己丑或乙丑之誤爾

還自晉疏左傳作公還自晉穀梁
以爲還者事未畢也

鄭伯會公于斐疏釋文斐本又作棐按左傳穀梁傳並作棐杜
范皆云棐鄭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印段
迋勞于棐林大事表云卽棐林宣元年諸侯會晉于斐林杜
亦云鄭地滎陽苑林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新鄭縣東二十
五里林鄉城是其
地也詳宣元年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
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王者之求上得
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
還時皆深善之疏注黨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
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通義云左傳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集解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訓爲所信齊
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
其義爲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爲時見黨訓所轉訓
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黨正訓所卽杜氏所本故曾子問
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也禮父黨無容謂父所無容
也鄉射禮乞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
于何黨矣謂歸於何所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
左傳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也大
戴禮本命篇無所敢自遂也謂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
左傳晉楚所以兵威遂謂時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
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
年左傳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謂有時助執紼也墨子節用篇
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
年處家所字亦作時字解公羊問答云越語夫上黨之國韋
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
也○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
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
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逆王者之求
○上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注上得至善之○上得尊尊
之義卽不逆王者之求也下得解患之恩卽救鄭之難是也
一出三爲諸侯所榮卽及晉侯盟鄭伯會公于斐衛侯會公
于沓是也通義云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
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也按
如繁露云衛鄭皆不期來但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請平事
見左氏傳毛
本於改于非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終

子按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十四年盡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爲臣子喜錄上事(疏)穀梁傳自晉事畢也○注月者至上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此月故解之爲臣子喜錄上事見上文僖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例同書月義不同春秋無達例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疏)孔疏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朔日○注不書至之次○葉鈔釋文

篡弒作篡殺音申志反下同按十行注疏本載音義亦作殺包氏慎言云絕其葬使不得入先君之兆也通義云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按孔氏於晉侯詭諸卒下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藏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即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則亦以此不書葬爲責齊臣子不討弒舍之賊矣然魯子赤被弒文公書葬何以不責魯之臣子辨見僖九年按史記齊世家云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所謂臨葬更相篡弒也惟細按何義似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則昭公篡立或不書葬以示絕與晉惠公同與公羊何氏無此義姑存之以備一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疏)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九日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大事表云今商丘縣西南有新城亭水經注睢水篇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注盟下至趙盾○襄十六年戊寅大夫盟傳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此注信在趙盾與彼信在義同齊疏云者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盟下日以起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注)狀如彗(疏)史記天官書彗星三見正義謂斗是孛即彗也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注狀如彗○禮記曲禮云國中以策彗卹勿注彗竹帚是即彗也經傳止作彗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是也天官書記歲星一失次云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正義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如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書又云天棓長四丈末兌天攙長四丈末兌天槍長數丈兩頭兌並皆彗類故爾雅釋天云彗星爲攙槍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攙槍妖星別名也是也占經又引尸子曰彗星爲攙槍見妖星篇彗星占篇引荆州占曰歲星逆行過度宿者則生彗星一曰天棓二曰天槍三曰天攙四曰天茀星此四者皆爲彗按茀即孛星孛攙槍棓與彗同也管子

輕重篇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對言之異散則總名彗也

其言入于北斗何(注)據大辰不言入又不言孛名(疏)注據大至孛名○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是大辰不言入也直言于大辰不言所入之名也何者彼傳云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又曰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是大辰東方七宿皆謂之辰非七宿之常名也故此據以爲難也按注字疑星之譌

北斗有中也(注)中者魁中(疏)注中者魁中○穀梁傳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注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五行志下之下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升彗孛較然在北斗中天之亂人顯矣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索隱引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類聚引又云合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魁中猶言斗中也其第四星與

何以書記異也(注)孛者邪亂之氣彗者埽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

爭炎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疏 注孛者邪亂之氣○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爲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釋名釋天云孛星之旁氣孛孛然也穀梁注引劉向曰彗星亂臣之類○注尊者至象也○昭十七年左傳申須曰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又二十六年左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史記正義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注北斗至所出○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疏引馬注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初學記引運斗樞云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樞機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位史記注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爲天之機樞玉衡也七政者史記注引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又引馬注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侯異故名七政也與書傳小異○注是時至之應○校勘記出王都不能統政云閩監

毛本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注引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孛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弒其君五行下之下載此經引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象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弒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又引董仲舒以爲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悟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從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國滅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鞌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占經引感精符云孛賊入北斗中者大國結謀伐天子又云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將有外以制權以兵爲政者取應大率相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齊受禪又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同占故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之象也由是楚莊觀兵周疆敗晉師非所謂霸國發兵諸侯爭權與按齊晉並爭蓋指宣十七年晉衛伐齊成元年齊伐魯二年齊敗衛晉魯衛敗齊之屬吳楚更謀謂楚莊爭霸成七年吳伐郯爲吳伐中國之始齊宋莒魯事此年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七年宋弒杵臼十八年齊弒商人子卒莒弒庶其是也

公至自會疏 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蓋得與晉及諸侯盟猶上書公至自晉及上年書還自晉義也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疏 左氏穀梁接作捷經義雜記云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今左傳穀梁作捷賈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捷接二字古多通用

納者何入辭也疏 九經古義云納當作內古文入作內按莊九年傳亦云納者何入辭也穀梁於僖二十五年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蓋納兼二義

其言弗克納何注 據言于邾婁與納頓

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疏 注據言至立辭○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納頓子于頓爲入國得立辭此言納接菑于邾婁與彼文正同宜亦得國今云弗克納故難之

大其弗克納也注 克勝也鄭伯以勝爲惡此弗勝故爲大疏 注克勝也○詩小雅小宛飲酒溫克傳克勝也禮記禮器云我戰則克注克勝也○苟于大路篇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注克勝也○注鄭伯至爲大○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是鄭伯以勝爲惡也彼以勝爲惡故此弗勝爲大通義云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菑于邾婁者致晉君之意也復言弗克納專郤缺之義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注 據伐齊納子糾恥不能納疏 注據伐至能納○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恥不能納也是其諱不克納故書伐以起之也然則弗克納者蓋可以克而弗克之辭也

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疏 穀梁傳是郤克也與此異左氏又以爲趙盾陳樹華云下十五年至宣九年郤缺兩見穀梁作郤克乃傳寫之誤左傳亦云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接菑于邾

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注 沛有餘貌疏 注沛

有餘貌○廣雅釋詁沛大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楚辭九歌沛吾乘兮桂舟孟子梁惠王云沛然下雨音義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霈謂大雨也大雨即有餘意經傳釋詞若猶然也易乾九三夕惕若厲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巽六二用史巫紛若義亦同也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問答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女子子之子為外孫也按爾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襄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以出為外孫者為同為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皆謂女子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子皆可謂之出為其出嫁後所出也子以其指〔注〕指手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疏云子謂郤缺言子以手指指麾子邾婁令使納接菑也此說迂回子以其指蓋欲令以指喻也喻義在下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注言俱至正性○毛本俱誤據公羊問答云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懸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懸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疏云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獲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通義云謹案子稱郤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為四偏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為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郤缺言接菑比之於指如計四數者然也獲且如計大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爾讀書叢錄云按疏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獲且猶人之六指右手將指逆左手言之則為第六指離左手言之則為第一指故下文云獲且也長按洪氏迂回孔義較是然與何義俱不得天之正性不合故舊疏引舊說以四指六指者喻之也其舊疏云地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亦未是於以指何涉子以大國壓之〔注〕壓服也服邾婁使從命〔疏〕釋文壓於甲反服也校勘記云此當本作厭之何訓為服不當加土○注厭服也○荀子正論云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注厭然順服貌禮既夕記纓條屬厭注厭伏也後漢書桓榮傳胡廣傳注亦云厭伏也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注〕設齊復興兵來納獲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疏〕

正以齊亦大國故也時晉霸中衰故邾婁人以理與勢並舉御之貴則皆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毋尊同體敵〔疏〕注時邾至體敵○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是邾婁再娶也白虎通嫁娶篇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故聘娣未往而死媵仍當往以示不再娶之義邾婁元妃卒後復娶于晉衰世諸侯不能如禮也獲且元妃所生則獲且適子之位已正晉人欲以庶尊嫡邾婁人不敢以嫡庶名分郤之故曰貴則皆貴也通義云皆六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為婉遜辭云爾是也舊疏云蓋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娣所生也非注義如左右媵則自有定序見隱元年注不得以長幼論也注明言再娶與左傳合非所謂左右媵也亦非以姪娣與二媵較貴賤也雖然獲且也長〔注〕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唯當以年長故立之〔疏〕隱元年傳立子以貴不以長既皆貴故以長也邾婁君兩娶本失正不敢斥君之非故渾云兩不得正性其實獲且正捷菑不正也穀梁云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注正適也是也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注〕如邾婁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疏〕校勘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爾克誤倒穀梁傳曰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是也按邾婁人說辭以謝晉晉人藉義以自解故如邾婁人言而退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注〕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易為繫之以吉者蓋有過則改聞義則從善之大者非徒无咎矣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駮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易為不可通哉學者詳之按左傳宜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注云大其不以已非尊人之是也惟以為宜子事為異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疏〕通義云據傳言郤缺率師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文貶曷為貶〔注〕據趙鞅納蒯聵不貶〔疏〕注據趙至不貶○即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彼疏云郤缺納不正貶稱人令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

是其義也。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疏繁露王道云大夫不得廢置君又云觀於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今本君下衍命字非也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杜預取以說左氏按興師伐國皆所甚惡春秋何不慨貶之稱人況納接菑事必受君命專責之帥師無是理也曷爲不與注据大其弗克納實與注弗克納是而文不與疏通義云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注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疏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杞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諸侯得天子錫命卽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

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彼傳○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卽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菑至鈇也○舊疏云据僖二十五年納頓子繫頓也接菑進退在郤缺故不繫以邾婁也郤缺之宜貶愈見左氏家劉炫云已云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接菑也然則蒯瞶亦云衛納時亦未得國何爲繫之衛與○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据宣十一年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僖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邾婁接菑當國如齊小白例因本未得國而又見挈于郤缺與鄭段亦異故去其國見義不得更氏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爲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尙爲大夫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甲申月之十二日通義云日者罪不若弒君重穀梁傳曰其地于外也○注已絕至大夫○上八年公孫敖奔莒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則絕其大夫公子慶父臧孫紇之屬是也則不得書卒今敖書卒故解之齊歸其喪卽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是亦爲內諱義也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仕大夫也疏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是以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故也公孫敖出奔視被黜重矣當絕尤不當卒茲卒之故爲內諱文使若尙爲大夫也大夫去國得尙爲大夫者以臣子以義去者君有不絕其祿之事禮記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白虎通引援神契云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是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注据弒其君之子奚齊也連名何之者弒成君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疏注据弒至齊也○卽傳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弒未踰年君之號也亦弒未踰年君不言弒其君而引先君冠子上與此殊故据以難○注連名至從也○春秋之例弒成君未成君皆名成君名者隱四年衞州吁弒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哀三年齊陳乞弒其君荼是也此若止問弒其君嫌僅問未踰年君何以稱其君故連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据下傳意則從成君例矣已立之已殺之注商人本正當立

恐舍緣潘意爲害故先立而弒之疏通義云已已商人也已代舍立乎其位而實卽已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齊世家云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死陰交賢士附愛百姓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弒舍自立是其事也然以商人爲昭公弟用左氏義○注商人至弒之○舊疏云正以弒舍不書日見不正遇禍則知商人本正明矣然則公羊以商人爲潘之適舍爲庶潘立舍立商人未定商人緣潘有廢立意故先立舍而害之也則與左氏叔姬無寵情事亦殊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不解名者言成君可知從成君不日者與卓子同疏繁露精華云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已立之已弒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注惡商至所爲○正以已立之已殺之是懷詐無道也春秋貴信而賤詐故於商人尤賤之通義云後商人遭弒且爲貴討則成之爲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爲君而見商人賤爲賊也按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日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

弑也注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弑也義亦同彼傳又云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注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是亦以舍立不正也已成舍爲君商人不以國氏其罪惡已見矣○注不解至子同○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注云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正以成君例書日此不日故與彼同通義云不日者弑未踰年君正例也然此已成舍爲君則不得同未踰年君例也不解名者僖九年注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彼意以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若被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故將名連弑問之此不解稱舍之義以上言其君明從成君被弑之故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疏九經古義云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爲書字爲無聞隱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救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疏引舊解云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與公羊無聞之義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注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疏穀梁傳注云單伯魯大夫按莊元年有單伯逆王姬十四年有單伯會伐宋此或其後與○注此問至稱例○事具下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行人叔孫舍是也疏注以其至是也○見昭二十三年彼年正月叔孫舍如晉公羊無傳其爲銜奉國事至晉明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疏即此及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是也其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雖爲國事然辟軍之道其罪由濤塗自致也○注分別至其本○校勘記云浦鏜云當各字誤例穀梁傳曰齊人執單伯私罪也所謂罪惡當各歸其本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注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疏校勘記出淫乎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乎誤于穀梁傳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注時子至送之○公羊與穀梁同穀梁疏云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左氏以叔姬爲昭公妃單伯爲天子大夫爲魯請叔姬與公穀異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注据夫人婦姜繫公子遂疏注据夫至子遂○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也是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注深諱至執者○穀梁疏云王則問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爲諱也按內辭者爲內諱辭也魯不能教正其女致令淫泆故深爲諱○注不書至道淫○舊疏云欲決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之屬書歸也言深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歸即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爲小事見執何須諱其歸于齊今不言歸于齊而與單伯俱見執明其在道與單伯淫于歸事不醒醒矣或曰不書歸于齊者深諱其起道淫故也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即有道淫之理也按或說亦通蓋正爲魯諱道淫何爲又起之與○注書單至姬也○不書叔姬歸于齊但書單伯如齊即書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則單伯送叔姬自見道淫亦可見

所謂微而顯也○注齊稱至伯討○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單伯叔姬有罪嫌齊執爲伯討故稱人不以伯討與之順諱文也通義云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孔說亦可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疏注月者至秉政○涖盟來盟皆時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此月故解之大夫秉政者舊疏云即公子遂是也○注宋亦至之黨○上八年傳云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彼注云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是爲人君之蔽也○注三亂至信辭○校勘記云三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据正此本三字剜改當本作二舊疏云春秋之例凡莅盟來盟例皆書時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注云時

以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是也今而書月故言不與信辭耳○注不稱至大夫○舊疏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文矣宋無大夫者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官舉至孫也○通義云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乎內錄之也按大夫之義例不官舉上八年書殺司馬司城來奔以官舉見宋之亂此亦宜止官舉而詳錄華孫者正以見華孫無惡書月不書時專以起宋亂故不與信辭也穀梁注范㝐亦以錄名以存善惟其解稱官爲異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疏注據齊至叔姬○下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是也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道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

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錄與子叔姬異疏校勘記云脅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注筍者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据正按紹熙本亦作北九經古義云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箯輿前服虔曰箯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音如頻反云如今輿牀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箯舉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卽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箯輿諸說雖服子愼與何邵公合蓋目擊之輿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頻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箯竹輿也峻與筍箯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輿皆去聲亦作擧轝又車部轝大車駕馬者也段又云按左氏傳陳畚梮梮者土轝漢五行志作畚是梮乃轝之或字也史記河渠書山行卽橋一作檋夏本紀正作檋漢書溝洫志作山行則梮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然則梮轝畚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轝或作轝或篤馬或人舉皆宜用之徒士則謂之上輿卽公羊之筍左氏之箯輿也用之舁人則謂之橋卽漢書輿轎而越領之轎字也禮經栱軸卽輁字之異者杜云栱狀如長牀是也然則筍狀如輂但以竹爲之或馬引或人舉未可知耳通義云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敖死已閱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筍名卽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劉氏寶楠愈愚錄云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舁以行韋注輿上當有箯字說文云箯竹輿也是筍亦輿牀其制雖有竹木之異而爲今之轎無疑也从木則爲檋爲梮从竹則爲筍爲箯也漢書嚴助傳乘轎而踰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陘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者擔輿也師古曰服音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是以輿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如師古說是轎爲輿牀卽今之肩輿也按梮卽輿牀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短故韋以爲如今輿牀也檋梮音近故本紀作檋檋作橋亦是段音之字橋輿轎同南齊書薛淵傳從駕乘虜橋先是敕羌虜橋不令得入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虜橋卽虜轎此古稱之僅存者今按作梮作檋作橋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肩輿或竹或木或有帷無帷其制率相似惟此傳筍不得以肩輿目之無論數死已數月卽甫死之尸亦無載以肩輿之禮當如史記注服章郭三家之說或如栱牀若長牀人舁以行者筍字从竹當以竹爲之或兼用木非生人所用之具也惠孔二家說近是俞氏樾曰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之編輿中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橫木縣其板使人舁之也其名蓋起於筍虡之筍攷工記梓人爲筍虡鄭注樂器所縣橫曰

筍從曰虡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卽相通橫木以縣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縣棺亦謂之筍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扃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扃車前橫木也而橫木舉鼎亦謂之扃士冠禮設扃鼏是也皆其例矣釋文筍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箯輿前服曰箯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陸氏音筍爲峻蓋本服氏之說夫箯輿不妨亦有筍名然敖死已久而猶得於箯輿尸傳致其尸焉無是理釋名釋樂器曰筍峻也是筍虡之筍亦可讀如峻矣○注將送也○爾雅釋言文詩邶風燕燕云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注爲叔至來也○禮記曲禮云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白虎通崩薨篇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按敖死已閱八月誠如孔氏所說豈得尸猶可致蓋尸柩古通名左傳隱元年云贈死不及尸杜云尸未葬之通稱蓋卽取敖柩置編輿中傳送而來也脅魯令受故諱不言來通義云本送柩于竟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爲辭爾是也○注不月至姬異○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正以棄歸之例無罪者月叔姬雖有罪推閔之意猶恩錄之與無罪等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弒

第031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28版反內

其君處臼齊人弒其君商人宣公弒子赤莒弒其君庶其【疏】注是後至庶其○舊疏云楚人滅庸卽下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也宋人弒其君處臼見下十六年冬齊人弒其君商人見下十八年夏五月宣公弒子赤十八年冬子卒傳云子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莒弒其君庶其在下十八年冬漢書五行志云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閒五君殺死夷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衞分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丑朔日有食之据歷辛丑六月之二日非朔也同劉歆說也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注大夫至解也○舊疏云正以內大夫出聘例書至故也○注不省至至也○舊疏云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包氏愼言云絕者謂絕不使爲大夫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但得放棄之賜玦不反也故云使若異單伯至單伯淫而絕則叔術之妻嫂竊國論其絕也必矣公羊以其讓國之功除其前之淫罪益論人君與士大夫異科君與國爲體有功于國其餘小過則畧之故齊桓

皇清經解續編卷　公羊義疏四十三　十三

之姊妹不嫁晉文之納懷嬴春秋皆不之責焉以其拯生民之功大也叔術妻嫂之罪宜絕而其見幾能作舉國授之夏父免數世爭篡之禍以隱桓之事衡之則術之當幾立蹷而不受辱其智爲不可及矣故春秋卽其絕于邾婁者通其子孫於天下功罪並見言如叔術者乃可免於誅其子孫乃可不以先人爲犇耳聖人目親時變舉一叔術爲鑑非惡叔術也以爲如此而不免於誅則誅之不勝誅矣解詁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通義云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故也按家父之是否一人亦未可定計莊元年至此八十三年莊元年已能奉使逆王姬亦須二十而冠後則應一百餘矣至此尚在而能如齊且道淫叔姬此必無之理其非一人可知其書單伯至自齊應仍是順諱文使若單伯以他事如齊今未歸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包氏愼言云六月又書戊申月之九日也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注】据甲寅齊人伐衞日伐也【疏】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此入而言伐故弟子据而爲難通義云晉強而蔡無備至日卽入其國也○注据甲至伐也○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辰齊人伐衞是日伐也

至之日也【注】嫌至日伐不至日入故日入也主書與甲寅同義【疏】通義云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注嫌至至入也○正以若不書日在入蔡上嫌至日伐不至日入也○注主書至同義○卽彼傳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此與甲寅同義蓋亦以御軼今日至便以今日入故書日以起其暴也挍勘記出故日入也云鄂本同蓋誤閩監毛本作日穀梁疏以伐入兩舉爲伐而不及入日非

秋齊人侵我西鄙【疏】左傳本無秋字者脫文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人上有秋字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疏】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

皇清經解續編卷　公羊義疏四十三　十四

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然則此若序若日則七年之諱見而恥著故仍順上諱文不日不序作爲不可得知之辭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畧外無畧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愼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畧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注】据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疏】注齊人至言來○見上

閔之也【注】閔傷其棄絕來歸【疏】通義云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爲別異耳無罪痛之曰隱有罪痛之曰閔

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爲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疏】穀梁傳曰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

欲其免也注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貴稱書之曰子者蓋父母之恩欲免罪也以彼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故也○注孔子至親也○見論語子路篇白虎通五行云父爲子隱何法法水逃金也鹽鐵論周秦篇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且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按今律有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有罪相爲容隱皆勿論亦此義也春秋決事云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是也舊疏卽言來以閔之是也○注言齊至發明○校勘記出令與云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令作今舊疏云若以棄歸爲文卽言子叔姬來歸不言齊人卽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放爲齊所惡而來歸之今此亦爲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按公孫放言歸于叔姬言來歸而曰同文者書來與否內錄辭其爲齊人歸者同也知亦爲齊人所惡故相發明也○注叔姬至恩也○上四年始逆婦姜于齊知不得有女出適故以爲文公姊妹下十六年夫人姜氏薨十七年葬我小君聖姜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時文公母在也通義云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爲內明義孝子當緣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迄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注月者至罪例○舊疏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是也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

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通義云凡來歸無罪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罪義私恩也義不本恩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譏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辭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按孔氏之論甚洽惟以有罪月無罪日與注反不若仍從注義郯伯姬杞叔姬事皆無考罪之有無原無自知然此經既恩閔之固宜從無罪例則書月爲無罪也蓋有罪時無罪月卽以詳略分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郛城外大郭疏注恢大也○說文心部恢大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恢大也又引蒼頡篇恢亦大也楚辭守志云配稷契兮恢唐功注恢大也亦作恢廣雅釋詁云恢大也是也○注郛城外大郭○管子度地篇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意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又華嚴經音義引風俗通云郭之爲言廓玉篇引白虎通云郭之爲言廓也大也詩大雅皇矣增其式廓釋文本作郭爾雅釋詁廓大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城郭之所占幾何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爲夫七百二十九逸周書作雒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按百八十丈爲一里其丈數易里數正相符郭之大者爲郛作雒篇曰郛方七十里則爲井四千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繫洛水北因郟山則郛大小蓋因地勢異乎城之有定數也由王之城郛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三公之都視諸男城亦加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以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旁各加五分里之二爲井三爲夫二十七强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爲井一爲夫九也祭仲之論都城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折內外通行之郭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則郭之夫數當四倍于城郛也

入郛書乎曰不書疏舊疏云按諸舊本此傳之下悉無注有注云圍不言入入郛是也者衍字耳通義云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徵左傳則襄五年鄭伐宋入其郛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經皆不書是也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注諱使若爲同姓見入郛故動懼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注齊侯脅魯實爲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去幾亦入我郛故

舉入郛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疏通義云我數被齊兵關其入曹郛恐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注據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據盟疏注據序至據盟○舊疏云據序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問之嫌據盟者嫌直據盟問之通義云據鄭伯言逃歸不盟按與彼不相比附無爲據之也不見與盟也注與齊期盟爲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侮辱有恥故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肯疏注與齊至與盟○舊疏云使若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訖卽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傳言不見與盟必爲中見簡賤受侮有恥故經諱其辭也○注亦所至不肯○舊疏云若直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見不得盟矣而更言齊侯不及何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按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

間是亦以齊侯不肯也但不以爲爲子叔姬耳通義云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敬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爲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政云鄂本朝作朔此誤又出朝廟禮也云鄂本禮作私此誤因形相近也閩監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之○視朔重於朝廟舉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舊疏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

公曷爲四不視朔注據無事也疏注據無事也○正以此經上下俱無朝覲會盟征伐之事故也公有疾也注以不諱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

也疏左傳亦云公四不視朔疾也○注以不至有疾○校勘記出如有疾云鄂本如作知此誤按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于政以甚矣則不視朔大惡也春秋宜爲諱今不諱舉公故知有疾也明猶可原也○注公有至是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注據有疾無惡也疏注據有至惡也○舊疏云即昭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者是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注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舊疏云即鄭氏云舊至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正取此書也○注有疾至朔也○通義云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爲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又引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穀梁注亦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江氏永鄉黨圖考云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日爲多故子貢欲去之襄二十九年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

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言無疾大惡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疏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疏左氏作郪丘穀梁作師丘郪犀師古音義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犀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蓾丘穀梁曰師丘今左氏經作郪字經義雜記曰釋文作犀丘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丘則唐以來本不作蓾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水經注潁水篇潁水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縣所謂郪丘者也秦伐魏取郪丘謂是邑矣杜云郪丘齊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說文邑部郪新郪汝南縣前漢志同續漢志曰汝南郡宋公國周名郪丘漢改爲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段氏玉裁云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郪丘是其地今安徽潁州府城八里有城故新郪城也方輿紀要新郪城在潁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郪城按公子遂會齊侯之地當从杜說顧氏棟高本之故公羊正本作蓾丘也後人見左氏作郪丘因以汝南地當之彼別一地也穀梁作師者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比趙策作師比

蓋蓾犀郪師無一定也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辰月之六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未月之十日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注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漱浣疏注莊公至漱浣○莊二十一年築臺于郎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是也注意以于郎譏臨民之漱浣此曰泉臺應是一地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注未成時但以地名之疏謂莊三十一年稱築臺于郎也既成爲泉臺注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疏謂此名泉臺故也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疏通義云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兩譏即見者不復見也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知例皆時疏穀梁傳曰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注但當至惡也○

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以其無妨害於民也不若何氏義切○注築毀至皆時○舊疏云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文承月下恐蒙月故如此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水經注江水篇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是也杜云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爲庸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廣三省之交界說文邑部鄘南夷國段注牧誓有庸蜀二志漢中郡皆有上庸縣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故上庸城尙書庸地在漢水之南南至江尙遠僞孔傳云在江南非也按僖二年傳曷爲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然則此楚秦之滅庸蓋巴人道之與虞同矣此無傳何氏當別有所見也左傳亦不見巴首惡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疏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宋世家亦作杵臼公羊此及僖十二年陳侯名亦作處臼杵正字處叚借也

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疏稱名氏者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桓二年宋華督弒其君與夷之屬是也不稱名氏者此及下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之屬是也

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疏注賤者至稱人○繁露順命云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又云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人弒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弒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稍人帥乘攻而殺之乃平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國人莫敢不從謂之賤不可也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擅廢置其君者當以春秋爲鑒焉按窮者極也大夫弒君其賤係於降稱人人者士之正偁若閽弒吳子餘祭盜殺蔡侯申則又不在大夫士之科矣繁露又云皆絕骨肉之屬人倫謂之闇盜而已是也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故重者梟輕者略也不日者內要略賤之疏闇監毛本於此下有注云賤者窮諸人者言士先自稱人今弒君亦稱人故曰窮諸人矣云賤者窮諸盜者言士之賤名不過于盜故也共四十二字在降大夫使稱人之上鄂本注無之係疏文誤入十行本繫此四十二字於上毀泉臺傳疏故如此解下亦誤詩小雅巧言云君子信盜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正義傳言窮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注降大至重也○注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則降同士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則降同士稱盜也以大夫已降稱人故士降稱盜也○注無尊至刎脰○校勘記出刎脰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脰改頭按釋文作頭云如字本又作脰音豆九經古義云無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見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縣玉篇云賈侍中說縣謂斷首倒縣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梟秦刑也云無營上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法屬

將軍將軍有罪以問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云殺人刎頭者高祖約法三章所謂殺人者刑焉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亡舉其大略如此耳公羊問答問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甯風棘上梟首縣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要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解詁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掌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耳按易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去不順忽出也或从衣倒古文子卽易突字考衣正梟首之象與不孝者斬梟合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則又依周禮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而作此刑者也○注故重至略也○舊疏云謂大夫弒君罪重故稱名氏責之深若大夫相殺罪輕于犯君故降稱盜者義之輕重然也義或然也○注不日至賤之○通義云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月卒例也按內娶亦失德之一也義與上七年王臣卒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通義云討弒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癸亥月之五日聖姜二傳作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未月之二十六日

諸侯會于扈〔疏〕通義云復不序者為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按穀梁傳范云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

秋公至自穀〔疏〕通義云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按此後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冬公子遂如齊〔疏〕校勘記出公子遂如齊云唐石經鄂本上有冬字此脫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丁丑月之二十四日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疏〕通義本作嬰音義嬰舊同左氏經作罃茲從昭公五年注校改○注秦穆至其賢○舊疏云正以秦是戎狄春秋外之往前以來未錄其卒今乃始書故以賢解之而左氏為康公者與此別穀梁無解通義云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為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按如傳義則使遂來聘之秦伯仍是穆公孔氏據左氏或公羊可以不必解詁箋云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此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襚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為賢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先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且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為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按劉說非是賢繆公能變何為賢於康公之世不得援善善及子孫為說吳札自以賢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褒亦不得引以為例秦俗用人殉葬延及始皇猶未變常何知康公能變其俗況康公如賢自宜不從亂命乃以康公之失近削繆公之卒殊失經旨要之說公羊止可以公羊為主公羊說以善變美秦伯則以十二年之秦伯仍穆公明甚不必牽合左氏史記為諷人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注〕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宜當坐弒君〔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戊戌月之十六日通義云謹案左傳弒之者公僕邴歜與其驂乘閻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篡不去日處臼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篡明當葬知不葬懿公者亦從不討賊例按孔說是也何云齊人以君事之當坐弒君故亦責臣子以不討賊也○注商人至弒君○校勘記云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弒君閩監毛本同鄂本且作宜當據正殺已作以且亦作宜古已以通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傳趙盾弒君賊此其復見何注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今此商人於上十四年弒其君舍今而復見故解之正以春秋之義弒君之賊皆不復見以宜在誅絕之科商人自立為君齊之臣民已君事之君臣名分已定故今宜坐弒君之罪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殊也且又見商人弒君舉國

不討書以責臣子也莊二十二年肆大眚注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為商人責不討賊意亦謂商人弒君臣子宜討既靦然事之則宜成其為君今而弒之當坐弒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二日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疏〕注不舉至內也○毛本二誤五舊疏云書事舉重春秋之常今而悉舉故解之穀梁傳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為介故列而數之也者亦是古舉重之義也又云外大夫未有並見者於內唯有此經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之文故知正是重錄內也正以出聘宜卿為使大夫為介今二卿並出虛國家廢于政事以卿位大責重政事是出故也通義云遂謀弒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未見扼也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獨此列數之者譏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弒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義各然也解詁箋云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弒也子赤齊出也故為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弒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于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于卒也去日以明首從分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按行

父不討賊復如齊定宣公不得謂無罪春秋蓋以行父雖爲非當國之臣政在公子遂或量力不責之與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疏〕通義云既葬不名何以不日〔注〕據子般卒日〔疏〕注據子般卒日○卽莊三十二年書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隱之也〔疏〕繁露楚莊王篇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何隱爾弒也〔疏〕釋文弒作殺音試下及注同今本亦誤作弒弒則何以不日〔注〕據子般卒日〔疏〕注據子般卒日○以子般亦被弒而日故據以難不忍言也

〔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疏〕注所聞至般異○舊疏云注以子般爲所傳聞之世故也莊三十二年注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與此注文相足隱元年注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於所傳聞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是所聞世恩深於所傳聞世故子般忍言其日而子赤不忍也通義云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繁露又云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是也穀梁傳云子卒不日

故也穀梁不傳三世之義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疏〕注歸者大歸也○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詩邶風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云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其事與哀姜大同亦夫死子弒賊人立時州吁未討也以大歸當有時而反此卽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是也彼爲內女設例故有來也○注夫死至去也○鄂本殺作弒紹熙本同當據正史記魯世家云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注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又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注引泰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此注云賊人立無所歸留明宣公不能事也○注有去至復反○舊疏云正以常事不書故也按莊二十七年大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哀姜不在七棄之科然夫死從子子弒賊立義無可從故有去道也書者重其事也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法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弃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不當坐按董生特以夫人姜氏可以如齊以例夫死無子者可以更嫁非謂夫人姜氏更嫁也婦人無專制故今律凡婚娶有違者皆罪坐主昏也解詁箋云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季孫行父如齊〔疏〕春秋說云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弒子赤者非獨襄仲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者獨叔仲一人耳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爲不可則子赤焉得弒宣公焉得立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憾於歸父乃以殺適立庶歸罪襄仲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明矣按惠說是也蓋此亦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與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何〔注〕據莒人弒其君密州〔疏〕注據莒至密州○卽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疏〕注一人至絕也○左傳載釋例引劉賈許潁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按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失衆當絕惡及國朝不知何指若以爲惡及卿大夫則民也以見君罪非春秋尊之旨也穀梁傳注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是也疏引舊解稱國者謂惡及國人○并惡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也乃涉於賢遠之說○注例皆至之也○通義云所常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舊疏云謂失衆而稱國以弒者皆書時以略之卽定三十年冬薛弒其君比之屬是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者亦是稱國而書月者彼非失衆是以何氏云不書闔閭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弒讓國闔閭欲共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者是也按何義甚明不必如孔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一終

子汝蒸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元年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宣公第七卷六左傳釋文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聖世家文公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徐廣曰倭一作倭何氏以宣公爲僖公孫子公羊敬嬴作頃熊則楚女矣與史記左傳並殊按新序七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劉向習穀梁則穀梁亦以宣公爲僖公子矣禮記檀弓云遇懿伯之忌敬叔不入下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注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考懿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公娶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子敬子即敬叔自桓公至敬叔七世懿伯正爲其叔父是爲敬公爲僖公子明矣倭倭委古音同作接者恐是譌字孔疏引宣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今史記作倭孔氏所見或即徐廣所見本無作接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注）桓公篡成君宜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疏）經義述聞云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意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按王說是也注明云故復發傳明與彼傳同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亦是重發傳○注桓公至發傳○禮喪服臣爲君斬衰三年爲踰年君無服故嫌篡成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臣子之分義無所逃故罪之如一也故閔繼子般不書即位是其正也通義云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宜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義或然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疏）通義云娶娶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爲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出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緦外屬譏矣○注譏喪至文

也○舊疏云何氏以爲人君喪娶宜有貶刺之文若其吉逆使卿者宜書譏之見不親迎而已即叔孫僑如之徒是也今公子遂爲君喪娶宜去公子以見譏而存公子復作不親迎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弑君之賊若去公子即嫌爲禰弑君大惡之故諱去公子即似隱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是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之經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未畢納幣爲失禮猶淺此乃初喪逆女固當合貶即下八年注云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者義亦通於此按此如隱二年書紀履緰來逆女同故止是譏不親逆爾文公逆女在四年二年冬始納幣猶以其圖婚在三年內譏之此則三月已逆女上向有納采諸禮在前喪娶已明又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不必再去公子又恐禰諱仍不見其貶喪娶文也○注有母至公文○舊疏云下八年夫人熊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頃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是其有母也舊疏云母不命使者婦人之命不通四方何得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祿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爲絕賤不成爲諸侯然也正祿此事不得去如也若然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所以不嫌莊公不能貶蓄絕而賤之者彼告糴之事可以通臧孫之私行此大夫不外娶無通私行之義故如是按紀履緰來逆女紀伯有母不稱母通使文故但書履緰來逆女而已此與內大夫出聘文同言如皆是君使之文若紀去如則當書

公子遂逆女于齊嫌爲貶公喪娶矣故仍作常辭言如也穀梁傳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皆用公羊家義左傳注亦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疏〕左傳以爲尊夫人齊氏召南考證云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蒙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按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云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與此同穀梁以爲遂之挈由上致之成十四年僑如同皆非公羊義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据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据夫人氏欲使去姜〔疏〕注据僑至齊也○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注經有至去姜○以傳若但云夫人何以不稱氏嫌据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難也

貶曷爲貶〔注〕据俱至也譏喪娶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氏喪未畢略之也

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注〕据師還也〔疏〕注据師還也○見莊八年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彼公滅同姓非師之罪故歸善於師歸惡於公此公喪娶是公之罪非夫人而貶夫人與彼義違故据爲難

內無貶于公之道也〔注〕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注〕据俱有諱義〔疏〕注据俱有諱義○舊疏云春秋之道多爲內諱何故此經不爲夫人諱而貶之乎

夫人與公一體也〔注〕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疏〕禮喪服傳云夫妻一體也又云夫妻胖合也集韻胖合合其半以成夫婦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一體也○注恥辱至明矣○舊疏云正以夫人與公共證知業辱同矣通義云服子愼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故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穀梁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因故與有貶蓋本之服義○注去氏至大人○校勘記出比於去姜差輕云閟監毛本同郭本輕下疊輕字舊疏云去姜即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也然此不諱者以其輕而僖元年去姜則重矣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

是也按哀姜罪重春秋以王法正之故臣子不得申其私恩待以夫人禮貶去其氏以示絕故雖重亦不諱也與此不諱有輕重之殊

其稱婦何〔注〕据桓公夫人至不稱婦〔疏〕注据桓至稱婦○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不稱婦是也

有姑之辭也〔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繼重在遂因遂別也月者公不親迎危錄之例也〔疏〕詩衛風氓云三歲爲婦傳有舅姑曰婦正義公羊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贄見婦于舅姑是也穀梁傳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舊疏云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與此逆者兼二義也言在途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亦謂之婦矣○注有姑至言之○有姑當以婦禮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及此經是也無姑當以夫人禮至者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婦姜亦上加夫人者舊疏云臣下錄之是也以婦禮至者昏禮記士禮有質明贄見婦于舅姑又贄禮婦又婦盥饋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是也未知諸侯夫人其禮若何以夫人禮至者則莊二十四年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是也○注言以

至別也○校勘記出見繼重在遂云閩監毛本同按繼當讀為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遂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此言以故為行遂意也舊疏云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遂故言見繫重在遂也因遠別者舊疏云若不言以直云遂夫人則嫌怪夫人男女無別故云因遠別也○注月者至例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是親迎書時也不親迎危錄之書月者此及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注〕是是衛〔疏〕經傳釋詞曰云爾語已詞也隱元年穀梁傳猶曰取之其母懷中而殺之云爾論語述而篇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無去是蓋猶言無即往是衛焉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疏〕通義云比于專殺猶似近正按謂近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正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為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

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疏〕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傳曰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詩鄭風羔裘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白虎通諫諍篇引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為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于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于其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曲禮疏引王度記亦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則還得玦乃去若然曲禮疏大夫士去國之三月而復服注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矣與此不同者蓋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素衣素裳諸禮也又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是皆三年待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為舊君者有三一曰為舊君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害次宗所謂恩紀內結實異餘人是也二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三曰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向有詔於國按後二條一是大夫自為舊君服一是大夫之妻長子為舊君服皆以禮待放君不絕其祿仕不分已去未去言也江氏筠云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言舊君而不言大夫之在外在國蓋皆恩義未絕通與引石渠禮論戴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是也若有罪見逐收其宗廟其妻長子亦不得留在本國矣孟子離婁篇述為舊君反服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既云導之出疆是指已去國者其實待放未去而值君薨與已去而值君薨者皆服齊衰三月也○注古者至大夫○曲禮上篇文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是也彼疏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事從周禮說鄭駁之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

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注蓋以至類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淮南本經訓剖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皇不翔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凰作皇此加几者俗字○注三年至敢去○校勘記出徽墨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墨改纆疏並同此坎卦上六爻詞也舊疏引鄭氏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為蛇蛇之蟠屈如徽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為門闕於木為多節震之所為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纆寘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殺故凶是也然則繫于徽纆以待議罪有三年二年一年之殊已恐陷於三歲不得故待至三年乃去也白虎通諫諍云所以必三年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令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義亦通

君放

之非也注曰無去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注聽君不去衛正
也疏舊疏云此二句皆是今事非古法按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
義也三諫不從復任其放故曰非也大夫待放則上注之自嫌有罪當誅故曰正也○注聽君至正也○校勘記云閩監
毛本同按衛蓋是字誤或當作爲按注就本經釋之作衛亦可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
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
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
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
亦不可奪親也疏白虎通喪服云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說苑修文篇古
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
其惟親喪乎後漢書陳忠傳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
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

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又云周室凌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
自傷是以蓼莪爲從軍之詩故大戴禮小辯注亦云困千兵革之詩也蓋三家詩語又荀爽傳對策曰昔翟方進以身備
宰相不敢踰制至遵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
繁露竹林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喪服
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以門內之治術恩行私恩不得行公義故三年不呼其門也○注重奪至恩也○通典引白虎
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之恩也然則臣有大喪不與公役者有二一以重奪孝子之恩一以吉凶不相干
故也故白虎通喪服又云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是也○注禮父至從政
○禮記王制文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彼注云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然則期之後容有使役者蓋
國有大事期役使自是一時權禮若其常則三年不從政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
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與此殊者注云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正
義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者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正禮也卒哭金革之

事無避是權禮也舊疏云此政謂稅役王制云從政自讀如征稅之征故彼記上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
從政云云下云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云云即周禮旅師所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謂復除不給徭役也故鄭
注周禮引王制解之此引以證臣有大喪君不呼門自謂大夫上以上政當解如政事之政從爲政事與論語可使從政
也與之從政同當是斷章取義也○注故孔至親也○舊疏云曾子問文引鄭注致事者還其職位於君是也校勘記出
周人卒哭而致事云今本曾子問無此文此與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興國本合段玉裁說按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
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
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鄭注云周卒哭而致事閩監毛本周誤則禮記校勘記云殷人既葬而致事問監毛本
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考文引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
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疏統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興國本禮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爲經文按此同公羊
注疏而與本疏不合又出周卒哭而致事云惠棟校宋本作周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周誤則嘉靖本同衛氏集
說同浦鏜校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

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按皇氏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
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如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
也夏既殯殷既葬周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則皇氏所據鄭注與孔氏不同但鄭氏解致事在殷人句下明鄭
氏所據本無周人卒哭而致事語故於注未中之云周卒哭而致事也若元有此語誤入注中則致事注當在周人下或
在夏后句下方合公羊疏所見之曾子問本與興國本合不必比而同之也卒哭者禮記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
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鄭注禮既夕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君
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者鄭注二者恕也孝也己既恕親推己及人亦不奪其親是恕也孝子恩親若不致事則是
忘親故令致事是不自奪其恩親之心是孝也禮記問喪曰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脫齊衰傳曰君
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無免絰絰重也稅猶免也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
也然則杖齊期以上雖入公門哀亦不脫故引舊記以明之言君子以已恕人不可奪人喪使之免絰而已亦不可自奪
其喪所以已有事喪猶絰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惟其如此故臣下在喪不入公門君亦不奪其情以免吉凶相干曲禮云

凶服不入公門故也已練可以弁冕〔注〕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疏〕禮記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是則期內不使故已練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者彼記又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是非其正也通義云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鄭彼記注亦云權禮也何氏云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所當然者謂不獨金革服金革之事失禮即既練而弁冕即事亦非正上注引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其正也鄭注喪大記又云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蓋弁絰者弔服帶者要絰自謂喪服明弔服加重也注正失鄂本正作政當從之○注弁禮至文冠○白虎通紼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戰伐田獵皆服之爵弁者周人宗廟士之冠也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作言爵弁作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

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亦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李如圭云古者以鳥獸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之聶氏引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為之高尺二寸禮又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賈疏云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積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皮弁用之於田獵戰伐爵弁用之於祭故門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也以皮弁為武冠蒼今文家說成二年傳衣服與頭公相似何注禮皮弁以征彼疏云即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傳亦有是語御覽引三禮圖皮弁春八月習武射冠之行事是今文詩春秋家皆然惟周禮司服云兵事韋弁服即成十六年左傳之韎韋之跗注是也按字林云韎柔韋也皮韋同類故同有皮弁之韎作皮弁白色韋弁韎色爾或古只是皮弁周文有皮弁韋弁之別與○注夏曰至宗廟○士冠記云周弁殷冔夏收當作冔釋文作冔是也毛本同獨斷云冕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

諸侯卿大夫七組纓各如其綬之色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正以冕即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士以下只弁耳彼注云皇冕屬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弁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是則收冔弁正為入祀宗廟之冠矣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于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為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圍又考後漢輿服志冕制皆前圓後方則與下圍上銳者異疑爵弁與冕雖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為合手之形與冕狀別然則夏殷質用冔收以祭周弁制如冔收別加旒為冕以為祭服耳弁非天子之祭服也吳氏延華儀禮疑義亦云據說文弁本作覍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皮弁制同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

度吳氏以釋名說文攷之似亦可從冠禮記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史記五帝紀帝堯黃收純衣蓋夏以前通用收詩文王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江氏筠讀禮私記云爵弁既非冕制而與冔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備冔收二者周制以弁例之如殷士祼將服冔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冔而葬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是也鄭本士誤士

服金革之事〔注〕謂以兵事使之〔疏〕注謂以兵事使之○禮記中庸云衽金革疏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又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又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然則父母之喪三年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之事不顧私恩權禮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後亦當以國體為重曾子問所記伯禽事是也喪大記疏引庾氏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使入國俟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若所訪速而已王政未入于國也庾氏因上記有既葬與人言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故分別之也

君使

之非也(注)非古道也(疏)言非禮之正也監本道誤旨　臣行之禮也(注)臣順
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
明(疏)注臣順至發明○通義云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釋練而赴難則禮宜然校勘記出臣順爲命云鄂本爲
作君此誤古者臣有大喪以下與放胥甲父義無涉因欲借
君使之非臣行之禮喻君放之非臣待放正之義故連言之
閔子(注)閔子騫以孝聞(疏)注閔子騫以孝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
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要絰而服事(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疏)注已練至乎帶○禮記間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
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
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禮喪服注云麻在首
在要皆可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愛之心也首絰象緇
布冠冠缺項要絰象大帶閔子既練後服王事故首絰除而
要絰如故也喪大記云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正義弁絰請
弔服帶請喪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彼蕭卒
哭之後并首絰亦變者或亦權禮與
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注)既事

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疏)注言古至斥君○通義云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注即
近也○禮記王制云必即天論注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大
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正義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
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謂推釋詁
即尼也書疏引孫炎云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鄭注引尸子曰
悅尼而來遠是即尼近互爲訓也又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
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正義云
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則
更無所爲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是以閔子屈
於君命要絰服事既弁事之後知
不即人心退而致仕猶斯道也
退而致仕(注)退退身也致
仕還祿位於君(疏)注致仕至於君○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致政還君事又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
成王注致政以王事歸投之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
爲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宰也是致有歸還之義
孔子蓋
善之也(注)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言古者又遜順不詘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
唯孔子以爲是(疏)舊疏云蓋猶是也言於此三事孔子皆善之其三事者初則要絰而服事次則請君

爲古者後則退而致事是也按此蓋如蓋通乎下之蓋蓋猶
皆也時賢蓋謂當時有責閔子要絰服事者此賢者過之也
有疑閔子退而致事者不肖者不及也孔子中庸之道故皆
善之也遜順不詘其君表記所云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
其過於外也故
言古以飾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杜云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大事表云今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一統志平
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義云不致者與惡桓同義桓之
會皆不致宜之會唯於始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曹取之不書(疏)注據曹至不書○僖三十一年
取濟西田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
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
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
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然則濟西田本魯有爲曹所取
明矣曹取不書故據以難也通義云據伐而言圍者取邑
之辭按若如此據傳當云此未有言伐者其言取之何矣所

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其國辭(疏)穀梁傳內不言取授之也
以是爲賂齊也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通義云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杜亦云魯以賂
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范云宣公弑立賂齊以自輔恥賂
之故書齊取較杜孔義爲長○注故稱人其國辭○舊疏云
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皆魯人篡弑以地賂
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曷爲賂齊(注)據
上無戰伐無所謝(疏)注據上至所謝○舊疏云決哀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以邾婁子益來入
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
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此上不見戰伐之文應無所
謝故難之
爲弑子赤之賂也(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弑之恐爲齊
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
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
邾婁子益(疏)注子赤齊外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即取於齊者所生故爲齊外孫○注未之至賂也
○校勘記補鐙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作受財下十年齊
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

也曷爲未絕乎我齊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言其人民貢賦何屬于魯貢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未之齊也故解之由律行言許受賂者九經古義云按漢律有受賕之條皆賂齊不當坐取邑且未之齊而坐者由齊囑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坐受賕之條故來以況之唐律疏義贓制云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枉法者減二等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按今律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按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各減受財一等郎此也魯當坐今律有事以財求行條也○注月者至子益○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然恭彼爲伐國而賂齊此爲篡嫡而賂齊罪大於彼故書月以惡之也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將疏校勘記出楚子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作楚人按此注云

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注無爲如此解今作楚子者衍左穀二家誤○注微者至遂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稱耳明彼爲微者故不得言遂也但別兩耳以大夫無專制之義唯人君得行其遂故知此楚人爲楚子耳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以公子結聞齊宋欲謀伐鄭矯君命而與之盟其事危急重大故與得遂也彼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疏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杜以爲經無宋字蓋闕正義引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義或然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疏左氏穀梁作棐林斐棐通見文十三年魏世家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苑縣非也水經注洧水篇華水又東逐棐城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宣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東如北七十許里苑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京服之說並爲誤也一統志棐林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棐林

此晉趙盾之師也注據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疏注微者至諸侯○舊疏云謂若是微者即不能爲會主以致諸侯于斐林而會之也按上文明云晉趙盾帥師救陳故云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注據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雒戎盟再出名氏疏注據公至名氏○即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是彼公子遂再出名氏故據以難此上出趙盾下稱師也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注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爲盾所會疏通義云新城之盟趙盾書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注時諸至師也○正以四國爲趙盾所會若言會趙盾明盾爲主是以卑致尊故去其名氏若非

趙盾然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杜云鄭不書禮不敵公是其義也○注殊會至所會○舊疏云言殊會者正謂先序諸侯訖乃言會晉師是也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帥師伐鄭而先言會晉師于斐林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在是致諸侯來會之然也故曰起諸侯爲盾所會耳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隱之有泮也亦言諸侯爲盾所會莫敢不從春秋殊之所以尊君抑臣不與其致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疏左氏穀梁作侵崇左氏釋文作崇云本亦作崇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祭柳穀之氣於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爲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按崇古音在東鍾柳古音在蕭幽部二部閒有通轉故尚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隸釋載漢石經作其道于不詳文玉篇鮦直讐切又直久切廣韻鮦徒紅切又直冢直柳二切鮦从同音而有直柳切故漢地理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也又音宇轉入平聲在蕭幽部而說文內部育从充省聲亦其證也矣氏經說云春秋三傳多以聲近相借如歸邴之爲歸祊包來之爲浮來曲池之爲毆蛇夫童之爲夫鍾犀丘之爲鄆丘爲

師已皆是獨此傳以義同借鄭注尙書大傳及周禮皆云柳聚也酒誥其敢崇飲傳左傳崇卒也注亦皆云崇聚也按吳氏猶未知古韻之有通轉也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疏〕鹽鐵論論功云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沛蓋柳字之譌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縣封崇伯國在豐鄗之間周有崇國晉趙穿侵崇按彼本左傳爲說以崇爲秦之與國宜在西周如公羊義當在東周圻內或河北地近温原者故得有晉大夫忿爭事○注天子之閒田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肦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正義云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畿外閒田少畿內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然則圻內自封國外皆爲閒田其實邑也○注有大至侵之○蓋如成十一年左傳載晉郤至與周爭鄇田之類曷爲不繫乎周〔注〕據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疏〕注据王至繫王○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疏〕注絕正其義○舊疏云謂絕柳不使繫之於王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按王師敗績于貿戎亦正其義使若王者自敗不言晉敗之也其義皆與此相足

晉人宋人伐鄭〔疏〕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壬子二月無壬子正月之十一日也舊疏云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皆尊其師皆衆故也大棘杜云在陳留襄邑縣南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甯陵縣西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水經注陰溝水篇云過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鄉也春秋宣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其地後爲楚所併故圈稱曰大棘楚地有楚太子建墳伍員釣臺過水又東逕安平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已吾有大棘鄉元和郡縣志已吾故城在甯陽縣西南四十里一統志大棘城在歸德甯陵縣西南七十里甯陵在睢州東大棘當在其間○注復出至宋國○通義云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按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注云死其所受於君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便爲之華元不能死被獲明當絕也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彼疏引何氏廢疾云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僅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以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劉氏申之曰公羊例大夫死生皆日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綏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帥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据也夫子云我戰則克賁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後者豈有賢行得衆乎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閔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殽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搆怨結禍無已〔疏〕注秦稱至無已○舊疏云正以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始有大夫宜見將之名氏若其衆人宜稱人稱國而言師者正以閔其衆惡其將故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又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又不足以

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是秦稱師之義也殽之戰見僖三十三年襄公繆公之死見文六年及十八年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獋〔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乙丑月之二十八日左氏穀梁夷獋作夷皋玉篇犬部獋胡刀反犬呼也鳴也咆也或作嗥周禮大祝云來瞽令皋舞注皋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山海經北山經丹熏之山有龍焉其狀如鼠而兎首麋其身其首如獋犬初學記引之作嗥犬知獋嗥皋音義皆通說文口部嗥咆也獋譚長說或从犬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三傳俱言弑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之使故亡不越竟俟其事也反不討賊德其私也猶爲司馬昭而以穿爲成濟此董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萬世弑君之戒加曰盾實無罪以良史之深文遂成鐵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飾以欺後世未可知也況君即不君臣可因以不臣哉然則宣四年左傳稱君君無道之說不可爲訓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注〕匡王〔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八日○注匡王○下三年葬匡

王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二終

子汝荔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三年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注〕据食角不言之〔疏〕注据食角不言之○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其事也

緩也〔注〕辭間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疏〕注辭間至急也○經傳釋詞云之言之間也若在何之洲之屬是也常語也按之爲言之間辭詩則緩以足句春秋則緩以示義故加之爲緩辭也通義云譙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時則有牛禍哀元年穀梁傳說此經云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皆以對食角爲急之辭也楊疏引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總爲例則言之者著是緩辭也傳於執

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其餘不發亦緩可知公喪在外逆之緩也衛侯之弟鱄蔡伯之弟鍼稱之者敗其緩之得逃災敗大國稱之者取其大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言之者隱孫爲脩之殺也日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注別天牲主以角○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藏栗宗廟之角推賓客之角尺是主以角也○注書者至而災○鄭本作絜下同閔監毛本作潔俗絜字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霧昏亂亂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舒指略同何氏但譏其養牲不謹失事至尊之道餘無說未知與劉畫同否禮記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曰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意亦與何同○注主事至簡甚○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固弑君子弑父三十有餘諸其賊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

乎已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爵宜進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旨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曷為不復卜〔注〕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疏〕注據定至卜牛○彼經云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

養牲養二卜〔注〕二卜語在下〔疏〕郊特牲注云養牲必養二也正義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也以擬祭也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二誤卜今訂正○

帝牲不吉〔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疏〕注帝皇至神也○齊氏召南考證云皇天大帝似應作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云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晉書天文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敘萬神圖是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又周禮疏引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按乾鑿度有

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即北辰耀魄寶亦即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為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為太乙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與下禮四方各別故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注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矩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此所謂五帝也周禮疏引文耀鉤有其文羣神蓋即大宗伯所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下者焉皆天皇大帝總領之故周禮疏引文耀鉤又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一名皇天書君奭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周禮疏引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亦名上帝周禮掌次以旅上帝亦名皇天上帝月令季夏云以俱皇天上帝亦名昊天書堯典欽若昊天一名皇皇后帝論語堯曰篇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此注宜為天皇大帝也舊疏云天地之內五帝羣神則包有岳瀆等在內蓋雖地類地亦統於天焉○注不吉者有災○此經之屬是郊特牲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傷是也

則扳稷牲而卜之〔注〕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疏〕廣雅釋言扱援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扱引也與注義合隱元年傳扱隱而立之注亦云扱引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質弱易扱纏注扱纏猶牽引也謂帝牲不吉則引稷牲當之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具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意雖稷牲合時得禮用之可也○注先卜至卜閉○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疏為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為帝牛益即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之屬養牲之時已卜此改為帝牲之時又卜故何氏以為凡當二卜也

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疏〕注牲宮至絜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注牢中所搜除處也正義搜謂搜埽清除故周禮掌馬者謂之度人繫齋郊事對云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毋便鄭氏郊特牲目錄云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養又注云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是亦取其絜清之義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注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其實天子犧牛亦須在滌故祭義云

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是也下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國語楚語云觀射父云大者牛必在滌三月小者羊豕不過十日又禮器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注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時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也○注三牢至天牲○舊疏云春秋說又獨斷上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堂也三月一時巳足肥矣徙之三月示其潔也哀元年穀梁傳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然則六月即庀牲養之三月始繫于滌此三月之中又以三牢遷養皆取其繫也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為其可以改卜也故傳又云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

於稷者唯具是視〔注〕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疏〕注視其至尊帝○郊特牲云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唯具遺時又選可用也正義云遺時謂帝牲遺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通義云謹案此謂既扱稷牲為帝牲則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按禮曲禮云大夫以

索牛注索牛得而用之蓋稷牛唯具亦郎大夫之索牛也郊則曷爲必祭稷注据郊者主爲祭天疏注据郊至祭天○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是主爲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疏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注祖謂至所生○詩大雅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是其事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有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桑蟲成焉已

子愚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頖宮注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又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器疏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以后稷配靈威仰也然則殷郊祀汁光紀夏郊祀白招矩與○注配配食也○荀子禮論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按凡祀典言配如何能配祀社棄配稷之屬皆配食也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注据方父事天疏注据方文事天○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御覽引漢官儀父天母地爲天下主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注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

其應變得禮也疏注必得至接之○毛本推誤惟喪服小記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又巡守篇云類祭以祖配不日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通義云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亓若禝配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祔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注不以至上帝○孝經聖治章文禮記大傳注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通典引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按鄭氏之義以郊與圜丘所祭帝不同圜丘所祭者天皇大帝郊所祭者三代各祭其所出何氏於下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與鄭氏同也明堂之祭爲月令季秋大饗帝之祭鄭彼注言大饗者偏祭五帝也又曲禮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是明堂大饗偏祭五天帝兼五人帝五人神以文武配之孝經主言嚴父故但及文王也祭法疏引雜問志云祭五帝於明堂五

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是也孝經注用孔傳說以郊謂圜丘祀天非其注宗祀于明堂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荒與何鄭同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爲物之本始祖爲王者之本始后稷爲始祖故推之配天不以文也○注上帝至天下○禮記大傳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正義按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舊疏云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迭王天下即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者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精是其義也禮記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又月令祈穀于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以爲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

仰也○注書改至禮也○鄂本無也字善其應變得禮卽上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之禮也改卜之後牛死卽不郊亦得正也穀梁傳曰事之變也變而處之得正也通義云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爲之譏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紼而行事按繁露語見郊祭篇又郊祀篇云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

葬匡王〔疏〕舊疏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卽文九年傳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此未滿七月所謂不及時書也

楚子伐賁渾戎〔疏〕左氏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釋文賁渾舊音六或音奔潛研堂答問云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何以有六音故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賁卽古文睦字睦字从先先讀爲六故睦亦有六音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府嵩縣卽唐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從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正義陸渾本是燉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號也昭十七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五　六

年爲晉荀吳所滅史記注引服虔云陸渾戎在雒西南也地理志宏農郡有陸渾下云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此與姜戎別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疏〕大事表云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爲一也卽狄有亂以後其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爲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爲二其至通于中國加以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入年借晉伐秦自爲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爲南北單于之始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疏〕包氏愼言云十月無丙戌九月之二十五日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也

葬鄭繆公〔注〕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弒故略之也〔疏〕注葬不到之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衍字耳舊疏又云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按有注者非也子未三年見弒者多從無去月見略之例此卽隱三年傳所謂不及時而不日慢葬者何氏云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定十三

年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故略之也爲彼書弒其君比稱國以弒明失衆此鄭繆公子爲公子歸生弒之非失衆之文故於其卒也備書日月何略之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疏〕說文邑部郯東海縣帝少昊之後所封漢書地理志郯故國少昊後盈姓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西南百里有故郯城一統志故郯國在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界向者杜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蓋卽隱二年所入者詳彼疏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注〕据取汶陽田不言齊不肯〔疏〕注据取至不肯○成二年取汶陽田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是也

辭取向也〔注〕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諱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者公不能獨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五　七

平也月者惡錄之〔疏〕注爲公至愈也○校勘記云鄂本無起其平也四字諸本皆涉下誤衍當刪正讀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爲一句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說文討治也蓋魯本治莒郯不平因而取向以義始以利終故諱爲作辭若莒不肯遂伐取其邑以弱之然愈者愈於直書取向惡殺也穀梁又曰不肯者可以肯也注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其非莒不肯可知○注莒言至平也○舊疏云正以及是汲汲之意亦見直之意故如此解以經不曰平莒郯而曰及郯是汲汲於郯又見非莒不肯矣故得起其平也○注書齊至平也○蓋魯力實不能獨平借助齊侯故書之又見晉之因人取邑恥甚也○注月者惡錄之○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注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宜公及齊平莒及郯是和難者正也取邑惡詞也舊疏云定十一年冬及鄭平知平例不月此月故以爲惡錄之按左傳云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是幷責其伐也舊疏又云若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又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時晉方結婚於吳外莫強楚故不汲汲于齊也是也蓋平例時書月皆各有所主當文解之故宜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亦書夏五月注月者專平不易是也

秦伯稻卒疏通義云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疏包氏愼言云六月無乙酉五月之二十八日也說苑復恩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蓋本左傳爲說錢氏大昕答問云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者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子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按下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鄭人固以子家主逆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疏左氏經無子字按下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通義云月者爲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疏注不日至當誅○舊疏云正以所聞之世大夫之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今此不日故解之後漢書孔融傳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側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情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注據當舉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疏注據當至爲重○舊疏云正以春秋尊內故也○注大夫至當書○禮記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內外大夫皆不得以私事書舊疏事以內大夫直錄其如爲所據難何未備

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疏注禮大至歸宗○禮喪服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此歸宗猶言歸甯爾與齊衰期注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之歸宗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何氏說大夫妻歲一歸宗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于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閑也按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此不言從可知故無大夫妻越竟歸宗禮何氏所舉謂大夫娶於同國大夫之常禮爾若娶於諸侯當如諸侯夫人不得歸甯詩疏引鄭志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王后夫人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事恣淫亂是也○注叔姬至在固○正以叔姬於義不得歸甯今違禮來魯明失教戒故歸重在固爲魯殺恥以婦人之道既嫁從夫故也通義云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送之女留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甯失禮合譏故並書見之又足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嫁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婦甫嫁遂歸故不可也按反馬之說出於左氏左疏引何氏膏肓言禮無反馬之法鄭氏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之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夫家之車也何彼襛矣篇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按推上禮以言大夫以上婦人出嫁亦當乘其夫家之車男御女女從男之義所以重恥遠嫌也詩之百兩御百兩將自美其送迎之盛稱不得據爲婦人自乘其車之證何知歸車不在百兩御之中乎昏禮雖士禮如三月廟見諸節既同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焉○注言及至夫人○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陽穀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遂別之稱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彼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外也注若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

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注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疏注言其至鳥獸○舊疏云言其無別如雄狐綏綏故曰雙行游匹而來鶉鵲不異故言匹至似於鳥獸矣而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非何氏義九經古義云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爾雅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郝氏懿行義疏云西山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鳥也海外南經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逸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是鳥出西南方也公羊宣五年疏引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即此類也按韓詩外傳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郭氏比翼鳥讚曰鳥有鶼鶼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按如惠氏郝氏所引則鳥獸俱有名雙雙者然細玩何義似止以高固叔姬雙行匹至有同以牝牡雌雄爾不必拘拘以比翼鳥等喻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甯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俱往君子謂魯桓失夫道矣關雎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得桓之見殺于齊也宜故按士昏禮云若不親迎則婦人三月然後壻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三月親見妻之父母故譏其雙雙而至也昏禮疏引膏肓又云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且大夫不外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劉氏逢祿箴膏肓評曰春秋之義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劉氏猶牽涉左氏反馬說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注据宋華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疏通義云春秋託王者之事見誅賞之法故弒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書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遂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弒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欒書是也翬遂之復見從內諱弒故也甯喜里克之爲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弒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爲雖故獨發難於此是也○注据宋至復見○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上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是也按傳据此三者華督至莊十二年始被殺歸生死於宣十年崔杼死於襄二十七年皆未即死經不復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春秋之內書名弒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書義焉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翬遂得見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弒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逆賊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書之者善之也然則善其臣子得討其賊故書則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書書亦是討得其賊善而書之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注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遂誅之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書者亦嘉遂之類故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嘉遂之類見其與獻公同謀弒剽是以彼二十六年弒剽之下注云甯喜爲衛侯衎弒剽不舉衎弒剽者說成于喜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注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皆書者商人之下注云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弒君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得書者亦是加弒故也加趙盾之類矣

親弒君者趙穿也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者趙穿非盾疏上二年左傳云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疏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末必然也史記晉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注復見至非盾○正以存其文不役其實也然史明云而迎趙盾故春秋以盾爲首惡曰親弒君見其特行弒事爾

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疏繁露玉杯云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弒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所之復

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比貫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親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觸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纂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眾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皆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討賊

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親人所或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述則穿之惡仍未得捨衛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何以謂之不討賊 注

據告去葬不加弑 疏 注據告至加弑○校勘記云鄂本葬下有日字此脫按依疏曰字不當有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云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是以君子加弑焉爾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則加弑者雖不討賊亦書葬明其非實弑也晉靈去葬則趙盾與親弑者同文既與視弑者何則與加弑者異則盾即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難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弑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弑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厚之至故也

晉史書賊曰

晉趙盾弑其君夷獋 疏 上二年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亦云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穀梁傳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通義云此皆史斥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爲春秋新意矣

趙盾曰天乎無辜 注 辜罪也呼天告冤 疏 注辜罪至告冤○詩小雅正月民之無辜箋辜罪也大雅雲漢何辜今之人箋辜罪也爾雅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辛部辜皋也穀梁傳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晉世家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人窮則反本急則呼天穀梁注告天言無弑君之罪故曰冤也舊疏云冤謂冤枉之冤也

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 疏 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注過己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弑君書乎釋文孰爲盾絕句按范義迂回絕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孟子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穀梁傳孰謂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曰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是此傳之謂即穀梁之爲也

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 注 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 疏 校勘記出如何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改而何按如常讀而字如而字通隱七年左傳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莊七年經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是也左傳記太史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晉世家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通義云爲仁外爲仁也焉義外爲義也錢氏大昕答問曰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何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注復反也○詩

小雅黃鳥復我邦族箋云復反也又我行其野云言歸思復傳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注趙盾至可辭○左傳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不越竟在反不討賊即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注〕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餕作登餕精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字又出升餕云閩監毛本同鄂本餕誤餕此本誤酸今訂正文王世子升作登又出精粗云鄂本粗作麤按疏中引注作粗按荀子大略篇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注吉事朝庭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

精粗爲序也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麤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喪服以麤爲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鄭注內朝路寢庭君之視內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嚮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摯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與臣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燕蕃古者視朝之儀君先出路門立於治朝之宁徧揖卒臣則朝禮畢玉藻所謂君日出而視之是也隨即適路寢聽政若有義論則於內朝太宰所謂賛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逕就內朝亦對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惡公之不若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故云體異姓也鄭云體猶連結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賤異位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祖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喪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進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

辟丸〔注〕已已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廣雅釋言彈拼也說文丸圜傾側而轉者玉篇彈行丸也吳越春秋彈生於古之孝子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李尤彈銘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爲矢合竹爲僕廣韻彈射也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按如此傳似在內朝側釋文已趨音紀釋名釋姿容云挨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是樂而已矣〔注〕以是爲笑樂〔疏〕高誘注呂覽云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繁露仁義法云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嬉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通義云讓衆左傳戰于令狐靈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其所爲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寵未聞教戒藉六位勢儕彼童心至於被人以爲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莅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爭故能克終令德新天永命今趙盾奉微微之主前後左右不愼其選論教無術陷之於惡已則避禍而委君于死諫執其咎矣按孔氏此論嚴而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注〕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

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疏〕注荷負也○釋文傳注俱作何云本又作荷文選東京賦注荷天下之重任辟注荷負也小爾雅廣言荷擔也左傳昭七年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注畚草至之鍾○公羊問答云說文畚部畚蒲器餅屬所以盛種糧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正義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今本作器稀誤也國語周語倚兩畚掬并畚土籠也左傳襄九年陳畚掬注畚賁籠也又宣十一年稱畚築注畚盛土器蓄皆以草或蒲爲之可以盛土可以盛穀故左傳注云畚以草索爲之筥屬是也吳氏經說按左傳置諸畚注畚以草索爲之其器可以盛糧周禮挈壺氏鄭司農注亦云畚所以盛糧然則說文云畚斷屬蒲器也所以盛種爲盛糧之謂矣許君所謂蒲器是編蒲御以爲器可以盛糧如今俗所謂笆也字書無笆疑即畚之弊轉麥粟謂畚爲蒲草之器漢世或然字從甾甾之甾當是瓦器古量穀用大斛四斗之鍾亦是瓦器故齊人謂畚爲鍾舊疏云齊人謂之鍾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按六斛四斗之具只可以盛不可以量種即五穀總稱不必依左疏故爲糧如畚爲瓦器必如左傳十釜之鍾之大亦非一二所能荷也蓋畚者量穀之物或草或蒲或瓦皆可各隨方俗所宜其所容若干亦不必一定亦無定名以爲畚可以爲簣可以爲土籠可也自閉而出者〔注〕宮中之門

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
朝在闈外內朝在闈內可知〔疏〕注宮中奎之閨〇爾雅釋宮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舊疏
引孫注亦云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彼又有小閨謂之閤舊
疏引李注云皆門戶小大之異說文門部閨宮中之門也周
禮保氏注闈宮中之巷門左氏閔二年傳賊公于武闈注宮
中小門謂之闈也周禮匠人注廟中之門謂之闈亦謂廟旁
之門婦人出入故禮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闈門也按雅訓
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士虞記注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賈疏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擧以爲況然則
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闈與
大門似闈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小門謂之闈也蓋凡
宮寢之別門皆可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說文門部又云閨
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按儒行云篳門圭窬注圭窬門
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是閨卽取圭義言其小也下云人
其大門人其閨是閨爲小門矣〇注從內至可知〇國語魯
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
家事于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
季氏之政也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考工記曰外
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
治事處賈疏九卿之九室東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然則章

氏所謂君之公朝者蓋卽正朝兩旁之室諸侯大夫則在治
朝之兩旁也爲諸臣治事之處故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
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明諸臣每日朝於治朝旣畢君退路寢諸臣各聽事于
兩旁之朝侯諸臣聽事畢退乃還小寢容諸臣有面陳之事
故也此趙盾所立於外朝者當卽此朝但何君以閨門分內
外見荀畚者遠從閨出不必閨門定在外朝內內朝外也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
閨〔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孰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
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至〔注〕怪而呼欲問之〔疏〕
注怪而呼欲問之〇校勘記云毛本怪作恠俗字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
〔注〕顧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
〔疏〕經傳釋詞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子大夫也爲問辭也當
作邪讀疑辭夫易何爲者也詩旄丘何多日也士昏禮敢
不從也禮曲禮奈何去社稷也皆當如邪義按加也讀亦通
〇注顧君至解也〇校勘記云毛本君誤人按見就或云當
作就見非也孔疏云過朝以示人令人懼己卽本此君責己
以視人立義靈公欲以視人適趙盾問故因欲卽其來見時

就而解之也〇注古者至曰子〇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
之也注子者人之貴稱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箋云子者稱
所尊敬之辭按左傳穀梁並云子爲正卿則稱大夫辭也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
〔注〕赫然已支解之貌〔疏〕注赫然至之貌〇經義述聞云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捇也
說文捇裂也从手赤聲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辭曰赫汝軀拉
按錄節解汝肉抽汝腸肺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
也按廣雅釋詁亦云捇裂也莊子養生主云動刀甚微謋然
已解謋與捇亦同公羊問答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介奏曰侲
子備諸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
赫女軀拉女幹云云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
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而問曰
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識從何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
寡人此可證爲衰世之淫刑按今律有凌遲卽支解法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注〕主
宰割殺膳者若今大官宰人〔疏〕注主宰至宰人〇禮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膳宰
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天子有宰夫兼有膳
夫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膳夫卑於宰夫天子宰夫下大
夫膳夫上士也春秋時侯國不必有宰夫因通謂膳宰如左
傳昭四年稱膳宰屠蒯而檀弓載此事曰蕢也宰夫也此傳

稱膳宰而左傳稱宰夫爲皆主殺膳烹割之事故稱雖不一
其職同也周禮天官序官膳夫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
徒其屬又有庖人內外饔亨人等晉靈所殺亦不必卽其長
也孟子萬章稱伊尹以割亨要湯亦卽膳宰之事何云若今
大官宰人與漢制以況也熊蹯不熟〔注〕蹯掌〔疏〕注蹯掌〇國語楚語云顧食熊蹯不獲而死注蹯掌
也左傳文元年王請食熊蹯而死注熊掌難熟孟子告子云
熊掌亦我所欲也此也說文釆部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
掌蹯或从足从煩𨆌古文番史記注引服虔云蹯熊掌也其肉難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注〕摮
猶擊也摮謂旁擊頭項〔疏〕大戴禮保傅云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校依賈子改升爲斗又云所
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子說文
斗部魁羹斗也蓋卽靈公所用者亦可挹酒詩行葦云酌以
大斗是也說文作料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彼
升亦斗字之誤則羹斗其卽今之羹勺與羹勺物微而得擊
殺人者蓋靈公本然殺人盛怒之下隨手擊搏適當頭項盧
怯處亦得致命也通義云斗料也保傅記曰太宰荷斗而不
敢煎調是其物也〇注摮猶至頭項〇孔氏音義云摮音擊
摮音斂字或作撒莊子曰撒以馬捶拔廣雅釋詁摮擊也王
氏疏證云上文已有摮字此摮字當作摮玉篇摮擊兒公羊
注摮猶擊也摮謂旁擊頭項廣韻引蒼頡篇彪擊也摮彪並

音五交反其義同也支解將使我棄之【疏】左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晉世家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枚解宰人而棄之

趙盾曰嘻趨而入【疏】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晉世家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嘻者閔二年慶父聞之曰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史記藺相如傳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注嘻驚而怒之辭也檀弓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

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畜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夫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疏】注愬者驚貌○通義云愬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卽自愬膳宰之事與舊讀異按孔讀是也廣韻山責切易釋文亦音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貌馬本作虩虩音許逆反云恐懼貌也呂氏易訓引此注作驚愕也晁氏曰愬虩覛三字同音色何焯解非○注禮臣至言也○禮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賈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云君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五　十八

于士不答拜也士相見禮答一拜爲其始見則君於大夫以已雖非始見亦答拜可知周禮士師職王日視朝孤卿特揖諸侯亦宜然盾爲卿禮止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爲之再拜也左傳載靈公語曰吾知過矣將改之明自知其過故先拜以拒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爲奇拜則旅揖爲再拜與三孤六卿奇拜二十七大夫再拜八十一元士三拜所爲禮以少爲貴也按靈公再拜自與彼旅揖異○注禮天至式几○舊疏以爲春秋說文惠氏禮說云此坐朝之禮燕享則行之王享諸侯乘車送迎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焉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享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若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太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僕二人相代爲更於是爲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皇帝見三公御坐爲起在輿爲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氏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所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爲上客所謂君爲臣下階者此也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疏】公羊問答云逡巡有作逡巡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卻退也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管子桓公蹴然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者晏子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蕭章傳逡遁甚懼有作蹐循者莊子蹐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卻亢倉子判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段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莽傳俊開山圖太元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巡通遁甲儉隆約以循經云巡乘六甲要七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退倫反音義則一去也文選注引廣雅遁惄曰逡爾雅釋言逡退也注逡巡卻可訝按小爾雅廣義倖巡卻退也趙盾見靈公再拜愬而不敢進故曰逡巡班固東都賦西都賓變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猶此義也左傳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云此不言再拜省文也○注頭至至拜手○周禮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疏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如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以前三拜爲體後六者爲用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𢷎字下云首至手何注公羊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空首注合凡經言稽首小篆作䭫古文作𩒨經傳無異稱何注公羊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于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手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尚稽遲頓首尚急遽稽首者吉禮也頓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五　十九

首者凶禮也空首者吉凶所同之禮也經傳立文凡單言拜及下屬稽顙稽首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按段說甚明稽首爲臣見君之禮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襄三年左傳公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惟定四年申包胥請師於秦九頓首而坐文七年穆嬴頓首於宣子皆事之急遽者也

趨而出【注】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疏】注本欲至故出○校勘記出冀當覺悟云閩監毛本冀作兾鄂本悟作寤按下注云非所以意悟用悟字成七年注云重錄魯不覺寤用寤字蓋覺寤字當作寤猶人寐而覺悟也按左傳亦謂靈公知盾欲諫已先以吾知所過見拒故宣子稽首以補過義將順之也

靈公心怍焉【注】怍慙貌慙盾知己過【疏】注怍慙至己過○論語憲問篇其言之不怍集解馬曰怍慙焉廣雅釋詁怍慙也禮記曲禮容無怍注怍顏色變焉卽慙貌也亦作恠大元經上階天不恠注恠慙也說文心部怍慙也左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由慙心焉

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注】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疏】注某者至失之○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記

者忘其姓字多以某字該之左傳云使鉏麑賊之注鉏麑晉力士晉世家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注引賈逵曰鉏麑晉力士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注〕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段玉裁云此當作焉門者下當作焉閨者故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守視者也今本誤倒通義云謹案守門曰門守閨曰閨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曰戶也按如孔說亦是並無須倒二焉在上矣詩伐檀疏引此傳則無人焉號門者二字亦焉字在上與段義合○注焉者至者也○焉於雙聲孟子盡心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謂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哀十七年左傳裔焉大國裔訓為邊謂邊於大國也然則卿大夫家大門內郎至閨門與蕃閨門門之小者凡在內之門皆視大門為小爾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疏〕注但言至焉者○校勘記出故不言堂焉者云鄂本無焉段玉裁云當作焉堂者經傳釋詞云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閨焉者注中焉堂者亦作堂焉者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蓋用段氏說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下句注當此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注及經文疑皆後人轉寫失之按

二讀皆可通玉篇焉語已之辭也故云但言焉絕語辭俯而闚其戶〔注〕俯挽頭戶室戶〔疏〕注俯挽頭○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挽作俛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俛文選注引聲類頫古文俯字西京賦伏標檻而頫聽注頫低頭也禮記曲禮俯而納履注俯俛也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注俛低也說文頁部俛低頭也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頫○注戶室至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曰戶在於戶區域曰門禮聘禮設于戶西西陳注戶室戶也凡由堂入室曰戶凡五架之屋棟北楣下為三間中為室東西為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牖戶在東牖在西戶西牖東為正中爾雅所謂戶牖之間謂之扆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若如彼說則戶在中之西矣方食魚飧〔疏〕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飧兮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思飧是飧為飯之別名按說文食部飧餔也从夕食餔申時食也無水澆飯語段注云小雅傳孰食曰饔魏風傳孰食曰飧然則饔飧皆為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此為趙盾將朝時固非夕食左傳僖二十三年傳負羈饋盤飧僖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故周禮司儀注小禮曰飧掌客上公飧五牢則又不必皆孰食矣勇士

曰嘻〔疏〕此嘻當為驚訝聲與上趙盾曰嘻小異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注〕易猶省也〔疏〕注易猶省也○論語八佾篇與其易也鄭注易猶簡也簡省義近考工記玉人注易行去煩苛是亦簡省之意易繫辭傳辭有險易王注云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亦平易之意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疏〕詩召南羔羊云退食自公箋云退食謂減膳也正與序節儉義相足故趙盾食魚飧亦即儉也晉世家云盾閨門開居處節謂此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注〕負君命也〔疏〕注負君命也○晉世家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左傳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皆與此詳略互相足遂刎頸而死〔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疏〕左傳記鉏麑觸槐而死晉世家謂觸樹而死呂

覽過理篇云觸庭槐而死國語晉語云觸庭之槐而死皆與此異韋注晉語以槐為晉外朝之樹又與杜注槐為趙盾庭樹異所聞各異要皆為勇士自死也○注傳極至擊柝○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當刪重門擊柝易繫辭下傳文彼云以待暴客此儉約之衛勇士自死故甚之也後漢書杜林傳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是也○注孔子至謂也○校勘記出此而謂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而作之當據正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注〕滋猶益也〔疏〕注滋猶益也○襄八年左傳滋事無成注滋益也小爾雅廣詁滋益也說文水部滋益也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疏〕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晉世家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皆攻盾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左傳云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本又作祇彼注云右車右本此晉世家作示眯明示即祇字與左傳釋文之義本合與祁字古音通祁从示聲也彌眯古亦通史記以此即桑下餓人又以為公宰與傳文皆不合○注禮大至御者○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正義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

謂御者右車右也周禮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御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大夫禮亦宜然鄭風箋所言係將所乘車將在中也其中士之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與此平常乘車法不同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御者車右之間御者在中也驂乘猶參乘也謂三人共乘焉然則士以下無車右矣故子適衛冉有僕問津夫子代子路執轡則止御者矣

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仡然壯勇貌〔疏〕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何注仡然壯勇貌按說文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仡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爲仡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立臧氏據攷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可證鄉射禮疑立疏引鄉飲酒禮注作疑此疏反作仡者蓋因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据以私改耳按鄭引此傳平作於亦異○注仡然壯勇貌○廣雅釋詁仡仡暨暨武也詩大雅皇矣云崇墉仡仡傳仡仡高大也書秦誓云仡仡勇夫孔疏仡仡壯勇之夫

放乎堂下而立〔注〕嫌

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周禮天官食醫云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放依焉孟子離婁放乎四海注放至也謂至乎堂下或依乎堂下而立也○注嫌靈至爲意○晉世家云示眯明知之左傳亦云提彌明知之○注禮器至三尺○禮器正義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然則每堂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云賓降三等下至地也此爲士三尺階三等之證賈誼治安策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說文陛升高階也玉篇天子階也天子九級陛綷注東京賦云殿高九尺階九齒彼述天子之禮則諸侯以下七齒五齒三齒亦應與堂高相應矣庶人之禮雖不見禮以士三尺差之當一尺與

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注〕授君劒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進殺之〔疏〕注授君至殺之○禮記曲禮云進劒者左首注左首尊也正義進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劒拊環也少儀云澤劒首注澤弄也又云刀卻刃授潁注潁鐶也是進刀劒皆以首鐶授人不以刃授人敬也左傳定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劒末杜云以劒鋒末授之是也靈公欲於盾進劒時卽拔劒首以劒末刺之也

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疏〕通義云斥呼盾名君前臣名也左傳云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晉世家示眯明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皆與此異

趙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疏〕晉世家云趙盾令先毋及難○注由人至覺焉○呂覽情欲而終不自知又淮南修務訓七年而後知注並云知猶覺也對文異散則通舊疏云由人曰知之此文是也自己知曰覺者卽昭三十一年傳叔術覺焉曰嘻此誠尔國也夫是也

踖階而走〔注〕踖猶超遽不暇以次〔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踖與踱同一本作辵音同經義雜記曰說文辵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辵與說文正合則古本公羊作辵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公羊傳文當本作辵義當如禮經注何邵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也集韻十藥踖下引此傳文又云或作踱葉鈔釋文踱作踱誤玉篇距踱乍前乍卻依說文爲說也左傳云遂扶以下彼釋文引服

虔注作跣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作跣者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遽不及納履使然按與此注超遽義亦合○注踖猶至以次○釋文遽作劇其據反本亦作遽公羊問答云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然則超遽猶超距不服如常降階也燕禮疏云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賁人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之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踏階而走是也通義云升降階之法拾級聚足者正也施於所尊以疾爲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敢升若其事有急遽則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踖階皆非禮之常矣讀書脞錄云依何注踖常作辵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不拾級而下曰辵燕禮記疏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趙盾踖階而走說文無踖字辵乍行乍止讀若公羊傳辵階而走與踖字義同廣雅釋訓躊踖猶豫也猶豫卽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踱也按洪說非是何義自與說文不同此時趙盾避禍疾逃安得何乍行乍止且踖字與躊踖亦殊無容牽合爲一釋名釋姿容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傳言走故注言不暇以次也燕禮所謂升降有四等亦未洽曲禮云拾級聚足

連步以上注拾當爲涉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又云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降常法也外則栗階禮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之屬是也鄭注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記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其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此傳之躇階更非行禮常法所謂不暇以次者故有超距之象矣敖繼公謂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躇階亦強生分別耳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升堂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於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唯此二節是也栗階又名散等禮記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虔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是也彼栗階爲略威儀與燕禮以栗階爲敬又不同皆與躇階異栗階不過二等栗猶歷也如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閱歷而上若躡階或有過二等者矣

靈公有周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狗按爾雅釋畜狗四尺爲獒郭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又宋本張華博物志晉靈公有害狗與周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害人之狗按郭注引作害蓋嚴顏異文今本誤作善矣通義云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狃矣○注周狗至如意○公羊問答云問犬能知人意乎

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按序周禮廢與諸侯惡其害己舊本誤作周己鹽鐵論地廣篇賊不害智亦誤作周智蓋周害形近容或有誤然害狗周狗皆傳者所加自非靈公命名則俱無不可通蓋比周如人意亦足害人也

謂之獒注犬四尺曰獒疏注犬四尺曰獒○爾雅釋畜云犬四尺曰獒左氏釋文引尚書傳獒大犬也廣雅疏證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敖山高大者曰敖山犬高大者爲獒犬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書序西旅獻獒孔傳西戎遠國貢大犬

呼獒而屬之疏左傳公嗾夫獒焉釋文喉服本作嗾疏引服虔云喉嗾也公乃喉夫獒使之噬盾也晉世家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獒釋義雜記云按釋文謂嗾即嗾字瞰讀若讀與嗾聲相近故文義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喉爲瞰耳說文口部喉使犬聲引春秋傳曰公嗾夫獒按彼之嗾即此之呼也方言泰晉糞隴謂使犬曰嗾蓋方言之殊與舊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

獒亦躇階而從之疏據此則躇階更非行禮之歷階可知

祁彌明逆而跛之注以足逆躡曰跛疏注以足至曰跛○葉本釋文躡作蹋文選東京賦已事而跛注跛退也以足躡而退之故曰跛也玉篇跛退也說文足部躡蹋也史記蘇秦傳六博蹋踘者謂以足蹋之爲戲也亦作蹴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尚穿域蹋鞠是也

絕其頷注頷口疏注頷口○校勘記段氏玉裁云玉篇引作絕其頷說文頁部頷顧也頷頤也段云此謂以足迎蹋之遂使獒之頤不能噬也方言頷頤頷也南楚謂之頷秦晉謂之頤頤其通語也又云依方言則緩言曰頷急言曰頷頷當讀如台也按頷於說文訓爲面黃則無口義揚雄長揚賦稽顙樹頷注音蛤玉篇訓爲口蓋即本此左傳云明搏而殺之晉世家明爲盾搏殺狗

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疏晉世家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左傳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注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則此傳所云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注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鬪鼓聲當起殺盾疏經傳釋詞曰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與僖三十三年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同義殽下何注云猶豫留住之頃正合此傳義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注欲起疾走疏正以抱而乘之抱之上車也據此則左傳遂扶而下宜如服本作跣而下矣禮脫屨上堂降階納屨趙盾跣階而走蓋猶徒跣不及納屨不能疾走故甲中者抱之而乘也杜本作扶於情事不合孔疏強附杜氏謂堂上無屨跣則是

堂何須云遂跣而下不知下者不必專指下階凡退由階庭而門皆謂之下也○注欲趨疾走○校勘記出欲趨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趍作趣按紹熙本作趨

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注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疏晉世家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左傳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與公羊合惟史記謂即眯明異注非所以意悟者猶言非所意悟也

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注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疏晉世家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呂覽報更篇趙宣孟見骫桑之餓人爲之下食而餔之與脯一朐拜受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

口君獿吾詩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曰何以名爲臣骫桑之餓人也還鬭而死與左傳謂其亡去少異後漢書注引呂覽曰昔趙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餔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朐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皆詳略互見○注暴桑蒲蘇桑○公羊問答云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之多蔭翳者公羊作蒲蘇韓非子本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茂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即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吒蒲蘇呂氏春秋作骫桑淮南子作委桑骫古委字按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考暴樂即爆爍詩桑柔捋采其劉傳劉暴樂而希也箋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彼疏引爾雅作爆爍又引舍人曰毗劉爆爍之義也然則暴桑者即爆爍之桑爆爍爲稀疏不均之名故何氏訓爲蒲蘇蒲蘇猶扶疏潘尼賦之上疏也吳氏經說云蒲蘇猶扶疏也然則暴桑即縛桑矣縛蒲暴桑皆一聲之轉大雅云菀彼桑柔柔古讀如傈左傳注桑之多翳蔭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木蔽者翳郭注樹蔭翳相覆蔽者詩曰其櫓其翳經義述聞大自弊以下皆釋死木也蔽即上文木自弊之蔽大雅皇矣正義引此作弊者翳又引李巡曰弊死也釋言弊踣也釋文弊字作斃郭本作敝者借字耳皇矣傳自弊爲翳釋文弊或敝

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踣也是斃弊並與蔽通翳讀曰殪皇矣篇其菑其翳釋文韓詩作殪後漢書光武紀注殪仆也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皆謂踣斃之也作翳亦借字耳周語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翳其人謂踣斃其民也毛傳自斃爲翳雖與爾雅原文小異而其爲踣木則同若云樹蔭翳相覆蔽則是相覆蔽之木而非踣木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然則左氏之翳桑亦爲桑之踣斃者與此暴桑正同故何氏以爲蒲蘇桑也水經注雷首山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永濟縣南四十五里哺飢阪在絳州北六里即食翳桑餓人處○注傳道至怨德○說苑復恩篇述此事云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愼也此詩之所謂德無小者也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宣孟收德于束脯淮南謬稱訓僖負羈以壺飧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人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故其入人深

趙盾曰子名爲誰〔注〕後欲報之〔疏〕左傳云問其名居晉世家亦云問其名

曰吾君孰爲介〔注〕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興此甲兵豈不爲盾乎〔疏〕注介甲也○詩鄭風淸人云駟介彭彭傳介甲也大雅瞻卬云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釋名釋兵甲云甲亦曰介史記衛世家太子與五人介注引賈逵云介被甲也

子之乘矣何問吾名〔注〕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盾免去不望報也〔疏〕注之乘至報也○校勘記出子以上車矣曰鄂本以作已又出不望報矣云鄂本矣作也紹熙本亦作已左傳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注不望報也史記注引服虔注同晉世家亦云弗告說苑復恩篇與呂覽所記大同亦云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日對曰何以名爲然不若此傳所對之詳

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注〕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疏〕晉世家云盾遂奔驅而出驅車而出也○注明盾至見殺○鄂本悅作說紹熙本同下傳民衆不悅亦同繫露滅國上云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士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伯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爲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盾爲賢人者左傳云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晉世家云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弒易是也

趙穿緣民衆不悅起弒靈公〔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趙穿殺靈公晉世家盾昆弟趙穿襲

殺靈公於桃園注虞翻曰園名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攻本或作弒北堂書鈔引作煞靈公煞即殺字殺亦音弒釋文僖九年左傳可證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是也釋文作不說與鄂本同

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注〕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疏〕晉世家亦云而迎趙盾穀梁傳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注招使還○注復大夫位也○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荅即復大夫位晉世家亦云盾復位家語正論作未及山而還杜云晉竟之山按晉語陽處父及山而還韋注山河內溫山也是時晉已啟南陽竟及于河未及山即所謂亡不越竟也杜注殊混晉世家亦云未出竟公羊以盾之罪在復不討賊其出竟與否不及記也○注即所至責之○即上傳曰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是也○注傳極至不臣○正以穿爲盾宗盾出穿弒穿弒盾反而自反其位處穿如常是時成公未立盾之復位誰實使之其不臣之跡顆而易見故注極言臣不可不臣以責之也通義云晉侵于子之邑而穿爲之士將是其人素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爲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會子曰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於手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孔氏之論極正而左傳韓獻子猶曰宣孟之忠則當時已無眞是非董狐所以爲良史也然左傳謂趙宣子爲法受惡亦非孔子語

而立成公黑臀注不書者明以惡夷獋猶不書剽立疏左傳云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注黑臀晉文公子晉世家云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按晉文不應娶周女蓋周大夫女也○注不書至剽立○剽立在襄十四年彼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矣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正以不書黑臀立亦以起夷獋之無道也通義云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獋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弒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術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按衛完見弒亦必立嗣春秋何以書晉立以見篡正夷獋失道前後不見故於不書黑臀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取

向事在上四年公比如齊卽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又如齊是也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宣伐莒向後比再加齊謀伐萊

冬十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三終

于汝蒸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七年盡九年

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疏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主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則此當與彼同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書日月者彼注云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彼書日月之義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疏杜云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閒鑿石通道極爲險隘俗名萊子關

秋公至自伐萊疏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大旱注爲伐萊踰時也疏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疏大事表云傳云盟于黃父杜注黃父卽黑壤蓋二名爲一地矣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滄水所出

八年春公至自會疏毛本會誤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疏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魏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疏注據公至言乃○卽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復又不言乃也

有疾也注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爲難疏注乃難辭也○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下傳云乃者何難也因難故緩亦爲緩詞周禮太宰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乃緩辭也是也

何言乎有疾乃復注據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爲有疾無惡疏注據公至無惡○卽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是也按

勘記出乃復弑貺云閩監毛本弑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爲弑遂誤改此爾紹熙本亦作殺

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輸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故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赦當誅遂當絕疏注聞喪至代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駿之謂當使上介攝彼享文賓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蓋出竟未遠遇有私喪君或使人代之若已至彼國當終其事聘禮所載是也彼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鄭又云已有齊斬之服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皆與此徐行不反之義相足禮記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爲不能即反故先成服也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何氏知君當使人代之者風俗通愆禮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是也繁露精華篇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以喪至責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正義哀十五年傳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舊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過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重責之也○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介攝其命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謂俟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達君命足證有疾俱不得反矣○注赦不至當絕○以赦非有疾無所難故不得言乃與此異也赦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惟不俟君命遂爾反閔故當絕輕於赦也舊疏云遂違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弑君而宣公不以爲罪直以當時行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辛巳有事于太廟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八日下壬午月之十九日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爲禘直不過時祭而已

仲遂卒于垂疏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魯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卽隱八年遇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注據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注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何以不稱公子注據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疏注據公至子也○卽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是也彼季友加字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子故據以難鄂本無也字貶曷爲貶注據叔孫得臣卒不貶疏注據叔至不貶○上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然則仲遂得臣皆合貶彼得臣乃不去氏示貶故難之爲弑子赤貶疏通義云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稱字但加字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柰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

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注據翬終隱之篇貶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疏注據翬至中貶○卽隱四年翬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傳翬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十年夏翬帥師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其事也據此例則遂宜於文公薨後子卒前貶也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注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疏注此解至赤也○卽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是也未踰年君尚未改元是年編於文公貶則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注元年至貶也○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注嫌爲喪娶不成其文也彼本宜去公子起喪

娶嫌爲弑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明界在喪娶限內又若爲喪娶貶弑君意亦不明故此注與元年注相足也○注公會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如齊下無也字當據以訂正卽上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又卽書云公子遂如齊若不書公子則是公會齊侯于平州遂如齊嫌公遂矣○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坐上無八年二字云閩監毛本同誤鄂本公遂下有八年二字當據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復貶之矣彼廢棄君命有疾卽還本宜坐貶若去公子則仍嫌爲坐有族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翬助桓篡弑人篤卽不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弑而於宣貶者正以於子赤則無年遂之罪重不得令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悉皆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注貶加至絕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蓋嬰齊爲遂子宜稱公孫而稱仲嬰齊是爲歸父後爲遂孫矣孫以王父字爲氏宜氏仲故也故先於遂卒加仲與仲嬰齊稱仲相起明嬰齊所氏之由也大宗不得絕者通典引石渠禮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宗子已有

一嫡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宜帝制曰聖議是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按禮喪服齊衰期章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甯云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按禮傳所云自謂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不可絕小宗也祖易於上宗曷爲下何云小宗不絕小通典引鄭志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何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道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後如田所言亦可謂仁至義盡矣○注地者至禮也○校勘記出地者絕外卒云鄂本作地者卒外此本絕術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于垂者正以卒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不言絕舊疏云欲道公子季友之文皆不地所以卒於外則地之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

故也聘禮述聘使死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成節乃去又曰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又曰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王氏士讓儀禮紃解云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注曰者至樂也○舊疏云失禮鬼神例日也按傳聞世大夫卒有罪不日無罪日故叔孫得臣卒不日此而日故解之通義云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辛巳則祭日非卒日也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訃至遂卒賓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識猶釋之義乃顯○注書有至張本○舊疏云時祭之禮初夏作之卽是得時不書之例而書之者爲下不去樂張本故也而言有事者禘不合書是以但言有事爲下張本而已似若文二年注云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而已之類按不似書烝嘗明者嫌禘祭非禮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

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愼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注禮繹至神爾○毛本繼誤祭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左傳注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禮有司徹目錄云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爾雅釋天繹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詩疏引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左疏引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詩大雅序絲衣繹賓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國語魯語宗不具不繹韋注繹又祭也唐向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禮記禮器云爲祊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此繹祭于辛巳繹于壬午可爲繹祭於明日之證不灌地降神者正祭有禘此繹主爲尸作故不須灌地降神也正祭尊如天子九獻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鬯尊用黃目是君用圭瓚酌黃目之鬯夫人以璋瓚也旣

擯之後則出迎牲祝殺蓋灌在尸入之後也人道宗廟有灌
天地至尊不灌莫稱焉亦作祼皇侃論語義疏云先儒舊論
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
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按郊特牲云周人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注謂以圭瓚酌鬯始
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
灌尸之事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
灌尸是灌人之事按正祭尸者神象則灌尸卽灌神無二事
也○注天子至殺也○舊疏以天子至賓尸爲春秋說文絲
衣箋又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云繹祭之禮主爲賓
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
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
之賓尸耳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
西方失之矣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
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
正義釋宮云閍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于
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于外故知在外也
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祊
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
於其堂也祊於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二者
同時也又云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
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二是繹祭之時設饌於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六　六

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按春秋爾雅詩序皆但言繹不言祊是
其大名曰繹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
祭儐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經有司徹下云徹室
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
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
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引此引爾雅文按天子諸侯之繹
與大夫儐尸異者儐尸在祭日繹在明日儐尸於廟之堂繹
則於廟門之祊儐尸但有獻尸而不祭繹則又祭故名曰繹
又卿大夫儐尸卽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云致尸俎是也繹祭
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堂徂牛鄭箋以爲祝牲周禮牛人凡
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謂
皆禮之異於卿大夫者郊特牲又云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
時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繹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
神非一處也卿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室故儐尸於
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祊之異者詩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
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
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
鄭注索求神也此正祭之祊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文承
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熟之後是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
於祊卽此禮器云爲祊乎外注祊祭之明日繹祭也此繹祭
之祊也郊特牲祊之於東方疏有司徹疏以索祭祝于祊爲
明日繹祭之祊誤胡氏培翬儀禮正義疑郊特牲祊與繹對

言明亦正祭之祊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西以神位在室之
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繹當在廟門
今乃在廟門均爲失禮之事耳此經言繹言祊言朝事明是
三事鄭乃繹與祊牽合爲一解之恐非按胡說亦近是此實
尸者上大夫禮有司徹又云若不儐尸注謂下大夫也其牲
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其牲同者如牲亦用羊豕魚六十五
之類其異者尸七飯以上皆同祝侑尸八飯後見其異也此
賓尸卽禮之儐尸儀禮校勘記儐徐本作賓按通篇儐尸之
儐或作賓或作儐諸本互錯據經文作儐當以儐爲正賓儐
或古字通用吳氏廷華云徹而儐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也
是也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祭子
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注室
事祭時堂事儐尸是也其上日宴尸則無文特牲於尸卒食
三飯後僅有獻賓眾及旅酬無算爵諸節無儐尸之禮宴尸
者或祭畢而酬宴之又殺於下大夫之不儐尸者也○注必
繹至之至○舊疏云畏敬先君之尸而爲之設祭則焦有遇
誤也周禮牛人注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
祭於廟明日繹祭在廟門之西室祭義注此時君牽牲將薦
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
東房薦韭菹醢菹儐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尸酌天子
諸侯之繹也按繹祭禮亡以少牢有司徹證之其儐尸之異
於正祭者埽堂設籩皆堂上之事也與正祭籩與與異賓尸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六　七

迎尸與大夫正祭不迎尸異儐尸有侑與正祭有祝異儐尸
先獻後薦與正祭先薦後獻異儐尸鼎三與正祭鼎五異儐
尸牲體進腠與正祭牲體進下異賓尸魚橫載與正祭縮載
異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後與正祭主人獻尸
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異以上陳祥道斷之最詳故備
錄之儐者禮之之意繹爲儐尸之事明因昨日祀先祖良勞
之故次日復儐禮之也○注殷曰肜周曰繹○爾雅釋天周
日繹商曰肜郝氏懿行義疏云肜者融之假音也書之高宗
肜日絲衣箋云商謂之肜釋文肜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
言融與繹但訓長是融繹義同詩疏引孫炎曰肜者亦相尋
不絕之義公羊注肜者肜肜不絕是皆以肜爲融故左氏隱
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肜肜李善注融與肜古
字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問祭之明日又祭曰肜見於尚書
爾雅而說文肉部無肜字或謂肜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
舟部有肜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卽高宗肜日之肜玉篇肜
訓祭又訓舟行足證肜釋字从舟不从肉此必顧野王元本
非唐以後儒者所能附益古音肜當爲余箴反轉爲余弓切
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曰肜者相尋不絕古人音與龠協
以尋訓肜知古音肜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聲也按
錢郝二家之說極爲精當而音當如錢讀舊疏云郭氏爾雅
其下仍有夏曰復昨之文而何氏不言者正以諸家爾雅悉
無此言故不引之○注繹者至質意也○舊疏云祭尊于繹

欲道今日所尋繹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之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因而不絕形形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正道近而不尊故曰質意也按兩漢諸儒說殷周異制多主質文立說必周秦相傳皆義魏晉以後無有知之者矣○注祭必至爲尸○禮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子也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孫有北面事尸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以少牢特牲皆在室之奧主人於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也鄭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然則北面事尸亦惟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南面爲尊也天子諸侯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天子以卿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蓋天子用內大夫則以卿其侯伯入爲卿士者亦爲尸以侯伯七命王朝之卿六命相等也不以三公者詩疏引白虎通云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不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卿蓋亦避嫌之義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卿大夫爲尸於君事也男子取諸同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彼謂虞祭之時若祔後則夫婦共尸取諸同

姓之適也其非宗廟之祭則不必同姓詩疏引石渠禮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者亦可曾子問云無孫取諸同姓可也是也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不爲尸注尸必卜筮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父者矣曾子問又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又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夏立至六尸○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注夏禮尸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殷廟無尸但有主也記又云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夏質殷漸文周彌文也

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疏詩邶風簡兮云方將萬舞箋萬舞干舞也疏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孫疏亦云萬舞干戚也羽籥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此孫氏破毛傳義也○注干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廣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干盾也書牧誓云比爾干傳干盾也禮既夕甲盾干笮注干楯也方言注干扞也詩周南兔罝公侯干城傳干扞也周禮春官序官司干注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注萬者至云爾○舊疏云春秋說文詩簡兮正義云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氏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通義云謹案萬舞有奕見下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

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爲禹以萬人治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篇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篇內各紀開國功業故夏時或詠治水事殷周各詠其服天下之功云爾

籥者何籥舞也注籥所吹以籥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疏注籥所至之長○文王世子注羽籥舞象文也周禮春官序官籥師注籥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萬入去籥注籥所謂也籥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故知爲節舞者也通義云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一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似公羊舊說有以萬爲羽舞者矣或爲衍字

其言萬入去籥何注據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疏注據入至言名○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

去其有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之也疏惠氏棟周禮古義云大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按占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

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釋樂器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禮記明堂位少儀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焉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用葦後世用竹故爲笛類與吹以節舞故爲有聲者也○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鄂本無也字此誤衍

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疏〕注廢置至人語○周禮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通義云謹案左傳廢六關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爲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詞廢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貨殖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爲置如徂之爲存苦之爲快亂之爲治去之爲藏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注〕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疏〕

通義云知其不可祭而猶祭但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按此爲譏其萬入去籥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爲而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爲之也穀梁傳以其爲之變譏之也注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据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疏〕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云仲遂非禮也卿卒不繹注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誄之以行通典禮四云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注有事至廢繹○校勘記云鄂本疊卒事二字此因重文誤脫當据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證上卒事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今按紹熙本疊卒事二字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昭十五年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思

痛不忍舉然則未卒事者卒事已卒事者不繹故此書猶繹穀梁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注言入至時書○舊疏云欲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注凡祭至事可○校勘記云毛本下祭字空缺鄂本可作也按疏標起訖作凡祭至事可按紹熙本亦作可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疏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社稷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令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然則未殯與啟殯後反哭前雖郊社之事亦不行矣故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曰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避之孔疏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既有常日自啟至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啟至反哭日相逢則五祀避其日也然當未殯以前親始死之際更

非大斂之後郊社之祭恐亦不宜親行當時應有權禮不可知也曾子問又云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期功之喪皆廢祭矣天子諸侯絕旁期而大夫以下亦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若諸侯者與諸侯爲昆弟之爲國君者此二等功之喪或亦廢時祭與

戊子夫人熊氏薨〔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日熊氏左傳作嬴氏顧氏炎武唐韵正一東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嬴正義不得其解乃云一人自兩號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傅元濟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政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黿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字書作郎王劭曰古人讀雄爲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晉師白狄伐秦疏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今之花苗紅苗黑玀玀白玀玀各有其種類
耳

楚人滅舒蓼疏穀梁蓼作鄝釋文鄝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荆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鄝舒庸
之屬彼釋文與穀梁釋文同左傳桓十一年云將與隨絞州
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釋文蓼音了
本或作鄝同文五年傳楚子燮滅蓼注蓼國今安豐蓼縣釋
文蓼音了字或作鄝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
本又作鄝音了說文邑部鄝地名从邑翏聲晉大康地記蓼
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郾縣界故胡城是潛研堂答問說
文鄝即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
偃姓皋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注皆不明言其地但云廬江
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閒今江南
廬州府舒城縣爲古舒城廬江縣爲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
縣之境水經注決水篇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
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
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
顧炎武云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
當自是一國名傳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
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鄖陽宜

昌界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彊楚之應疏包氏
愼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爲
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據歷
八月二日亦爲甲子或經月有誤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
衍同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
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
宋見下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五年傳伐鄭勝晉即下九
年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十年晉人以下伐鄭冬楚子伐鄭
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爲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
鄭伯肉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
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
曰中國精奪也毛本以於改于郢本強作彊紹熙本同五行志
下之下蕫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于嚴王
遂張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弒之禍內皆未安故
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閒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
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
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
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
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鶉尾壽星之閒十二次之分鶉尾楚
也壽星鄭也故曰楚鄭分故所應多在楚鄭
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荆楚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疏左氏作敬嬴古頃敬同韻包氏愼言云十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疏注熊
氏至妾子○通義云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不
繫氏楚以熊爲氏羋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鬭氏之屬乃可更
以熊爲姓耳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楚其
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其子曰熊麗歷熊狂熊繹至春秋
時熊惲是爲成王皆以名配熊蓋鬻熊姓名熊子孫以熊
爲氏也鬻从䰜米聲蓋即羋字錢氏坫說文斠詮說也楚女
或稱羋左傳文元年江羋是或稱熊此頃熊是也僖八年用
致夫人注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
公使用爲嫡其即頃熊與

而者何難也疏通義云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穀梁傳云足乎日之辭

也柩以己丑日出次日中始克葬是其難也

乃者何注問定公日下昃乃克葬疏
注問定至克葬○校勘記出謂問云鄂本無謂字此誤衍毛
監本昃改昃非下同閩本與此同疏中亦然即定十五年九
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舊
疏云言乃之經不干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
葬而乃異文是以連而問之

難也注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說文丂曳詞之難也象气出難○注禮卜至遠日○禮記曲禮
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練祥事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
辟不懷也注懷思也正義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
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爲雨而葬亦是不懷其親欲得早
葬故事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則何氏引禮證難
義亦宜同禮記王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庶人禮節減少
得從權也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
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
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禮也然則
日食且止柩聽變矣其雨止爲禮可知○注不克至其君○
卽曾子問哭以聽變之義卜日而不得成禮故爲重難之詞
也

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

晉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

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

疏注言乃至而淺○穀梁傳而緩辭也定十五年穀梁傳乃急辭也二文相對爲緩急猶此之相對爲外內淺深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乃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云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作而復明亦以乃與而分難易也古讀而乃二字音近義通俱爲語詞釋燕禮及大射儀大夫不拜乃飲注並云乃猶而也是也經傳釋詞云乃與而對言之則異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也散言之則通又云詩杕杜而多爲恤言乃多爲憂也鄉射禮曰而錯言乃錯也檀弓曰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故堯典試可乃已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曲禮卒哭乃諱雜記乃作而史記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漢書蒯通傳乃作而傳二十八年左傳而乘軒者曹世家而作乃○注下昃至言乃○決定十五年經也彼注云昃日西也下昃晡時此始日中猶緩故曰而至下昃則去晚近故爲重詞言

乃以葬須見日也○注孔子至情也○論語顏淵篇文今本作爲之難鄭注訒不忍言也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云依何氏意似訒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其爲之也非出於得已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國牛憂之情見於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中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訒而行之蓋訒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也按包氏說於公羊義極合蓋雨不克葬直至明日之日中或日下昃乃葬推仁人孝子之心必有大不忍於其親而難終事或者聖人即推仁孝之心於事之緩急分詞之難易故或日而或日乃也明皆不得正日故重難也○注雨不至葬禮○通義云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壙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則當卻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昔魏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死爲欒水齧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按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

雨止左氏說小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愼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異者彼疏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對爲雨止若其己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是孔氏本此而又小異者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按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御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其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毛氏奇齡春秋傳云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即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爲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士官師者豈周禮在啓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輔綍碑窆儀注既繁厥葆荼蚤工力復曠定非帷蓋莞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冒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偶失不誠此非蓑笠苫蓋所得遮蔽其罪反也按仙民之說本誤會傳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通義說謂發引至于

壙天子諸侯亦不爲雨止草率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啟以前雖庶人亦爲雨止不得責其僭禮也○注孔子至葬也○論語爲政篇文雨則不得行禮故請之不克也○注魯錄至深也⊙舊疏云欲道外諸侯葬無不克之文者以其恩淺也○注別朝至葬也○釋文莫音暮鄂本莫作暮紹熙本作莫毛本作暮非下並同監本日誤目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注侵晨夜則近姦寇又云爲無日而惡作是其見日而葬之由也朝謂日中莫謂下昃也舊疏云朝莫猶早晚

城平陽

疏杜云今泰山有平陽縣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按魯有兩平陽此係東平陽也西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本鄒邑爲魯所取水經注洙水篇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又西經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漢書地理志作東平陽晉志作新泰晉武帝元康九年改元和郡縣志晉武帝

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爲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爲何平陽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注月者西田○即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注不就至得正○決下十年公如齊不月也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彼爲朝天子之禮何意以諸侯亦然上五年公如齊此復加齊是爲合古惟五年之中再朝不盡合五年之數故僅爲近得正也是以書月以見其善十年公復如齊是爲大數不得有善文且取濟西田亦無所爲善故不就十年月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喪之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

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元駮曰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竊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開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則鄭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衆殊則似唯魯不得出朝會矣通典又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三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詆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舊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耳然則宣公無譏或以其爲妾母喪與適典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illegible]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鄭元答曰春秋所

義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善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善亦常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譏於禮然則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說究不得如嫡母重也○注孔至至合禮○知和而和見論語學而篇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爲之於孔子後儒未達斯義楓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徵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按如漢藝文志引小道可觀蔡邕傳引致遠恐泥後漢章帝紀引博學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爲孔子說苑修文篇引恭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以閔子之言爲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語此章爲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謂大小國皆書以和爲貴也然朝聘會盟皆須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類宣公今年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爲不以禮節之矣有國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爲禮之用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論家義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地也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邑

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疏注亟疾也○爾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亟行禮記少儀小飯而亟之箋傳注並云亟疾也○注屬有至葬數○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見也去年十月未加禮今年七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賻襚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會葬言之[illegible]未期[illegible]故取諱亟之義強故也必知

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是也通義云亟屢也魯鄰于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為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按邾婁取邑與魯自文十四年後未見搆兵自文七年取須朐後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加孔義也○注上有至明矣○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不必加禮故注推言之也○注末期至葬數○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僖公之薨在僖三十三年十二月葬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會葬時數之在三年內與此相似也若數公卒則四年矣此頃熊𦨮在去年夏亦過期也故亦繫會葬諸事言之

八月滕子卒〔疏〕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為特衰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疏〕補刊石經左傳九月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九月無辛酉十月之八日八月之七日也杜亦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六　十八

以九月無辛酉

扈者何晉之邑也〔疏〕通義云杜預以為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地穀梁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據陳至不地○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云曷為以二日卒之慽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卒于會

故地也〔注〕起時哀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故地危之〔疏〕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注起時至危之○襄二年遂城虎牢傳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伐喪也又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明當時有乘危伐喪者故書地以危之也

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者

故奠也〔疏〕注左右至會也○通義云欲見杞伯戌卒于會者是竟外之辭卒於封內猶皆臣子視境外之會危少愈故不如杞伯戌書如會也雖卒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難誤所於作于○注出外至最輕○云死於師尤甚者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是書于師者危甚辭舊疏云時衰多窮危伐喪師者用兵之處而君死焉故言于師著其危甚於會次之者郎定四年杞伯戌卒于會是也舊疏云與人交接之處或相劫詐未可知若柯之盟曹子劫桓公之類是也而君卒焉故言次之如人國次之者如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如作於當据正按舊疏亦云云於人國次之者作於也郎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之屬是也舊疏云正以時多背死向生而君卒於竟外似有掩襲之理但於主國有賓客之道是故又以為次矣於封內最輕者此經是也雖左右皆臣民究有外國之人亦有危理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也故亦書地示危不得臨同國內也陳侯鮑卒不地甲戌日亡己丑日死而得不知何地且不於會仍在封內也昭十有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不與人會地者彼注云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為戒是也死於外有於師於會於人國於封內之別則危有輕重故殊而書之也○注不書至奠也○校勘記出故篡也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故字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其篡明者書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六　十九

葬莊九年書齊小白入于齊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僖四年書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以立入皆篡辭故也篡不明者不書葬此及夷吾是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注〕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酉月之十六日辛酉乃癸酉之前十二日上月之癸酉不誤即九月之辛酉其誤審矣○注不書至瑕也○郎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是也咺有罪故止書瑕通義云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也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疏〕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作洩今左氏本作洩大戴禮三本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通義云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死何氏膏肓以為泄冶無罪是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

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家語子路初見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僞考就左傳引孔子語傅會爲此泄冶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據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即異姓之臣見君淫亂若是不盡一言謬效卷懷開天下巧猾之端非聖人教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泄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者同爲得罪名教之語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四終

子汝棻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年盡十二年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磨改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據歸讙及闡齊已取不言我疏注據歸至言我〇釋文作俾云本又作鄁校勘記云閩監毛本鄁作俾按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冬齊人歸讙及僤亦取之我晉而來歸者不言我故据以難

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注據有俄道疏校勘記出未絕於我也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又出曷爲未絕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〇注據有俄道〇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據正舊疏引桓二年傳云至乎

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彼注云俄者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則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爾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謂來十年何言未絕於我乎故難之若作我字據意不明

齊已言取之矣注齊已言語許取之疏爾雅釋詁已此也言齊此言語許取之也莊子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也淮南道應訓已雖無除其患言此畢不除其患也

其實未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猶爲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物例皆時疏注其人至於齊〇何氏以義言之也〇注不言至取邑〇舊疏云元年注云亦因惡齊取其賂者賂當坐取邑者正以惡逆之賊天下共惡齊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從律行言許受財之人故云當坐取邑耳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爾來十年仍不已見宜有禮還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誠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責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按舊說非是此注云不當坐取邑謂魯不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舊解謂恕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誤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爲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未之齊也〇注凡歸至皆時〇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是也歸物

坊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衞寶是也其哀八年齊人歸讙及僤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辰據麻爲月之三日賈服解經日食或有在三日者此類是也賈氏精於四分法定非臆造劉歆以爲二月二日朔亦同沈氏欽韓云元志今麻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注與甲子至累食○即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是也故注云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師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彊楚之應此爲楚盛中國衰故爲事重日累食著異也五行志下之下云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弒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均與何義殊劉歆以爲二月魯衞分臧氏壽恭推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二日丙辰在奎入度

己巳齊侯元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書乙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衞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謂崔

杼曰今君出自丁是崔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爲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夭夭生杼按夭見僖二十八年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

其稱崔氏何〔注〕據齊高无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疏〕注據齊至奔名○即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是也○注連崔至采邑○即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問嫌崔爲采邑矣

貶曷爲貶〔注〕據外大夫奔不貶〔疏〕注據外至不貶○舊疏云即上引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

譏世卿

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云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當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鄭釋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衞若其舉族盡去之爾是鄭氏爲公穀調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遁詞乎又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拼六子之辭獨以民人爲吉何君一語眞可解頤鄭不兼五子之病乎左氏以爲非其罪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之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尙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二十五年傳謂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後世爲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夭見諸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非徵者矣何得以名不見經爲嫌故劉氏箴膏肓評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不亟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微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月詩刺尹氏大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弒其君光之禍春秋至敵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按之春秋世卿之禍最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於世卿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傾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爲兵連禍結重兵害衆之故但不爲大惡爾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見譏此復譏崔氏故解之也○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

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即得所以不於僖二十八年衞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弒君之禍著明於出奔故也按孔子當齊景悼之世益已逆見有齊其爲陳之禍故於齊特著之與晉亦大國後亡於世卿不於欒盈等書氏者彼各有所主稱氏不明故不得氏且欒書弒君在先春秋未著與杜漸防微義不能相起也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疏〕○注不言至朝聘○舊疏云正以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疏〕舊疏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爲下癸巳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巳月之十日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注〕据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疏〕注据叔至稱季○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不繫王不稱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配字不言王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又叔服王札子皆王之兄弟故据以爲難也
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疏〕注子者至明之○穀梁傳其曰王季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剌其早任以權也是也其王子瑕弃晉天王殺其弟年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故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弃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云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雖尊內亦得言

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按本紀以定王爲匡王之弟則不得謂爲先君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不必從內錄尊敬辭也子卽王子公穀義同亦不必爲加殊之辭○注著其至親也○舊疏云以其稟氣於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弟故曰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蘱〔疏〕左氏穀梁作繹按蘱字廣韻在十八隊爲脂微等部之去聲在繹廣韻在二十二昔爲魚模等部之入聲古韻不同部之去聲不得相通段必有一誤杜云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按文十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繹則繹爲邾婁都邑不得取之恐二傳誤也通義云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朐日者與於公取
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蘱役重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貜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敗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按城平陽取根牟及蘱事見上八年冬九年秋取應與董劉旨大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卽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庫贍振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疏〕注民食至振乏○校勘記出贍振乏云鄂本乏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作之周書文傳解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糴匡解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

無鐘鼓凡美禁畜不皁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下驚熟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稟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裨民畜牲牛羊○注哀公至與足○見論語顏淵篇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疏〕杜云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故長平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陵夷陵之爲辰陵猶夷儀之爲陳儀也水經注消水篇消水又東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連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鄗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甯縣西六十里○注不日至信辭○正以不信日小信月大信時故也明王法討徵舒見下憂中國卽

斥討陳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亦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疏杜云欑函狄地○注離不至狄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隱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是也通義云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注下發至言之○舊疏云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據下入陳稱子疏注據下至稱子○即下楚子入陳是也貶曷爲貶注據徵舒有罪不與外討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疏通義云謹按蔡人殺陳佗從注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討也繁露楚莊王篇楚莊王役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注辟天至惡見○正以非天子命不得外討故貶也昭元年傳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此討陳夏徵舒嫌無貶文故必貶以起不與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注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疏注雖自至與也○此就傳文不與外討申言之傳言不與外討嫌內討得與故復拼之明此特因楚非外討故就言不與外討爾通義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弒君之賊內討亦與故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檀弓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也知此傳文不與自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夫是也曷爲不與注據善爲齊誅之疏注據善至誅之○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月者善義兵又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也彼慶封脅齊君亂齊國猶善楚子之討故據以難實與注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則是稱人以執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言殺故云與討賊同文舊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矣穀梁傳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注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沈氏欽韓云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弒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可爲中夏羞也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

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時不伐疏校勘記云昭十一年疏引作臣弒君子殺父益弒字本皆作殺後改弒君而仍殺父耳白虎通誅伐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論語曰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御覽引書大傳云諸侯之義非天子命不得動眾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弒君弒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恆弒君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弒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注與齊至同義○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傳繁露楚莊王篇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

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
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爲
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
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
慶封須先伐
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
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
丁亥月之三日○注
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人例書時傷害多則
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
轘諸栗門因縣陳注滅陳以爲楚縣史記陳杞世家已誅徵
舒因縣陳而有之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事也惠氏士奇春秋
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
入陳於後而進討賊於前蓋先褒之而後貶之先褒之者以
爲陳人力不能討齊爲大國晉爲盟主亦長養殺君之賊而
晏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
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爲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
之人皆知稱人爲貶而不知稱人爲褒討賊稱人人者言人
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穀梁傳云入者內勿受也日入
惡入者也彼以納二子書日惡莊王爲異○注復出至貶文

○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
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
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
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乃復封陳杞世家亦云申
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爲賊弒
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
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
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
重一言是其納善事也通義云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
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以義兵也舊疏
云春秋之義以納爲篡上辭而言爲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
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即言納二子於陳故知
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按何注謂下言納善者即謂納諫
不取陳事下猶後也見大雅下武傳舊說以下納善爲善其
納公孫甯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善文也書日
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箋云日
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疏二傳甯作寍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据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
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疏通義云据剽及接菑
蒯聵之等皆納使爲
君○注据納至納也○定十四年衞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
年晉趙鞅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是上有出奔絕文故下言納
是納爲已絕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之爲見任大
夫而反言納也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亦無頓子出奔文
言納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正以小國出入納
不兩書也子糾亦無出奔文言納者彼爲其不能納書也入納

公黨與也注徵舒弒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
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
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弒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
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疏
注徵舒至黨與○何氏以意言也上年左傳云二子奔楚世
家同明其如楚訴也杜云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
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强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
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
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劉氏解詁箋云傳
言二人黨惡即詩刺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

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弗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
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
于陳矣按二子爲公黨與非經傳所與故書納非善辭也然
楚子存陳之善自不可泯當別論之杜預之說自不可從○
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若書徵舒絕之宜云陳公孫甯儀
行父出奔楚矣○注主書至存陳○舊疏云美楚能變悔改
過謂之入陳是也以遂前功討徵舒是也○注不繫至可知
○舊疏云欲決哀二年納衞世子云云繫衞是也左疏引賈
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
禮也解詁箋云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
絕之於陳也亦本賈義穀梁疏引麋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
其淫亂明絕之也其說亦通彼疏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
于陳故省文耳則即何氏義按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輔
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
臣之道不可亦
不以納爲善辭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据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
葬疏注据惠至子葬○即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
卓下即云夏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君子辭

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無所復討也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注無所復討也○通義云恕陳臣子力不能討假手於楚而討之也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弒賊不討不敢葬父弒讎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按傳意似怨陳臣子無所復討兩舊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責其臣子也楚莊本討賊而殺之徵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注從至罪故○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舊疏云何氏作膏肓以為泄冶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為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注從討至見矣○注義書葬兼二義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怨辭一則泄冶有罪

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注不月至略之○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通義云不月者泄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解詁箋云何氏膏肓以為泄冶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冶當去葬故不足也按孔劉說皆通穀梁注引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怨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也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從餘臣子恩薄略之亦以責靈公也甯儀行父雖有訴楚功特公黨與耳故書納以起內弗受之義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邲鄭地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滎口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於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於邲即是水也京相璠曰在敖北方輿紀要其地蓋即滎口受水之處今在河陰縣而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管城縣明初省入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為邲水即今之汴濟水於此又兼名邲即楚戰處說文邑部邲晉邑非是

大夫不敵君疏繁露王道篇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偪也適敵通禮記樂記注適讀為無敵之敵是也

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注據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疏注據城至貶也○即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是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疏注不與至惡晉○舊疏云不與至禮也但作一句連讀之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亦為一句連讀之通義云言不以晉人為直而善楚子為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為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衄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得臣囊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弃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舊作一句連讀者非按繁

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又觀德篇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為禮避楚莊也則繁露亦似作一句讀謂不與晉之得與楚為禮也所以為反之也舊疏云內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敘晉於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鄭皇門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甯得殊之既不合殊卽晉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惡晉也

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據城濮之戰貶得臣者不與楚為禮疏注據城至為禮○彼注云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雖不言不與為禮不與可知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注勝戰勝皇門鄭郭門疏注勝戰勝○經義述聞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應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

曰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太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而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按戰勝固克何氏本其由言之○注皇門鄭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吳氏曰諸侯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為門名皇周邑蔡走王所之道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注鄭遠郊門下文云人自純門縣門不發當是近郊門則皇門當內城門矣史記注引賈逵云鄭城門

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疏〕注路衢至之衢○爾雅釋宮云四達謂之衢左傳至於逵路注逵方九軌曰逵郭注爾雅云交道四出定八年疏引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炎云交通四出蓋衢為四道交錯之名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周禮保氏注說五馭有舞交衢是也釋名釋道云齊魯間謂四齒杷為欋亦取義於四也楚辭天問注九交道曰衢淮南繆稱訓注道六通謂之衢荀子勸學注衢道兩道也並與爾雅不合通義云放至也

鄭伯肉袒〔疏〕爾雅釋訓云襢裼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說文肉部膻肉膻也引詩膻裼暴虎今詩作襢詩大叔于田釋文襢本又作袒是也說文袒訓衣縫綻則袒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袒去裼衣按孫李不同郭注本李說如說文肉袒之袒當作膻李郭說是也袒去裼衣不見體亦曰袒當作但說文人部但裼也衣部裼但也是也則孫氏所說是也按袒與肉袒異禮鄉射禮注袒左免衣也謂袒去左袖露臂衣肉袒則見體矣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則肉袒體亦宜然左傳云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史記注引賈逵云肉袒牽羊為臣隸也

左執茅旌〔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疏〕史記始皇本紀贊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新序四引作左執旄旌韓詩外傳亦載此傳文執作把按作旄非是○注茅旌至祭者○任氏兆麟述記云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周禮大馭注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按男巫旁招以茅注招即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以為主按士虞禮祭于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之位注昭謂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之所在非為神主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此直以茅旌為神主也○注斷曰藉○周禮司巫及蒩館注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

承藉謂若今筵也禮士虞禮云苴刌茅長五寸注苴猶藉也又云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以藉祭也苴刌茅者謂刌茅以為苴而置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也故謂之藉刌者斷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也藉義同苴說文艸部蒩茅藉也周禮甸師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苴亦以藉祭鄉師共茅蒩鄭注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蓋斷茅以用者為藉名曰苴或作蒩凡甸師鄉師司巫士虞禮說文所記皆是也○注不斷曰旌○經義述聞云謹按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蒩館鄭注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是茅之藉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據也茅為草名旌則旗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按茅當讀為旄旄正字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為旌爾雅注旄首曰旌李巡注旄牛尾著干首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旌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鄭注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紀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郷風二子乘舟傳作稱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家蓋其白旄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為旄節也漢書蘇武傳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即旄旌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旄旌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据借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从毛聲茅从矛聲古毛聲矛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髦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髳如蠻如髦之髦牧誓作髳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嚴氏春秋也較何氏本為長按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又左傳云前茅慮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蓋古有此制今不可考矣茅旌鸞刀皆祭祀所用示不能有其宗廟之意若謂執旄以自比行人則執鸞刀又將何為乎惠氏士奇禮說云蒩說者以為藉祭之物而祭之用蒩非徒藉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幭即肆師之表齍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即左傳之羣屏攝也皆以蒩為之一共之鄉師一共之甸師而司巫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館一作包然則茅之為物薄而用也重矣鄭伯左執茅旌蓋以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動仁人孝子之心也鄭眾亦云屏攝束茅以為屏蔽韋昭以屏為屏風攝為要扇非是○注用茅至至意○詩邶風靜女自牧歸荑傳荑茅之始生也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易大過疏云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是也說文艸部茅菅也

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疏〕注鸞刀至有鸞○禮

記郊特牲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又祭統云鸞刀羞嚌是鸞刀為宗廟割切之鸞刀矣釋名釋兵云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鸞刀之鸞當作鑾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鑾和並車馬之飾鑾刀亦取象和鑾法其有節故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鸞刀傳鸞刀刀之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鸞即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是和鸞皆鈴也其分別環鋒未知何有本否○注執宗至自首○舊疏云言已宗廟將墮滅斟酌在楚耳故言自歸首矣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也云血良者禮器云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又云血毛詔於室灌地迎神後取血及毛告神為先也**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注諸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已有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疏注諸侯至曰朕○禮記曲禮記諸侯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正義寡人者言已是寡德之人也其寡與鄰國諸侯言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

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曰寡小君取義同也朕者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斷上朕我也古者尊貴其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此古天子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隱三年疏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稱不穀○注良善至有過○詩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良善也說文亩部良善也無善即有過也○注言已至莊王○邊垂猶邊陲也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陲韓詩外傳作垂說文土部垂遠邊也从土𠂹聲猶稱執事之屬也故不敢斥莊王**以干天禍**注干犯也謙不敢斥莊王歸之於天疏注干犯至於天○國語晉語云則上下不干注干犯也史記管蔡世家乃背習干宋索隱干謂犯也楚辭謬諫恐犯忌而干諱注干觸也觸犯義同言天禍者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為天所佑是也**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餘疏注沛焉至有餘○毛本若誤者文十四傳文也漢書禮樂志沛施祐注沛然泛貌也後漢書袁術傳沛然俱起

注沛然自恣縱貌也又李固傳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注沛然覽廣之意又耿純傳況沛然自足注引何氏此注云沛有餘優饒貌自引者以意增減非有別本也蓋沛訓為大故沛然為有餘之意怒有餘曰沛然力有餘亦曰沛然故引文十四年傳喻之也新序沛焉作咊焉廣雅釋詁怖怒也自是怖字於此無涉**辱到敝邑**注遠自勞辱到於鄭也諸侯自稱國曰敝邑疏注遠自至鄭也○韓詩外傳作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注諸侯至敝邑○隱四年左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之屬是也**君如矜此喪人**注自謂已喪亡疏注新序作君如憐此喪人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故死謂之喪失位亦謂之喪昭二十五年傳喪人其何稱檀弓喪人無寶即大學之亡人也皆言如已喪亡之義也**錫之不毛之地**注境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疏史記鄭世家云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注境埆至肥饒○公羊問答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墝埆之處漢書食貨志注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墝埆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黍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引此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按左傳隱三年澗溪沼沚之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

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蓋凡地所生者皆曰毛故古今注云地以名山為輔石為之骨川為之脈草木為之毛其五穀亦毛之一載師令民種植故據桑麻言也何氏此注亦舉其重者言之墝者說文作磽石部云磽磬石也漢書賈山傳地之磽者注磽确瘠薄也孟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磽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磽埆薄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磽埆淮南原道田者爭處墝埆注墝埆讀人相墝椓之墝墝埆疊韻字畢舉則墝亦訓埆淮南修務訓肥墝高下注墝埆也楚語瘠磽之地注磽确也是也趙注孟子云墝薄也墝埆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夫以自安疏唐石經耋作耊○注六十至稱老○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按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耄字誤耳經義雜記曰徐疏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曰耆不作耋故下云或者此耋字誤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耋豈徐彥所見本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徐所見本蓋即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

十稱耋之異同後人轉寫訛八爲七耳八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許鄭義不遠曲禮有曰耋二字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失之矣何氏六十以上稱耋之說與犍爲舍人爾雅注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當以八十爲正也按爾雅釋詁耋老也詩疏引孫炎云耋者皮膚變黑色如鐵也邢氏義疏云耋說文及釋名俱本毛傳以爲八十易釋文引馬融注及詩正義引左傳服虔注並云七十曰耋釋言云耋左傳正義又引舍人云年六十稱也杜預僖九年注從服虔何休注從舍人是耋無正訓故爲六十七十八十之異要爲老耆之稱則同故爾雅以耋爲老也○注綏安也○詩周南樛木云福履綏之傳綏安也小雅南有嘉魚嘉賓式燕綏之箋綏安也○注謙不至自安○釋文索舊本作策音索通義云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耋老謂其卿大夫按左傳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是已自等俘臣故何氏謂不敢多索丁男也孔義未安

請唯君王之命【疏】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云云又曰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

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皆與此詳略互見

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注】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爲惡言【疏】注是亦至之辭○正以楚莊誘罪於不令之臣故爲謙不斥鄭伯之辭○注令善也○詩小雅湛露云莫不令德箋令善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臯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夏本紀作巧言善佞人是也○注交易至惡言○校勘記出數往來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音朔按屢數音義同易繫辭下傳交易而退亦謂彼此交互變易故有往來之義也讀書叢錄云交通作狡狡猾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爲狡猾輕慢之言說文傷輕也一曰交傷其卽本此按洪氏說亦可通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注】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疏】舊疏云若祭統云請君之玉女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然則此言玉面者亦美言之也按史記陳丞相世家如冠玉耳亦謂美也

○注微喻至於此○通義云微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此遜辭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而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微至於此卽是赦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掘單退舍何訓微爲小而加積言語三字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抑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按何意以微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爲言自是重複且彼不過謙不斥鄭伯誘過臣下之辭何爲數數言之王義以微爲無亦迂不如孔氏較爲直捷

莊王親自手旌【注】自以手持旌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疏】韓詩外傳作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注自以至旌也○通義云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爲旌按書牧誓右秉白旄以麾周書克殷解武王乃手大白以麾左傳桓十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白旄以先然則白旄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爲旌節載之武車則爲師節司馬法候伯鑿臺注伯師節是也亦曰武節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是也古文伯帛白通康叔封衛分以少帛卽武王之小

白也○注緇廣至曰旌○皆爾雅釋天文舊疏云其間少有不同者蓋所見異或何氏爲之校勘記出緇廣云解云今爾雅釋天緇作緇字按此則何注本作緇廣充幅當訂正又出加文章因旗云旗當作旂疏同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旂又注監毛本作註非疏同按釋天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舊疏引孫炎注緇黑繒也與何本作緇義合說文㫃部旐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引周禮曰縣鄙建旐如郭義帛全幅廣二尺四寸爲旐其長八尺也蓋用黑色緇故爾雅作緇旐畫龜蛇屬北方色宜黑又禮記檀弓設旐夏也旐從夏制知黑色矣鄭注周禮引爾雅云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於緇下增布字布充幅廣二尺二寸非何義也釋名釋兵云龜蛇曰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光也釋天又繼旐曰旆何氏增如燕尾三字故郭彼注云帛續旐末爲燕尾者也舊疏引孫炎云帛續旐末亦長尋詩云帛旆央央是也說文云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釋名云白旆殷旌也以帛續旐末也雜帛爲旆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蓋以雜色帛言之何不言帛當從同也亦作茷詩疏及釋文旆俱作茷左傳之蒨茷是也旆正字茷段借也釋天又云有鈴曰旂郭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周禮司常云交龍爲旂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卽何氏所云加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鳥曰旟郭云

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李巡云以革爲之置於旐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李郭所本也詩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按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則孫氏所本而說文云錯革畫鳥於上所以進上眾旟眾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旟則又置革而兼畫矣御覽引爾雅舊注云刻爲革鳥置竿首也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旄首曰旌郭注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疏引李巡云旄牛尾牛尾著干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說文云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堂位云綏有虞氏之旌也注云注旄杠首所謂大麾不言析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釋名云析羽曰旌旌精也有精光也綏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纍纍然也故謂之綏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爲綏未知然否釋名又云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爲旟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義並同

左右撝軍退舍七里

疏 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南子覽冥訓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注撝揮也公羊問答曰或以爲郎用鄭伯之茅旌以撝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臆說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撝之注撝揮也舍次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部麾旌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麾故許以旌旗釋麾段借之字作戲淮陰侯傳項羽本紀皆曰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麾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坶誓曰右秉白旄以麾小雅曰麾之以肱按此之撝卽彼之麾也莊王卽持旌以左右撝軍也說文手部撝字下以手指撝爲別一義蓋以手指撝者作撝以旌旗指撝者當作麾也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此云七里謂退次於七里外爲平也故新序作麾軍還舍七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史記稱嚴王退舍卽用此傳不必謂三十里也

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

注 南郢楚都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

疏 通義云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注南郢楚都○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史記楚世家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注不能至其言○正以諸大夫不二千里而言數千里皆甚言之辭以動王滅鄭也

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

注 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亨者曰養

疏 校勘記云廝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廝改廝非注同按紹熙本亦作廝新序雜事篇作斯役死者數百人○注艾草至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注韋昭曰析薪爲廝漢書揚雄傳跞屣輿廝注廝破析也又嚴助傳廝輿之卒注廝析薪者廝亦或作斯哀二年左傳去斯役易旅斯其所取災王粥注而爲斯賤之役是也方言官婢女廝謂之振注女廝者婦人給使亦謂之振玉篇廝使也賤也斯訓爲析故謂析薪者曰廝此艾草與析薪事相近故艾草爲防者亦曰廝其實廝爲賤役之通稱淮南覽冥訓廝徒馬圉注廝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謂賤役者也廣雅釋詁廝賤也廣韻廝養也漢書嚴助傳注張晏曰廝微也是也史記蘇秦列傳廝徒十萬索隱廝養馬之賤者則廝與扈同矣正義又以廝爲炊亨供養雜役則又與養同總之爲雜役之名故不必有定詁也艾草爲防者詩小雅車攻篇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爲防釋文芟作艾穀梁昭八年傳艾蘭以爲防注防爲田之大限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止舍其中所謂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是也明行軍亦宜然也役者說文殳部役戍邊也引申之服使賤者皆曰役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楚辭大招云不歡役只注役賤也周禮甸師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注役爲給役也又與祀徵役於司隸而役之注役之作使之又罪隸掌役百官府注役汲其小役汲水漿亦賤者事對則異散則通不必爲汲水漿者專名焉扈者惠氏棟云閔元年僕人鄭扈樂卽圉人華圍人卽養馬者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曰扈從又云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蓋扈圉同部字閔正字段借也扈爲隨從服役之稱故廣雅訓扈爲使亦不必專爲養馬者也養者後漢書劉元傳竈下養注引此傳炊烹曰養傳下脫注字也易說卦傳兌爲羊釋文云虞翻作羔集解載虞注女使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作陽注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與炊亨之義合陽卽養之借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養主給烹炊者也史記注引韋昭云炊烹曰養見陳餘傳下蓋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虞氏易作羔經義述聞謂羔當爲羔借羔爲養也稱養之養通作羔犢爾雅羔斐之羔通作養也其實亦役使通稱故廣雅亦訓爲使史記秦始皇紀監門之養索隱養卽卒也是卒亦稱養四者通爲役使之稱對言之則各別耳書費誓臣妾逋逃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注臣妾廝役之屬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蓋卽廝役扈養也戰國策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廣雅釋詁廝扈養役使也孫子作戰篇注養二人主炊墨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

人守城法或有婦人蓋亦給使炊烹役與通義云謹按司馬
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厮汲
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厮養卒蘇林曰厮取薪者也古厮與
斯通詩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扈圉也傳言厮扈樂是也
漢書兒寬爲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兒爲養以爲無家
女行賃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毛本亨作烹俗字　今君
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注無乃猶得無疏新序雜
事篇今
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鄭世家云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
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楚世家云楚羣臣曰王弗
許左傳亦曰左右曰
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
四方注杅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杅穿皮蠹乃出
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
行爾俞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滅有鄭
恥不能早服也疏注杅飲水器○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杅音
于舊疏云其音于若今馬盂矣舊說云杅
是杅字若今食器矣按今音作于則舊說非校勘記云按說
文有盂飯器也杅槾也所以涂也然則古經皆叚杅爲盂公

羊問答云問注杅飲水器說文盂飯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杅
卽盂之叚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尸子君如
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員則水員按後漢書引方言盌謂
之杅又呂強傳注盂椀屬也亦作盂禮記玉藻出杅注杅浴
器也既夕禮注今文杅爲桙蓋爲盛水之具也故玉藻疏云
杅浴之盆也是也新序作盂荀子君道云槃圓而水圓杅方
而水方按此與既夕皆飲器與玉藻浴器別名同物異也
○注穿敗也○說文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中通故引伸
義也○注皮裘也○說文皮部剝取獸革者謂之皮按經傳
稱皮多指有毛者言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小行人璋以皮
注並云皮虎豹皮禮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注皮虎豹之皮又
云乘皮設注儷皮麋鹿皮也孟子梁惠王篇事之以皮幣注
皮狐貉之裘儀禮士昏禮儷皮注皮鹿皮是皆據有毛者別
之若無毛者謂之革故此言皮裘也○注蠹壞也○國策秦
策云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又云有漢中蠹高注並云蠹害
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器物者也左傳
襄二十七年云財用之蠹注蠹害物之蟲本所以壞物
因謂蠹爲壞襄三十一年傳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是也○
注古者至有鄭○通義云杅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
有餘也此與漢書云聚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
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
伐鄭致有損喪固其所也○注恥不能早服也○毛本能誤

得
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注篤厚也不惜杅皮之費而
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利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
本同閩監毛本于作
於是也新序雜事篇云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韓詩外
傳是以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新語云故君子篤於義而薄
於利○注篤厚也○詩大雅皇矣云則篤其慶箋篤厚也又
唐風椒聊云碩大且篤傳篤厚也爾雅釋詁篤厚也按說文
二部竺厚也又馬部篤馬
行頓遲竺正字篤借字也　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注本所以伐
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
義不順杅皮疏注本所至土地○校勘記出耳字云閩監毛
本同是也鄂本耳作爾按此卽左傳云怒其
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是也　告從注從服從疏
注從服從○昭十一年左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
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卽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
從之將退注從猶服也是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禮記郊
特牲云從人者也注從謂順其教令謂鄭服從也左傳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楚世家亦有其語鄭
世家云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不赦不

詳注善用心曰詳疏注善用心曰詳○公羊問答云詳者祥
也古字通爾易視履考詳虞注詳善也
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修身篇則可謂不詳
少者矣注詳當作祥按周書皇門解以昏求臣作威不詳又
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孔注高注並云詳善也
易繫辭下傳虞注吉事爲詳詳之本義爲詳審凡从羊之字
多取義於吉與善故詳爲善用心也或詳卽祥之借新序雜
事篇作告從而不赦不祥也韓詩外傳作人告以從而不舍
不祥也是也繁露王道篇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
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
强不凌弱下云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見天下諸
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意謂春秋美楚莊爲其以質待諸
侯故大之
以救文也　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注何日之有
猶無有日疏新序雜事篇云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蕃之及吾
身何日之有矣韓詩外傳亦作吾以不祥立乎
天下災及吾
身何取之有　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注荀林父也疏既猶已
也猶論
語憲問篇既而曰之既也已爲語終詞書洛誥云公言予往
已是也結上楚子服鄭事也左傳楚世家敘晉救鄭俱在潘
尫入盟子良出質後故左傳云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
還是也鄭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

遲比至河楚兵已去荀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故此以既字括之也通義云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爲客晉爲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注荀林父○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鄭世家云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者林父奉君命故也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疏注荀林父請戰○按左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惟先縠欲戰此云林父請戰者林父主帥故也左傳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故注順其文謂荀林父請戰也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注國大衆彊疏新序雜事篇云晉彊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韓詩外傳亦云晉彊國也道近力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諸大夫厮役死者是疏注久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淹留也留故久晉語云振廢淹離騷經日月忽其不淹公章注王注並云淹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銍艾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是淹久事也○注諸大至者是○正以上子重云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君請

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注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於天下疏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曰不可彊者吾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韓詩外傳同通義云言避晉將爲天下羞按左傳所記與此小異左傳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於王曰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是也令之還師而逆晉寇注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言寇者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疏注言還至戰也○左傳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注言寇至寇虜○通義云晉稱寇者敵國辭按春秋惡晉傳故寇晉也莊王鼓之疏周禮鍾師掌鼙鼓縵樂注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今彼注脫一之字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援桴而鼓之韓詩外傳同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注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隋舟中身隋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

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新序雜事篇云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將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韓詩外傳云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左傳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注時晉至而死○此何氏推度當時情勢言之不必有成文也校勘記云邲本度作渡按下注云使得過渡邲水去也作渡字此誤○注可掬至曰掬○杜云兩手曰匊釋名釋姿容云掬局也使相局近也詩唐風椒聊云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又小雅采綠云不盈一匊傳同小爾雅廣量兩手謂之匊舊注一升也考工記疏引小爾雅云二升爲匊二匊爲豆豆四升則一匊亦最名古律度量衡乡取法人身盞一手爲溢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也禮喪服傳注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盞一手一升稍強兩手則二升也胡氏承珙小爾雅義證云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贏一手之盛足有此數則一匊不過四合也說文勹部在手曰匊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掬注掬手中蓋以手掬之則作匊若訓爲兩手之掬則當作臼說文臼叉手也从E彐手指相向兩手之象形也○注禮天至特舟○爾雅釋水文也說文引此四句作禮蓋古禮經文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

邵公引爾雅釋文而稱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文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爲叔孫通所取入故白虎通引釋親文稱爲禮親屬記風俗通引釋樂文爲禮樂記則禮記中有爾雅信矣詩大雅大明云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以爲後世法是也造舟者郭注爾雅云比船爲橋詩疏引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舊疏引爾雅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也與孫李郭皆異因造有至訓附會爲此說耳郝氏懿行義疏云蓋比併其船加板於上孔穎達謂即今浮橋是也方言舫舟謂之浮梁閑居賦云浮梁勸以揆度皆其義也至其並船之數釋文引郭圖云天子並七船按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若以諸侯四大夫二士一推之則天子當並六船也按郝氏用孔疏謂即浮橋是也造舟始於文王文王親迎太姒造舟爲梁造猶作也蓋文王剏作之制後世定爲天子法故名造舟其七船六船或定禮後彌加彌文未必文王造舟即有此制也維舟者郭云維連四船詩疏引李巡曰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舊疏引孫炎云維連四船音義曰維持使不動搖也蓋連繫四船不致散離孔穎達謂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

耳方舟者郭云併兩船詩疏引李巡云併兩船曰方舟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从水作汸方言云方舟謂之潢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為潢荊州人呼杭音橫按方潢併舫杭航音義同也方之初義為併船之名引申之凡方皆訓併如車不併方軌謂不得併軌也禮鄉射記不方足謂不併足也其詩周南南有喬木云不可方思邶風谷風方之舟之傳並用釋言文訓方為泭者爾雅又云庶人乘泭注併木以渡蓋編木以渡與併船相類故俱可名方方舟為大夫制詩所詠不必大夫故也則對文異散亦通矣特舟者郭云單船舊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是也此及毛詩傳說俱不引庶人乘泭者所見本異或所引不具也說苑復恩云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並不引士特舟是其例也

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注〕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疏〕與鄭世家莊王還擊晉鄭反助楚破晉軍於河上稱晉君義同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立威行嫉妒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為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陷水而佚晉寇〔疏〕通義云綴晉師令得逸去也以上並申明與楚子為禮之事○注佚猶至去也○爾雅釋言逸過也廣雅釋詁逸過也國語周語是有逸罰注逸過也逸佚通亦作軼文選蕪城賦佚周令注佚與軼通廣雅釋詁軼過也是也新序雜事篇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亦作軼○注晉見至其事○校勘記出以求二人云鄂本作上人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上舊疏云即上十一年討夏徵舒是其行義也討陳既衛鄭人遂服是其功立威行也救鄭雖解者晉師未至之時楚師已解去非謂晉人擊之令解也猶擊之不止者謂欲一迷而擊之非謂已擊也繁露竹林云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如而也義與何氏合也○注言及至楚爾○校勘記出大臣及君云鄂本大作以此誤大字剝改當本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繁露玉杯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之例在下者惡故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傳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故書齊於下以要齊傳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於廬

伐者為主齊宜為主而與宋為主者彼傳云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故退齊於下此亦楚在下嫌楚不直故解之為其以臣敵君其罪已著不嫌楚曲明晉之汲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注陸戰至晉寇○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此與僖二十二年戰於泓同義彼注云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是也隋說文肉部云裂肉也又土部陸云敗城自曰陸篆文作墮繫傳云今俗作隳隋水謂落水也宜陸之借字白虎通號篇云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韓詩外傳載此事末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皆與公羊大莊王之義合穀梁家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也非聖人善善之義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寅月之十日杜云蕭宋附庸國大事表云杜注沛國蕭縣今江南徐州有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有功封為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為宋邑水經注獲水篇又東過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及南三面側臨獲水故沛郡治城南舊有石橋高二丈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地理志沛郡蕭云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注日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今乃書日故解之也言屬上有王言謂適上文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患今反滅人為過深矣是故書日變於常例故曰深責之耳通義云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疏〕杜云清丘衞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有清丘高五丈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衞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山在曹州府菏澤縣西南三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方輿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通義云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衞孔達也大夫而專同盟於是始故壹貶稱人

扶之

宋師伐陳〔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陳者按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

文弨曰賈氏所闕當并衛人救陳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衛人救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五終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三年盡十五年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左氏穀梁作伐莒二者必有一誤

夏楚子伐宋

秋螽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令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卽上十年冬書饑是也歸父會齊人伐莒見上十二年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疏穀梁作先穀唐石經穀梁亦作穀彼釋文云穀戶木反一本作縠知唐初穀梁本有作縠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注日者至父也○舊疏云正以曹爲小國卒月葬時卽昭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之屬是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榮與君父共所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尊榮其父也校勘記云元本同閩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喜時爲子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注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疏注月者至食之○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

葬曹文公〔疏〕通義以上月為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宋者善內為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為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疏〕注宋見至善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是春秋之例凡盟會地與國初者皆主國與盟也今宋見圍不得與會可知而地以宋故解之知宋不得與者以下五月始書宋人及楚人平故也如此書者正以善內為救宋行會有見人之厄則矜之意春秋美其志故書于宋若宋已與會然所以養成其善也○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類是也○注不嫌至可知○舊疏云舊云見刺者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按平事見刺者即傳宋人及楚人平傳云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是其平事見刺也魯以春會楚子至夏宋楚始平明魯未能解宋圍故不嫌與實解宋同文也舊疏引舊說疑之浦氏鏜云之疑非字誤按此經方以于宋善內何有刺之通義云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彼引杜云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非何義何注彼云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為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是二者文同義異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注〕據上楚鄭平不書〔疏〕○注據上至不書○即上十二年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于路衢鄭伯肉袒云云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是其平事也

大其平乎己也〔注〕己二大夫〔疏〕注己二大夫○謂華元子反專己為平故曰己也後漢書王望傳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本此大義也

何大乎其平乎己〔注〕據大夫無遂事〔疏〕注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語大夫不得遂今云大其平乎己二者義反故據以難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疏〕舊疏云考諸舊本或云軍有七日之糧爾七日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即云更留七日盡此糧而不得勝將去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七日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定本是也

於是使司馬子反〔疏〕通義云子反楚右軍將公子側也

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注〕堙距堙上城具〔疏〕校勘記出闚宋城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闚改窺非韓詩外傳載此文堙皆作闉○注堙距堙上城具○校勘記出土城具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上公羊問答云問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之法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傅其城也按左傳襄六年注堙土山也蓋於城外積土而高乘以登城者築土為之故从土作壘也說文作垔訓為塞引書鯀垔洪水今本作堙與此義為虛實之分也左傳云登諸樓車史記注引服虔云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亦堙之類堙蓋用土築之附

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疏〕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疲極曰憊說文心部𢡀憊也漢書樊噲傳又何憊也注憊力極也易遯彖傳遯有疾憊也釋文引鄭注困也又既濟憊也釋文引陸注憊困劣也謂困困極也困極事見下

曰何如〔注〕問憊意也

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注〕析破骸人骨也〔疏〕左傳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語與此同唯以華元入楚師為異然不若公羊之詳情勢亦不合杜云爨炊也用此傳也說文火部炊爨也方言爨齊謂之炊韓詩外傳作爨下同○注析破○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析劈也廣雅釋詁析分也淮南俶眞訓○析才士之脛注析解也說文木部析破木也故詁析為破也○注骸人骨也○左傳釋文云骸本又作骨廣雅釋器骸骨也說文骨部骸脛骨也說苑復恩云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是骸即骨也故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呂氏春秋行論篇並引作骨

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如所言〔疏〕注雖如所言○禮記大傳注云然如是也言雖如是所言也

吾聞之也圍者〔注〕古有見圍者〔疏〕聞圍者韓詩外傳作吾聞圍者之國

柑馬而秣之〔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蓄積〔疏〕校勘記云唐石經秣作末柑當作拑按紹熙本亦作秣从末韓詩外傳柑作箝○注秣者至口中○公羊問答云說文秣食馬穀也今借作秣按成十六年左傳秣馬利兵注秣穀馬也禮部韻略釋疑引字林云秣食馬穀詩小雅鴛鴦云摧之秣之傳秣粟也又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周禮太宰七日芻秣之式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漢書魏相傳禁秣馬酤

酒吔積注秣以粟米飲馬也。注柑者至畜積。釋文云柑以木銜馬口公羊問答云後漢書崔寔傳方將柑勒鞬鞠以救之注引何氏此注柑與鉗通後漢書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按此經注柑字皆當作拑說文竹部箝籋也从竹拑聲又金部鉗以鐵有所劫束也从金甘聲又手部拑脅持也从手甘聲後漢書單超傳上下鉗口注拑與鉗古字通漢書袁盎傳注箝籋也又五行志注拑籋也又江充傳注鉗鑷也以木擊馬口如鉗故曰拑或作箝拑鬼谷子有飛箝篇注云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蓋拑箝鉗皆可惟不得作柑柑乃果名也吳氏經說云柑从木釋文唐石經並同而說文無柑木者某从木从甘訓酸果與柑馬素無涉爰雲謂柑當止作甘卽銜也甘銜古今字以金置馬口中曰銜行馬則銜之止馬則卸之故銜从金行聲甘說文作甘从口含一象口中有物形正銜在馬口中象也古文一字兼數義者甚多則甘卽柑之本字明矣說文拑脅持也鉗以鐵有所結束也此謂持以手束以鐵若口之含物然故从手从金銜馬口所銜不能銜物古卽有以木爲之者不當从木柑俗字也馬口有柑則不能食置粟馬前示敵以粟有餘也注謂以粟置馬口中非是按注意秣本飤馬之名故云以粟置馬口中也因有柑銜其口故須人置之也此本權以示敵有蓄積爾

使肥者應客注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注猶曰何大露情疏

論語子路篇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引孔子注曰情實也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戴其情高注情誠也太露情卽誠實之謂也韓詩外傳是作今今與是皆指事之辭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注矜閔疏注矜閔。詩小雅鴻雁爰及矜人傳矜憐也華嚴經音義引字統云矜恤也書呂刑云矜我一日釋文引馬注矜哀也方言矜哀也齊晉之閒曰矜秦晉之閒曰哀哀憐皆有閔義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僥幸疏韓詩外傳二厄字皆作困同。注幸僥幸。國語晉語云武不行而勝幸也又荀子王制云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注並云僥幸也按後漢書鮑永傳誠慭以其眾幸富貴注幸希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希幸之也希所不當希曰幸小爾雅廣義非分而得謂之幸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也盜猶言幸災樂禍也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疏左傳寡君使元以病告是卽以情告子之事也司馬子反曰諾注諾者受語辭疏注諸者受語辭。廣雅釋詁云諾譍也說文同詩魯頌閟宮云莫敢不諾箋諾應聲也荀子王霸云刑賞已諾注諾許也許卽受語辭也文選傲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相然許之辭也勉之矣注勉

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疏注勉猶至守之。呂覽達鬱篇臣乃今將爲君勉之注勉勵也小爾雅廣詁勉力也勉勵力皆有努力之義故法言孝至篇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注云勉勵也左傳昭二十年爾其勉之注云勉謂努力也方言猶勉努也注勉努者如今人言努力也是也故古詩十九首內有努力加餐飯李陵與蘇武詩有努力崇明德皆勉語也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注反報于莊王疏注反報于莊王。國語晉語反使者注反報也史記禮書反其所自始正義反猶報也反卽訓報故云反報也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已憊疏注雖已憊。范甯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言雖是憊也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注意未足也疏經傳釋詞云而猶乃也言然後乃歸也莊十三年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言歸何言國乃曰歸也論語泰伯篇而今而後言乃今乃後也注言意未足者謂但會宋憊不足也志在必取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

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疏毛本子誤則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注區區小貌疏注區區小貌。廣雅釋詁區小也又釋訓云區區小也文選朱浮與彭寵書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李注區區言小也襄十七年左傳宋國區區釋文區區小貌漢書楚元王傳豈謂區區之禮哉注區區謂小也又楊王孫傳何必區區獨守所聞注區區小意也區有小義故區區爲狀辭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注先以諾受絶子反語疏注先以至反語。孟子梁惠王篇公曰諾注諾止不出此亦諾止不取之義恐子反仍諫故也舍而止注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疏注更命至去計。左傳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左傳敘於華元見子反前爲異說文亼部市居曰舍漢書高帝紀欲止宮休舍注舍謂屋舍也太元去舍彼枯園注舍居也周禮司戈盾及舍注舍止也築室而止故亦詁舍爲止韓詩外傳無諾舍而止通義云先勉受子反語言將舍宋止而弗攻以此爲莊王語非何義雖然注雖宋已知我糧短疏玉篇虫部雖辭兩設也經傳釋詞然詞之轉也莊王雖勉諾子反而意仍不然吾猶取

此然後歸爾〔注〕欲徼糧待勝也〔疏〕注欲徼糧待勝也○此亦何氏以意測之通義云繼乃道王本意終非舍而止就其德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爾夫七日不去楚糧亦絕何以使宋內潰故云徼糧待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疏〕白虎通諫諍篇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明人臣三諫不從宜去子反楚公子故不從仍返國也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注〕大其有仁恩〔疏〕左傳華元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似是華元要劫爲盟與此詳略互見蓋盟在先反報莊王在後也繁露竹林篇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閉故大之也是卽何氏大其有仁恩之

義也繁露又云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閉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脩之意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論矣反覆大子反之義極爲平允韓詩外傳云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是亦公羊義也此皆大夫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皆誤其按紹熙本亦作皆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注〕據大其平乎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爲罪月者專平不易〔疏〕注言在至稱人○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嫉子反於彭城兮注嫉呂忱字林音佳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嫉蓋亦譏刺之意謂二子專平之美不歸於君故也繁露陽尊陰卑篇云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又五行對云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注等不至道也○校勘記出等不勿貶云疏標起訖亦作等不勿貶言與不勿貶相等謂貶也此本勿作物誤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勿莊十九年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彼公子結不在君側故得言遂此與彼殊故雖貶大夫專平不書遂也舊疏云若言遂當言楚圍宋宋華元楚子反遂平于宋矣然子反亦不得書字貶言遂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屬是也○注以主至罪也○正以遂者專事之辭此主書者雖大其平仍坐其在君側行遂事也○注知經至爲罪○通義云平例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酬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潮舊疏云爲文實貶者皆以時無王霸諸侯專事雖違古典于時爲宜是以春秋文雖貶惡其實與之卽信元年齊師云云救邢貶齊侯稱師刺其專事不言狄人滅邢而爲之諱見非實與是也按此專坐在君側專事爲罪非謂無明王方伯專事罪之故直貶稱人以起其專無爲實與文不與故經無與文也○注月者專平不易○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注不書月者易故也是不書月爲易則書月爲不易矣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頻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通義云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何氏無此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一日杜云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大事表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

按潞氏封域極廣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袤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潞何以稱子〔注〕據其滅稱氏〔疏〕通義云據赤狄君未嘗見按此爲氏與晉對舉故注云據其滅稱氏也孔改所據無謂

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注〕躬身〔疏〕經義述聞云謹按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也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歸義而無黨援遂至于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按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按王氏說甚允○注躬身○說文身部躬身也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繁露仁義法篇潞子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蓋亦以躬作身解雖

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注〕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疏〕注疾夷至稱子○繁露觀德篇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表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既來春秋列潞子之爵爲其慕諸侯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是其進稱子爲其疾夷俗也

而未能合于中國〔注〕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注未能至赤狄○若韶同中國當書晉師滅潞氏矣

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注〕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明不當絕當復其氏〔疏〕昭六年左傳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注言人亦不能愛女也又二十六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有也詩王風葛藟亦莫我有古以有爲相親愛之義故廣雅仁虞撫有也是也狄人不有狄人不相親愛也○注以去至進之○繁露王道篇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云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自詛即自阻也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繁露仁義法述此事又云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潞子能正我故進之也○注日者痛錄之○舊疏云正以凡滅例月今此書日故以爲哀痛而詳錄之耳通義云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然以隗子歸不書日也○注名者至國也○舊疏云書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彼注云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然則此書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通義云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也○注錄以至責之○僖二十六年注云書以歸者惡不死位是錄以歸爲責辭潞子去俗歸義爲春秋所聞本可不錄責而書以歸爲責辭正以其行進在可責之限春秋備責賢者之故也○注責而至其氏○舊疏云言其行既進明不當絕滅其國還當復其爵氏以爲國矣按此春秋與滅國之義也穀梁傳其日潞子嬰兒賢也論語述而篇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戴氏望注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潞子離狄內附稱其爵列諸盟會許其慕諸夏也按孟子滕文公篇吾聞用夏變夷者又曰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下引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是則春秋進潞子義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也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夫居尊卿之位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疏〕注天子至尊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桓四年注亦云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詩曰王謂叔父是也蓋謂既冠之後天子字而不名所以尊之也○注子者至明之○文元年注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故變文上札不稱王子札也上繫先王者知爲今王之庶兄矣校勘記出故變文上札云閩監毛本同此本上作王誤按紹熙本亦作上○注不稱至兄也○上十年天

上使士季子來聘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同母兄弟稱伯仲此但稱其字故起其為庶兄也所以分別之者隱七年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注主書至二人○舊疏云正以經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體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以權也通義云春秋文不空設皆為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是也○注不言至殺之○此明兼譏二子義也背疏云由其為下所推挈而殺之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居尊卿之位者正以稱其伯仲字知是尊卿耳○注大夫至得顧○毛本重作仲誤文十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是則大夫相殺稱人今此不稱人故解之云正之者舊疏云正之使稱王札故也所以正之者諸侯大夫欲分別弒君殺大夫故降稱人顧弒君重故也王者至尊無有弒理不必顧故大夫相殺不假降之稱人矣

秋螟〔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疏〕注從十至之應○校勘記出內計稅畝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計作議上十三年秋螟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未已此年又螟故注承上言之也歸父比年再出卽上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也稅畝見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十五年秋螽宣無熟歲數有軍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疏〕左氏穀梁作無婁按牟無古音之轉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公食大夫禮注無音毋釋文毋音牟方言一憮牟愛也韓鄭曰憮宋魯之閒曰牟杜云無婁杞邑大事表云公羊作牟婁蓋郘莒人取然此時已為莒邑杜注疑有誤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疏〕爾雅釋詁云初始也十行本作畞唐石經作畮閩監本作畝毛本作畆紹熙本亦作畞按說文作畮六尺為步步百為畮或从十久作畞鍇曰十其制久聲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疏〕孟子萬章篇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趙注今諸侯賦斂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注時宣至取之○毛本案改按五行志中之下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與何氏說合通義云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為一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為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按如所言則什一而貢猶是先王正法春秋何為責之與履字義亦不合穀梁傳謂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似亦與何義不同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趙注助佐公田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亦用公羊義也杜注左傳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亦非按彼傳云穀出不過藉謂不過藉民之力以取所出穀爾不當履民畝而稅之也似杜亦失傳意穀梁疏引徐邈說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耳與杜合亦非穀梁之義

初稅畝何以書譏

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疏〕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於公事是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彼當出魯韓詩此下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似正對碩鼠詩言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注〕據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畝〔疏〕注據用至稅畝○哀十二年用田賦是也

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

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疏〕注什一至公田○下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與漢書食貨志同是為一夫受田一百十畝百畝入己十畝入公是為以什與民自取其一蓋一在十之外也周禮載師職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據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也此傳稅法據諸侯邦國言蓋國地狹小役少賦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又周禮所記或是貢法通義云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善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耡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甿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莇耡卽以借釋之耤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大夫注云鄭大夫讀耡為藉杜子春讀耡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耡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于耡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為耡也許以周禮證七十而耡蓋其意同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曰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此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耡耤稅也耡字亦作莇又作助助與耤古音同聲孟子公孫丑為助而不稅卽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制度終不能明惟周禮司稼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故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自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考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下之謂蓋非通融之義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並用爲辨殆未然矣按如姚義似即宣公履畝之法謂又取二也猶爲杜說所牽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注孟子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其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

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宜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充宗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詞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家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夫爲九夫此自任鈞臺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擧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貢通人之論也鍾氏裒攷古錄云孟子之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能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致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邰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徹皆不離乎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按鍾氏說極爲明斷貢者以上言徹者取也以下言助者指其事言要皆

借民力什取一耳孟子不憚煩言者容當時列國井田已壞故特申明舊制極言貢不如助蓋時冒貢之名非貢之實若時尙沿殷周之舊何庸畢戰問哉且夏時興創貢法若如龍子所言豈神禹之所爲哉商君開阡陌之始所本有素矣周氏謂殷周之異一則八家爲井一則九家爲井一則公田在私田外一則公田在私田中何注據殷制故云以什與民自取其一周則取一在十中矣其說似亦可通王制疏云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圻內有參差統而言之皆什一若圻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竈廬舍亦是百畝之外別爲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十頃粱而貢十頃是亦什一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一稅一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

古者曷爲什一而藉〔注〕據數非一〔疏〕注據數非一○正以周禮載師有二十而一有十一有十二有二十而三有二十而五又論語顏淵篇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又孟子告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是輕重之數非一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

什一大桀小桀〔注〕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疏〕孟子告子下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尚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什稅一多於什一謂之大桀小桀舊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較之趙義爲長按此及下小貉大貉等語似當時成語故此傳及孟子書傳亦引用焉○注奢泰至桀也○舊疏引舊說云不言紂者近事不嫌不知按桀之與紂科取其一無定義也舊疏云所以不言紂者略舉以爲說爾

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疏〕釋文貉作貊論語衛靈公篇蠻貊之邦行矣亦作貊孟子又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趙注云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爲大子爲小貉也舊疏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亦不義也趙氏專以二十而稅一爲小貉亦泥益輕於什一即是大貉也不必至二十取一也尚書大傳又云少於什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什一而稅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伏氏以小大桀小貊大貊明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今書什正小大多得其正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

胥賦蓋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貊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貊與此皆疏同故詩疏引鄭志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什一故刺之亦即大貉小貉之類與○注蠻貉至稅薄○孟子又云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文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惡也此言蠻者連舉之爾史記匈奴列傳居于北蠻是北方亦稱蠻也又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明無社稷宗廟等也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幷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

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疏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民饑己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又取下編德惠寒而嗜慾重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序知此云頌聲作者正爲碩鼠詩而言公羊與三家詩皆今文故說相近濳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明證又濳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傾父刺行人之而緜蠻諷告上見序下見詩則碩鼠與履畝相連爲一事矣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與履畝稅而碩鼠作相對所以隱諱之也周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什一大貉小貉什一稅天下之正什一行而頌聲

作故周禮說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
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
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
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問也周禮
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
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
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
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徙而云上中下與
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
畮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是周禮與春秋
不必強合公羊舉其稅之正者言明為後世立法故也漢書
賈山傳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
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
聲作又王莽傳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
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皆本此
為說○注頌聲至致也○詩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
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
焉頌聲乃作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是頌者太平歌頌之聲也帝王之高致者舊疏云謂帝
王之行清高乃致頌聲故曰高致也舊疏又云文宣之時乃
升平之世也而言頌聲作者因事而言之故也何者文宣之
世乃升平之世言但能均其眾寡等其功力平正而行必時

和而年豐付而稅之則四海不失業歌頌功德而歸之
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春秋至本也
○舊疏云言春秋經與傳數萬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窮
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
則非一言可盡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稅畝之事
若稅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為本也繁露玉杯云春
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
妄言而得應於傳民以食為本故於此稅畝特著頌聲作之
故以見相須而舉相待而成也○注夫飢至陵弱○校勘記
飢寒並至鄂本閩本同監毛本飢改饑下及至同漢書食貨
志晁錯說上曰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
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
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
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鹽鐵論授時云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
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
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是即飢寒並至
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食貨志又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
而知榮辱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閒民則家給人足
都鄙廩庾皆滿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平準書又云當此
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

鄉曲是即強陵弱事也彊陵弱見隱三年左傳○注是故至
稅也○閩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又建步立畮正其
疆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
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
八百八十畝後漢書劉寵傳注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
歲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繁露爵國
云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
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八口之家者子女容有多
者舉其極言焉○注廬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
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
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為一頃八家得八頃
又公田八十畝廬舍二十畝共一頃是為八家而九頃也韓
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
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
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
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
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民
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劉寵傳注引井田記
又云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
十畝共為一井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趙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
也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

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公羊問答
問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有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
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
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二畝半也按廛即里也
何下注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
趙同不獨合於漢志王制疏引書緯云九家為井八家共治
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為廬舍井竈是也○注廬舍至市
井○劉寵傳注井田記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
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
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市為井交易而
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云謹按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
交易故稱市井段氏若膺釋地領云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
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縣事也此可證市井賦在國都言
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為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
汲之所又引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
將貨物於井邊售賣故言市井按因井為市蓋始於三代以
前初作井田時民情儉朴無非尋常食用故於井田閒交易
非必汲水之井也後世漸趨於文百貨交易必於都會眾集
之所因亦謂之市井孟子萬章篇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是
也○注種穀至葬焉○校勘記云食貨志無獲字此獲當作
哉獲者歟之假借字歟者許也又出文上發斂云閩監毛本

同浦鏜云工誤上按上同尚按紹熙本作工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又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盡心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食肉矣梁惠王又云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與何氏注同故周禮載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又閭師職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皆所以責民樹畜者也禮記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梁惠王趙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得服絲然則非刑餘者可絲服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

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韓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術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并不得攝盛矣故周禮閭師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蠶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髦老然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按此言老者不別五十六十七十之異統言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井田法行則不至有不煖不飽之患其非老者亦不必不衣帛食肉焉公羊問答云桑荻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蘿荻注即蒿也荻字當從穀梁作楸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千樹荻楸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荻字齊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種荻之文驗何氏直木讀穀梁也○注多於壬五畝○食貨志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農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孟子滕文公云餘夫二十五畝注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與何義合何云多於五口則不拘何

人故趙岐兼言老幼也食貨志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無注其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彼讀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室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注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畫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亦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而趙氏引以證孟子則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即孟子之受二十五畝者矣趙氏解遂人餘夫亦如之非謂必如受田百畝意謂上地里二十五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則五十畝矣未知何意然否○注十井至一乘○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包曰古者

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革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唯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諸周官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著兵法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曰司馬法今其書不傳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率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井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雖爲之說曰成之十里即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洫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皆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

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皆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甯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爵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之文皆可訓也按毛氏主包說與百里十乘正合以六十四井五百餘夫出一乘似亦過少昭元年注亦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故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并士十人徒二十人數之也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不過千乘亦與此不合○注司空至國家○校勘記出換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土彊國家毛本彊誤疆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林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注徙爲爰田易居平肥磽也彼之爰土即此之換土也爰土即國語晉語之轅田注引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僖十五年亦云作爰田彼之平肥磽即此之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左傳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換同音故畔換即畔援也說文走部趄田易居也段氏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三年一換土易居漢書食貨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爲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以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而立阡陌分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既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但在其田不復易居矣按何云換土易居與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趄田易居爰轅趄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之二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皆徧爲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

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意則同然不若商鞅之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之便民也周家亦唯鄉遂可行之若用井法八夫授地各有定則公田廬舍按口而給若年年更換不勝其擾且此入百八十畝者若有一易再易在其中則不容有此數則不得有此多夫窒礙種種恐非久計也○注在田至曰里○食貨志又云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注師古曰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也段氏說文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宣十五年公羊注一夫受田百畝廬舍二畝半孟子梁惠王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按許廬義與下廛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廛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即廛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遂人夫一廛先鄭云廛居也後鄭云廛城邑之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廛里者若今之邑居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云二畝半於廛曰二畝半以錯見互相足按今說文廛下作畝半焦氏不知所據何本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田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七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闈九軌又六鄉以至於三百六十宮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囚獄以上諸項處于王城之中必三分居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即入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有有地二十步即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矣愚按此說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按所疑甚是農人春夏赴田秋冬入城近郊猶可遠者若令歲歲兩移民力固不給亦何不惲煩因疑邑者必王城國城內近田隙地如令時之村落鄉鎮然虞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何必城內耶春夏耕作就田爲廬以便作息收穫以後聚居都會習法讀禮講武人學易於趨事也○注一里八十戶○食貨志云五家爲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二萬五千五百戶也本周禮為說與此不同韓詩外傳云八家為鄰則以鄰即井又與漢志異八十戶為里正合十井之數或當時十井之家聚集一區因而成里與此與里仁為美之里同不必拘五都之數又如十室之邑豈必四井之地乎蓋十井出一乘無事則校室講學有事則治兵振旅朝夕相親可守可戰衆家街其中遠近適其平古聖所為寓兵於農焉○注八家共一巷○說文𨞬里中道从𨛜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廣雅釋宮街道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街里中別道也此云八家一巷蓋一井之夫所共何氏亦以意言之無正訓也○注中里為校室○校勘記云毛本校改按按毛本作按避所諱全書皆然中里猶小雅之信南山之中田中用謂田中中里謂里中也廣雅釋詁云校教也本孟子為說校庠序皆鄉學名對文異散則通鄭人遊於鄉校即以校名不必專主夏曰校也詩鄭風青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因凡校量勤惰之處亦謂之校此校室是也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令民射于州序

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曰黨之庠州有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祿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牴牾真經術之文也然則此中里為校室亦即家塾之意不徒考校情勤出入其有不帥教者亦在所簡至十月事訖專為校學之所焉○注選其至乘馬○校勘記出辯護云辯當作辨辨即今人所用之辨字辨護謂能幹辨護衛也食貨志云鄰長為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鄰長即此父老里正也說文人部健伉也又犬部犺健犬也漢書宣帝紀伉健習騎射注伉强也伉健猶强健也强健故能辨護也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辨護也曰詩疏引中候握河紀云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辯護供射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按說文辨致力也史記項羽紀項籍常為主辨故今俗猶以幹辨稱人能矣護亦辨意晉書紀贈傳帝使謂贈曰卿雖病但為朕以護六年所益多矣護猶治也公羊問答又云問經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得服襍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

元乘馬訓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衣乘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非散民可知矣按書皋陶謨云車服以庸即命為士之義故文選注引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軨又或作不得朱軒皆與不得乘馬義同御覽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云云與尚書大傳同彼又云是故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陵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不犯也潛夫論浮侈篇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錦綵而乘車馬說苑修文云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眾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與象刑而民不敢犯亂斯止矣與韓詩外傳大同皆得乘馬事也倍田者蓋倍於凡民周禮載師職有官田注云庶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官王制注所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按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然則庶人在官其祿至厚者亦止同上農夫此云倍者蓋彼謂六鄉之府史胥徒以祿代耕此為擇之民閒能治田事

者同一授田故倍之以示異理亦宜然或何氏別有所據○注父老至之官○校勘記出父老此三老云鄂本此作比當據正又出庶人在官吏云鄂本官下有之字儀禮經傳通解同按紹熙本與鄂本同公羊問答云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注百官表云十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按何以漢制況古制也問答又云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即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即正也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彼之左右師蓋即此之父老里正也○注民春至城郭○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故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饋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注冬入保城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閭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

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舍也此易曉者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襍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止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畫地置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巨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推無城者可處農井若有城如費邑郕邑者所稱都邑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有據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保衍文或係脫防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廛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則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廛與國宅園廛農民所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廛混當之官吏之園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有邑則必邑中有里居乃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韋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名入保毛氏說未免于率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彰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還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八

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壘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千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廬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按毛氏倪氏周氏三家說各有是處農民田閒自有廬舍專爲耕作之需秋冬入保邑里大約皆近田而人民聚集之處亦容有城堡如今北省凡村寨皆有城垣闤闠是必舊有沿爲俗焉毛氏謂里宅無城者拘周氏謂里廬爲一亦不合也○注田作至得入○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白虎通辟雍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飾者有過通考引書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其謂造士塾者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向內塾北向也廟門體制全備此是里門未必定有四塾之制也○注五穀至月止○食貨志云冬民既

人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問荅云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知食貨志有脫字○注男女至其事○食貨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各言其傷越絕書本事云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思作詩也詩考引韓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序云勞者歌其事御覽引韓詩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爲文摯虞文章流別云古之作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漢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史記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蓋風雅多採自民閒雅頌多上大夫歌詠之作也故文中子薛收曰小人歌之以覺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漢書匡衡傳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所以厚性情而明人倫也蓋觀化自近始故陳詩可以知民隱也○注男子至四方○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文中子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此謂詩亡無采詩之官也食貨志云孟春三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八

獻之太師比其音律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丌部𨘢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求詩者卽班之行人記之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閱出男女歌詠書之節牘遷薦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辵丌辵者行也丌者薦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韓詩外傳昔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矣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正以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故聖人推已及物而四方周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息止也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陵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謂王者不采風將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彼以孟子之迹卽說文之逌故言此官不行也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人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楊答劉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又云翁孺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二書皆卽道人之事也逌輶道三字同音遒人卽道人楊劉皆謂使者采集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故許槃括之曰詩言也何則但云采詩也劉云求代

說使諸歌戲則詩在其中矣周禮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豈非楊劉所謂使者班所謂行人與說者雖殊可略見古考文之事為政之不外正名矣按何氏謂年六十云云未知所據○注十月至大學○食貨志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云若既收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傳云櫌勸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周禮黨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際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禮記疏引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教於州里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鄭之塾即此之校室同為教督之所故也○注其有至進士○校勘記出進士云鄂本進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造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左學命曰造士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即左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又云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按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注

此庠謂鄉學也而此云由鄉學移之庠者此鄉學即謂教於校室由里正父老移之州長黨正等故曰移於庠王制以庠序皆鄉學對國學言言各有當不相妨也○注行同至授官○食貨志云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王制云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明上德紬惡皆習射焉按有鄉射有大射鄭氏鄉射禮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又大射儀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以觀其禮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鄉大夫士即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義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擇之誤矣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曰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寓黜陟操諸侯之微權也按盛氏褚氏俱極分晰益因祭而射以擇士此大射之一事其立意仍在擇賢否定黜陟

蓋自鄉射已然故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鄉射有二一是州長令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詢眾庶是也○注三年至之儲○王制云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貨志云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謙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斯道也按王制注云通三十年之率當必有九年之蓄疏云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畜一分三年又畜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常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閏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為一年故為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為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言三十年者舉全數兩義皆通鄂本畜作蓄新書憂民云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是也○注雖遇至作矣○食貨志云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又

郎顗傳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新書又云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乏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也卽王制之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也王制疏引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云七百二十歲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三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个陽九年一个陰九年一个陰陽各七年一个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志此言是為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注〕蝝即螽也始生曰蝝大曰

蝝〈疏〉注蝝即至曰螟○五行志中之下冬蝝生劉歆以爲蝝
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爲蝝
螟始生也孟康曰蝝蠶音蚍蜉爾雅釋蟲云蝝蝮蜪左疏引
李巡云蝮蜪一名蝝蝝蝗子也郭注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
爲蚍蜉有翅者非也說文虫部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
也董仲舒說蝝蝗子也郝氏爾雅疏云杜預注從董劉以爲
蠡子是也魯語蟲舍蚳蝝韋注蝝蝮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
以蟿蝝之醢爲蚳蝝之屬矣今呼蝝爲蝮蝻子蝻讀若闇釋
文蝮蒲篤反按蝗子今通謂之蝻固可食然不能常有
未必用爲祭品或魯語及祭統注之蝝別爲一物與　蝝生

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幸僥倖〈疏〉注幸僥倖○左傳云冬蝝生饑幸之獨斷上王
仲任日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按王仲
任語見論衡幸偶篇宣公遭國之君變古易常而能受過
悟蝝不爲災故春秋以幸書之也僥倖者禮記中庸云小人
行險以徼幸

幸之者何〈注〉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猶

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
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通義云上上文也按注以上爲宣公義亦通不必改作上文解也幸

宣公能變故就上言之繁露必仁且智亦云春秋　應是而有
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明以上指公言

天災〈注〉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衆民用饑〈疏〉注應是至用饑○各本衆
作蝝說五行志中之下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
公田宣是時初稅畝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有蝝生
屬嬴蟲之孽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
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鹽
鐵論論菑云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惡者天
報以禍妖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災經義述聞云春秋
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申而爲
之說彌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蝝生有變古易
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爲
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是後衛州吁弑君諸侯
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不還國
之所致大雨雪注此桓將怒而弑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
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先是隱公張百金
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先是桓
慕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
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
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
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

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
又侈天道以涉詩張蒸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
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開讖緯之先何氏又
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
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所以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
尤鮮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十四年
沙鹿崩十六年六鷁退飛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皆流入
占驗之學而考之本傳則絕無此語豈非論衡所謂語增者
與按如董何所言某災某事所致某異某事所應固屬拘泥
然聖人借天戒以明人事不明言所致幾若人之所爲與天
無涉敬天之怒之謂何後世占驗之學自後人衍之者之過
不必歸咎於前人矣劉子政於王氏專政於災異之變痛苦
陳言成帝不悟寬移漢鼎得以占驗之學目之與論語季氏
篇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即吉凶禍福之命災
異其命之兆見者也魯宣變古易常即不畏聖人之言也繁
露順命篇云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
言可不愼是也故春秋據讖圖云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
記異考符又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
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爲一
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
身行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愼終推效者哉
又必仁且知云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

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
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
過救吾失故以此徵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
天災者以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
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
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
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尚
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又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
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
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
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
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
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
不欲害人也其於災異昭應之理至爲明顯大事表云班氏
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
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以洪範與
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
歿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
其繁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
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即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合天均
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禍見於天則
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官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

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或故大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蜚蜮鴝鵒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

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而僥倖之變蝝言蝝以不為災書起其事〈疏〉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擬議之詞也是也○注言宣至倖之○校勘記云鄂本其作有上云幸僥幸此倖加人旁非通義云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蝝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為災而卽書之幸其見譏咎之蚤宜於此時立震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其改過則必有金縢反風之應宣公不寤卒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以宣公不變故下書饑與何義異○注變蝝至其事○蝝為蝝于周之冬夏之秋物已成熟蝝于始生不能為害故書以起之宣公受過變寤易饑而為大有年故幸之也下之饑猶緣於秋蝝不緩於蝝生也孔氏謂宣公見蝝不變卒致凶饑則何為幸之乎蝝始生而民卽饑不得如此之速

饑〈疏〉差繆略云公羊無此經按今唐石經公羊及各注疏本皆有或以何氏無注疑公羊或無按上注云眾民用饑則何氏本有此經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六終

子汝蓉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六年盡十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疏〉左傳注云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卽留吁地晉滅之為純留邑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號曰赤狄白翟索隱三蒼圁作囿地理志圁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謂在圁洛閒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書氏與上年潞氏同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書氏知其行微故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為潞之餘黨蓋亦欲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夏成周宣謝災〈疏〉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謝作榭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

榭惠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榭字或止作射周邢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俗从木又災左傳作火按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穀梁釋文亦作謝知三傳無从木者矣九經古義云棟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邢敦銘云云又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謝甚高秦誓曰惟宮室臺榭釋文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原注摯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為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為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古文曲為之說按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豪射之屬釋文射爾雅作謝荀子王伯篇注謝與榭同翁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為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為二天下所名為東周名為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號之云爾〈疏〉注後周至東周○此據作春秋時言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為西周天王因謂成周為東周矣故傳就當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

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鄭舉漢地志爲驗後漢洛陽河南尹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書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氏渭禹貢錐指云王城卽郟鄏邑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卽成周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東瀍西爲王城而瀍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續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在東王城在西徵王居成周故曰東王必大克也○注名爲至云爾○舊疏引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至乃名曰成周是爲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周以豐鎬爲西周敬王後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矣

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

穀梁注宣榭宣王之榭本此爲說杜以爲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五行志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云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爲宗而不毀也顧氏炎武左傳補正云謝呂大臨考古圖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射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室曰射其堂無室以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王居而有宮在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韋元成傳王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蓋卽特廟特者不在七廟中而特立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在六廟外周之成宣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或亦先公之廟之不毀者也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不毀爲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皆古文則古文尚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至曰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廟所以有廂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勷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處覲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文選爲當廡作嚮陛機詩注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文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太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無寢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隸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爲卑故在後也不得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臥息之所說文作寢云臥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堂戶房階室之制與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榭者郭云榭卽今堂堭禮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榭爲屋歇前正義稱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按廳卽後世之堂皇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東解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壁者

無室但有堂故杜謂屋歇前亦通後云謝讀如序則物當棟之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按禮經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序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凡屋無室曰榭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則鄭不以榭卽序也然鄭於禮經豫字但讀如榭不卽破其字爲謝而於記序則物當棟亦不破序字蓋以序榭皆無室謝序豫又同音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堂則物當楣皆指庠言庠大於序故有堂有室也鄭彼注自謂豫讀如榭音非以爲榭彼之豫自謂州黨學之序爾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注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燒疏注據天至京師○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是也彼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宋災至所燒○襄十年宋災是也舊疏云特據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

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疏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曰榭者所以藏樂器唐石經諸本作藏俗字按說文無藏字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則與范本異五行志云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宜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

之坐屋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按左氏以宣謝爲講武之坐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義火爲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爲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謝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爲宣王并以樂器爲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氏之義按說經須守家法左氏之義不得据以相難公羊本文明云宣宮之謝宣宮猶言桓宮僖宮也非謂宣王之廟乎何得謂其違公羊本文乎按禮記禮運以爲臺榭注榭器之所藏也是藏物之所通曰榭爾雅釋宮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是不必講武之屋也詩車攻序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蓋是時必有講武之所嗣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毀或卽因立宣廟廟宜靜肅不能再爲肄武卽因爲藏樂器所專○注宣王至樂器○舊疏云蓋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不謂更造別樂何者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也按周本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明禮樂俱有敗壞也本紀又此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又詩車攻諸篇美宣王復古谷亦作樂器焉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

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疏校勘記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親周古親新通新讀爲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絀夏親周故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皆作親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親周而故宋是何注本作新周也當亦爲嚴顏之異按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錢大昕言之當矣惠棟未懌此今按阮氏之說是○注新周至同也○決襄二十年宋災不別所災也○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義注爲全書發其例也劉氏逢祿釋例云顏子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終之曰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故春秋變王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其言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爲明顯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所謂春秋之魯也以魯當新王

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新周則故宋合宋周春秋爲三統故黜杞等之小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公羊言新周核之董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爲誣矣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更遷成周作傳者據時之言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繹鄭居郭鄶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於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向使周人寅畏讙異修政更始興以王之禮樂明子朝之亂必不作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採經旨上本天意稱言約而取意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又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王祖游譏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硋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按新周故宋見之董生繁露史公孔子世家必西漢經師相傳之義孟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卽斥新周故宋等義眞七十子微言大義也非何氏之擬解魏晉俗儒不識經師大旨孔氏反祖以非何氏此孔沖遠譏劉炫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木者也孔氏於三世已多違舊義而於三統之義又全更滅率此以解公羊其背者之無相與臧氏本非今文家道之不足責可也○注

因天至災也○舊疏云使周成爲國與宋齊之屬相似包氏愼言云春秋何新乎周曰孔子一生夢見周公美周之文而其作春秋書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周之禮制肇自文王而成於武王周公言文王以統武王周公也周監二代以成郁郁之文春秋監周以爲萬世文章之祖新周者揚周之文於萬世也周道傷于厲王宣王中興文武之道燦然復明平王東遷所守者宣王之法耳成周宣謝宣王方策所藏也孔子適周問禮老聃柱下所守宣王之留貽也宣榭災而舊章存者鮮矣故孔子之有春秋之作春秋爲後世新王制法一王之初起皆用先王禮樂故曰新周周監二代春秋監周殷亦二代故黜杞故宋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不足徵而文獻之可徵者唯周一姓不再興周之不興於宣謝之火兆其萌孔子修史至此而喟然於周道之衰故不曰京師宣謝火又不曰王室宣謝火而特曰成周同之列國猶王之爲風也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宣宮之謝樂器藏焉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有能用孔子者孔子能興文武之道於成周則雅頌可作不能用而憲章文武以作春秋則周之禮樂不僅爲周之禮樂而爲萬世之禮樂周雖亡猶存也荀子曰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是之謂新周也云爾按包氏之論深得春秋書成周之

旨書成周明與爲王者後記災文同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

秋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左傳云出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畀所齎范云爲夫家所遣○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之屬是也此郯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彼亦媵得書者彼注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此被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賤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詳其卒葬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他國之媵若內女姪則當書嫡之歸郯如紀伯姬之屬也通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郯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

亦通○注死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決紀叔姬書卒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酅後能全婦道故詳其卒葬此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是則在道至人時猶以夫人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按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女子在室則出嫁大功諸侯雖絕期爲其尊同故服其親服則女子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可知故僖九年書伯姬卒明當有期之恩也齊衰不杖期章文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爲夫家所絕而父母兄弟視之似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破出卒者理合恩錄書卒此郯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夫者禮無服爲其尊不同故昔廢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無卒文也○注棄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秋是也無罪月者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成八年杞叔姬卒恩錄之明其終于父母全歸之道故云無罪益見孔氏已出則失其貴之說非矣

冬大有年疏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而爲例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大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有大年是宣公省悟後應是而大有年矣通義云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稅之而天又爲饑之則民無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噱天之愛民原不必因國家重斂加之爲饑惟是孔子書之春秋究何主意抑書以褒天乎亦褒天以貶邑與此皆好爲立異而不知其語之駁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庚子月之二十六日也

丁未蔡侯申卒疏包氏愼言云正月無丁未二月之四日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疏注不月至十年○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

十年彼注云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麇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向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摟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閒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會鄧懼楚自獻舞獲後棄夏卽夷故僖十四年蔡侯肸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敗楚城濮得臣被殺始與乎踐土溫翟泉之會晉文沒後首道中國以事楚屈貉之次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通義云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爲與賢比肸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肸賞宜絕故不書葬故移不月之文於其卒蔡侯申但責其背中國與楚故背葬而去月以起之非比肸責輕也楚莊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貞外夷之心也孔氏於屈貉經下探其座主莊侍卽之語是也此又以爲比肸責輕何先後之不佯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鄫子四國大夫敗齊師

于萊齊侯逆獲君道微臣道弱之所致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日劉歆以爲三月晦朓元志美及以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厤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入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按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注是後至所致○毛本強作彊五行志下之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鞌按邾婁戕鄫子見下十八年四國大夫敗齊師見成二年齊侯佚獲見成二年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己未月之十八日杜云斷道晉地大事表云傳云卷楚一地二名今沁州東有斷梁城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九里按如左傳文上云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似斷道與卷楚二地卷楚亦不得以卷當之杜云卷楚即斷道固是臆說顧棟高謂在沁州不知何據通義云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辭者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簒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壬午月之十三日○注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春秋傳字多賢辭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其稱季友何賢也亦稱字故也○注宣公至貧賤○穀梁傳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注引泰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視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新序節士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其國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鹽鐵論論儒云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按衛侯之弟鱄去君稱名者彼注云刺鱄因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肸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泰伯篇文集解包曰言行當常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不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守死善道者常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爲天子爾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肸孔父仇牧荀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又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彼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大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

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今本脫上大夫三字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之義也是天子上大夫亦不名也公子不爲大夫郎不見於經亦不書卒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卒而字之故爲起其宜爲天子大夫也○注孔子至心焉○論語堯曰篇文彼無孔子曰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文興滅國云云文選兩都賦序求爲諸孫置守家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興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以此爲武丁事蓋皆述帝王之治不必專斥一人事此主引舉逸民連上述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

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刺鄫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疏〕周禮疏引駁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弑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穀梁傳戕猶殘也捝殺也周禮疏引鄭氏書梓材注同是戕爲殘賊之義也列子說符云遂共盜而戕之殷敬順釋文戕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穀梁注捝謂捶打之亦晉人語說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朾之誤說文朾橦也朾與打連文知橦亦有橦擊義又問釋文引字林云木杖也考說文梲訓木杖捝訓解捝卻是兩字陸似爲一曰捝殺之捝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梲字隸改从手旁而从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按穀梁云捝殺與何氏支節斷義殊其殘一也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鄫子是西漢舊說故何依用之焉周禮大司馬云放弑其君則殘之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而殺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殘之者或焚或轘春秋戕鄫子穀梁傳以捝殺注捝爲捶打方言謂之柫關西人呼打爲柫晉魏河內之北謂柫爲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捝殺詮言訓羿死於桃棓注棓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則似古有是刑而邾人行之故春秋書曰戕小爾雅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捝殺之謂哉董劉以爲支解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轘也殺君者轘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胑體四胑也段作支孟子告子篇惰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黿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卽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支也刑極殘人賊故今律支解人者首犯凌遲妻子流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爲故春秋變殺言戕也○注言于至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戕賊之杜氏釋例云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禦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注小國至不日○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邾婁無道殘滅人君於其國鄫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鄫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

甲戌楚子旅卒〔疏〕穀梁旅作呂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膂篆文呂从肉从旅則旅蓋膂之省體卽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愼言云七月書甲戌月之九日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據日而名〔疏〕注據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書名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子因遂責其不與大國例同書葬也

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注旅卽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有賢行〔疏〕禮記坊記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據本異或鄭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僭王在夷王時矣自熊通自立爲武王後始世僭號耳○吳世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旅卽莊王也○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左傳序莊王立在文十四年○注葬從至誅之○包氏愼言云按絕葬明誅言當讀誅戮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僭號失德之大者同之弑君滅國日是亦當殺當滅焉而已杜云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

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按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五等諸侯卒皆稱爵葬者臣子之事故一例從尊稱公若吳楚書葬則宜書葬吳某王葬楚某王與周王嫌矣故絕其葬若無臣子辭以示誅絕春秋正名之嚴也包氏說極爲切實杜氏注尤隔膜之論也○注至此至賢行○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按楚自莊世書荆人僖世始書楚所傳聞世諸夏猶其外數故楚君不得見經商臣弑父之賊又在誅絕之列故至莊王書卒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義也先儒以秦穆楚莊合齊桓晉文宋襄爲五霸以其爲春秋之所與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壬戌月之二十八日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疏〕左氏檉作笙釋文云本作檉亦作朾按彼引徐音勑貞反則亦作檉矣杜云笙魯竟也

還者何善辭也〔疏〕通義云善曰還不善曰復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

何善爾歸父使於晉注上如晉是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

遺注家爲魯所逐遺以先人弒君故也疏注家爲至故也○左傳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十五年傳云公子遂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是君薨家遣事也

墠帷注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將袒踊故設帷重形疏注埽地至云爾○校勘記云釋文注作埽地此从手旁非公羊問答此於經有据乎曰說文云墠野土也東門之墠傳曰墠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謂之墠賈公彥以爲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按襄二十八年左傳舍不爲壇疏引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則亦讀如墠矣韓詩傳作東門之墠据詩釋文正義似毛詩本作壇而諸家解從墠蓋叚墠爲壇也定本即作墠矣說文說壇字云壇祭場也祭場則埽地去草矣蓋二字可通用也左傳注除地爲壇而張帷左傳作壇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壇字釋文音善曲禮踰竟爲壇位注壇位除地爲壇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墠之墠鄭司農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

墠釋文壇依注作墠金縢三壇同墠祭法一壇一墠是除地爲墠封土爲壇二字自別而墠壇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墠一作東門之壇毛詩解爲除地町町則墠是而壇借此傳借壇爲墠同按齊俗名之何氏以方言釋之也焦說明晰○注將袒至重形○禮記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然鄭注云俟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似帷爲死者設其殯後又有帷檀弓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禮朝夕哭不帷盖朝夕哭當暫去帷以見殯殊而徹姜哭穆伯不去帷故記以爲非古也此歸父在外或設帷爲將袒踊爲一時權禮與

哭君成踊注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疏注踊辟至母矣○禮記檀弓云辟踊哀戚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也說文走部趙喪擗趙段注云今禮經禮記皆作踊足部曰踊跳也是二字義殊也左傳曲踊三百踊于幕庭之類皆从足若即位哭三踊而出之踊當从走撫心爲擗跳躍爲趙辟叚借也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也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故云如嬰兒之慕母也左傳即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注成踊至殺也○三日五哭禮見禮記奔喪篇奔喪注云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正義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爲五哭所以三日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己私事須皆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以歸父在外因家遣不能歸國故行變禮但三日五哭蹈如奔喪禮也成踊者士喪禮注成踊三者三疏云凡九踊也檀弓疏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爲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

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注謂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也然何氏云比三日朝哭莫不哭則三日四哭與五哭不合或何氏之三日益三日後禮與又喪大記云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則踊有節七孔氏謂士小斂一踊大夫小諸侯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斂時一踊之說恐非按奔禮于云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即堂東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括又哭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奔喪如父喪禮於又哭不括髮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括髮又奔喪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凡位又爲位者壹袒然則歸父惟壹袒與又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爲舊君以否

反命乎介注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衆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成十五年傳作反命于介左傳云復命於介○注因介反命○杜云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疏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

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身將出奔不復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旣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說前卽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會介以此言告於殯也○注禮卿至衆介○禮聘禮云遂命使者注聘使卿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又云旣圖事戒上介亦如之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上介大夫爲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也又云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注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

自是走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越時莫能然也言至檉者善其得禮於檉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弒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宜公同纂之人又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疏注主書至然也○左傳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是與何義同○注言至至於檉○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未畢者未復君命也自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九　古

晉明聘事畢故書于檉見其得禮於檉也○注言遂至罪也○鄂本罪作非大夫無遂事歸父不待報而去臣節宄有未盡故書遂以責之○注遂弒至當逐○校勘記云鄂本遂作逐誤又不當逐鄂本同閩監毛本又誤父遂弒君之賊宜絕其世錄歸父小善以遂因宜討宣公非討遂之人故晉惠殺里克傳十年傳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衛獻公殺甯喜雖爲晉執之猶不得爲伯討故襄二十七年從君殺大夫例不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同文也○注不日至例也○舊疏云凡內大夫出奔例無罪者日卽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是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歸父亦無罪不日者止以仲遂弒君其家合沒但與宣公同謀魯人不合逐之若作伯討之時歸父可逐故從有罪之例按舊疏引臧孫紇公子慭一明有罪一明無罪也雖歸父無過失然弒君之子本不合存故從伯討以張義如仲遂者因宜天下有能力討則討之者也春秋雖惡惡止其身然遂之罪未比尋常魯人此逐卽以其父弒君逐之故不得全同無罪例也通義云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慭與臧紇較之可決內大夫出奔有罪日無罪不日例與何義乖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七終

子汝萊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成公第八卷七左傳釋文成公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左疏云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卽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按襄二年傳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則公羊不必以成公爲穆姜子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酉月之二十九日

無冰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　一

疏注周二至二月○杜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疏引麋信徐邈並云十二月最爲寒甚之時故特於此書之范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旣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校勘記云此本原刻周二之二缺上畫鑱刻本遂改爲周正月夏十一月閩監毛本承其誤按紹熙本作周二月夏十二月○注尚書至燠若○書洪範文也釋文何書作豫與本又作燠於六反屢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僞孔本作豫鄭王本作舒尋經音辨引作舒常奧若云何休讀今本作燠按音辨恒作常避宋諱也五行志中之下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奧亦作燠又云庶徵之恒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按書疏引鄭王本皆作舒鄭云舉遲也舒惰也尚書大傳作荼荼亦舒王藻諸侯荼是也僞孔作豫徐仙民故讀從舒也論衡寒溫篇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荀悅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日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今本漢紀作豫淺人改之也上文明以急舒對舉荀紀亦有厥咎急厥咎舒之語可證也經義雜記尚書厥民析五帝本紀作其民燠蓋古文尚書作奧今文尚書作燠也釋文引馬云援也是馬從今文讀何氏今文之學也引尚書作恒奧若是今文燠亦作奧○注易京至賞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按例

當作倒字之誤也此本云凡爲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
故曰倒賞也可證閩監毛本亦誤作倒賞矣襄二十八年疏引
作倒置二字誤倒字不誤按紹熙本作倒賞不誤五行志又
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
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即倒
賞之義也志又引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
專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非不誅茲謂
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
當寒而奧六日也按洪範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經舊疏
引鄭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書
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云
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是也○注是時至所致
○五行志又云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
心而抗陽作上甲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又云一曰
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成公時
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
子皆不能討皮何氏之說同子政知成公幼少者下十六年
不見公傳曷爲不臥幼也左傳成二年公衡爲質杜云公衡
成公子計已有子爲質則成公時應三十餘矣則左氏不以
爲幼然公至十四年始娶則公羊之說信矣行父專權自仲
遂卒後始魯世家於宣公初立云魯由此公室卑三
桓彊明魯君失政於宣初遂卒後季氏日彊大也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注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
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
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
鬻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錄之疏注四井至爲丘
○周禮小司徒文也彼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
九夫爲井者方一里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
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千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
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
四十里詩疏引服虔云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杜云此甸所
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杜云
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
成其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
不及一甲令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

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
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丘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
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
故二乘兼百人爲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
制惟七十二人其廄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
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
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
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楚二廣之法
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
矣按沈氏之說本孔氏通義云始丘使者言始不何使也周
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
今使丘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是也與
顧說亦大同也○注甲鎧也○周禮序官司甲注甲今之鎧
也禮記曲禮獻甲者執胄注甲鎧也廣雅釋器甲鎧也○注
譏始至鎧也○穀梁傳云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
丘作甲非正也又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
也此云譏使丘民作甲下備引四民不相兼之說似與穀梁
合考周禮有司甲其職雖闕考工函人之職甚詳司兵云掌
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其受兵輸
亦如之注兵輸謂師還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頒之師人還之
皆掌於官民不自備意甲亦然今使丘民自出甲故譏之管

子乘馬云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
十有八其蔽二十人白徒三十人彼一乘即一甸一馬即一
丘蓋丘甲之制早行之齊魯從而放之與其實井邑丘甸皆
出甲而獨舉丘者舉丘以該井甸等然則丘民猶言邑民鄉
民國民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杜謂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
日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於春秋行於戰國非周
禮也丘甲始作於齊桓之伯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
以此行之於魯管子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爲八一
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
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
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今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
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丘出甸賦
乎杜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劉氏逢祿解詁箋
云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注引司馬法云丘有馬一匹牛
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云甸所
賦令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
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
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
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
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內千里
出車甸一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爲三百一十六里有

命皆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然如何義四邑爲巳使一巳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似亦與情事未協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巳衆也孟子盡心得乎巳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巳里者合十姓百民以爲風俗也釋名曰四邑爲巳巳衆也皆衆之義或以解此然衆民作甲曰作巳甲亦不辭何氏云譏始使則自後以常行之矣左傳云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如哀十二年之用田賦不言初耳何所見暫爲之耶民以食爲本稅畝害什一之中正故於彼特重錄之也○注古者至用足○穀梁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賦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注學習道藝者又云有商民注通四方之貨者又云有農民注播殖耕稼者又云有工民注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國語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令夫工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乘以功令夫商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貢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耞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

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謂農工賈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義皆同校勘記出通貨財曰商云閩監毛本作通財鬻貨曰商釋文鬻貨羊六反此脫按紹熙本有鬻字此言四民不可相兼之義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書而譏之以成王道古注用服說又曰一說別令人爲巳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今作之譏不正也即公穀說然爲巳作甲語亦未明○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欲道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皆書時今書月故如此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注 時者謀結鞏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 疏 杜范並云赤棘晉地○注時者至負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大信書時故也鞏之戰在下二年○注後爲至能保○舊疏云春秋之義不信者日故如此解後爲晉所執者即下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是也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即下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戌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是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疏 漢書劉向傳五行志並作貿戎左氏作茅戎古茅貿同部段借字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荀子禮論云薦器則有鍪而無縰注鍪之言蒙也冒也按鍪蒙冒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羊作貿戎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河津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按三里蓋三十里之誤今茅津渡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茅戎蓋西羌之入居中國者鄭所引箋云髳西戎別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爲古羌國以南爲古髳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於今松潘廳及疊溪營地

孰敗之蓋晉敗之 注 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 疏 注以晉至敗之○侵柳者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圍郊者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正以往前侵柳已犯天子在後圍郊復犯天子二經之間天子敗績據上下更無餘國犯王故知是天子討晉而爲所敗也繁露王道云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漢書劉向傳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是也貿戎去洛陽二百里地近于晉故

以爲晉敗也穀梁傳亦曰然則孰敗之晉也

或曰貿戎敗之 注 以地貿戎故 疏 注以地貿戎故○舊疏云蓋晉侯不臣知王討之遂往敗之亦何傷按傳載或說即左氏義也於晉無涉矣何云以地貿戎故者謂春秋書地於貿戎故或如此說也左傳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于徐吾氏是也通義云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狄同例

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 注 據侵柳圍郊言晉 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注 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貿戎莫敢當敵敗之也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 疏 穀梁傳云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注諱敵使莫之也不諱敗容有過否舊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爲王寧可會奪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注正其至之也○五行志下之上云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應也劉歆云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鹽鐵論世務云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注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皆正其

義之義通義引穀梁傳語又引劉敞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注不日全不戰○傳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故如此解

冬十月

二年春齊師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據歷丙戌爲五月二日四月無丙戌也杜云新築衛地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方輿紀要云葛蘖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蘖即此地今其地又有築亭顧棟高直以爲新築拔趙世家作葛蘖紀要又云葛蘖城在廣平府肥鄉西寰宇記又作葛築地與衛遠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八日杜云鞌齊地大事表云通典云鞌在平陰縣東今從高氏之說取近志謂鞌即古之歷下城即今濟

南府治之歷城縣沈氏欽韓云按地志不載沂水雜記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覗西南有鞍山非此鞍也名勝志鞌城在平陰縣東按傳文鞌地當在齊南府歷城山東通志鞌在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今按左傳云三周華不注齊師敗績則在歷城者信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注據羈無氏疏釋文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古手首通宣二年左傳趙盾上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禮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士喪禮思左手注古文首爲手潛研堂金石跋尾卯敦銘拜手稽手即稽首是也經義雜記云沈文何引穀梁傳書公子首假今本作曹公子手僕按大射儀注古文首爲手穀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爲段借字首爲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注據羈無氏○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則小國例無大夫有者名氏不具故羈不氏也此稱公子故據以難

憂內也注春秋託王於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疏通義云曹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繁露觀德云曲棘與鞌之戰先變我者見賢是也○注春秋至大夫○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是諸侯從王征不義克勝當美之事也此託王於魯諸侯能爲內憂與從王者征伐無異故假以見王法桓五年是其事此其義也與彼同亦得正故與曹有大夫也○注大夫至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傳云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然則彼以大夫敵君貶此以隨從王者大夫有得敵之義故不貶也解此以決彼稱人故也又宣十二年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然則得臣書人以明不敵之義林父書名氏所以惡晉也以無王者大夫故也○注不從至戰也○校勘記不從內言敗之者此本敗誤敵今訂正按紹熙本正作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此偏

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爲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鞌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犁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戰義爲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外不從日書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能門急而窒綏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當歸功紀鄭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晉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略外之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酉月之二十六日杜云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遙且牧已是齊地未必竟

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緜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鞌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按左傳作爰婁袁爰通大事表云公穀二傳並爲近郊之辭張氏洽因曰臨淄縣西有袁婁益亦約略之詞耳或曰在淄川竟穀梁傳亦作爰婁博物志臨淄縣西有袁婁一統志因云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按臨淄更在青州東與鞌地似更遠矣

君不使乎大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君不下似脫行字當補正解云春秋說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者是則疏本有行字又隱六年疏所引君不行使乎大夫閔元年疏引同

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注〕據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實晉郤克爲主經先晉傳舉郤克是也〔疏〕注據高至稱使○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彼以我無君故彼不稱使明君不行使大夫之義此皆大夫也齊侯稱使故據以難○注不從至是也○舊疏云經先晉謂未戰之時經言及晉侯盟于赤棘是也傳舉郤克即下傳云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之屬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　八

是也或者言先晉正謂會晉郤克是也何者序四大夫乃言會晉郤克則似郤克在是而四大夫往會之猶如宣元年宋公陳侯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然按前說是也若如後說注當云經傳皆先舉晉郤克也

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逸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疏〕注佚獲至亡也○釋文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爲佚漢書地理志衞中淫失謂淫佚也杜欽傳或三四年言失欲之生害也謂佚欲也士父假傳齊王內有淫失之行謂淫泆之行也游佚傳道行淫失謂行淫泆也九經古義云古佚字皆作失佚又與逸通何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曰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因按漢石經無逸之逸作劾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注逸逃也荀子宥坐云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注逸奔逸也國語鄭語以逸逃於襄韋注逸亡也廣雅釋詁逸去也者與逃亡義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當絕至起之○包氏慎言云國君被獲辱社稷也絕奪其位按僖十五年獲晉侯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也莊十年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大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任

國反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泯然方虜耶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是其絕賤不君故使與大夫敵體也春秋爲內諱故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然猶稱人以起之彼注云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是也○注君獲至敗文○傳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敗爲重也然則此若去師敗績以起齊侯見獲則當但言季孫行父以下及齊侯戰于鞌不言齊師敗績又嫌與內敗文同矣何者春秋王魯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人衞人鄭人來戰于郎是也故直書行使乎大夫起之戰所以辟內敗之文故也

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注〕還繞〔疏〕注還繞○廣雅釋詁云旋還也華嚴經音義引切韻同文選注引字林云旋回也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索隱旋轉也轉旋皆繞義也左傳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是還繞義也

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疏〕周禮考工記冶氏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注戟今三鋒戟也釋名釋兵云戟格也傍有枝格也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注棘戟也禮記明堂位越棘注棘戟同是也說文作戟逡者說文系部復也玉篇退也郤也莊子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　九

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蓋卻退之義也再拜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者何以表情見義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云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胄故得有拜法通義云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舊疏云禮介者不拜而卻克再拜者蓋齊師已敗行賓命之禮投戟之後得再拜矣若當戰時將軍有不可犯之色甯有拜乎按舊疏與孔說相兼乃備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成十六年左傳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或將軍不介胄與

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注〕人君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校勘記出逢丑父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逢作逢誤按逢姓之逢从夆不从夆諸家說多誤今按紹熙本亦作逢左傳校勘記云鬪本逢作逆非也段玉裁云字从夆逢丑父逢伯陵逢棠皆薄經反東轉爲江乃薄江反宋人廣顏改字从夆薄江切殊謬不可從齊世家陳于鞍逢丑父爲齊頃公右左傳鄰頁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注人君至御者○漢書文帝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益

取三人爲義耳其兵車之法則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箋云左二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也左傳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卽解張張侯傷手面目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人君兵車或亦如此也

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頃公有負晉魯之心故特異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疏〉禮記坊記注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疏引此傳云鞌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也按左傳僖五年云均服振振杜云戎事上下同服又成十六年左傳有韎韋之跗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也郤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大夫以上服或與士不同與蓋車右與君將衣服無不似特異逢丑父以其面目相似耳○注禮皮至相似○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按知伐亦皮弁當作知用獵亦皮弁詩六月疏引孝經注出獵戰伐冠皮弁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韓詩傳

亦有是語蓋皆今文家說其周禮弁師云凡兵事韋弁服蓋古文家說也○注頃公至自代○舊疏云卽下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逆跛者眇者逆眇者是也校勘記出故特異丑父備急閩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異作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選異蓋選之壞字耳按頃公選丑父備急自代爾似與負晉魯之心無涉也

代頃公當左〈注〉升車象陽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疏〉齊世家云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左傳云逢丑父與公易位晉世家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注升車至居右○御覽引五經要記云國君及元戎率軍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禮記曲禮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蓋此代頃公當左謂在車右之車左爾仍居中也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此兵車御者在左當亦馮式不敢與君並處君之左故自車右覦之則君居左臣居右也其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故左傳云韓厥代御居中也其甲士兵車之法則詩魯頌閟宮箋云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輿此又不同也

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注〉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邪〈疏〉齊世家絓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

晉衞戲之丑父使頃公取飲左傳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注不知至去邪○校勘記出將欲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將欲作欲將

曰革取清者〈注〉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疏〉注革更也○詩大雅皇矣不長夏以革傳革更也襄十四年左傳失則革之注革更也易雜卦傳革去故也呂覽執一云天地陰陽不革而成注革改也說文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象故凡更改皆謂革也遠取清者蓋卽左傳所謂華泉也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注〉不書獲者內大惡諱〈疏〉晉世家云下取飲以得脫去左傳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齊世家云因其亡脫夫人其罪○注不書至惡諱○各本大作多誤依宋本正爲內大惡諱者隱六年注明鄭擅獲諸侯當絕僖十五年注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明獲諸侯當坐絕故不書爲內諱也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者彼傳云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蔡爲中國諱獲也但責其不死位也

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疏〉後漢書馮異傳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

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注〉顧問執法者曰法斮〈注〉斮斬〈疏〉注斮斬○爾雅釋器云魚曰斮之此疏引樊光云斮

斫也彼釋文引字林云斮斬也與此合說文斤部云斮斬也後漢書董卓傳論夫以刳肝斮趾之性注斮斬也文選羽獵賦斮巨狿注引韋昭曰斮斬也

於是斮逢丑父〈注〉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疏〉齊世家云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左傳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皆與此傳異○注丑父至君也○以丑父不書於春秋又無起賢文故也書齊侯使國佐如師絕齊侯之意已起若賢丑父嫌賞人臣絕人君矣襄二十九年傳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又曰許人臣必使臣許人字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丑父賢則丑父榮而不及其君非賢人所欲也故沒其賢文○注若以至難也○蓋疏云今若以丑父賢以爲齊宜有君而不絕頃公卽開諸侯不死社稷大戴禮曾子制言上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

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盧注不苟免也孔氏廣森補注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責之按襄六年齊侯滅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定十四年以頓子牄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頓子以不死位爲重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也是諸侯死難之義也若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彼注云不但去滅復云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貴以不死位也則又異也○注如以至當貴○校勘記出當貴云閩監毛本同誤也當作非王法所得貴按疏標起訖云注如以至得貴解云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則疏本作得字今毛本疏標起訖亦改作當貴矣舊疏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按繁露竹林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君子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其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

邪道雖能成之春秋弗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又曰故斃三軍爲大罪於宜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尙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以爲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是則讓生於丑父事反復申論言第言無可貴之義耳亦無讓丑父意與何氏合

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疏通義云此傳蓋畢經句也尋此似公羊經本云齊國佐今本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再繫齊也按孔說是也

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注據國佐如師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注不書聘之疏毛本于誤與左傳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沈氏引穀梁爲說則是年事也惟彼無臧孫許耳通義謂不書此臧孫許於今元年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爲卿也凡內大夫行凡卿例不書按宣十八年左傳臧孫許已能逐東門氏則非大夫所爲孔氏之說未然與董生何義皆非○注不書恥之○舊疏云謂魯使尊卿聘齊爲所侮戲假稱大國而雪其恥是以不出如齊恥之矣其郤克不書者自從外相如之例繁露王英云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何氏不書恥之所本也校勘記云據疏此下有臧孫許眇也五字一句今各本脫去則疏文無所系按舊疏云注臧孫許眇也者正以當聘之時無有內魯之義晉爲大國郤克宜先而魯宜後傳先言或跛故知眇者是臧孫許矣或曰一本云臧孫許跛舊解言或跛或眇據爵序上非也舊疏又云按此一句宜在不書恥之下今定本無疑脫誤也校勘記云此二十字當是校書者札記語非作疏者本文也作疏時注固不脫且

疏內少言定本者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爲則知公羊疏出唐以前人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釋曰郤克眇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眇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跛當作眇釋文郤克眇亡小反良夫跛故可反二年傳跛郤獻子范解諸笑其跛釋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郤克跛此傳言郤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跛者恐非按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孫良夫跛又公羊傳成二年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何注臧孫許眇者也元注云今本無此注徐疏引有之疏又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定本也經義雜記又云據左傳云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郤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注與傳合沈文何引穀梁傳知古本穀梁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故范二年注云謂笑其跛公羊傳上言晉郤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爲眇則郤克跛矣然則郤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倒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

亦以范注說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也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小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也讀書叢錄左氏正義沈氏引穀梁傳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七百二十六引亦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定本作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非是按何氏此注五字不宜系不書恥之下宜爲下使眇者迓眇者下注語觀舊疏所引舊解可證台併非誤衍在此而又將下注文脫去校書者誤仞即此下注語故不可通耳郤克跛自是定解以臧氏洪氏爲允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疏〕注蕭同至頃公○史記作桐左傳作蕭同叔子杜注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賈逵曰蕭附庸子姓當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即蕭之先附庸蓋以叔爲稱蕭叔朝公是也穀梁注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以穀梁傳云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故范如此解也與二傳史記皆殊干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也通義云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君同叔之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同叔子矣水經注泲水篇蕭本蕭叔國宋附

庸楚滅之蕭女勝齊爲頃公之母郤克所謂蕭同叔子也按蕭爲國名同宜爲蕭君字姪子猶言姪女孔氏義爲明允何氏以蕭同爲國名春秋有蕭有蕭叔其蕭同別無所見姪子謂爲姪之子似亦迂范謂同爲姓列國無同姓者亦未知所據

踊于棓而窺客〔注〕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齊人語〔疏〕校勘記云鄂本及漢制考作踊于棓而窺客注同棓字从手非閩監毛本窺作闚唐石經缺釋文作闚云本又作窺按紹熙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公羊問答云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爲露寢之臺而鴞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踊此其證廣雅釋詁云踊上也又云踊跳也禮記檀弓辟斯踊注踊躍跳躍皆上義也說文足部踊跳也詩邶風擊鼓云踊躍用兵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曲踊三百注跳踊也○注凡無至曰棓○舊疏云無高下猶言莫問高下但當有縣絕而加躡板者皆曰棓矣吳氏夔雲經說云說文棓梲也步項切即令棒字非此義棓當讀與桴同論語乘桴浮于海爾雅作乘淅桴之爲淅猶桴之爲桐也古所謂桴今之浮橋是其遺制古所謂棓今之浮梯是其遺制吳俗名浮梯爲踏棓从咅从孚从付之字古皆同用左傳編柎說文作偏部部婁說文作附婁釋文棓音普口步侯二反未合古音按方言陞附也郭注江南人呼梯爲陞所以陞物而登者說文陭上黨陭氏阪也亦謂阪道如梯故得闕

附陭陞皆與從咅之字音近廣雅釋器云陪阪也棓與陪同釋文云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脫一無字躡者說文云蹈也方言躡登也廣雅釋詁云躡履也釋名釋姿容云躡懾也登其上使攝服也高下縣絕有板橫其間可登如今匠氏之跳矣

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注〕迓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致飧膳具則至于館〔疏〕校勘記出迓字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迓本又作訝周禮秋官掌訝注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釋曰此公羊傳文時晉使郤克眇齊郤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按鄭司農所據公羊傳作跛者訝跛者賈公彥所據公羊傳作跛者御跛者皆與今本異訝正字御段借字迓俗字按釋文迓本又作訝[illegible][illegible]本當作訝云本文作迓禮記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往御當爲迓迓迎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世人議之與賈公彥所見本同晉世家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說文蹇跛也釋名蹇跛蹇也即此之跛也穀梁傳上元年云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說文跛行不正也禮記問喪跛者不踊易履九三跛能履有足疾者也說文目部眇目小也履又云眇能視虞翻曰離目不正兌爲小故眇而

視有目疾者也通義云左傳曰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然則郤克跛也眇者謂許○注迓迎至者也○鄂本無也字禮聘禮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聘禮記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周禮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此之迓即迎待賓者也卿主迎者當是主迎卿者○注聘禮至于館○校勘記出大夫率至于館盧文弨云至當作迓按儀禮率作帥又出至于館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至作訝當據正盧文弨曰儀禮聘作館音義同按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厥明訝賓于館鄭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蒸致館使卿重其禮也與訝者自別一人故卿不俟設飧之畢即退也飧者鄭云食不備禮曰飧周禮宰夫云掌賓客之飧牽是也鄭又云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何氏連飪引之又以飪作膳彼有熟有腥此止言膳者胡氏儀禮正義云或據毛傳熟食曰饔謂此飧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即次未舉火以熟爲先故云飧也按下注亦有新至尚熟之說義可兩存焉是飧主於熟故何氏

逆性臉引之鄭又云此評下大夫也按禮厥明以下皆叙行聘禮中儀節故以爲下大夫與上經帥至于館者同郤克臧孫許皆卿當是大夫也

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注〕閭當道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將別恨爲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疏〕注閭當道門○穀梁傳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注胥閭門名荀子大略云弔者在閭注閭門文選注引字林云閭里門也周禮秋官序官云脩閭氏注閭謂里門里居也民家散處皆謂之里論語里仁是也按里門亦得爲當道門不必二十五家始爲里也按脩閭氏云比宿櫜而守閭互互謂行馬閭其門也說文辵部迾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是當道有互互更有門謂之閭所以禁奇衰晏子曰急門閭之政而淫門惡之緩民閭之政而逕民說是也墨子自楚還過宋大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內守閭者即周禮之宿互者也時晉魯大夫已出齊國必野閭分途之地相與私語而爲人所覺也○注閉一至踦閭○詩疏引字林云踦一足意也按一足者謂一足門外一足門內猶騎物也因謂之踦釋名釋姿容云踦支也兩腳支別也是也因之一人在外一人在內對踦門中亦如騎然故亦謂之踦集韻四紙踦隱約反引此傳韓非子亡徵篇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方言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踦梁楚之間謂之踦雍梁之西郊凡獸支體不具者謂之踦漢書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踦隻不偶也此當讀如持蓋跛倚而立一足著地故有奇隻之象廣雅云踦蹇也蹇即跛也○注將別至聽之○宣十七年左傳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晉世家亦云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齊世家亦有是語

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注〕知必爲國家憂明勿義之言不可廢且起頃公不覺寤〔疏〕穀梁傳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注明勿至可廢○說苑權謀云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淮南主術訓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鹽鐵論刺議云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韓詩外傳云故獨視不若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

敗齊侯使國佐如師〔注〕怪師勝猶不解往問之〔疏〕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媚人國佐也疏引杜譜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按史記晉世家齊世家皆以郤克請伐齊晉侯弗許後晉伐齊齊以公子彊爲質晉兵罷會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衞其伐齊左傳亦同此傳似以晉魯合謀在先也○注怪師至問之○各本怪作惟俗字也

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注〕齊襄公滅紀所得甗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甗玉甑〔疏〕穀梁傳郤克曰反魯衞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注齊襄至得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襄公滅紀也甗爲紀邑未識即僖十九年宋齊戰地否其土肥饒何氏以意言之○注或說甗玉甑○公羊問答云或說何也曰說文甗甑也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郭注有言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甗皆滅紀所得彼別言與地故以甗爲器名正義云鄭眾注考工云甗無底甑方言云甗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甑也下文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爲之傳文玉在甗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穀梁傳郤克曰以紀侯之甗來注甗玉甑齊滅紀故得其寶則或說蓋取二傳爲義拔或說是也若是地名不必言紀侯之甗春秋取邑多矣從無連本國言之者紀滅近百年郤克毋庸贅邀也紀侯之甗與大鼎同所謂器從名地從主人也爾雅釋器云鼎之款足者爲鬲說文鬲鼎屬甗鬲屬蓋甗以金冶而成甗以陶旅而成者此爲玉甑則當作甗阮氏鐘鼎彝器款識有穀父甗壺甗當作甗也竹書紀年定王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亦以甗爲器也

反魯衞之侵地使耕者東畝〔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耕至晉地○舊疏引舊云如者往也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非公羊義按杜云使壟畝東西行穀梁注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左傳又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雖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則何氏謂如晉地當訓如作往地而舊疏云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故齊此是以下傳云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何氏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者是其晉東畝之義也其說非也讀書叢錄云後漢書孔融傳注引公羊傳此與下文皆作使耕者東西其畝按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引舊云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舊本皆當作東西其畝疏云蓋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疏本已脫西其二字按無西其字亦通穀梁左傳齊世家皆止作盡東其畝

且以蕭同

姪子爲質〔注〕見侮戲本由蕭同姪子〔疏〕注見侮至姪子○晉世家八年使郤克於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齊世家齊侯請以寶器謝郤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是爲其見侮戲故也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注〕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疏〕舊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經義述聞云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國佐自荅上語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文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尚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諾相應爲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下注云言正尊不可爲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上文皆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爲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迹自明傳二年傳宋公曰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亦是自荅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

亦與此同原注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又云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和之珠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按王氏之說是也穀梁傳亦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此齊以甗與晉而曰與伐省順郤克諾荅之也○注則晉至可行○穀梁傳使耕者盡東其畝則終土齊也注引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爲土本何氏說也九經古義云按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詳具禮說經義述聞云惠說非也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以蔡之地爲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爲晉土故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讀按王氏所駮惠說甚爲允洽而通義引惠士奇曰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自杜沮漆土齊猶仕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埤東衛之畝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然齊即東其畝亦無杜塞之理與周禮之杜之絕不相涉孔義不可從也左傳先王彊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彊我理南東其畝引先王之命專斥盡東其畝之語尤與杜齊之說無干也俞氏總云謹按使耕者東畝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惠氏

棟讀土曰杜引周禮及司馬法王霸記然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惠說亦未爲得今按土當讀爲度土與度聲相近尚書粊誓杜乃擭周官雍氏注引作斁乃擭土之爲度猶杜之爲斁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地也並古文叚土爲度之證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偃豬是規度一也國語楚語曰實讓敗楚國使不規東夏韋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之規東夏矣因叚土爲度學者逆失其義僖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不土其地亦即不度其地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注〕言至尊不可爲質〔疏〕齊世家對曰叔子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質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晉世家齊侯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穀梁傳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注言尊同也是其義也○注言尊至爲質○左傳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此至尊不可爲質之義也

請戰〔注〕如欲使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疏〕晉世家云請復戰左傳對曰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彼云敝器土地不敢愛故知爲耕者東畝蕭同姪子爲質兩事矣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注〕言齊雖敗尚可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疏〕穀梁傳云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推手曰揖齊使對畢即去亦決戰意也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注〕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疏〕校勘記出眣字云唐石經同葉鈔釋文亦作眣音舜閩監毛本誤作眣按紹熙本亦作眣釋文有千乙達結二反蓋唐初本已有作眣者文七年傳注以目通指曰眣是也○注郤克至佐請○左傳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

而紓於難其榮多矣蓋郤會郤克意以國佐辭爲請詞也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注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

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

夫汲追與之盟疏左傳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傳於是而與之盟晉世家晉乃許與平而去○注逮及至袁婁也○爾雅釋詁云逮及也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雉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又云爰婁在師之外如穀梁之意則已過近齊郤退與盟于袁婁此云逮于袁婁當在鞌之東國佐攝而去之郤衛追及之也要皆去齊郤不遠故左傳有背城借一之語也○注傳極至由生○穀梁傳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也何也取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繁露竹林云齊頃公親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怨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

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獲齊頃公詐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晉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說苑敬愼云夫禍生於隱約而福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强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于鞌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新逆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注因錄至之盟○校勘記出汲追與之盟云鄂本疊汲字此脫按紹熙本亦疊汲字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注大夫使受命不受辭故善國佐可拒則拒可許則許安社稷利國家能專之也繁露王道云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後漢孔融傳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禮記少儀云自同主謝注謝謂致而有功若齊國佐是也通義云傳道此者明晉未能怙齊進退權在國佐與屈完來就盟于師者異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三十日

庚寅衛侯遬卒疏包氏愼言云庚寅九月之九日不蒙上月左氏穀梁作速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穆公

也

取汶陽田

汶陽者何鞌之賂也注以國佐言反魯衛之侵地請諾本所

侵地非一總繫汶陽者省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

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疏左傳僖元年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釋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注以國至請諾○見上傳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注本所至文也○舊疏云知侵伐非一者正以下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以此言之則知汶陽大判之名明矣○注不言至齊邑○舊疏云決襄十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漷水繫邾婁言之故也通義云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意也按此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書取之曹同爲有所避也彼爲避取同姓田故不言書此爲避藉人之力脅齊求賂無恥故不言齊若但以內邑故不繫國齊則彼之不繫曹亦可從內邑不言國之例無庸發諱取同姓田之傳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疏杜云博縣西北有蜀亭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有蜀山湖與南旺湖東西相對焉泰安府接境通義云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

人鄫人盟于蜀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丙申月之十五日舊疏云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差繆略云左氏無許人公羊無齊人按唐石經左氏公羊皆無許人有齊人石經穀梁初今本穀梁與左氏同通義云間無事再舉地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鄫微國盟會恆不序獨此序者鄫君戕于邾婁未三年而二國大夫同盟忘仇寇君莫此爲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在譏限義或然也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注據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疏注據會至人也○鄂本據作據當據正

得一貶焉爾注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

具見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當没公也如齊高傒矣不没公者明不主爲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疏紹熙本作壹貶校勘記出一貶云唐石經一作壹蓋因何注作一貶轉改也通義云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按既言大夫不敵君則貶宜皆貶設僅一會或一盟將稱人以貶乎抑不稱人以起其非實微者乎故不可通也○注得一至之爾○舊疏云正以於此處得一貶焉爾按一當如壹解謂專壹於貶楚嬰齊也○注不然至傒矣○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不爲公諱没公文爲欲貶嬰齊故也○注不没至故也○舊疏云高傒本意敵公故恥之今嬰齊者止自亢性驕蹇不主爲公是以春秋不没公以見之矣按何意謂主於貶嬰齊故不没公文也穀梁所謂於是而後公得所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盟會○注上會至其末○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者舊疏云郎宣十四年秋楚子

圍宋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上文冬楚師鄭師侵衛之屬是也以其非一故謂之數也包氏慎言云此言楚子之侵伐中國出於嬰齊道之孟子所謂長君之惡者也故當先誅嬰齊齊侯瑗亟伐諸侯罪當絶嬰齊道君侵伐中國與亟伐者同科亦當絶故貶稱人同於衛者明其黜退奔其政權僖二十八年正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言當治以亟伐之罪宜絶其氏姓也按上舉嬰齊此貶稱人起人即嬰齊也猶僖二十八年下殺得臣上稱人明上之人即下之得臣也大夫不敵君故諸侯大夫皆貶稱人先舉嬰齊於上以貶之誅首惡也先本以及末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八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三年盡七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疏穀梁注云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辛亥葬衛繆公疏釋文繆音穆左氏穀梁作穆詳隱三年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据麻爲二月朔日按如包氏所推則爲過時而日隱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疏舊疏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此言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通義云時諸侯次於伯牛遣師東侵鄭敗於丘輿故以不得意致伐也舊疏又云莊六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爲下甲子出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穀梁傳曰新宮者何禰宮也注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杜亦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范所本也○注以無至宮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魯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宮煬公廟謂之煬宮魯無新公故疑之而問也

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通義云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注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諡○注親之至言也○穀梁注云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故亦不忍正言其諡也○注謂之至更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沐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撤屋之[illegible]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睢曰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

窔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宮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尸謖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蓋西北隅爲幽隱之地易漏見日光故爲當室之白義本康成也按穀梁傳壞廟之道易檐可也卽謂易其西北角當在祔廟與新死撤西北厞者自是兩事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新主入廟禮無明文唯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纔禘之後以禫月遇吉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妃配必逾月吉禘然後遷祖於廟名曰新宮今宜以十八年十月薨則成二年十一月爲大祥三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禫已逾月正二十八月吉禘之際其名新宮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毀而哭之也新宮卽先公之宮先公居五廟之末名曰禰廟伯禽以來卽已有之雖名曰新宮而實則舊廟必待吉禘之日將四親廟并祫合食大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然後遂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焉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廟一日不遷廟則一日不易廟也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新不稱宜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問夏宗伯稱新鬼大乎按此稱新宮自以新入廟而災故不忍正言若丹楹刻桷無所不忍卽在莊公初年亦可正稱桓宮矣

其言三日哭何〔注〕據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疏〕注據桓至日哭○鄂本据作據桓僖宮災見哀三年

廟災三日哭禮也〔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疏〕穀梁傳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注痛傷至哭之○白虎通災異云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也禮也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故哭也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傷也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記主於始祖言耳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疏〕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公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云按公羊當從

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太重結怨彊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行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爲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詞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之不欲父命之說例以疏矣按當以五行志一曰說爲正臧氏謂天何不誅之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大商臣弒父尚未顯誅亂臣賊子天雖昭報不爽安能驟之示之罰適宣宮災故春秋書以示戒也傳云禮也亦謂其三日哭得處變之禮也何有微文婉刺其卽譏貶宣成已於災著之矣何氏謂成公幼少云云係推言之爾新宮爲廟之極親故以不得入承宗廟爲戒也通義云桓宣皆篡立者二公之宮並以災書於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是也舊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言媵次第宜立隱公攝位久不還天示其變隱猶不覺是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氏云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返於桓失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弒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嫡其子失其政故災其宮矣而哀三年桓宮僖宮災者彼是已毀後復立之是不宜立故天災之不諱怒其篡隤也按舊說亦泥桓宣同爲弒君無分輕重桓廟不災或偶不災爾天道遠人道通天事焉能盡如人測乎況桓公不終於齊受害哲婦天之報之者不爲不懟矣故不必更災其廟與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注〕棘民初未服於魯〔疏〕杜云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事表云今當爲泰安府肥城縣地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

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在兖州甯陽縣西北○注棘民至於魯○舊疏云言初未服者欲言終服於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爲不克之文若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

其言圍之何注據國內兵不舉疏注據國至不舉○舊疏云即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

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疏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注不聽至起之○易艮象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聽從也故昭二十六年左傳姑慈婦聽亦謂婦從也不從故叛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不受成亦即叛義必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注不先至圍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然故譏之○舊疏云國內之兵本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會與圍外邑同矣○注得曰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即上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之屬是也不得曰圍者即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數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爲鞌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注成公至所生○作丘甲見上元年鞌之戰見上二年伐鄭圍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將咎如疏左氏作廧咎如穀梁作牆咎如古將牆皆从爿得聲通牆當是从牆之省聲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洛誥傳負牆而歌又多士傳天子賁庸鄭注庸謂之牆又說棘牆外閉之即祭義之棘牆也詩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釋文牆本或作廧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杜注廧咎如赤狄別種潞氏入廧咎如故討之大事表云按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丙午丁未一爲閏月之朔日一爲閏月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據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疏注據不至重也○舊疏云春秋之義舉重略輕即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矣嫌生事者嫌是荀庚初受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者聘輕而盟重即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

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釋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釋傳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疏注尋猶尋釋也○說文尋繹理也繹抽絲繹不絕故亦訓長廣雅尋長也方言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是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溫也服注同杜云重也皆與尋繹義相足左傳兩言且尋盟與此同范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注以不至誓也○舊疏云若其特結約誓當但舉重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衞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皆因聘爲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結盟而尋繹舊事無盟矣○注書者至非之○解詁箋云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也按言亦所聞世宋華孫衞孫良夫何不詳錄之與君子屢盟二語

詩小雅巧言文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此修禮相聘復有疑貳而盟故並舉以見其非解詁箋云皆日亦惡不信是也

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范甯云鄭從楚而伐衞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穀梁昭十二年傳晉伐鮮虞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此定四年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是皆以不稱爵爲狄之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衞侯遬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按鄭自宣十二年後敗晉圍宋執解揚致諸夏弱蠻楚強皆鄭爲之不從伐喪叛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疏釋文堅作臤云苦刃反本或作堅按舊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

亦作堅字則疏本亦作臤與釋文同也今穀梁亦作堅又後人據左氏改矣九經古義云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臤古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臤寶智三老袁良碑云優臤之寵今文盤庚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臤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徑徑與堅同臤亦爲古文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臤公羊从古文作臤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臤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知古文臤堅賢三字通也玉篇之徑當是徑字之誤釋名釋采帛云絹細也其絲細厚而疎也畢氏沅疏證云今本細皆作絚誤段云絚古堅字當从系臣聲是也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甲寅四月無甲寅五月之十一日也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疏）左氏作鄆下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左氏正義引釋例土地名云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於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爲公欲拔晉而城鄆以爲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六十里鄆自唐季爲戰爭要地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釋例以此爲西鄆非是此爲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瑯邪東莞有鄆亭楗按鄆近費故爲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注鄆季氏邑是也

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疏）注未踰至其惡○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冬書衛子是也本年三月鄭伯卒此書鄭伯稱爵故解之通典引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朝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上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以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薨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駁之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至孟津之上猶稱大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非王事而稱子卽是鄭用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稱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按桓十三年經書衛侯爲惠公成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服虔云則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也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爲禮與公羊同異義所譏左氏說不知何人聽見致杜預輩得以彌縫其無父無君之見故鄭駁從公羊爲不易之論也繁露竹林云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擬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

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之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其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暫之卒而俱至謀其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鄭罷敝危亡終身愁辛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愼之今鄭伯旣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觀此行身不放義興事不審時其如此爾此公羊先師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注）始歸不書與郯伯姬同（疏）注始歸至姬同○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嫡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注則今書月爲無罪也又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杜云出也上年左傳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是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甲此爲始故仍繫杞也易同人六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禮記疏引鼎初六鄭注云

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此與鄭叔姬其皆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疏）左氏作荀首穀梁同按秀首同部叚借字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河作江誤也穀梁注梁山晉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云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濼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水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夏陽春秋之梁國亦非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為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為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為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本為韓國鎮山晉滅韓其地屬晉仍本鄭義以詳之梁山即此之梁山也水經注云河水又南徑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西十九里與郃陽縣接界通義云梁山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沍（注）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為重（疏）校勘記云壅河三日不沍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壅河於勇反沍音流按釋文當本作雝今从土當後人所加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輦者對曰雝遏河三日不流彼釋文壅遏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沍無遏字壅遏義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山崩之天有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遏疑二遏皆衍文或本為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壅河三日不流則西撰儒所據穀梁無遏字陸德明為遏作音是唐初本不已衍矣釋文沍音流通義沍古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不又南逕梁山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使以此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日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以遏代壅知不得壅遏兼有也○注故不日以起之○舊疏云謂起其三日不得沍也則但一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例當書日即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是也

外異不書（疏）舊疏

云正以文十一年長秋之齊晉不書故也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正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弒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偏刺天下之大夫（疏）注山者至內害○校勘記出與正道同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正作王按紹熙本正作王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五行志下之上梁山崩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劉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境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至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按劉歆專主晉說董仲舒劉向說與為天下記異義合通義云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偏於天下

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大亂之道也義通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地故曰河潤千里此雍之不流故為王道將絕之象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為允○注自是至十二○舊疏云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自今書昭十六年弒君止十亡國止九然則春秋書遂其可書者矣說次舉者悉言之是以多少異或者此注誤也舊疏又云弒君十四者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吳子門于巢為巢人所弒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亡國止九者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遂滅偪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三年滅蔡是也按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又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傳云弒也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為圍所弒數楚虔殺蔡侯般則昭十六年楚殺戎蠻子亦宜列人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所見或有誤字也○注故溴至大夫○校勘記云溴梁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作溴釋文溴古闃反當據正襄十六年

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秋大水注先是既有丘甲鞌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

疏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强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按彼引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愼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其性命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時魯方謀立武宮故有簡宗廟之戒也此專主立武宮示異與董劉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廟之戒晉人不悟卒蹈失禮也按作丘甲見上元年鞌之戰見上二年圍棘見上三年城鄆見上四年按但謀而不立武宮天卽示以大水傷害稼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設謀而不立此異將何屬當以董劉何三家爲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注定王疏包氏愼言云冬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注定王○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不書葬故注明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注約備强楚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六日杜云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大事表云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渦○注約備强楚○左傳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蓋服鄭并以備楚故繁露竹林云鄭乃恐懼而成蟲牢之盟兼左氏義也董生所據公羊或作蟲牢時晉楚方爭鄭鄭自宣十二年後此始與中國盟故約以備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致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魯大夫獲齊侯者卽上二年鞌戰時也言今親相見者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下蟲牢是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包氏愼言云二月經書辛巳月之十八日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注在春秋前○禮記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按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立弟熙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濞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子敖立是爲武公蓋世本引不具也是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明堂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

立者何不宜立也疏舊疏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

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疏注天子至七廟○禮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按禮緯稽命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獨斷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

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功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猶不世以行為論而已是鄭何與韋元成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為立廟益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蓋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誖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焉昭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

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曰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廟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之說為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上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晁達中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主躬接於天萬世不廢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聖人不為無服之人制制亦不為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告在緯學未興之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為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据為古文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為證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是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為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其實劉歆所據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因定用五廟之制亦未以五廟為非也且劉亦不以周以前皆七廟也蓋降殺以

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周有七廟若遂定為歷代定制豈其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其為聖門之亂臣賊子矣即如諸侯五廟魯以伯禽為始祖而有周公之廟得謂諸侯皆六廟乎鄭有魯王之廟得謂諸侯皆立其所自出之廟乎○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始爵者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太祖別子不得為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為三而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為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曾祖父三廟而已隨時而遷無太祖也王制疏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為百世不遷之宗矣周道如此明殷道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何意當以為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

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悉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按諸侯之辨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僻不其閒不得遂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卽祭法之適士二廟也鄭云上士蓋據諸侯之士言之故以官師爲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官師也獨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爲說附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省於君干祫及其高祖疑指天子之大夫得及曾祖有省者得及高祖也又祫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妾姑矣蓋大夫士雖有親廟亦別有祧廟以祔祧主也○注諸侯至一廟○舊疏云諸侯之士一廟禮說文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士下士一廟者祖禰共廟按此與鄭注同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也祭法云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亦指諸侯之士又云官師一廟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注云諸侯之士一廟則無分上中下士矣然諸侯之卿大夫比天子元士則諸侯之士亦宜降等命數既殊廟制應異緯書與鄭君之義似不及何注也禮記曲禮云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

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仍本鄭義也獨斷云士一廟降大夫二謂諸侯士又云士二廟卽元士也與何義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禮記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正義曰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若通爲大夫亦有太祖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容有善於其君得祫於太祖廟中得祫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制言大夫得有太祖也干祫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服故省於其君者得從禘上祫於廟制無與也○注立武至書之○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是卽譏立武宮義也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傳譏其不宜立者記人所言多夸大之詞未可據以爲實也故彼正義云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毁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公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毁遂建文而美之非實詞也是也通義云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立世室毁廟猶可言也據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或然也○注臧孫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疏引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夏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曲棘注時者謀結鞌之戰不相負也又二年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則伐齊之役實起於許故注本而言之左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爲魯上卿故也因人之力立廟自夸不徒立毀廟爲非禮也

取鄟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杜以爲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州府郯城縣東北穀梁亦云鄟國也杜所本

曷爲不繫於邾婁諱亟也【注】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疏】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取須朐之屬皆繫邾婁故問而解之○注諱魯至亟也○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同盟也旋盟而旋取其邑背盟失信過亟故諱而不繫邾婁使若所取之邑非同盟之國也然矣

衞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注】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强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壬申月之十一日○注楚伐至侵之○卽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無中國救鄭文下又云晉欒書帥師侵鄭是又侵之也○注故去至伐喪○繁露竹林云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與何氏異通義云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用董氏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脫率師二字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救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故晉

欒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云楚伐
鄭故不能救晉又使之然則公羊作侵鄭與左穀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注〕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
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不
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
鼠〔疏〕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
郊免牛亦然○注鼷鼠至微者○說文鼠部鼷小鼠也
玉篇鼷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鼠也釋
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以爲耳鼠爾雅釋獸云鼷鼠
郭注有螫毒者左疏引李巡云鼱鼩鼠一名鼷鼠孫炎云有
螫毒者蓋如今鼠狼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按今俗傳鼷鼠
能入人耳甘而不知痛其爲螫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
王云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鼷
不灌屋鼠不熏也淮南人間訓云塘漏若鼷穴非一壤之所
能塞也蓋鼷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問答曰說文鼷小鼠
也博物志春秋書鼷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
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此

謂此所嚙衰病之徵是鼠中之最微者也○注角生至之象
○舊疏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於天亦是上逆之象○注易
京至牛角○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
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傋霿
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
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
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
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
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
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
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
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
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
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何氏卽本董義繁露順命
云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鼷鼠食其角或言
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
或卜而食其所過有後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
注書又至災也○舊疏云至讀如頰重之重也按讀如字亦
通又引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皆在有司又食皆在
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按穀梁傳過有司也
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又曰又有繹之辭也其繹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

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大災之附
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救之經義雜記云據徐疏引異義
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
切著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
書鼷鼠食郊牛角何也周禮封人飾牛牛牲而設福於角設
衡於鼻又以繫牽牲入廟而鼓舞之牧人其牲以授充人繫
之牲必用牷物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充人則繫於牢芻之
三月展牲則告牷牲須則贊肆師展犧牲頒於職人然則肆
師展於祭初充人展於將祭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
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
月舉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
其敬者如此牲者全也備也曰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
莫大爲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故
春秋譏而書之○注不重至言鼠○左傳疏引此注食牛上
有後字當據補通義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
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於弗戒矣
吳伐郯〔注〕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
進〔疏〕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
南過郯縣西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十七年郯子
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越子朱勾伐郯以郯子鴣
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地理志東海郡郯下云故國少昊

後盈姓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
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
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
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
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
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
今蘇州也○注吳國至漸進○毛本因誤言鄂本閩監本同
不誤舊疏云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傳荊者何州名也州不
若國國不若氏云云何注不言楚言荊者楚強而近中國卒
暴責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然則吳楚相敵亦宜言傷
而經言吳者正以罕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
因其始見於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通義胡康侯曰稱國以
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周之伯父也何以
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
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寖與中國會盟進而書
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
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爲不取擅進退諸侯亂名
實者譏矣按世家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奔晉自晉使吳教
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二年
當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適有伐郯事在升平之世春秋因
以張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
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爲陳

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巳入內諸夏外四夷之限故吳得以國見經與楚之稱荊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疏通義云月者爲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疏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間有異事猶文無所成故不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按唐石經公羊讖數字以字數計之有齊侯石經穀梁有齊侯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戊辰九月之四日七月之三日也杜云馬陵衞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大事表云戰國時孫臏殺龐涓處今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陵衞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衞地不至河東劉昭一地兩位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通義云不重言諸侯者間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疏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疏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也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郭注今在壽春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大事表云今爲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春也自成七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入吳自是入郢之禍兆矣吳蓋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哀二年吳遷蔡於州來謂之下蔡山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以淮爲固歷東漢至六朝當爲重鎭今壽州治即古壽春縣城爲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即下蔡矣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也李氏兆洛鳳臺縣志州來即今下蔡鎭差繆略云公穀作州萊按於他書均未之見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

○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爲說也彼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爲鞌之戰伐鄭剛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衞孫林父出奔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九終

予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八年
盡九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 注 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即聞晉語自歸之但當言歸 疏 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自歸言歸者哀八年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善其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又言之則知彼晉使之非其本情通義云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故爲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使我也曷爲使我注若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命制于我與公羊義同

歸之 注 据本魯邑 疏 注据本魯邑○舊疏云莊十三年曹子劫齊侯反其所取侵地之時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衛之侵地下其經曰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矣

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所取侵地 注 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魯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爲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辭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 疏 說苑敬慎云齊頃公桓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於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齊世家云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繁露竹林云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也○注晉侯至喪邑○通義云弔死視疾勸死士也不飲酒不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其德○注魯見至故諱○明經書來言義也即穀梁不使盡職之意也○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七年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之亦以君命行惟對聘問爲私耳按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當坐取邑則歸之爲善辭矣春秋爲魯諱爲晉使之恥復作聞義自歸善辭故言歸之于也所以爲兩爲其義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疏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按以士昏禮準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即下達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疏 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

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何氏以宋公無母與服云母命不通者異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注 据紀履緰來逆女不書納幣 疏 注据紀至納幣○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是也

錄伯姬也 注 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 疏 注伯姬至衆女○襄三十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衞人來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又晉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又齊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以賢故詳錄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疏 晉世家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左傳晉趙姬爲趙嬰之亡均

諸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世家云屠岸賈者始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與左氏傳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左傳錫作賜易師九二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云天子賜舍注今文賜皆爲錫蓋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文攺作錫也差繆略云賜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公羊作錫石經穀梁沕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注據天至天子○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變也疏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據始言之其實二年三年以下之經皆如是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

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武王似春王春秋稱王不變也**其餘皆通矣**注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疏杜云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孔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羊此傳云云杜用彼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譏是非則與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注天子

天王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其義以稱天子與稱天王王者同亦不以爲褒貶所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按其餘即謂不繫乎歲首者皆刺譏所繫與稱天王天子同也或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或言天王者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八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或言天子者此文是也通義云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覲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乖猶杜云史異辭之謬說也莊元年榮叔之下注云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又文五年王使榮叔注云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又王使召伯注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是則天王者正稱其稱王者皆有所譏刺與稱天子同唯春下之王正而不變非刺譏所繫也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

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即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即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則猶泥於左氏家說禮記疏又引徐慎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亦即左氏說獨斷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注王者號也○舊疏云言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王者當王之號三統通稱三王之前曰五帝繁露三代改制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是也○注德合元者稱皇○文選注引鉤命決云道機合者稱皇初學記引七經義綱曰以化合神者曰皇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化合神者曰皇詩疏引中候勑省圖鄭注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元即春秋元年之元隱元年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也舊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者美大之名繁露王道篇所記五帝三皇之治天下是也○注孔子至明謚○舊疏云春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合元矣逍遙猶勤動行其德術

未有文字之敎其德盛明者爲其謚矣風俗通引運斗樞云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逆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道道德經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禮記疏引河上公注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爲三皇之世卽此象元義蓋卽以德明爲謚矣故繁露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亦不及三皇○注德合至可放○獨斷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諦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擧錯審諦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天者稱帝三國志注引孫盛詩同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分王注德合天地者稱帝蓋皆取德合天地爲義文有詳略也易是類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眞圖易繫辭上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注仁義至歸往○白虎通號篇云仁義合者稱王初學記引義稱云德合仁義者稱王白虎通引禮謚法記仁義所生稱王周書謚法解仁義所在曰王文選注引楷耀嘉仁義所在爲王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風俗通引書大傳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白虎通號篇亦有是語呂覽下賢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繁露滅國云王者民之所往也是也○注天子者爵稱也○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興盛

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按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說鄭駁之按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則此與易孟京說同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稱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自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易孟京與何氏所本也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鈎命決云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書亡佚篇曰厥兆天子爵又號篇云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援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是天子爲爵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文有五等之爵以尊之則亦以天子爲爵矣舊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天子有謚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注聖人至天子○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郎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

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邪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王者常置圖錄坐旁以自正也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娀妹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墜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之姜云天其子愛之周禮疏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則靈感仰殷則汁光紀也○注此錫至賜也○舊疏云決文元

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如父教子未當錫是以爲之張義言天子矣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彼自謂諸侯三年喪畢受爵之命此蓋天子特命與彼不同也而曲禮有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之禮者彼鄭注云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蓋天子或巡守至覲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例書時天子錫命則書月魯人喜得王命故詳錄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尙爲杞夫人〔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五日○注棄而至夫人○舊疏云外夫人卒例日卽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已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卽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爲下脅杞歸其喪者卽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

一第○八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4 版反内

歸之是也按此亦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爲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絶因爲齊人脅歸其喪故仍書卒皆以殺恥也然內女旣爲諸侯夫人雖見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郯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疏）注据逆至媵也○𨁽疏云蓋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也○注言來至夫人○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嫡莊十九年注云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

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

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疏）左氏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云異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曰禮稱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直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其姬之賢爲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又以姬非禮爲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託宋見王之義諸侯不得博異氣亦鄭氏就曲禮強爲之解耳○注伯姬至錄之○通義云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逆於致女事事詳錄之○注媵例時○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及下九年夏晉人來媵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据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爲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疏）注言以至脅也○𨁽疏云爲讀如子爲衛君乎之爲也與忿怒執人同辭者卽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本意者正以以者行其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伯有忿怒是以知其被脅耳按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注叔姬已絶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與公羊合○注已棄至逆之○禮喪服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蓋婦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絶故仍如在室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伯姬旣出仍脅夫家歸其喪是爲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爲文爲內諱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彼疏引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蓋交譏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陵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

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杜云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注不日至信辭○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雖得鄭盟旋卽執不以罪卽下晉人執鄭伯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又下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亦無中國救莒文其不信已明理合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使若至中國○舊疏云謂其作信辭也所以甚惡中國之無信矣○注因與至相起○舊疏云其言因非正爲之辭矣言此盟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亦內彼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中國無信同盟不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矣言相者兩事相其之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信矣通義云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非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背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然同盟國多矣卽爲小信辭無以別其爲鄭不背盟中國之失自在稱人以執見之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疏）通義云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爲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絜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舊疏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秋無此經也○注古者至義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故詩疏引易歸妹鄭注及箴膏肓皆引士昏禮婦人三月而後祭行則雖見舅姑尚未祭行猶未成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故士昏禮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昏禮畢將臥息又詩疏引駁異義云昏禮之莫枕席相連也此鄭氏之義若賈服之義則隱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疏引賈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又引此如宋致女下

服注云謂成昏按何氏之義亦與賈服同故白虎通嫁娶篇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人三月奠采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明古者三月廟見乃成夫婦也故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也○注父母至致之○禮記坊記云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之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其云宋共不親迎本之列女傳以不親釋不至亦即不肯聽命之意似鄭氏此解亦以致女爲成昏然何氏之意則以大夫致女是常禮如列女傳義則似因共公不親迎特使大夫致之令其無違則又少疎也故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按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是也然鄭氏以此專指不親迎者言似未達穀梁傳曰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范云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范云內稱謂稱使彼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是宋公不親迎者穀梁家說子政習穀梁故列女傳本之徐氏責伯姬之解過矣○注必三至婦禮○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亦卽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義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賈疏謂姑沒舅存則不行奠菜之禮也褚氏寅亮云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出而見乎皆爲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尚在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顨軒謂

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曾子問疏云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是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當以棗栗腶修見舅姑也雖厥明見舅姑仍三月見祖廟所以示成婦也故詩魏風葛屨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是也劉氏逢祿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云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氏据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賈服釋左氏以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今按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姬三傳舊注皆主此義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其位皆諸侯夫人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嬀所配者公子忽位在諸侯夫人下鄭大夫內子命婦上所行若彼則鍼子所以譏先配後祖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責其成禮于齊較諸公子忽更爲非禮然則觀於春秋褒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嬀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矣士以下無致女之儀大夫以上有之其辭載於曲禮天子諸侯大夫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當夕成昏故有致不致之殊非第以位尊卑之別也士以下無反馬大夫以上有之見於左傳象著於易爻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反馬者夫家之禮不

親迎周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肅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輿留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俟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棄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姆教既教於未嫁之先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素者多斂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難於聽受是以先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其也初嫁三月教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特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皆取一時可以有成之義一以慎擇婦之禮也古者爲子擇婦將娉必齋其家世既娶必察其性情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閑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闕乎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次日卽成婦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云云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必至三月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性情之賢然後妻可以事夫媵可以事君子婦可以奉宗廟壻可以見外舅姑而擇婦之禮成一以全出妻之禮也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順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二　十一

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閥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施諸尚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要之士以下無世祿居必狹隘罕有異宮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士庶嫁娶多遲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變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昏禮所以與士不同揆之人情固非窒礙難用也凡上中下三篇極爲詳晰擇其要者惟以親迎則不致女非公羊義○注書者至同義○上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令此書致女亦詳錄義也列女傳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用公羊義也○注所以至榮之○何校本潔作絜按潔乃俗守紹照本正作絜舊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絜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毛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亦其義也據舊疏義明亦三月後致女後始成昏矣其姬以未親迎不肯聽命故必得父母之命也○注言女至之黨○禮記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

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父雜記云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按此之廟見卽上文之三月而廟見也廟見卽祭禰也卽昏禮之奠菜也與昏禮記之祭行別彼云然後則不必適三月若廟見則必三月行之廟見之後無論何時適遇祭事卽得助祭皐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兼適婦庶婦言質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餕庶婦不餕則亦不奠菜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卽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祖禰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于禰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萬氏以廟見與祭禰分別舅姑存沒可也謂廟見卽祭行則謬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沒者非謂舅姑沒者止行祭禰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禰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與萬氏大同按曾子問廟見祭禰常是一事謂舅姑沒者其高曾祖廟自當於祭行時及之蓋廟見止如舅姑在時之厭明之見舅姑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二　十二

故亦止于禰耳擇日者雖在三月之限必擇吉日敬之至也劉氏毓崧謂大夫以上贊醴婦婦盥饋餕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昏義謂贊醴婦爲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爲明婦順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爲著代昏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揆諸人情恐未盡洽蓋婦者對舅姑之稱亦係已昏未昏之別昏義所謂婦禮婦義就士昏禮釋之無婦字則不辭不必爲此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卽預行盥餕諸禮亦無不可似未必見舅姑後卽婦而不女也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疏〕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書致女皆與書納幣同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三日

晉人執鄭伯〔疏〕僖四年傳例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疏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歷謂是年閏十一月也○注日者至所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即僖四年春王正月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義具上公會晉侯以下同盟于蒲注通義云潰日者惡楚比克莒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義亦可通

楚人入運疏通義云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郡國志瑯邪東莞有鄆亭所謂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疏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成九年定六年俱書城中城國都之內城也杜謂在廩丘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閱曰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汪氏克寬曰定公豈能役衆修城益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自固耳按高注說亦無据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按厚丘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今刊本訛爲廩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亦引中城在范縣東南即亦此注廩丘之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終

子孜蔡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年盡十四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注据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注据上至牲也○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不郊不言乃也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牲也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注不免至得郊○穀梁上七年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牲也此不言免故爲失事天道坐盜天牲也公羊問答云問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

魏以來書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据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通義云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宜入年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故乃爲重難詞也穀梁傳五卜强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通義又云五卜非禮不郊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發傳一不發傳其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與今本異○注不致至免牲○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成公數卜郊不從即此上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故云數○注不但至而已○舊疏云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說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至起之○桓二年注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故爲奪臣子辭舊疏云桓元年注云不致之者至故復脫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穀梁傳於九年晉人來媵云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八年衛人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宜同皆與公羊合

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爲侈也〔注〕侈大也朝廷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惟天子娶十二女〔疏〕注侈大至容之大○校勘記出故侈大其能容之云解云考諸舊本大上無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此云大其能容之舊本是今衍公羊問答云問何爲婦人以眾多爲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是婦人以多爲侈之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內女嫁於諸侯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最詳故媵不稱婦而叔姬書婦以其節婦不書媵而共姬之婦書三國來媵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爲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俗儒謂三國來媵爲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不皆書獨此賢女共姬之娣而備書之以示譏哉且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此獨屢書其末

歸也衞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來媵未聞內女之嫁若是者公羊所謂婦人以眾多爲侈者不其然乎朝廷侈於妬上二語疑有成文舊疏云妬其有賢才而居於已上位者是朝廷侈之妬也不能容眾妾而妬惡之者是婦人妬也○注惟天至二女○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釋文作取云七住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立制非古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眾禮之中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蓋亦本此爲說獨斷云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檀弓注云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以爲後王法與

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丙午五月無丙午四月之七日也○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見上八年傳疏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其合絕之是以僖九年晉侯詭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蓋趙同等無罪被殺故或致妖厲爲祟與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疏〕注如晉至絕之○鄂本作常詔之謨舊疏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無事天之意包氏慎言云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書不覺悟重有災也與義公羊記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成公七年郊因鼷鼠食牛角而不郊至十年卜郊不從不知罪已思改更以奉天以卜不從而不郊又不免牲何注坐以盜天牲五月公會晉侯衞侯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弒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盜天牲者宜坐誅責之罪冬公如晉過郊時乃反則怨懟無事天之意故絕之以爲君天下而不謹於奉天者戒記曰逆天地者罪

及五世言禍至之無比時也立君以奉祀黷於祀事即當從廢疾例黜退重祭主也

冬十月〔疏〕校勘記云此本鄂本閩監毛本皆脫惟唐石經有之嚴杰曰左穀皆有此三字與公羊經異錢大昕云何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此三字非何義也故知唐石經未必是歷來版本未必非也按無者是也經熙本亦無此三字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亦云無此三字孫氏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云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云冬者惡成公云云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有冬十月三字公羊經文偶脫闕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謬戾甚矣且謂成公以卜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按左氏不可說人羊孫氏膚淺之徒無足辨也浦鏜云中庸疏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今有者後人妄增當爲衍文是也段氏玉裁經顧樓集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公羊唐石經經亦有之穀梁唐石經已初不可知今按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日進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

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襄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正義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矣孔沖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官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古本之流傳未訛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如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者如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在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氏公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證之於首義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以爲貶絕范則云未詳杜則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與三家異但中庸疏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有既不視朔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發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疏】釋文郤州本亦作犨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犨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犨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犨聲相近字異耳按惠氏所引世本見左傳正義又閔元年左傳畢萬爲右注畢萬魏犨祖父正義引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犨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服虔云郤犨郤克從祖昆弟按左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芮芮生缺缺生克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爲從祖昆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丑月之二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舊疏入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云以不舉而通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省文又春秋王魯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莅盟來盟悉書時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屬悉書日皆不與信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疏】杜注左傳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久爲秦有周之采地不應仍存當亦在東圻矣魯世家索隱云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世爲周公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僖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私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注私土至公

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爲三公者詩衞風淇奧美武公云故能入相于周衞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又鄭風緇衣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入爲王朝之臣者也以稱公故知爲三公其實亦即卿士卿爲典事公其兼官詩疏引顧命鄭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大是其義也○注周公至錄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鄭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其驕蹇明矣何氏義與左傳大同杜云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注不月者小國也○春秋之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是也小國時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爲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舊疏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既親公侯何言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鄰有宋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

夏公會晉侯衞侯于沙澤【疏】左氏穀梁作瑣澤定七年同沙古音莎與瑣同部字左氏定七年經齊侯衞侯盟于沙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傳曰乃盟于瑣注瑣即沙也可證杜云瑣澤地闕方輿紀要瑣侯亭在開封府

新鄭縣宛陵城西亦曰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直名白狄爲狄不復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又云或云交剛在今隰州境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注不使夷狄敵中國是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疏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疏注月者至天子○舊疏云正以朝聘時故也通義云趙汸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爲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舊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公下有至字晉侯下有齊侯二字彼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此係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宋人增也按是年石經實非補刻何焯謂誤公羊疏以至字爲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

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據彼疏引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宋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石經公下有至字衍文也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疏穀梁閩監毛本宋本穀梁傳無齊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注據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疏注據僖至王所○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舊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之通義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公鑿行也注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疏注鑿猶至之意○公羊問答云問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詁鑿穿也又淮南氾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隷楊厥碑遂通石門遂卽鑿也亦或作遂肯體也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注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問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疏注時本至事也○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禮而行解云生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衍文則舊疏本無復字杜云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述義云魯朝聘皆言如書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過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卽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如何意公本無朝王意然猶有尊畏之心不敢過京師而不朝善從長卽而褒成之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穀梁傳非如曰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以是其義也○注問無至鑿行○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問無異事可知矣彼以間無異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間無事亦但書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明其善也

曹伯廬卒于師疏釋文廬本亦作盧古廬盧字多通用左氏桓十二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本作盧戎

云本亦作盧昭十三年經蔡侯盧歸于蔡二十年書蔡侯盧卒作盧史記吳世家餘橋夷吾卒子柯盧立吳越春秋作柯盧荀子富國篇君盧屋妾注盧當爲盧莊子讓王篇乃負石而自沈于盧水釋文云司馬本作盧水是也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注月者至用兵○舊疏云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通

冬葬曹宣公疏小國君卒月葬時故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疏注莒大至得卒○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是邾婁卒於所傳聞世春秋序莒常在邾婁上明莒大於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按彼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爲慕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例矣所聞世合卒又以庶其弑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文十八年○注至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書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始書卒無

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直行進其邾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大國同例者春秋敬老重恩也故爲魯恩錄之是也通義引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疏〕通義云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緰一譏而已〔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不月者蓋以成公即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嬰齊于蜀則即位雖幼必非稚穉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即位至此年計已逾冠故舊疏謂其即位十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也孔疏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文甯成公時始十五六耶○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又作娶閩監毛本蓋據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緰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春秋於公不親迎不譏從可知例也舊疏云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太早也成十四年秋始使僑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一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于齊合在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二年注云下文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然則外之娶妻當問早晚其不親迎皆不復書而譏之者悉從履緰之例一譏而已所以此處注之者正以內逆女常書之朱是以於此決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者疑即指親迎言非謂不譏其早晚也文公娶太早經書公子遂納幣譏之成公娶晚經不月以起之也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疏〕毛本率改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疏〕左傳舍族尊夫人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類也劉氏逢祿評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可知例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

秦伯卒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一終

子孜荼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五年　盡十六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四日

仲嬰齊者何注疑仲遂後故問之疏注疑仲至問之○舊疏何氏欲解弟子問所不知之意何者欲言仲遂之子宜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公孫嬰齊也注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疏注未見至嬰齊○舊疏云未見於經謂未作大夫不得見於經當稱之時猶爲公子之子故爲公孫嬰齊矣今爲大夫而死得見於經更爲公子之孫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爲仲嬰齊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此文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此漢人解經之

善若子叔聲伯則臧宰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蓋歸父奔後魯人尚未立後傳故云徐傷歸父無後也爲大夫未久卽卒又未有事故不見經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注據本公孫疏注據本公孫○舊疏云言其本公孫昭穆須正雖代兄爲大夫甯得更爲公孫之子乎故難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注更爲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疏後漢書安帝紀云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章懷注爲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謂嬰齊爲歸父後卽爲歸父之子爲歸父之子故以歸父父字仲爲氏是爲以王父字爲氏以王父字爲氏眞子之禮如此爲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非以爲之子釋爲人後乃以明爲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於眞子喪服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謂爲之子也傳又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爲之子也喪服親疏遠近一如眞子然則爲之子子信矣爲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爲後者皆如是○注更爲至公孫○正以嬰齊貫公孫今爲公孫歸父後故去其公孫之氏同諸歸父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注據氏非一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注謂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疏注謂諸至所出○禮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王父則謂諸侯子也白虎通姓名云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荊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以卯其爲子孫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禮記大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韓魏趙是也然則孫以王父字爲氏專斥天子諸侯子孫言而猶必賜之於君也大傳疏又云若子孫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亦所以明所自出故也

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疏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閩本脫一後字今訂正按紹熙本亦疊後字歸父使于晉而未反注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檉奔齊訖今未還疏注訖今未還○爾雅釋詁訖至也至今未還也與漢書成帝詔訖今不改之訖同何以後之注據已絕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惠諡也疏注叔仲至氏也○舊疏云卽文十一年叔彭生之氏族也○注文家至氏之○白虎通姓名云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廣川書跋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白虎通又云卽如楚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不積於叔何益以爲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仲明其無二也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其次卽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又其次爲蔡叔度曹叔振鐸郕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末爲冉季載是文家積于叔之諡也質家積于仲古籍散亡無可驗也舊疏云經言文家字積于叔欲道彭生之經所以不連仲之意也言叔仲有長幼者欲道彭生之傳所以連叔仲之意

也何言彭生之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生遠而言之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稱述言仲矣按叔仲云者猶言叔氏之仲也○注經云至於仲○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嬰齊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當質正得積於仲是以不得更以佗字連之○注惠謚也○周書謚法解愛人好與曰惠又柔質慈民曰惠是也

文公死子幼〈注〉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疏〉注禮至老夫○禮記曲禮文彼無從字此較詳備通義云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碏使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曰老夫蓋貌慢遂之辭鄭注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亦引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是也意老夫亦非卿大夫正稱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注〉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為重叔仲惠伯事

與荀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疏〉釋文弒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與此敘少有先後耳○注殺叔至為重○通義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不相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兩弒君皆一弒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弒子赤曷為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弒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奉邊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冊哉然則曷為不書卒則書卒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為不書刺刺者有罪乃刺之雖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按春秋不書殺叔仲惠伯自為舉重略輕蓋亦內諱也若欲書之聖人自有書法以張義不必如舊疏所云宜言冬十月子赤及叔仲彭生卒夫游夏之徒且不能贊一辭後人何必強作解事乎荀○注叔仲至死之○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及者何累也又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此叔仲惠伯亦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以卻仲遂遂因殺叔仲惠伯弒子赤是與荀息事相類也桓二年莊十二年僖十年皆有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均指叔仲惠伯下皆云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云云然則叔仲惠伯嘗有不賢而彼傳皆如此發何邵公難云叔仲惠伯直雖見殺不如荀息死之義亦未洽何者仲遂欲廢嫡立庶先與惠伯謀其必嚴憚惠伯與孔父義形於色無所區別故仲遂退而先殺惠伯次弒子赤左傳謂以君命召惠伯應是殺惡及視先事不然遂重在弒君子赤已死則惠伯存否聽之可矣何必矯命為耶當時所以不與三人並見累者或仍為內諱故與

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注〉臧孫許宣謚〈疏〉校勘記出臧宣公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此傳同當据正唐石經缺按紹熙本作臧宣叔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為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卿則非少司寇之謂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

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宣叔為司寇謂之為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按孔子之攝相自謂攝政夾谷相禮之事非執政之相與此不同臧孫之相自謂當國者蓋魯命卿不一諸卿中又一執政者如晉六卿而別一有執政者也周氏引管仲子產事為證是也然晉執政者常將中軍宋執政者常為右師魯叔孫穆子嘗執政而於卿位居二則又各國之殊也○注臧孫許宣謚○左傳宣十八年云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是也宣謚者謚法解聖善周聞曰宣

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宣十八年疏引作雜言曰仲氏也其然乎〈疏〉校勘記云鄂本氏誤如於是遣歸父之家〈注〉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疏〉左傳又云遂逐東門氏遂與遣同左傳僖二十三年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亦謂逐之也漢書孔光傳遣婦故郡即遂婦故郡也歸父在外故先遂其家也○注時見至大夫○舊疏云時見君幼少恐有禍變欲以有防衛之義示其諸大夫然後哭君歸父使乎

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疏〕自歸父使於晉下又見宣十八年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注〕徐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爲惡身見逐絕不忍懟也〔疏〕注徐者至東語○說文彳部徐安行也廣雅釋詁徐遲也國策宋策臣請受邊城徐其政而留其日注徐緩也蓋魯人作聽臧孫許言皆知仲遂當絕繼見歸父無罪見逐不忍懟故共傷歸父無後也何氏以徐爲皆共者廣雅釋詁餘皆也呂覽辯土亦無使有餘注餘猶多也餘徐皆从余聲徐其餘之借與○注傷其至懟也○郎謂其聞君薨家遣哭君成踊反命乎介事宣十八年注亦云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疏〕通義云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逐絕不廢臣禮故爲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爵是也○注弟無至父孫○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按禮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即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爲禰紇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昔人之刱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以後衛後其子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千古爲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設者失之崑山徐氏爲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眞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緜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

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歿其實也明其爲遂子也通義云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而氏之禰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者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嘗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而謂皆父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按孔氏直混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爲一故如此解爲殤後之後謂宗子爲殤死族人承其宗者與此後字別爲祖母後爲祖庶母後皆論服制本不必皆以父母稱之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非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爲諸侯有爲祖後者有爲曾祖後者皆服斬亦不必以父母稱之也重黎之事亦不例諸大夫士孔氏未免好辨矣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程軫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書夫子既順爵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然考舊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于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自謂天子諸侯之制非謂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爲後也劉說援據亦非總之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奪宗故得以弟爲兄後叔爲姪後兄爲弟後俱無不可不奪宗則必取諸昭穆相當者爲後不得混施不明乎此宜乎宗法廟制俱轇轕不通矣歸父無罪被逐魯人傷其無後欲爲立後此國人清議也季文子等於遂之弑君并不以爲可仇唯歸父欲去三桓故疾之尤甚因坐以其父弑君之罪其意仍在歸父并非罪遂而又迫於國人之言不得不爲歸父立後乃不立歸父之子而立歸父之弟名爲後歸父仍是絕歸父以後遂此季臧之奸巧也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此也聖人書之以仲不言仲孫正不與其子爲父孫并所以絕遂不與其有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疏〕校勘記出宋世子成云鄂本元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成作戌釋文世子戌音恤本或作成蓋唐初本已有作成者矣左氏穀梁俱作戌按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亦作戌二傳作成彼釋文云宋戌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戌之諲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姞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

公子城杜云平公子成興城音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包氏愼言云三月書癸丑月之十二日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簒喜時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八年注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然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左氏穀梁亦無之通義云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特爲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者誤按彼云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注云此雖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据彼及注則此經不得有之字矣有者術文○注爲簒喜時○事具昭二十年傳通義云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爲伯討也按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又十三年彼傳云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晉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又曰旣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年彼傳云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子臧卽此之喜時係讓國而非負芻所簒與公羊異孔氏乃取左氏爲說何耶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疏注不日至

略之○正以大國君卒日葬月此不日故解之多取三國媵者卽上九年伯姬歸于宋有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是也舊疏云雖於伯姬爲榮而宋公有失故死略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庚辰月之十一日通義云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爲國亂渴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疏鄂本奔作犇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繫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疏注不省至之也○舊疏云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彼則省文不言鄭良霄自許入于鄭今則不省文故決之必知不省文是大之者正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故知也通義云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能假晉力以威蕩氏卒拔強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繫辭大之也言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者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左傳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也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是亦以華元爲憂國出奔但不以爲山所譖耳宋世家請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又異○注言歸至無惡○舊疏云卽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是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明晉人理其罪宋人乃反華元誅山也史記左傳皆言魚石止華元至河乃還誅山然設非晉力桓氏未必反順華元若是也

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疏通義云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本左氏言背其族也之義○注去氏至元故○舊疏云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諸光可知然則此華元歸後山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義左傳華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是山殺在華元歸後也

宋魚石出奔楚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疏注與山至及也○杜云公子目夷之曾孫左傳六官者皆桓族也注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是與山有親也舊疏以注有山者魚石之親語因云若其不貶宜言魚山矣疑山亦魚氏非也山卽蕩澤故世家作唐山唐卽左氏之蕩也○注後得至殺山○正以復入爲出無惡入有惡文也魚石復入見下十八年云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者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然則彼爲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坐君殺君書國兼惡射姑可知此文與彼同亦似君漏言致魚石殺山然惟下有復入文則魚石無惡其非魚石殺山可知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疏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大事表云昭四年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四年楚子爲吳師以略吳疆還吳踵楚遂滅巢及鍾離南北朝時爲重鎭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東四里有鍾離舊城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爲縣

春秋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一統志故城在鳳陽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於其中按是時鍾離應尚爲國若已屬楚不得會其地矣

曷爲殊會吳注据楚不殊疏注据楚不殊○即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是也

外吳也疏繁露觀德云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謂其有夷狄之行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通義云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玉曰首戴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曷爲外也注据襄五年不外之疏注据襄至外之○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是也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

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疏舊疏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即經云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是也云內諸夏而外夷狄即經序諸大夫訖乃言會吳于鍾離是也按舊疏第就此經言之其實傳凡言春秋皆謂春秋通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所傳聞世也內諸夏而外夷狄謂所聞世也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矣繁露竹林云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是也漢書匈奴傳論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明皆道春秋之法非當時果外吳外楚也○注內其至師也○即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即假魯以爲京師也是以儀父來盟則褒滕薛來朝則褒外來盟者稱來我往彼盟稱莅齊侯歃捷亦稱來見王義尊內言如不言朝聘皆京師魯之義故僖三年注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自事於王是也○注諸夏至侯也○校勘記云此本閩監本土誤士鄂本毛本不誤今訂正魯亦諸夏假魯爲京師故以諸夏爲外土諸侯也論語八佾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注謂之至辭也○校勘記出大總下上言之辭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上作土當据正按紹熙本亦作下土夏者大也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閔元年左傳諸夏親暱襄四年左傳諸夷必叛華夏皆總下土言之謂之大者言有禮儀之大也○注不殊至殊也○即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之屬是不殊也通義云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攢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最明○注至於至之行○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也是卓然有君子之行故又不得殊也○注吳似至殊吳○史記吳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所謂似夷狄差醇也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決楚之始見時尚未合殊故也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注据大一統疏○注据大一統即隱元年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舊疏云王者施政欲其遠近偏及海內如一而殊外內故難之是也

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疏注明當至治之○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廉廉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書外離會至所見世用心尤深而詳明先正京師乃正諸夏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也故隱二年會戎于潛書內離會以正內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不名見責小國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所聞世內諸夏而詳錄之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是也說苑指武篇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通義云此春秋爲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彼之聲教羈縻弗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操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其義然也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詳遠者略亦謂先近而後遠也○注葉公至者來○見論語子路篇今本無于孔子蓋以意足之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孔子世家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書傳略說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皆以意增損非有異文也○注季孫至是也○在見論語顏淵篇蘇云師長也言子爲諸侯之長而爲正誰敢不爲正乎亦是先正於近乃始及遠之義故引之按大戴禮哀公問篇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皆謂正己以正物卽由近而及遠也○注月者至夷狄通義云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故特危月之

許遷于葉〔疏〕杜云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是也大事表云許畏鄭請遷于楚楚遷許于葉而許之舊都盡歸于鄭鄭人謂之舊許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東侵舊許是也又云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遷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鎮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疏〕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云雨著木成冰杜云冰封著樹漢書劉向傳書冥晦雨木冰師古曰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爲冰也今俗呼爲間樹雨音于具反按今時間有之所謂樹稼是也皆盛寒所致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也○注木者至微也○五行志上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日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經義雜記云雨木冰杜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何注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穀梁傳雨而木冰也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胄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逮至也與何邵公義同五行志載劉歆劉向及各說按左氏無傳當從劉子駿說說文气部氛祥气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則氛雰爲一字釋名釋天氛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名合氛雰字異也穀梁當从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脇木得雨而冰是不必以冰爲木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脇木之義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古微書考異郵云天雨木冰貴臣將死也專主大臣言益震爲木震爲長子大臣之象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爲叔孫僑如出奔刺公子偃之兆而少陽象幼君冰脅木象公爲晉所恥行父被執取應亦切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辛未月之六日通義云滕文公也○注滕始至不名○宣九年秋八月是始卒於宣公也此經書辛未滕子卒是日於成公也二者皆不名故云不名若然隱七年書滕侯卒彼注云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故也○注邾婁至公名○文十三年邾婁子蘧篨卒是卒於文公也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瞷卒是日於襄公也蘧篨瞷皆名故日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書邾婁子瑣卒己見於所傳聞世而云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者莊十六年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莊二十八年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明皆以行進與隱七年之書滕侯卒皆非常例也○注俱葬於昭公○昭三年滕子泉卒又云葬滕成公昭元年邾婁子華卒下云葬邾婁悼公是俱葬於昭公也○注是以知滕小○舊疏云春秋於所聞之世始錄微國之卒書月書名明其大小滕子卒葬皆在邾婁之後邾婁之君名於所聞之世於滕則未是以知其小于邾婁也何氏所以不於會序比之而據其卒葬者會是主會大之其大小仍自難明故如此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故十七年復食〔疏〕注是後至尤重○校勘記出晉厲公見餓殺尤重云閩監毛本尤誤猶鄂本餓作殺誤尤字與此本　按紹熙本不誤楚滅舒庸見下十七年晉厲公見餓殺者下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舊疏引春秋說以

爲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出之二月而死故此注云見餓殺也五行志下之下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與何氏義異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愼言云六月書丙寅劉歆以爲四月二日是也○注故十七年復食○卽下十七年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疏包氏愼言云六月又書甲午甲午本六月之晦日春秋不記晦故特言記異以別之按繁露王道述災異有書晦謂此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疏杜云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水經注洧水篇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處也史記注引服虔云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紀要鄢陵舊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傿陵卽杜所故續志作傿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志陳留郡有傿

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則克段之傿與潁川之傿陵有別

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注据宋公戰于泓敗績稱師疏注据宋至稱師○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通義云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爲主人而戰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陵諸夏鄭附從僭夷善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爲主與敵同義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注時爲飛矢所中疏廣雅釋詁痍傷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體創曰痍釋名釋疾病痍侈也侈開皮膚爲創也說文疒部云痍傷也成十三年左傳芟痍我農功釋文痍本作夷故左傳云子反命軍吏察夷傷注夷亦傷也疏引服注云金創爲夷是也說文刃部刃傷也从刃从一又創云刃或從倉繫傳云按史此正刃創字也金創爲痍卽通俗文之體創爲痍是金創矣故注云爲飛矢所中左傳史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及戰射共王中目楚世家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是其事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王痍未言爾注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

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疏注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未有以言之注末猶無也禮記檀弓云末吾禁也注末無也○注凡舉至爲重○桓十三年注云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又隱二年注內外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故敗績舉師也穀梁傳曰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繁露對膠西王篇王痍君獲不言師敗重傷君也○注以言至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月今以鄢陵之經言戰言敗績知非詐故當蒙上日甲午矣謂結日偏戰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衞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疏杜云沙隨宋地梁國甯陵縣北有沙隨亭大事表云今沙隨城在歸德府甯陵縣西六里水經注汳水篇汳水又東逕甯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成十六年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注曰在甯陵縣北沙陽亭世以爲堂城非也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注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疏通義云不得爲晉侯所見○注不見至執之○下傳云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公不

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据不得意扈之會公失序不致疏注据不得意○舊疏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今會不得意而致會故据以難○注扈之至不致○卽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夫與公盟也彼公不得意不書致故据以難通義云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謨以爲行父再執與經不合不恥也曷爲不恥注据扈之會公失序恥疏注据扈至序恥○文七年注云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明恥故諱也故彼不曰順諱爲善文也此反爲得意辭故据以難公幼也注因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疏注因公至諱辭○舊疏云實不見今而致會若得意然故言爲諱辭耳白虎通爵篇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經不以爲殺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是也通義云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僑如諂通繆姜而譖公于晉之故時公尚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于公也按孔氏牽涉左氏之說

果爾則晉人信譖何反責魯大臣而爲公幼殺恥也且左氏家以公衛爲成公子則亦無公幼之說白虎通正先師舊義與何氏說合○注不書至重矣○舊疏云是時累代公執而下經但舉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按經書行父之執在伐鄭後與此致會無涉傳何爲逆据以問明涉隨已有執季孫事孔氏謂行父止一執蓋仍爲左傳所泥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疏】通義云王之上大夫稱子杜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沈氏欽韓云圻內國有封爵加蘇子稱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文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爲侯伯不當爲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不曰公不獨尹子爲然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注】据曹伯襄復歸于曹【疏】注据曹至于曹○見僖二十八年易也【注】易故未言之不復

舉國名【疏】注易故至國名○毛本末作未誤按何意亦末無也無所取於舉國名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注】据本篡喜時也【疏】釋文喜時左傳作欣時○注据本篡喜時○上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故据以難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注】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貢獻【疏】通義云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未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疏】通義云此釋不言復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條賢者之心而爲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以執罪已明矣是也○注訟治于京師○鄂本訟作說誤僖二十八年傳治反衛侯注亦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其言自京師何【注】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後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力文言甚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注据僖至京師○卽僖二十八

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也○注不連至時錯○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卽嫌天子有力與上說喜時之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爲喜時之力意違故但問自京師與衛侯鄭不同之故也舊疏云問者之意欲道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今曹伯亦天子所歸獨言自京師文相違背也上說言其所以易正猶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文卽與上說喜時之力自相違也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自京師者與內据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据喜時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疏】注言歸至同文○舊疏云與上十三年公至自京師相似○注欲言至難矣○通義云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其位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芻之罪也○注則主所至力也○通義云倒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於曹則

嫌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喜時意錯○注執歸至功也○舊疏云以傳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一年執宋公之屬皆不書其歸也若然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又云晉人執衛侯下云曹伯襄復歸于曹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皆是被執而書之者曹伯下注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衛侯下注云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是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疏】左氏穀梁作苕丘史記管蔡世家云陳司徒招索隱招或作苕又陳杞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卽陳司徒招又名苕招苕皆从召得聲得通也詩小雅苕之華釋文苕徐音韶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濩者釋文韶本或作招獨斷舜曰大韶一曰大招是也杜云苕丘晉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疏】禮記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引此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則鄭所見公羊本作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傳稱欲人愛此行人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又中庸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存問之言穀粱莊元年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卽仁之也古人與仁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知其仁也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謂非仁者之言也呂

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韓物造孔子廟碑四方士仁謂士
人也驗其人謂驗其仁也是也九經古義按公食大夫禮賓
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
親覲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德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
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御覽引元命包云仁者情志好生
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
念施與也是則仁之義也曰在招丘悕矣注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
可悲矣閔錄之辭疏注悕悲也○昭九年傳存陳悕矣釋文悕悲也本此注爲義說文無悕字欠部
云欷歔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欷歔泣餘聲也亦作唏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索隱唏歎聲蓋皆欷之借
也廣雅釋詁亦云欷悲也楚辭九辯憯悽增欷離騷曾歔欷
余鬱邑兮是也方言唏痛也凡哀而不泣曰唏淮南說山訓
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欷明通用也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疏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作仁之何此與表記注合按此誤字而有台於
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後來皆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爲
誤字矣今按紹熙本亦作仁之何皆當如表記注所引作人
字爲是十行本不誤也而人字又以作儿爲正說文人下云
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
訓親愛人謂此儿字是親愛人也凡禮記中庸之仁者人也

表記之仁者人也此人也之人字者說文儿字非人字也詩
衛風淇奧箋云謂仁於施舍亦當作儿於施舍彼俗本作人
敎勝於元本也代公執也疏通義云善其以身衛君故仁錄之其代公執奈何前此
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注不書者不與無惡疏即上夏六月晉侯使欒黶
來乞師下云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不
見內君大夫會知其不與也○注不書至無惡○傳二十六
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
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兵凶器戰危
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別外內也故不與
無惡也按左傳云戰之日齊國佐高无咎至于師衛侯出于
衛公出于壞隤注壞隤魯邑是魯師未出竟故僑如告郤犨
有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之語也即上文孟獻子亦但曰
有勝矣亦不見有出師之文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注會沙隨也○即上秋公會晉侯齊
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是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
季孫行父疏據何氏義此執季孫爲會沙隨時事成公將會晉厲公注請上伐
鄭言論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

故下與嬰齊傳合同疏校勘記出成公將會厲公云唐石經作晉厲公此脫晉字按紹熙本有晉
字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字○注謂上伐鄭○鄂本下有
也字紹熙本亦有別於沙隨之會即上公會尹子晉侯齊國
佐邾婁人伐鄭是也○注言論至合同○謂此傳稱成公將
會厲公與上公會晉侯僅稱公孫也嬰齊所請者下十七年
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傳云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
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是上言公會晉侯將執
公是上經沙隨之事嬰齊爲公請者也然則沙隨之會行父
與嬰齊並請也左傳亦有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事惟彼傳
無嬰齊出奔事又以執季孫止此若丘一文也通義云此一
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
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中其事而詳敘之蓋晉人緣乞
師不與恚公而以會不當期爲罪名耳傳本釋經經唯一書
執季孫行父而郤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按孔氏以行父
止執若丘一次仍本左氏立說詳釋傳文似是兩事公會晉
侯以下一事也成公將會晉厲公又一事也序事甚晰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
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疏舊疏云言聽獄
者失之大者矣鹽鐵論周秦云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
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

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
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今此臣之罪
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
季孫行父注善其過則稱已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
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
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注善其至稱君○說苑臣術云功臣事立歸善于君不敢獨伐其勞
如此者良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
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則民作讓矣○注累代至其所○正以沙隨之會代公執
伐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地也左傳疏
引賈云書執行父舍于若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
執之示已無罪也公羊禮說云問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其行合禮焉其志可哀也言月爲
傷痛文者舊疏云正以凡執例時故也即僖四年夏齊人執
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屬是也通義云內大夫無
罪被執例月義亦通○注爲代至出使○文十四年冬齊人
執單伯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傳曰稱行人而
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衛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

叔孫舍是也傳又曰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此行父既非事執亦非以已執故解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疏）包氏慎言云十月乙亥月之十三日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注）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疏）注行父至爲重○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書隱如至自晉又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書舍至自晉皆書其至此不致故解之正以書公至自會故行父致從省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疏）舊疏云考諸舊本此經之下悉皆無注若有注者衍字耳又云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穀梁傳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二終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覆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七年盡十八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疏）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包氏慎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郊之日爲辛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杜云柯陵鄭西地風俗通云國語周語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即加陵古柯加同韻按爾雅釋地云陵莫大於加陵郭注今所在未聞韋昭注周語亦云柯陵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梁傳柯陵之盟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丑用郊之日爲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用幣左傳曰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于門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此於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于地故云下降是則陰生于午故於爻象爲姤極於亥於象爲坤七月爲否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据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

不郊則不日疏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注魯郊至用也○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三月云鄂本閩監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博毛本誤作傅疏同按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浦校本作轉卜非僖三十一年傳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三月事也御覽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下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郊不從卽止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

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類聚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注言正至制也○舊疏云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因魯以制法令自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然則鄭注所駁蓋卽董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牲疏又云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與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也故云始也按何

氏義與鄭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用正月博卜三正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亦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以爲春秋制也則又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魯於子月郊天之據二記述其常故只言子月其實魯郊卜不定子丑寅三月也郊特牲疏又引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曰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云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售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及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則是周魯不別矣魯若子寅兩月並郊則天子止一郊魯反兩郊理尤不通者也魯轉卜三正得一則止則丑月郊容或有之特經傳偶未及耳其左傳之啓蟄而郊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子之禮據郊之常月言也郊特牲疏又云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用辛似用冬至

之月按冬至日係圜丘之祭郊日宜用辛止用冬至之月耳各不相蒙郊特牲疏又云張融謹案以郊與圜丘是一又引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與鄭元同於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轂祭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白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咸生帝配以后稷圜丘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圜丘之祭也被袞以象天郊祭之禮也魯不得用大裘而冕明圓丘與郊是二祭周既祭圜丘又郊魯止一郊也張融之說名爲申鄭反與鄭謬矣家語王肅僞書不必引以相混也○注正月至之意○校勘記出上辛尤始新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作猶是也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時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祭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在周正正月蓋何氏亦本之公羊先師也○注日者明用辛例○正以絕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爲正也○注不

郊則不日〇即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七
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
屬是不郊
故不日也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
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
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
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
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通義云或意未
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頖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焉
讀書叢錄云按用當作卜說文用从卜从中字形相似又涉
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
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
卜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
據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義傳亦迂曲俞氏羣經平議云如此
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
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
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
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
蓋即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不郊也此說文部用
可施行也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即爲卜中卜中而後郊是不
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
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
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即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
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
也解詁運轉也巳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
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一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
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恐譏
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〇注
或曰至名也〇校勘記補錄云名壹行字從續通解文按何意
以或曰用者爲將郊先有事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名
字是也郊特牲曰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正義存安廟室之
神此存義也〇注晉人至泮宮〇並禮器文禮器蜚林作配
林天作上帝泮作頖魯人在首句彼鄭注云惡當爲呼聲之
誤也呼池滹沱并州川正義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
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鄭又云配林
林名公羊禮疏引盧植注云配林小山林麓祀泰山者也謂
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岳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
其漸天子則否矣釋文蜚芳尾反又音配惠棟曰古配字讀

爲妃故配林一作蜚林音相近禮正義配林是泰山之從祀
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告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
郊又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
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
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
經義述聞云鄭注引詩所謂頖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頖宮而
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頖宇亦當作郊蓋經
言郊宮即魯頖之頖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
正釋郊宮二字宇或爲郊宮當作宇或爲頖宮蓋郊宮即頖
宮故本亦有作頖宮者後人多聞頖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
云郊爲頖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頖宮一語遂以頖宮釋
頖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正義所見經注文已經改皇公
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誤久矣按禮記之誤或如王氏
所說而公羊注之作泮宮安見非即王氏所改注中之或作
頖宮之本與禮器疏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頖宮
告后稷也義或然也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爲鄭學者謂爲殷制周人質文相變則周人立太學於國
小學在郊頖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〇注九月至小也〇傳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
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虵彼以不郊而望故譏其望明郊則不譏此九月郊据或云
失禮尤者故大小皆譏也尤悖禮者蓋對定十五年之夏五

月郊言也〇注又夕至日下〇舊疏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
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牷于后稷則如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
郊矣按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牷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
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
牲也特牲饋食禮之曰宗人視牲告充畢獻尾告備近之續
漢志注引干寶云展牲若今夕牲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
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祼神誠是一日之事終
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劉芳對曰臣謹按周禮牧人職止有
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
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
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以郊配
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据當從卿議公羊禮說云夕牲之禮
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在廟何牲告牷
后稷是祭后稷而告牷非郊天而告牷于后稷之廟也徐疏
以爲古禮郊之前日陳其牲物告牷於后稷此應說也傳曰
用然後郊注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
之故得郊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
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注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
主不止据此則知告后稷以配天不聞郊前一日告牷於后
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
也注云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此告卜郊于祖亦不聞告牷之也
孔賈疏皆云卜在祭前十日据此卜日告廟夕牲久告廟十

日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何也若云卽以卜日之時告牲則告牲當在祭前十日不得謂郊之前一日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其其肓牛求牛鄭司農云肓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則肓牛不獲郊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告牷何以不指預宮之祭而必欲以爲郊大之牛夕牲告牷于后稷乎特牲饋食是士祭宗廟何嘗不告牲祭后稷而反不告牷耶說文牷牛純色也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則正是灌而迎牲告牷又安有告牷后稷之事充人疏言漢法以況則古禮已亡故舉漢法以況也漢法郊祭之夕牲告牲于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續漢志正月天郊夕牲注引干實日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大祝史祭牲入蹕日請省牲太史令帥毛血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亦何嘗有郊牲必告廟之事又晉書禮志武帝將親祠車駕夕牲儀注不拜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此則宗廟夕牲之證也魏書禮志帝曰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則郊是一事告廟一事設使郊特牲必告廟魏主安得欲廢之耶又此處用字當指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九月用郊失禮之大郊既不可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小大盡譏之僭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若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牷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

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疏遂舉郊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繫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日若今夕牲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者謂不宜用九月爲正解自或日用者以下皆申明或日用然後郊之說以不郊下則何氏駁或說也或日以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讀用郊二字並列以用亦祭名謂辛丑日先用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據僖公事駁之謂不郊始譏望之小祭此已郊矣無爲譏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牷不與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傳疏殊未了了且告牷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疏差繆略云當公羊作嬰唐石經公羊渤今注疏本作罃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疏注月者至月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正壬申爲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疏杜云貍軫地闕彼疏引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歸卒于房是也

以此益明貍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貍辰字左傳作貍脤穀梁作貍蜃脤蜃軫辰音並相近得通釋文軫之忍反是也水經注范解皆以爲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注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疏注據下至十月○舊疏云卽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則丁亥爲十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卽丁卯爲十月十一日矣卽從丁卯數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爲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麻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日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蓋左氏又信待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故杜以爲日誤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經書壬申壬申爲十月之十六日穀梁亦云十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六月有閏則壬申又爲九月日矣

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疏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又雜記云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輤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車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如士禮書春秋則大夫矣故必待君命乃可以大夫書卒

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注據昭公出奔卒叔孫舍疏據昭至孫舍○卽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也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之罪也疏注不書至罪也○大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爲公請之功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與季文子之請同時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疏通義云上年行父代執晉憾未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役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止一執故以嬰齊之請爲伐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執經何爲退書招丘之文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不書所書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嬰齊之請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而未執別無爲請者宜由於嬰齊

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注十月壬申日貍軫魯地疏注十月壬申日○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注貍軫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

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注嬰齊實以十月壬申

月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與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爲致公而後錄其卒與公羊義異然則此公孫齊何爲書叔孫舍卒乎○注國人至夫禮○正以臣無自爵之義大夫者君之所命公尚未反故國人無君命不敢以大夫禮待也

公至注十一月至是也疏注十一月至是也○卽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是也舊疏云若以上傳言之則嬰齊之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沙隨會時卽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按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爲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也

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注許反爲大夫卽受命矣然後卒之注著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朔是時歷於歲終乃置閏也元志姜岌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韓以今曆推之是年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滅舒庸晉弒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臧氏壽恭云合辰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以爲張爲周之分星翼爲楚之分星故日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爲九月朔則上壬申劉歆以爲七月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二十七閏月己未朔小餘六十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二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小小餘六十五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左氏者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蓋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十五日者左氏說也長厤謂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婁子貜且卒疏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鄢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疏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厲公見殺之禍上十八年疏引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五　八

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左傳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亦以殺三郤故蓋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注舒庸至圍巢○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間有隱合必保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絕無殊間也且舒庸當亦羣舒之一當近今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爲有國者戒也疏左傳疏引應劭作舊名諱譏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蒲作滿彼釋文云州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壽曼壽州曼滿聲相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駁篇亦以蒲爲誤二傳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注日者至申日○包氏愼言云正月書庚申月之五日包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弒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彼注云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也其不略之故其於彼注又云知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之也去年十二月丁巳朔知今年二月丙辰朔也何者以長歷莊之今年正月小故也二月丙辰朔數丁巳戊午己未庚申爲五日也○注上繫至死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是也○注厲公至戒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者卽去年殺三郤今年殺胥童是也左傳以胥童嬖於厲公與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後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與綽說殊按如彼則大夫相殺不得稱國以殺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疏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新語至德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兼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仇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五　九

繁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公之强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中國即國中也即謂殺四大夫事也又俞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威行四方而無所絀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欒書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通義云實欒書弑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眾弑詞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其專封〔疏〕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爲大彭氏國春秋時爲宋邑今爲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項羽都此爲西楚伯王時號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水經注汳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即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秋爲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於邳地勤魚石於彭城是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注不書至意也○校勘記出楚爲魚石伐云鄂本下有宋字此脫按紹熙本有宋字舊疏云如上注者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是也○注楚以至錄之○舊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魚石出時直爲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曰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爲入惡從犯君錄之按僖元年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又曰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仍繫之宋以示不與楚封魚石也○注主書至專封○校勘記出主書者云鄂本者下有起此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其專封者正欲責之故也上言楚子伐宋下即言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專封明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疏〕范云築牆爲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名今公羊無此注疏又云范知非爲鹿築囿而以鹿爲地名郎囿既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注〕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取一也〔疏〕楊疏引徐何說文云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郎及蛇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此語○注刺奢泰妨民○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注天子至一也○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按穀梁傳疏引毛詩傳作三十里蓋誤字穀梁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據有異本故甫氏鏜公羊注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囿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

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渕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爲孟子司馬法文今孟子囿無此文也是則臧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囿無論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爲訓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囿乎當以此注爲正皆取一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言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已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得叚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注）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或喪盟

略（疏）杜云虛打地闕或云卽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兖州泗水縣得卞縣之地卽春秋之虛打也一統志云今泗水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謂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未月之二十八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三終

子汝芬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元年盡六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八左傳釋文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魯世家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卽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疏）注據晉至問之○卽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卽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此又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文故據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宋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以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興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爲善不得與之

爲宋誅也（注）故華元無惡文（疏）注故華至惡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人故不加華元叛辭也與趙鞅未稟君命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事不醻故春秋責之也左傳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叛人以衛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

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疏）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焉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侯爲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助【疏】注說在至八年○即謂成十八年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其初出時直與山有親辟而去其入彭城則外託强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義云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包氏愼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於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於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案魚石出奔大國結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脅宋既六國大夫合圍爲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爲罪則規圖彭城非石之意楚人乘閒所以封魚石借以閒宋明魚石之罪罪在不當受楚封而入居之原情不加以脅國之罪故以犯君論誅○注書者至之助○校勘記出猶有屈彊臣之助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郛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當據以訂正舊疏云傳云爲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功

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

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注據莒至繫杞○取牟婁事見隱二年以牟婁來奔見昭五年校勘記出后莒牟夷云閩監毛本同鄭本后作後當據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按紹熙本作後桓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難之

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注故奪至邑者○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嫌與通濫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舊疏云僖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衞者彼以衞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義實異是以齊侯封衞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追書也杜云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又曰且不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彼疏引釋例云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側正興爲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左氏疏云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是亦奪繫於宋使若宋邑之義也○注楚救至兵也○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并兵於魚石之兵無拔抑而不成今華元討之即宋國封內之兵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不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彭城已爲楚所取以封魚石故從封內兵不書楚救也春秋繫之宋者所以抑楚不與其專封不書楚救者起其實爲楚所取故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所不錄者正以定八年傳云公歛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哀三年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內之兵而得書者彼以國夏爲伯討是以得書然則春秋不與蒯聵之直故令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叛是以與彼異也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左氏穀梁屈作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古屈厥同部得相叚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疏】左氏穀梁合作

鄫杜云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縣東南有鄫城范云鄫鄭地鄫或爲合趙氏坦異文箋云鄫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譌作合據古遺文曾作曾合作食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爲歸德府睢州水經注淮水篇渙水又東經鄫城北春秋襄元年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一統志鄫城在歸德府柘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畧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注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刺欲至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得刺○正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以下圍宋彭城爲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公子壬夫侵宋又成十八年有楚子鄭伯伐宋明晉爲晉與國鄭爲楚與國鄭背諸夏卽繫災晉韓屈伐之晉必不救果郎救而不能春秋決無刺文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疏】唐石經公子壬夫磨改匡謬正俗云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干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壬夫不宜穿鑿改爲王左傳校勘記云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王漢書古

今人表亦作公子王夫陸氏穀梁音義王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丑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疏舊疏云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說是也惟又云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据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爲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此義近贅孔子作春秋本不据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說公羊也既云据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爲又設此一難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過時書

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注不書葬者諱伐喪疏包氏慎言云六月無庚辰五月之九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睔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睔按古今人表又有淪氏服虔曰淪音鯀鯀與昆同音古昆字作鰥故毛詩敝笱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爾雅云鯤魚子孔穎達云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鰥本音古魂反故淪淪綸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綸爲工頑反今人讀綸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下事解之舊疏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背殯用兵或譏其篡或刺不討賊或枉殺大夫此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爲君復非篡立從成十五年即位以來未有罪惡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又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爲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棄夏斯楚與按同非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疏通義云晉宋將卑師眾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疏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諡按諡法執心克莊曰齊穀梁釋文齊如字一音側皆反○注齊姜

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通典引劉智喪服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昔魯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据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服之至此即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按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歿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宣公之薨襄公未生不及爲服齊姜薨時成公已沒襄宜爲之正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重於祖者父卒後祖母沒不服重者殊謬通典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後漢荆州牧劉表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昔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答云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已服周此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適子者無適孫然則已受重於父

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易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貿循父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已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適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已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今已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承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衰周留此皆謂不宜持重者也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成乘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同謬者矣又吳商駮之云舊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已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爲人後爲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已爲小功五月而已後爲從父後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已先爲祖父小功今爲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姑服重於夫甚眾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適衆又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亦當一周又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

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爲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駁極爲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適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書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已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差輕可言也又引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云傳家依違者舊疏云公羊曰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闕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祭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齊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傳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利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此文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注〕以下戍繫鄭〔疏〕大事表云虎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莊二十年左傳惠王與鄭以虎牢注云虎牢河南成皋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秦以爲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岧岧孤上○注以下戍繫鄭○即下十年冬戍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是也

其言城之何〔注〕據外城邑不書〔疏〕注據外至不書○僖元年城邢又二年城楚丘又十年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城國都有之故注專據外城邑不書難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故也

取之也〔疏〕通義云取其邑而城之爲守固也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

〔注〕據取牟婁〔疏〕注據取牟婁○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爲中國諱也〔疏〕校勘記云疏中標注有諱伐喪也四字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注凡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據莒伐杞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疏〕據莒至國諱○校勘記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爲中云下等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爲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說解云正據莒人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據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後人襲疏語爲之而未覺其與上複也

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疏〕通義云晉霸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言爲晉諱也鄭背中國甘心於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爲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舊疏云曷爲不繫乎鄭者正據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若繫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爲中國諱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卽實遂但當言取之〔疏〕注使若至之者○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爾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無勞爲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郎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注地者不于都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杜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文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中國就己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樗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

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疏鄂本與上長樗合爲一節按紹熙本同監毛本皆以上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系之此經下蓋諸本皆合一節也○注以晉至起之○舊疏云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樗今若又言至自長樗即嫌似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注不別至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作於爲是當據正按紹熙本如亦作于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至今此但書至自晉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即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公會晉侯將執公又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成公將會晉厲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也今此襄公如晉即見與盟是得容盟其得意可知不必更書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包氏慎言云己未月之二十五日杜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大事表云今曲梁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治永年縣東北即國語所謂雞丘若今雞澤縣乃隋析廣平縣所置非春秋時雞澤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注盟下至光也○上二年左傳云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力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力也知當時之不服命者唯齊上于戚有會無盟此特盟于雞澤故云信在世子光也舊疏云上言信任在於世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近之也是也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此與彼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世子光亢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舊疏云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亢諸侯之體晉侯責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卻日以待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鄫子言會盟疏注據曹至諸侯○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注鄫子至會盟○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是也後會也注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之疏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不直至僑盟○舊疏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矣按下云叔孫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明諸侯不親與矣○注又下至及之○即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是也舊疏云言下方殊文道及袁僑盟故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疏包氏慎言云六月下又有戊寅七月之十四日也

曷爲殊及陳袁僑注據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疏注據俱至皆盟○注以袁僑亦諸侯之大夫故據以難經若言諸侯大夫嫌諸侯大夫皆在盟故言之以絶之穀梁傳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以諸

侯不與盟

爲其與袁僑盟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就不復備責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爲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疏〕注陳鄭楚之與國○舊疏云即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按陳自晉文卒後鮮與中國通矣○注陳侯至盟也○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以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是則鄭無慕中國之心故絕其使書乞以惡之與此袁僑書如會異知此及袁僑之以殊之爲善辭也陳侯亦使大夫不親來而有善辭者正以下四年陳侯午卒明有疾不得自來與鄭伯不肯殊春秋原情不責也起主爲與僑盟者杜云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穀梁以爲及以及與之也與公羊異禮君不敵臣使大夫與袁僑盟正是得正何爲反抑諸侯失正而專與袁僑異之此違義之大者也○注復出至國也○舊疏云欲決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之經不重出齊也是以僖四年傳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春秋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强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衆也蓋春秋繁而不殺者正也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上地○舊疏云正以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矣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得因上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誰閒無事必再舉地首戴葵丘平丘是也大夫盟閒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繫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繫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盟賓皆臣執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閒有事無事殊也

秋公至自會〔疏〕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是也此會雞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强夏弱夷得意明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之十七日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綜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疏〕左氏穀梁作姒氏下定弋同杜云姒杞姓范與杜同釋文云莒女也用何注按姒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姒氏公羊作弋定姒公羊作定弋定十五年姒氏穀梁作弋氏葬定姒穀梁作定弋禮記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注今月令翳爲弋按姒从以聲以弋同音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疏〕

注定弋至妾子○通義云謹按弋氏左氏經爲姒氏姒姓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姒蓋特別之國諱曰杞鄫由太姒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鄫何事是鄫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鄫爲姒姓襄公之母其鄫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弋氏公穀皆作姒氏定十五年定姒穀梁作弋氏疏弋姒聲勢相同國語杞鄫由太姒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襃氏杞氏鄫氏襃杞鄫皆姒姓也詩孟弋即姒氏也莒爲已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鄫世子巫之姊妹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古人讀似姒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姒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即薏苢是已姒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姒公羊作弋弋姒聲相近由於姒有以音詩羨孟弋矣弋即姒按文七年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釋文己音紀一音祀祀音从已已音以則莒姓益音以之已非音紀之己以姒同音故何氏以爲莒女也國語文以莒曹姓又或以莒嬴姓出自少昊氏之後武王封茲與期於莒則不定莒何姓矣云成公妾子者或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是爲適夫人則定姒蓋二媵矣范云成公夫人者非楊疏亦知非適故仍引妾子爲君禮律之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疏注據晉至不書○校勘記出莊孫許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莊作臧當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按紹熙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聘之自謂不書臧孫許如齊也其晉郤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書之恆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據蔡侯此據郤克者欲遂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事不于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鄫世子巫事非君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但行者所引譬類得其象也義或然也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鄫世子俱言如也疏注以不至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言及鄫世子

與叔孫豹共作一文知叔孫率之矣然則臧孫許與郤克聘齊蓋意起于晉魯往隨之此蓋鄫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故使魯帥而往與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注據非內大夫蓋舅出也注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舊疏云言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爲皆若隱三年傳云蓋通于下例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也○注巫者至舅出○舊疏云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弋鄫女蓋即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經義述聞云孔解舅出長於舊注而以襄公與巫爲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爲巫之外孫則傳當實之曰蓋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詳釋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如者蓋與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與中國故與鄫國之君論婚媾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牢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世敵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于解詁箋云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巫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解謂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者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鄫同姓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相合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郭引此傳語不別舅出何人如何義則鄫前後夫人皆莒女蓋其姊妹也世子巫前夫人所生鄫子欲立爲後者後夫人所生女之子襄公與巫爲從母昆弟也同一舅之所出釋名釋親屬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孔于劉義甚新亦未有的據仍舊說亦無不可通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疏注殆疑至人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凝作疑此誤按釋文凝魚陵反加作凝不得音魚陵反矣此本載音義亦誤按紹熙本注及音義皆作疑不誤通義云殆危也告危于晉也經義述聞云何訓殆爲疑往疑于晉則爲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爲疑不可訓爲讞也孔訓殆爲危往危於晉則尤爲不詞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于晉不言告殆於晉也今案殆讀爲治殆治古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illegible]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爲治治訟理也以鄫子欲立異姓爲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僖二十八年左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會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晉與此傳往治于晉同義古謂訟

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訝士曰凡四方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讞申成其義蓋當時方言有此語往殆晉猶言往讞于晉與義王氏治字義亦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公取之謂拙者疑殆猶疑也古人自有復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或也言使君子易爲其所疑或也後人但知殆訓爲危爲近而不知又訓爲疑蓋古義之失傳久矣按呂氏春秋去尤云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殙殙者迷也疑殆之殆亦迷惑意也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注據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

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疏）注時莒至外孫○爾雅釋親云女子之子爲外孫經義述聞云依傳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鄫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于莒之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廢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釋傳文當作鄫女有爲莒夫人者爲者上下有誤耳鄫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鄫之外孫也鄫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解詁箋云傳文莒鄫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鄫義曰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鄫出也鄫子繼巫而立之巫來訴於晉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胥立者戚之會取鄫人于吳人下而莒子無取文也傳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謂下滅鄫解詁同互義又云主書者罪鄫子也俞氏樾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鄫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史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

爲鄫子之後也傳不曰鄫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出者從夫人言也○注主者至可也○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本作書者善之鄂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紹熙本與鄂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鄫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畀故不殊蓋起所恥（疏）左傳作善道古道稻同音段借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名言伊緩而言善稱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讀書散錄云伊緩乃吳語善字之雙聲子張姓中史記云姓顓孫吳子名乘左氏云壽夢皆雙聲字趙氏坦異文箋云九經字樣邪琅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鄒傳人有善道故爲郡名按善道之得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地闕大事表云阮勝之南兗州記曰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都盱眙許慎曰張目爲盱眙曰爲眙城居山上可以矚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注不殊至所恥○繁露觀德云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董義勝也見使畀故不殊疑畀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解詁箋云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爲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則文蒞了曰衛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元內之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傳衛晉吳同會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外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以張義則荊楚之見於所傳聞世者尙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施之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校勘記出不施所致云鄂本施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即經云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頻有二事傳重費重而致旱祿是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踰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以下次于合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以下于戚於

此諸事豈不爲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備而言之見其致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中之上庶徵之恆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爲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奔楚楚伐宋圍彭城以封魚石鄭畔於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亢陽動衆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疏）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蓋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據上善稻之會不稱人〔疏〕注據上至稱人〇卽上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是也

吳鄫人云則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鄫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經書莒人滅鄫文與巫訴巫當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等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通義云不得先言鄫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爲之也若言吳鄫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柤仍殊之自明矣鄫敘于會者刺晉將率莒鄫之難卒弗能正也按刺晉之文不見鄫抑吳下當仍何注爲長鄫與會自必書無緣爲刺晉起也〇注孔子至稱人〇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又云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鄫在吳下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鄫人是辭不順也故抑鄫使吳人非進吳也〇注所以至不見〇校勘記文與巫訴鄂本同闔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紹熙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年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滅也是文爲惡莒也上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注主書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爲善巫則巫當存也是二經皆無惡鄫文也〇注見惡至鄫也〇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卽此義〇注等不至同文〇解鄫不等吳稱國義也范注云鄫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是也鄫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注〕據下救陳言諸侯〔疏〕注據下至諸侯〇卽下云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歷敘諸侯也

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彊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疏〕注離至至至也〇廣雅釋詁離分也又云散也呂覽大樂云離則復合注離散也各諸侯分散前後者至故曰離至也〇注陳坐至無信〇舊疏云其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卽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其被彊楚之害者正見中國戍之故也按下云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是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書以刺中國無信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

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戍例時〔疏〕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與此同蓋皆以魯主時書也〇注與魯微者同文〇舊疏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文矣是也〇注微者至戍之〇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衞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城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戍陳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戍明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〇注戍例時〇正以此傳書冬戍陳及下十年書冬戍鄭虎牢故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疏〕穀梁同無婁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蓋脫也襄二年左傳知武子曰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蓋東諸侯皆唯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緣不來也左傳會于城棣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此書至自救亦不得意文以下七年會于鄬陳侯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例時月者舊疏云月爲下年起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更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〇注始卒至略也〇鄂本更作便按紹熙本亦作便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蘧篨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備書今此詳錄

故解之也新黜未忍便略者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若然僖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莊公之世書邾婁子克卒書邾婁子瑣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差繆略云弱公羊生溺按弱溺通禹貢弱水說文水部作溺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俱作弱

秋葬杞桓公疏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時上卒雖書日示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疏注莒稱至夫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爲從莒無大夫之常例

也○注言滅至滅也○繁露玉英云至於鄫取乎莒之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按繁露莒下之字衍同居者喪服小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是也彼謂繼父皆無主後明以之爲主後矣故此鄫取莒公子爲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二十九云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于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眾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文也晉書賈充傳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氏子奉充後郎中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又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通義云謹按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胥鄫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鄫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鄫也己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譏其國之與宜立之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盧氏文弨龍城札記云莒人滅鄫鄫以外孫莒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陸淳云鄫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陸說文弨案莒人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義辭之令其自擇宗姓爲後於王者興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爲人後與責鄫將亡國之大夫一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陸劉之說吾所不取汪氏琬爲外祖後辨云廣之祠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鄫類與子則曰不類鄫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亦不可以已乎爲人後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鄫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鄫類也徐氏乾學讀禮通考按汪氏云鄫無後而以莒之子爲後鄫未嘗無後也公羊傳明言鄫世子巫是鄫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鄫更娶

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爲夫人生公子鄫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鄫已先立巫爲世子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鄫世子巫而左氏謂之大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爲後告於大國者也舍而眾著之適長而惑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爲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意者其說有故而傳之或謂與今但以公穀之辭推之其罪實浮於賈充讙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無後者爲之置後今鄫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爲後何爲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鄫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之說不議春秋抑鄫失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又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年狄滅溫之屬皆蒙上月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徵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衛侯燬滅邢楚子滅蕭蔡歸姓滅沈之屬皆常文自釋不務備說按穀梁傳亦曰非滅也注非以兵滅又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與此同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疏〕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喪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見法而已國語作夙鄭氏檀弓注引世本云行父生夙宿古文夙字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疏〕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史記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注〕據譚子言奔〔疏〕注據譚子言奔○卽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通義云諸言奔者皆責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按凡書以歸殺之或書以歸從可知也　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旣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擧滅國爲重〔疏〕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曰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保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

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倚無欒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告滕文公曰鑿斯池焉築斯城焉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注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忠謂見圍人故詩大明正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末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所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彼迫逐者顧戀舊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人戎狄也大王爲狄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則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寶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春秋時國滅君逃不可以公劉太王律公劉大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遷宗社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國旣滅亡宗祀卽斬徙爲寓公全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爲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爲正其引太王事不過廣爲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援據滕文史向何處遷徙哉○注明國當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王興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爲重○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以滅國爲重也舊疏云欲決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擧國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四終

子汝藜校字
邵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五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七年盡十二年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疏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下云故魯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注先是郯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並見上賓主之賦者禮聘禮周禮掌客職禮記聘義所載禾米芻薪牢餼之屬是也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疏包氏愼言云九年閏七月後已盈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爲十月之廿二日前有閏則此爲九月日非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疏釋文鄬字林九吹反說文𨸏部隖鄭地阪引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隖

鄭伯髡原如會疏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舊疏本作髡頑解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非也校勘記云疏文所據之本較之釋文多得其正按頑从元聲與原同部叚借字讀書叢錄史記鄭世家索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本是後人據釋文改之然則一本蓋據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有丙戌月之十七日時蓋閏十二月故十二月有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鄵按說文無鄵字古祇借用操字後世去手加邑此與穀梁作操猶是古字也釋文操一音七南反盧云古喿與參往往易混此音七南必本有作摻字者

操者何鄭之邑也疏杜云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亦以操爲鄭地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疏云鄵侯國在慈州鄭伯卒處按慈州今山西吉州疑迂遠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據陳至不地○即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是也彼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明卒於封內也彼不地故據以難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亦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彼以卒于會故地與此殊

隱之也何隱爾弒也疏通義云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變常地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錄地爲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轍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孰弒之其大夫弒之疏左傳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鄭世家云子駟使廚人藥殺釐公

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注據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書疏注據鄭至夷書○見宣四年

爲中國諱也疏繁露王道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弒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不書弒蓋兼二義一爲中國諱一爲鄭伯棄蠻夷即中國而

見弒故深隱之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據歸生弒君不爲中國諱疏注據歸至國諱○仍本上據以難

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疏唐石經諸本同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疏昭十二年疏引此傳作即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睔卒冬即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注言楚屬圍陳不能救疏注言楚至能救○即上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不見諸侯救文是也

於是弒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疏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說苑尊賢云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與公穀義皆異

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據陳侯如會不名疏注據陳至不名○即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

而卒也注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脅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穀梁傳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鄭也○注舍昨至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尚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既緩卽不得漬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按勘記云鄂本定作此誤按紹熙本亦作鄭未出竟故知傷而反也○注未見至舍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致其志也故未見爲往辭舊疏云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當往辭若其過還至舍便絕未見之意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注古者保辜○九經古義云史游急就章疻痏保辜謼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爲限歟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抵

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鬭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鬭訟篇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傷亦二十日爲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故據以難舊疏云其弒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解詁箋云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弒君誅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各少殊唐律有毆詈祖父母父母條毆者斬傷者徒無謀殺文蓋謀殺亦止斬矣今律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淩遲皆無謀君傷君律應具於謀反大逆中矣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卽何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被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祇寶命下臨率土而有狡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

而必誅卽同眞反是也何氏分別辜內外殺傷者唐律云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後世保辜律止用於鬭殺雖凡人謀故亦不用此律與唐律詳餘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又不同矣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舊疏云上陳侯如會袁僑如會之屬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據未見而難之○注鄭伯至之心○按勘記出故養遂而致之云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遂作遂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養遂繁露觀德云鄭傷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又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注引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是也是卽所以達賢者之心也卽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義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

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疏注起鄭伯無義○穀梁注云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蓋用何義刺中國無義者上傳云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注故由中國無義故爲諱是也蓋與上五年書戍陳義同○注加逃至背也○繁露觀德云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按操當作鄬穀梁傳曰以其言諸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卽夷故書逃以抑之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孔篇劉逵三都賦注詩若之華疏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論衡云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其說論語義與何同論語包注諸夏中國亡無也亦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中國雖偶無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棄華卽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鄬之會鄭伯以弒陳侯逃歸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疏注月者至錄之○正以朝例時故也釋文弒作殺音試通義云月者正月也上鄬之會不致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按公修禮大國書月善之與僖十年十五年兩書公如晉之屬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隱十一年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故據難之爲中國諱也注探順事上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疏注探順至賊然○校勘記云探順事上鄂本作上事按紹熙本作上事仍順不書大夫弒之義故若無賊然也通義云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也蔡侯肸鄭伯睔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弒也子駟未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弒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是也○注不月至足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例今鄭爲大國不月故如此解本爲中國諱故書葬非正例也故仍去月以起之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疏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毛本濕作溼彼釋文云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燮按古燮濕溼音義通

此侵也其言獲何注據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疏

注據宋至獲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觕者曰侵故如此解

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鬭當坐獲疏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即是易之甚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鬭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燮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其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傳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齊人取子糾事見莊九年○校勘記云糾鄂本同閩監毛本糾作糾按紹熙本亦作糾○注又將至坐獲○校勘記云不明伺候閩監毛本作候伺注及釋文同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取者猶無守禦之備明公子燮之獲實取也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大夫生死皆曰獲宣二年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御忿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令蔡公子燮不明伺候致令見獲故書獲以坐罪明守禦不足恥及乎國禮記射義所謂賁軍之將又檀弓所謂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疏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時公在晉故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疏注由城至之應○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會謂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鄬是也如晉者即上正月公如晉莒人伐我即上莒人伐我東鄙是也五行志中之上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彊劉歆說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疏釋文二傳作災

曷爲或言災或言火疏襄三十年宋災之屬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數莊二十年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瘠也非火災也

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左氏宣十六年傳以爲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但害及於大則爲災害及於小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無足記也所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逆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蒲社災是也朝廷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在庫門外者爲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曰燕朝釋名釋宮室云廷停也人所停集之處說文廴部廷朝中也春秋不見朝廷災事因亦物之大者述進之耳蓋非此者皆小矣○注災者至見火○校勘記出故可以見火云諸本同浦鏜云大誤火按解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浦校是按盧校本

亦作大售疏云木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木體故曰離木辭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据西宮災不言火疏注据西至言火○僖二十年書西宮災是也彼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而彼言災故据以難傳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据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强或例西宮爲小寢內室乎是也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疏通義云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以甚之者先自克責較孔義爲長亦先正已後正人之義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也何以書記災也疏五行志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衆官各愼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既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大不譴告故不可必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疏[illegible]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邵傍不書此與彼同舊疏又云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者皆善文又皆自傳釋不勞備載也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疏引徐邈說云春秋王魯以爲公爲後王以宋爲故是亦以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即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已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

此用何邵公舊說皆非本傳旨也按臧氏說穀梁故宋爲以宋故志之亦未見然穀梁三統之義亦僅見此傳注○注是時至之應○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是周樂已毀也此宋復災故爲先聖法度浸遠不用之應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辛酉月之三十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癸未月之二十三日左氏穀梁繆作穆音義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己亥十二月無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

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公毋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姜爲成公夫人於襄公爲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疏杜云柤楚地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柤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柤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柤鄭地當之其說更非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溯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即此柤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是柤即近偪陽之地既會于柤即滅偪陽耳偪陽故城今在嶧縣南柤即嶧縣泇川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渣口城即今泇河入承水之泇口又汪氏克寬曰偪陽國及

相地皆在沛縣碁地相接云水經注沭水篇沭水故瀆自下
偃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
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
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
北郡國志曰偪陽有柤水柤水西南流於沂而注於沭謂之
柤口城得其名矣又泚水爲漁水又東逕鄫縣故城南春秋
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鄌今其地鄌聚是也王莽
之鄌治矣按古文柤作鄌應劭讀作嵖漢地志沛郡鄌縣注
鄌水作鄌也釋例云柤地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
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柤亭譙國酇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
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
離亭西北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
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沭水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
楚之柤地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
也按釋例或曰即京相璠土地名說也繁露觀德云吳俱夷
狄也柤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按此書法與鍾離
同彼爲殊吳此爲內
之未詳董君何義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
時於五月後方置閏也舊疏云左氏
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偪
陽之類如逼近之逼矣左氏音義偪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

本或作逼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偪陽
穀梁作傅陽按此釋文偪音福傅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
古今人表作偪陽知古音偪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
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棣按古偪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
尹宙碑云位不偪德是也傳古本敷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
志下楚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氏所
云偪陽妘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注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續
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注左傳襄十年滅偪陽杜
預曰即此縣也水經注沭水篇引作偪陽又作傅陽左傳校
勘記云徐仙民音甫目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偪陽子
按杜注彭城傅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偪陽並
音之轉大事表云杜注彭城傅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
東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沭水
篇柤水逕偪陽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春秋襄十
年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滅之偪陽妘姓也漢以爲
縣方輿紀要偪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城內有柤
水渚口戍在縣東南柤渚同音側加反嵇郎今之渚口

公至自會 注 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
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
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 疏 注滅日至
錄之○正以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
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書日故解之開道強夷滅中國者
舊疏以爲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三十年吳滅
徐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之屬皆
是強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
按楚滅中國已久不必至此始禍例當斥吳言也通義云晉
悼同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疾錄之是也○注滅者
至書致○校勘記出不當書晉云鄂本晉作致此誤○僖三十
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正以主書致
者別其得意與否莊六年傳得意不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
邑皆得意無爲書致滅國得意可知亦不當書致矣○注
致至下滅○校勘記云鄂本深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
有使字按紹熙本亦有正以致以會書所以深諱公之與滅
也穀梁傳曰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何意爲內諱即此義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 注 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
與盜同文 疏 釋文斐左氏作騑上九年左傳公子騑杜注子
駟詩秦風小戎騏駵是驂箋云驂兩騑也正義
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
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云駟也古
名字必相配騑爲正字斐其段借也○注不言至同文○文
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大夫相殺稱人故下稱其大夫
此不然故解之君殺大夫則稱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
之屬是也此爲士殺其大夫故言盜文十六年傳大夫弒君
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云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
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是也舊疏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
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
與盜同文也蓋以士既降從盜文則所殺者亦近盜故絕去
大夫稱矣是以哀四年盜弒蔡侯申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
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
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

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弒蔡侯申不言其君故
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爲刑人所止不常厥
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
與賁盜同文故也通義云斐鄭大夫子騑發子國輒子耳也
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弒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伐
鄭左傳言時子騑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蓋亦
與聞乎弒者也前弒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甚
爲精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僅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
至矣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
言我也〔注〕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
之〔疏〕舊疏云五年戍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
同故也○注刺諸至附之○取虎牢事見上二年彼經
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
也五年戍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
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
無信此爲刺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諸侯已取之

矣曷爲繫之鄭〔注〕據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
杞〔疏〕注據莒至于杞○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奔是也本杞之邑者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
也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
共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
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
反故正之云爾〔疏〕注諸侯至意也○正以上二年傳云取之
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雖爲中國
諱亦宜坐取邑惟諸侯皆不有則無主名仍宜繫鄭以見義
故此解之也穀梁傳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謂二年
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
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
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
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
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
既諱取此復責戍之舒緩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
見上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
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
異方據上卿道中下故總言三卿〔疏〕通義云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舊疏云公
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但合二軍
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
譏之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
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爲通稱而臨時名
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注爲
軍至官也○舊疏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
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
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
曰爲軍置三卿官也公羊禮說云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
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
是也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

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
下各有二小卿以其事省益總監之而已
襄公委任強臣乃作中卿以益司馬官踰王制矣魯語季武
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則魯本二軍
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
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本大
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
舉大數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當言三萬
矣言三萬者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故鄭答臨碩云魯頌公
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也則魯本無三卿有何疑焉按鄭氏
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係古周禮說依何氏則隱五年注云
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劉氏
逢祿公羊議禮制軍制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
分去一定受出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
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
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
一師蓋謂遣之卒五分而去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蓋
亦以意言耳○注卿大至小異○舊疏云卿大夫皆是爵號
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
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總名三卿之意也○注
方據至三卿○舊疏云卿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
謂之卿者方據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

矣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假大司馬序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且甘誓曰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將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卽中下亦謂卿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師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陳氏傳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得藉口於卿有四五矣

不作三軍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爲是嫌其大多而書乎爲是嫌其大少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

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彊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注說古至官數○舊疏云言古者司馬一官但上卿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云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按卿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別無所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眾臣亦在軍旅者乎軍五百乘亦非何氏義○注古者至爲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八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是亦以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爲四等也繁露又曰諸侯大

因四分其一軍以奉公家也然諸經皆言三軍無云四軍者淩先生曙繁露注云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賠中有一軍也義或然也繁露又云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稱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囿萎圃臺沼椽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又云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爲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又云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

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按四萬疑誤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百石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三人亦疑誤大國次國止二人小國不應轉多也又云此周制也按繁露文多錯誤大率以天子諸侯皆卿大夫上士下士四等彼之卿卽此之上卿彼之大夫卽此之下卿與周官所載周制不合蓋仍春秋家說時古周禮說尚未盛行故也何氏以此古者爲古制司馬官數而下備詳司徒司空之制則司徒司空亦止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弟官數不同耳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五大夫者一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以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

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與何氏義合明空位疏亦云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引公羊說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亦與蕭生三卿九大夫義殊師傳各異不必強同也何注統名卿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亦分上大夫卿下大夫其士則王制有三等彼云其有中士下士者上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蓋漢儒雜宋周秦官制爲說不能盡一也○注襄公至議之○舊疏云襄公委任強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也國家內亂者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左氏傳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正義引膏肓云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卿專兵甲舉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氏許門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中軍爲卑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貫春秋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委任強臣故季武有三軍之作實爲卑弱公室然不得不假尊國制爲名劉氏之說是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與白虎通合然則諸侯正制當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魯於春秋不得爲大國當止二命卿

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馬必與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踰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鄧本強作彊共作恭紹熙本亦作彊○注言軍至置之○舊疏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合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曰本以軍數置之按晉於成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二軍舊制有事分將此蓋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二則將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疏〕注成公下文不致○即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下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即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又云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等乃不郊則等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懟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十一日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九經古義云棟按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寫之訛當從公穀爲正春秋異文箋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同盟之地當屬鄭邑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爲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乇聲京亦从高省象高形篆文相似故易混大事表云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仍依遵杜氏作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疏〕杜云蕭魚鄭地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据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疏〕注据伐至之文○舊疏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也與前經異故難之

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疏〕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謂此○注中國至爲重○舊疏云即上九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二也冬戍鄭虎牢三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兵耳至是乃服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之遂服不復伐之至昭公之時楚滅陳蔡蠻夷內侵乃是諸夏之患也上十年左傳云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又曰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故無干戈之患也注云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范云鄭與會而服中

國喜之故以會致亦得鄭為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疏〕春秋之例得意致會故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無十戈之患二十餘年也穀梁傳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疏〕穀梁作良宵按公羊左傳釋文皆不云穀梁作宵蓋誤字穀梁傳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蓋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注〕為楚救鄭〔疏〕注為楚救鄭○左傳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按此不同何氏注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疏〕校勘記云三月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三誤正穀梁台作邰杜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穀梁釋文邰本作台詩生民即有邰家室詩攷引白虎通作即有台家室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邰正字台段借也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南一統志台亭在沂州府費縣南差繆略云邰左氏皆作台今公羊石經及注疏本亦作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荊以彊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貟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疏〕孔氏音義舉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通義云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按伐而言圍者此及下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之屬是也○注外取至信也○舊疏云凡外取得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昭二十五年冬齊人取運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之是其有嘉而書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是其有惡而書也今亦有所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意謂蕭魚同會曾不踰時莒即犯魯晉不能治故書圍不書取以深惡之也○注前九至亟作○鄂本強作彊前九年書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即書同盟于戲明得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明鄭又背中國即楚然上無救鄭文知楚子伐鄭諸侯不救也兵革亟作即上十一年注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注蕭魚至最難○舊疏云正以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無司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注不務至起之○復相貟犯謂此也舊疏云不直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嘉惡之文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是也○月者加責之○欲決下十七年圍洮圍防不書月故也夫年秋會于蕭魚始服鄭今年春莒即伐我圍台故特月以加責所以疾始也故下十五年閏成亦不月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為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左氏穀梁運作鄆穀梁台作邰水經注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居者為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為東鄆按東鄆在今沂水縣北○注入運者討叛也○昭元年取運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是運為內邑常叛者蓋為近莒之故今季孫入之故知討叛○注封內至遂舉○春秋之義封內兵不書定八

年公斂處父帥兵而至不書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為惡季孫之遂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是也○注討叛至其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則此討叛理不合惡今書遂以惡故解之隱二年莒人入向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此亦書入知亦得而不取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惡之也舊疏云下注云季孫宿遂取運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得運不取以入國家耳非謂全不取也言故書入以起其事者以起其不取運以入國家之事也申釋注意甚明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注〕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疏〕舊疏云大夫無遂事云云莊十九年公子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通義云莒已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然何氏云封內兵書則不以運為莒邑矣○注時公至其邑○校勘記云鄂本而作以正義正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論語季氏篇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文公時祿去公室宣公後政歸季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專事之辭故知季孫取鄆自益如入國家則無為書遂惡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左傳作士魴傳疏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校勘記云按疏中標經當本作士魴唐石經諸本同作士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吳世家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服虔以壽夢爲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借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按十年左傳疏引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云云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爲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爲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矣爲勾吳謂爲諸樊皆其徵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爲壽夢疾呼之爲乘壽夢於文爲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鞠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權輿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蒸勝强相

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言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爲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是也沈氏欽韓云夢乘同聲今徽前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傳疏云宣十八年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又云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聞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按楚吳書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別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順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校勘記云疏中因作乃傳疏云吳子乘不慕諸夏會大晚理宜略之今得書卒其間有因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知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書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葬曹文公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此卒吳子益與彼同○注是後至爲君○下二十九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也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其迭爲君之事也所以欲見之者與二十九年賢季子讓國事相起○注卒皆至於楚○舊疏云言告不日者即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之月故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之屬皆書日故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而生恩楚邈於諸夏數會同親而遇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見其遺也通義云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於楚劉氏逢祿秦楚吳進黜表云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强也最驟故亡也忽焉秦强於內治敗微之後不勤遠略故興焉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强於秦而其內治亦强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聖人以中外抑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按詳略之旨遠邇之義同一

夷也先後輕重見焉其即所以財成輔相與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五終

常熟邵元晉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十三年盡十九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邿舊疏云正本皆作邿字有作詩者誤校勘記云詩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从邑寺聲杜云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邿城在州東南一統志邿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邿亭鼎

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諱背蕭魚之會亟【疏】注諱背至會亟○舊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間故如此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衞人鄭公孫噧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彊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疏】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衞人左傳謂齊崔杼宋華閱仲江衞北宮結稱人者杜云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是也噧釋文云二傳作蠆春秋異文箋云公孫蠆字子蟜說文訓蠆爲蟲即字思名子蟜當名蠆不名噧矣公羊作公孫噧蓋段音字說文噧从口蠆省聲公羊不省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爲吳地方與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穀梁疏云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違會蠻夷危之故几兼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即下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旒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穀梁疏引此亦作贅浦鏜云二誤三從穀梁疏校按綴正字贅段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衞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湨梁之盟信在大夫【疏】包氏慎言云春二月其朔日經爲乙未書日食据厤則月之二日○注是後至大夫○舊疏云彊臣謂孫甯矣案衞侯出奔見下湨梁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衞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湨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衞北宮結鄭公孫噧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舊疏云舊本作荀偃若作荀罃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

己未衞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見逐

說在二十七年【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己未月之二十七日左氏穀梁作衞侯出奔齊杜注不書名從告此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衎之名見齊當絕不合爲諸侯知公羊本有衎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衞侯名爲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衎字則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衞侯衎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繆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衎字左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弃亡皆迫逐而苟危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說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弃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爲孫甯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造爲從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回護杜說駁雖先儒即其說而細釋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爲得○注日者至日也○校勘記云鄂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按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弃之例大閔書月筆乘離之禍小國時此日故解之下二十六年衞侯衎復歸于衞書二月甲午書日故此亦書日明相起爲一事也然者下二十七年傳衞甯殖與孫林父逐衞侯而立公孫剽甯殖

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是出者孫甯納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起也通義云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衎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没孫甯之罪者後弑君入戚已顯○注不書至爲重○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此與彼同故舊疏云舉君絶爲重者謂書衎之名見其當絶不合爲諸侯也包氏愼言云沒孫甯出君之文而以君自出奔錄其失衆不能自安居民上爲後世守土無與者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衎有失國之道也貶衎則嫌於奬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義皆嚴正杜云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輕孫甯之罪惟君臨一國率土皆所制馭不能撫有其衆預討亂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絶以國爲重故也○注見逐至七年○即彼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云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也孫甯逐君事詳左傳史記大率相同因孫甯强恣亦多衛侯失衆所致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穀梁疏云公羊以劉夏爲天子下大夫據此則大夫之上疑脱下字劉者何邑也疏詩王風丘中有麻云彼留子嗟毛傳留大夫氏惠氏周惕詩說云說文留从丣丣戶開爲丣丣爲春門戶閉爲丣丣爲秋門則留自从丣丣爲酉之省文董逌据此謂不从丣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鎦其轉爲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鎦或爲留豈古文从省留與鎦通邪後世留異文謂系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據也按周大夫劉氏王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夏即劉定公爲康公之子則王風之食采于劉者別是一氏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其稱劉何注據宰渠伯糾繫官疏注據至繫官○即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爲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疏注諸侯至稱子○舊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並書卿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爲

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卒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通義云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爲大夫未識當時何稱也○注所謂至稅爾○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爲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其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敗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即采之段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戶宰也郎主事之宰宋官也郎官宰之宰寀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語憲問篇奪伯氏駢邑三百是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天子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謂之興滅國繼絶世紀季之酅即紀之采國滅而

采不減者也入爲天子大夫所受之采即鄭風緇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受爵祿及此緇之劉是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家邑即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即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即四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邑者其公田之所入有貢於王然亦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稱殊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爲下大夫而食縣者與○注禮記至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同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曰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末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誤也周公於圻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尚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

之即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圻內視夏商則減圻外則大增何也曰圻外諸國夏殷以來漸相吞併廟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幸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衆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吏焉以就井田以爲上下之差故減也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一則云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鄉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半若圻內諸侯視之恐不足給益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周禮也傳疏云公羊之義天子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即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鄭云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九十三國言天子圻內不封諸侯者謂采地以爲國比圻外諸侯田自采取其租稅而已不得取即有其人民身沒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離之

義或然也○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爲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顯其爲大子大夫其稱子所以得三見義者一則可以見諸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者是圻外諸侯容其稱爵雖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按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賀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雖大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正義云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逸同殷爵二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也注言傳曰天子大夫者即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按詩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即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衛風淇奧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皆以侯伯

入爲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齊有許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兼卿士韋昭國語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是也○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則何氏謂天子親迎故詩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而此注又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家說皆不同未知何義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曰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曰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行上卿非也按異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故劉氏如此駁也昔疏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之義以爲不親迎與又以異義公羊說爲章句家說非何氏意皆勉強也又云子是大夫之稱今貶而去之故曰貶去大夫去其正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逆王后君前

臣名之義亦通外逆女不書疏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紀宣六年召桓公逆王
后于齊經並不書是也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疏注明
魯至之禮○鄂本迎作逆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美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
可知疏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即上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直
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
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荊以強兵革亟作蕭魚
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因以起之
月者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
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
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背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公救成至遇疏杜云遇魯地
其言至遇何注據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注據季至所至○即上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不敢進也注兵不敢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

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
兵書者爲不進張本疏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至成通義云著畏齊之甚○注不言
至同文○校勘記云攜鄂本同閩監毛本攜改觿按釋文作
至攜此本載音義同此疏及僖二十六年經傳釋文皆作至
雋按紹熙本亦作攜釋文考證云雋觿作攜又似究反作因
究今據僖二十六年攷諸觿本或作攜故有似究一音云不
言止次如公次于郎者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
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遲故書其止
次以起之是也蓋彼爲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爲齊強魯
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遇使與至攜同文也至攜文見僖
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巂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畢地
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
詳錄之是也繫遂竹林之非王之舍鄭伯有可貴之美晉人
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
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
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爲怨辭也○
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郕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illegible]下圍成

作成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
衛之禍徧滿天下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丁巳據曆爲七月之二日劉歆以爲五月二日劉孝孫以
爲八月朔日長曆以爲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
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
今曆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
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注是後至天下○溴梁盟信在
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又吳子
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
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弒
其君密州是齊蔡莒吳衛之禍徧天下也五行志下之下十
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
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
君若綴斿不得舉手劉歆
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月無閏則爲月之十日釋文侯

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溴梁疏毛本溴作湨釋文作昊云本又作溴杜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大事
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溴水源出懷慶府濟
源縣西北至溫縣入河按郭彼注以水名梁隄也水經濟水
注溴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
云梁水隄也溴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溴水自懷慶府濟源
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此舊疏引徐炎注云梁
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又引郭氏音義
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
南至溫入河與杜同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據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
夫不言大夫盟疏注據葵至大盟○葵丘之盟見僖九年書疏云按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
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卽有大夫可
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爲牡丘字矣信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
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注故書至大夫○
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
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
能約信雖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矣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據上三
年戊寅不起疏注據上至不起○舊疏云卽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連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偏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繁露竹林云湨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
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湨
梁兮以晉爲盟主文子晉卿而爲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
執然也據左傳時荀偃將中軍也此盟亦荀偃主之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注據戊
寅不刺之疏注據戊至刺之○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云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君
若贅旒然注旒旂旒贅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

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
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
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
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
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
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
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釋文贅本又作綴旒本又作流孔氏音義云文選西
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
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
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又褚淵碑
文康國祚於綴旒注贅猶綴也皆不以爲公羊傳語益西都
賦注有衍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
氏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矣文選注引感精符
云禍賊蜂起君若贅旒本此傳也○注旒旂旒○說文㫃部
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旗之游如冰之流故得稱流經傳

[illegible]旒俗字也旗之正幅爲縿旒則屬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
王之大常注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縿綴連兩旁三人持之然
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者每旁六旒九旒則兩旁一四
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旒亦曰[illegible]亦作髾見司馬相如大人賦
○注贅繫至壻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
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
史記秦本紀云贅壻賈人臣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
家爲贅壻正何氏所謂就壻也又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
壻也索隱曰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
也是也謂之繫屬者說文貝部贅以物質錢也从敖貝則與
質義同以物繫屬于錢謂之贅因凡繫屬之物皆名贅詩大
雅桑柔云具贅卒荒傳贅屬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釋疾
病云贅屬也横生一肉屬著體也廣雅釋言又云贅肬亦以
肬屬於肉故亦稱贅孟　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書大傳作
贅其耆老說苑奉使云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是贅
屬互通釋文本又作綴者魏志大祖紀建安十八年詔曰當
此之時若綴旒然是也鄂本名誤民○注以旂至數名○詩
商頌長發云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
正義引此傳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纍屬於大夫也旒爲
旌旗之垂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
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阮氏元揅

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及郵表畷注郵表
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
作爲下國畷郵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裘古文
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
物於其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之叚借故以裘爲標志卽以
表爲標志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旗之旒冕
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之球乃表裘之裘詩之綴旒是
言受地於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
公羊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
之上而已故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道廢之
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贅
旒之義也贅綴音近義相叚按何氏意以旒屬於旗爲人所
執持猶君屬於臣爲下所執持猶言太阿倒持之謂阮氏之
說非何義也始存之○注禮記至士五○今玉藻無此文齊
疏引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
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御
覽引禮緯注云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敘貴賤也廣雅釋
天云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卿大夫七斿至軹士
三斿至肩按降殺以兩則士當五斿也凡曳地齊軫齊較之
屬皆謂旒之長數其正幅則爾雅釋天推云旒長尋餘末閒
也周禮巾車職王建太常十有二旒則諸侯建旂上公當九
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其斿各視其

命之數與此及縉文不同蓋周制也○注不言至大夫○舊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左傳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時諸侯咸在偃擅使諸大夫盟盟高厚如彼文使者荀偃使也諸大夫聽荀偃假命其君雖在蔑視如無故列敘諸侯會於上又書大夫盟於下見時君自失其權天下大夫皆不臣也穀梁傳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左傳疏引賈服說亦云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郎本公穀爲說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爲湨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亦主徧刺天下大夫並見君失權也孔疏請君使之盟非自專也左傳非無君使之文孔聽說也○注不殊至同也○決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殊叔孫豹也蓋春秋多爲內諱或責內深見先自詳正此不別叫內外同惡也○注至此至信在○校勘記出三委于臣云浦鏜云正誤三從六經正蔑校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闕監毛本疏無實字文大夫故得倩在鄭本在作任此誤蕭魚之會見上十一年大夫常行則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匄以下于戚之屬是也○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云器車服名爵號史記魯世家史墨對趙簡子曰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

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衛疏以爲家語文家語乃王肅僞書非何所據也○注不重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盟君故因上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實不地書地正大義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疏注錄以至治之○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又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屬不言所歸此言以歸故解之舊疏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已是晉之惡矣復言以歸不決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也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皆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有無罪皆當歸京師也杜亦云不以歸京師非禮也穀梁疏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人以歸非禮明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湨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弒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疏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有戊寅五月有甲子據歷戊寅爲二月之二十八日甲子爲四月之十五日○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二者下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是也弒君五者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者見下二十五年齊侯襲莒者見下二十三年乖離出奔者見下十七年宋華臣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奔楚陳侯之弟光奔楚邾婁庶其來奔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伐陳衛伐曹齊侯伐我圍洮齊高厚伐我圍防十八年齊侯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楚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晉士匄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湨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專強之象按占經引潛潭巴云地震下謀上又云地動據臣子謀上故何氏劉氏取應大同孔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疏舊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罃者誤矣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郕按今本左傳作郕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郕作成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穀梁皆二月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石經瞯作瞯左氏作邾子牼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是牼有瞯音故或作瞯劉昌宗周禮音云牼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

宋人伐陳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疏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應則一地泗水篇泗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嫣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竟與齊接壤地有岡巒之險故闈之也方與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置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非卞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城亦非此桃按當以在弁者為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疏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高厚為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說非也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疏注比年至之應○即上齊侯齊高厚圍成圍洮圍防諸役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杜云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范同皆取此傳為說

夏晉人執衞行人石買疏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有罪在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疏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答問云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据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云若在故稱圍劉炫云按下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綷門于東闈說圍其三門即是圍事孔疏駮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闈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為實圍齊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此通義所本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穀梁傳閔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與信辭疏左氏穀梁作祝柯杜云祝柯縣今屬濟南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阿濟南郡祝阿縣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齊祝柯今為祝阿是古柯阿通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衞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是也

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揚是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巳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有阿膠阿柯通也按祝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即春秋之柯又名阿漢屬東郡今為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為長清齊河二縣地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有故祝阿縣是也杜范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舉諸侯者巳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注下有至信辭○下有執即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同盟即執人嫌不信宜書日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杜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闈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義亦相足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據諸侯圍許致圍疏注據諸至致圍○即僖二

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　未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

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注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注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其圍之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蓋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爲賓圍也　曷爲抑齊注据侵蔡伐楚猶不抑疏注据侵至不抑○卽僖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爲彊夷數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爲難也

爲其亟伐也疏上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春齊侯伐北鄙圍洮又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內既諱亟知亟非善辭矣　或曰爲其驕蹇

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咎或說是也亟伐者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疏卽上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爲之此罪齊者蓋世子驕蹇齊又彊大晉不得不序之諸侯之上

與釋文作驕本或作驕○注以下至是也○卽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故咎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益並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壺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爾○舊疏云卽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背信大疾故云亟今此道者類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文据疏中注義則宣九年之亟訓爲疾此亟訓爲數較彼似從未滅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爲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土耳包氏慎言云疏以齊侯之亟伐爲上年之圍成圍洮圍防等比之滅入爲輕然則滅人國者絕非合死圍從死罪滅二等故奪爵土入滅一等猶當放遂矣

取邾婁田自漷水疏杜云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漷水在魯水經注泗水篇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繹山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故城皆在今山東滕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敵故立文如是一統志漷水源出滕縣東北百里逕山西流會諸泉水逕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爲南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漕河東徙過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南梁河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漷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漷水京相璠云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薛蕃皆今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漷水河注据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疏通義云据取漷東田不言自漷水○注据齊至濟水○卽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不言自濟水也　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注据取邑未嘗道竟界漷移也注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疏注魯本至有之○穀梁傳曰軋辭也范云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卽此移入邾界魯隨有之義也左傳疏引賈服亦取公羊爲說曰刺晉偏而魯貪孔

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漷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漷水爲竟是也舊疏云漷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据此文也然則漷移爲外異更男漷移入邾婁竟內故不得書於春秋矣○注諸侯至云爾○卽賈服所謂魯貪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疏通義云葬者算明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卯月之朔日也釋文瑗于眷反一音環二傳作環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从玉爰聲環璧也从玉睘聲音義並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云詳錄所至乃還者善得禮禮記曲禮云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皇氏云下二事謂大

夫為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閫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當從時之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即左傳之禮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于介彼疏引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擇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內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為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侯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傾乎按穀梁之義甚迂軍之所處荊棘生焉禮之所以不伐喪者正為不忍驚援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駐師其竟奉命之後始引師去彼國君民能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廢疾語特故與何為難耳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據公子買戍衛不卒戍言戍衛遂公意疏注據公至公意○卽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八　七

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可使往猶書戍衛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今士匄奉命而出聞喪而反與壅塞同而經大之故据以難

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本疏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經大夫受命不受辭用公羊莊十九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卽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大夫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兵不至所在○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

衆為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几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說苑指武云將帥受命者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子問軍禮云故天子命將親潔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陽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揖之示弗御也舊疏引司馬法云閫外之事將軍裁之皆兵不從中御外義也臨事制宜即傳之專進退也唯義所在而已○注士匄至善之○校勘記出恩動二句云閩監本同鄭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心恩動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匄帥師侵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八　六

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誠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誅伐云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大其不伐喪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恥伐喪而榮復仇又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遫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是其義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襄之世無歲無兵此後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年內不書侵伐至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是見兵事故也舊疏云則年仲孫遫伐邾婁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為與邾婁數相冒犯非齊晉之事義或然也云起時善之者舊疏云士匄此事實依古禮時莫能然特以為善故云起時善之○注言乃至見之○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今此亦言乃故為士匄有難重廢命之心也通義云蘇輿曰將在用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尊之君上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也劉敞曰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閫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几在家無專為臣子之大節也此仍穀梁為義蓋不伐喪之義時久不知士匄遵行古禮合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少遲疑經書乃美士匄之臣也○注言至至齊也○上十五年

公救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彼至遇爲未敢進此臣殺爲不進義各有主故言未侵齊也○注言聞者在竟外○舊疏云古禮庶人爲君齊衰三月若其人竟即與而知之何道聞乎故如此解按穀爲齊地似非竟外蓋士匄假齊即在齊侯瑗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倘未徧容得諸聞也○注舉侵者張本○以既聞齊侯卒即還無有侵事書侵者道出歸所由張本非侵齊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疏〕包氏愼言云辛卯爲七月朔日月之二十六日爲丙辰而經書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則辛卯必爲望後之日方可長歷以爲二十九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疏〕釋文喜二傳作嘉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石經喜作嘉喜即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爲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尊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疏〕注不月至孝也○卒日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

故解之抑其父即上十八年傳末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處諸侯之上亦合抑然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尊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驕蹇致父被惡名爲不孝也不月所以尊恩者以葬生者之事略其父葬不孝書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其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郛〔注〕言西郛者據都城錄道東西〔疏〕杜云魯西郭大事表云汪克寬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疏〕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表云後漢志內黃縣有柯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之阿邑在今山東兖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本齊國地高氏地名考誤爲一謂地相接者非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疏〕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爲武城宰即此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因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史記仲尼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鄪是曾子所居即鄪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兖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瑯邪起館臺考春秋時瑯邪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我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瑯邪則與武城密邇閻潛丘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六終

子汝蔡校字
常熟鄒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五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年盡二十六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月之二十六日遬唐石經閩本宋本葉鈔本釋文遬字並如是毛本作遬非左氏穀梁作速紹熙本亦作遬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申月之五日杜云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篇左會浮水故瀆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瀆焉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郡國志乃云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以實之南圻

志云杼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江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彙纂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滑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從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三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頓丘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縣西南二十五里頓丘故城是也澶淵即繁水在彰德府內黃縣縣東二十六里史記廉頗據魏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也張晏曰其界爲繁淵按繁與澶疊韻汙與淵雙聲繁陽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實衛地而云在宋者蓋以春秋書宋災故而然然未爲宋也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年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爲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爲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云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爲德勝渡黃河津要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遬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疏〕穀梁作公子濕

蔡公子履出奔楚〔疏〕通義云燮之弟懼及故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注〕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疏〕釋文光左傳作黃九經古義云說文芡古文光炗古文黃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皇霸引書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穀梁傳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注惡陳侯也○注爲二至三年○即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湨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丙辰朔據厤爲月之三日八九兩月連大亦爲月之二日丙辰係六月朔非十月也五

行志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小三月戊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巳朔小七月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小也○注自湨至日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與何異以爲湨梁盟後臣恣日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卽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三年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歷法之常此以爲異者春秋重義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爲異以示戒比年見則異之甚也不然春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哉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湨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疏〕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月朝聘例時故如此解按此與上八年公如晉書正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疏〕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大事表云

俱在今兖州府鄒縣定五十年城漆即此水經注泗水篇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世謂之漆鄉應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是也又沂水篇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也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兖州鄒縣在兖州東南六十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酈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丘亭可以補漢志說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縣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一統志漆城在兖州府鄒縣西北方輿紀要閭丘在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洙洙與漆形似益誤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快無氏〔疏〕通義云据盟會恆言邾婁人亦通○注据快無氏○即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是也舊疏云其無氏即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無大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故難之重地也〔注〕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故省文也〔疏〕注惡受至書之○鄂本受下有人字紹熙本亦有當据補通義云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云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注不言至文也○正以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屬言叛故解之爲魯受叛臣邑與受同科魯坐罪也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注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晉世家作欒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庚戌朔十月書庚辰朔據曆十月朔爲己卯庚辰其二日也蓋小六月則庚戌爲七月朔矣依曆大九月十月朔亦爲庚辰與經所書悉合十月後三月頻小古曆有三月頻大或亦有三月頻小者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劉歆以爲六月秦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通義云日月同行而有揜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躔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乎元志姜岌云比月而食宜在驗條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比月日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麻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據今麻疑之僞矣萬充宗黃梨洲問答云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衞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荅曰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頻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歷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十一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朴得三十五者斯也顧氏棟高書後云西歷以越九月即能再食者即高閎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交則月掩日而爲之食是也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頻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所以書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須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須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改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并存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即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歷法未講致有此誤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皆據歷法之正斷爲無頻食法者然春秋記異示戒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仍依孔子臧氏說可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疏〕杜云商任地闕大事表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商任地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商任按安陽與任縣地不相屬未知孰是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疏〕舊疏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

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厤十一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注引賈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日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杜氏於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未知錢氏所據何本穀梁疏云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不及公羊明與公羊同也通義云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

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愼言公羊厤譜云公羊傳於十一月記孔子生据厤庚子十月之二十二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曰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云云下卽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異据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板本均從異本耳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議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儼然厯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當爲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證唐初公羊尙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石經每年經傳提合之書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意皆非敢曰眞經也宋書符瑞志引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趙氏在翰按春春秋者謹誌聖人生卒年月傳詩讖推生日之意應理之理其文殊其指一也讖書胜錄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經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

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据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粱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据本已誤按陸氏所謂一本卽舊疏本陸又云又本無此句謂無十有一月句也陸氏本明只有庚子孔子生五字故推上十月庚辰以釋之又本無十有一月句與陸本同段氏謂陸氏此句謂又本無庚子孔子生句誤矣臧氏壽恭云魯史書十月庚辰朔三統以爲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爲八月二十一日魯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當魯史之十月誤○注時歲在己卯○舊疏云何氏自有長厤不得以左氏雜之校勘記云疏及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錢大昕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巳乙卯當爲乙巳之誤疏作己卯亦非錢氏養新錄又云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厤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在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据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厤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又云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厯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按古法太歲與歲星當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冲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由襄二十一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二十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人爲百則太歲亦當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閼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劭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尟矣徐廣注史記以共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包氏愼言何氏公羊注春秋年紀異同攷云公羊於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記庚子孔子生何氏注云時歲在己卯東漢以後厯皆以襄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或疑何氏誤記

又或疑卯卯篆文相近傳寫譌酉爲卯攷後漢厤志漢安二年尚書邊韶奏言太初厤百四十四歲歲星一超次治厤者不知處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駮其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厤者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起元於庚戌也前漢志記太初積年上元至元狩七年即太初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自元狩七年上溯獲麟凡三百七十八歲以除上積年不盡四千二百四十一年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四十一獲麟歲爲庚寅隱公元年歲爲己丑以下尋襄公二十一年適值己卯然則何氏所據者太初厤與東漢術家異非誤也又攷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年爲其術之積年從辛卯下尋隱公元年爲庚寅襄公二十一年爲庚辰庚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於圖讖斷非妄造姑援二端以解通經者之疑經義述聞云何氏滋大日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丣酉作丣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卯耳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起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謹案杜氏長厤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厤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然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卯屬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譌則卯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無緣巳字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厤甲寅元續漢志論曰殷厤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殷厤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厤以爲甲寅則歲在己酉殷厤當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厤當爲壬申由甲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厤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厤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爲本亦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殆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按甲寅元殷厤也則考靈曜又本於殷厤與通義云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亦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爲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翺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於今厤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厤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厤序以爲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厤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厤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蓋祖述古七厤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彊隨漷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魯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疏）注月者至與魯○正以致例時此月故解之校勘記云前彊隨漷有邾婁地鄂本同閩監毛本彊作疆疏同紹熙本亦作疆按彊疆皆通即上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是也又受其叛臣邑者即上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而今與魯校勘記云鄂本魯作會此誤按紹熙本亦作會○注不於至復見○校勘記云毛本於誤與鄂本闕監本及疏皆不誤按紹熙本亦作於舊疏云言所以不於上會書月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疏）左氏經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諸本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朔據厤爲月之三日五行志下之下云三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衞侯入陳儀甯喜弑其君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前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丙午朔大四月丙子朔小五月乙巳朔大六月乙亥朔大七月乙巳朔小八月甲戌朔大九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朔大十一月癸卯朔小十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巳月之二十日

夏邾婁鼻我來奔【疏】釋文云鼻我二傳作畀我唐左氏石經作卑我九經古義云古鼻畀同音穀梁昭二十七年傳注邾畀我釋文畀必二反本或作鼻漢書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鄒陽傳封之于有卑服虔曰音畀子之畀也左傳校勘記宋本畀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畀字音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畀在五支畀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畀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按昭二十年左傳曹公孫會自鄸出奔疏兩引作卑漢校官碑卑作畀是隸書畀卽卑也二字形近易譌以音訂之斷爲二字唐初蓋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疏】注以奔至書也○舊疏云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然則曹羈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鼻我無三諫之善無益上之惡直奔而已更無他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繁露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按以親之以疑衍庶其之書傳以爲重地非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何此以書以近書也庶其或快之誤○注所傳至稱人○隱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此爲書大小國大夫故止舉外諸夏略小國略稱人三事也○注所聞至漸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正以治小如大故小國有大夫也廩廩者公羊問答云漢書從史傳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廩廩言有丰采也孝文本紀太史公曰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按廩廩蓋猶漸漸耳兩漢時有此語○注見於至始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昭二十七年疏引作以近治也始爲治之訛當據正按解云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是疏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戴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取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按孔氏斷自孔子生後爲所見之世與何氏不同按傳聞之世小國略稱人大國有大夫直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非三世之次孔義恐未然○注獨舉至而已○舊疏云孔子作春秋欲以撥亂世多舉小國恐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實也今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法而已謂張治小國大夫法也凡書奔者重乖離之禍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疏】注前爲至言歸○事見上二十年左傳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穀梁注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又彼二十年傳云親而奔之惡也注所以

惡陳侯○注宋大至可知○卽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今此殺二慶後光乃歸歸無惡知譖光明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疏】隱五年左傳注云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今曲沃爲漢聞喜縣地詩唐風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卽此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据當舉重【疏】通義云据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注据當舉重○正以當直書入于晉也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篡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士眾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篡大夫位例時【疏】通義云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日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也○注欒盈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

惡之文故知欒盈入晉爲篡也舊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篡君位也其惡文不纂於篡君知止欲篡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欲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與左傳同皆無入晉不納事益事勢宜然又左或未備也○注曲沃至言人○解經所以不舉叛之義也舊疏云曲沃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按左傳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注胥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曲沃大夫不能固守城邑致令欒盈得入亦當坐失地罪也記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是也欒盈因曲沃甲以襲晉故復書入于曲沃見曲沃大夫罪明也○注篡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疏釋文榆左氏作渝水經注淇水篇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國語周語云定王饗之注定王榆也舊音榆本或

爲渝是榆渝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大事表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即古雍榆也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差謬略云渝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亦作渝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據次于聶北救邢疏注據次至救邢○即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言次後言救也

先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疏注惡其至言救○通義云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敎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剛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遂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何氏義合莊三年左疏引左氏先儒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按左傳曰譎也疏引賈云譎者言其先救論次

爲得禮也止謂先通君命爲得禮可其次而不遂故譏也

己卯仲孫遬卒疏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九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告曰紇之罪不及不祀臧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如彼傳文臧孫爲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爲無罪通義云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於其出奔時遂罪之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則孔氏蓋涉穀梁家說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注據篡得大夫之位疏注據篡至之位○舊疏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故知篡得大夫之位矣

非其大夫也注明非君所置不得爲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疏注明非至大夫○通義云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

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按何意前出奔大夫已絕今篡大夫位非君所置故不得爲大夫義自直捷穀梁傳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注無大至亂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非篡而作從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范交惡而欒盈以騶晨交爭而晨胥死亦興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非弒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晨胥介于襄軍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也是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偈云本又作褐亦作羯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喜

弒其君〔疏〕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滅許蔡推是年正月丙寅朔小二月乙未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午朔大五月甲子朔六月癸巳朔○注是後至其君○舊疏云即下二十弒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興師衆民怨之所生也〔疏〕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誤鄂本閩本作北又鄂本無也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無也字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先是襄侵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疏〕注與甲子同○五行志下之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沈氏欽韓以今厤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皇清經解續編《公羊義疏五十九　十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疏〕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校勘記云閩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爲注鄂本無之此本如闕以別之是也紹熙本同二十五年穀梁傳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地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疏〕釋文本作咸宜咎云云本又鍼其廉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注有死至曰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傷大傷即有死傷義也彼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饑然經無大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十八日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疏〕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之〔疏〕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日故解之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皇清經解續編《公羊義疏五十九　十四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大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日入者善也孔氏廣涉左氏以駮何氏按春秋日入者何氏解各異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明當憂錄之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人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僖二十七年己巳公子遂入杞注日者杞屬修禮朝魯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丙午注日者善義兵得時人若纔以日入爲善則入盛入許之屬何善之有蓋凡入言日者在例時與傳害多月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之十三日也杜云重丘齊地大事表云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跨茌平縣界有古重丘爲諸侯盟會處彙纂云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以經文考之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爲今北直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自夷儀涉齊竟當在聊城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

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于重丘應劭曰安德縣此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地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爲今之霑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茌平縣界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以前說爲是後說則水經所次也○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問有異事與視向同例據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賂黨弑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稷之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解詁箋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日者偏刺諸侯之不討賊也按孔氏所据左氏說不得以駁何氏欲誅崔杼何氏或別有據蓋誅不成故書日以刺之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疏大事表云杜注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爲衛討也則又爲晉地蓋衛之邊邑與齊晉皆連壤今直隸順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曷爲不言入于衛注据與鄭突入櫟同疏注据與至櫟同○即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爲不言鄭注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据陽生事爲難故云据與彼同也陽生事見哀六年諼君以弑也注以先言入后言弑也時衛侯爲剽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爲剽臣然后候間伺便使衛甯喜弑之君子恥其所爲故就爲臣以諼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詐篡從此始疏釋文作以殺音試注同後年放此○注以先至弑也○鄂本后作後下及疏並同先言入謂此後言弑謂下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注時衛至惡之○衛侯見篡逐事見上十四年詐願居是邑爲剽臣何蓋以時情事言之也伺使候間使甯喜弑之者即下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即使甯喜弑剽事也繁露隨本消息云衛衎據陳儀而爲諼林父據戚而以畔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故書入以惡之說文言部諼詐也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諼之策○注未得至此始○舊疏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通義云衎在陳儀剽贖在戚其末得衛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爲難者蓋以衎與剽贖皆有君衛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入于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即不與使有衛之辭也若衎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爲諼於逐我者之子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與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非輕于朔矣義或然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鄭公孫囆帥師伐陳疏舊疏云公孫囆云云亦有本作公孫蠆字者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本作公孫蠆口旁後加舊疏云云何焯云蠆當蠆字誤按閩監毛本皆脫此疏左氏穀梁作公孫夏夏與蠆音義俱遠定有一誤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疏釋文謁左氏作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唐謁作遏云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作遏則于左氏合而陸氏乃區別之義疏所据之本往往勝於釋文公羊疏非唐人所爲也按謁遏皆曷聲俱無不可不必疏本即勝於陸本詩大雅文王云無遏爾躬釋文遏或作謁易大有象云君子以遏惡揚善釋文遏徐又音謁是音義同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吳在其南而二言入謂此及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也彼殺當作弑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後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爲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疏傳言入巢之門而卒也者以解入門乎巢而卒也○注以先至于巢○舊疏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注吳子至禦也○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

請罪殺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
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
吳子之自輕也何義與彼同左傳云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
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爲吳子攻巢巢牛臣所殺
與此少異穀梁疏引傳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
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以爲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假之重
國是也按何氏責吳不假塗蓋亦以巢爲國易繫辭傳云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彊守禦猶此義也○注書伐至殺之
○周禮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
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
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
殺之無罪惠氏士奇周禮說云軍謂持兵者也明持兵者可
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龔遂傳渤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諸持
鉏鉤器者皆良民持兵者乃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爲
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
亦然疏議答曰律開聽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姦
穢終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爲罪
人若其殺即加罪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無疑故此
與巢得殺也　吳子謁何以名〔注〕據諸侯伐人不名〔疏〕注據諸至不名○穀梁傳
曰諸侯不生名疏重發傳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名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九　廿七

卒間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
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
當以傷君論之〔疏〕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末誤倒上
七年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
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原同義舊疏云彼是臣傷其君
此異國故復發之○注以名至伐名○舊疏云伐名屬下讀惠
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謂知以傷
辜死爲伐名張本疏云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按穀梁傳云
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穀梁無保辜義
亦以經名卒間無事故如此解○注知傷至舍○舊疏云
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其卒仍繫巢故
知被傷反未至於舍止之處而卒也○注巢不至論之○巢
不坐殺即上注云君子不忍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也○後見
辜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辜內云云者舊疏云正以過
國假塗責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凌
暴巢國若不與殺開寬世諸侯得使縱橫巢無禦備而殺人
之君若令舍之又脫漏其罪是以何氏進退目之若以殺論
巢君合絕若以傷論貶黜而已按此即穀梁之非巢不飾城
而請罪義也然巢君無坐殺傷
理殺吳子者亦非巢君舊疏誤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注〕甯喜爲衛侯
衎弒剽不舉衎弒剽者誤成于喜〔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
卯月之八日史記世家
剽作秋繁露隨本消息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謂此
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也殺亦弒之誤彼下云中
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注甯喜至于喜○甯喜爲衎弒剽事
見下二十七年傳舊疏云喜若爲衎弒剽春秋舉重宜書衎
弒今書喜者正由誤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甯殖
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獻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
欲納公何如是誤成于喜文也按左傳甯子出舍于郊伯國
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世家謂殤
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
如晉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
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衎盜國林父未君事衎言叛者林父
本逐衎衎入故叛衎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
〔疏〕注衎盜至誅之○舊疏云正以凡言叛者臣盜土之辭故
如此解林父逐衎者在十四年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九　廿八

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
旋戮也衎出奔已絕故復入爲盜國下書衛侯衎名是也○
注猶定至云爾○舊疏云昔林父逐衎衎得誅之季氏不逐
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父子一體榮辱同
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元年
實霜殺菽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
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
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疏〕包氏愼言云二月又
有甲午月之十一日
此諼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注〕據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人
于齊不書復歸者入無惡文〔疏〕注據齊至復歸○即哀六年
齊陽生入于齊傳景公死而
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
而君之爾是也彼書入故據以難○注復歸至惡文○桓十
五年傳復歸者出
惡歸無惡是也　惡剽也〔注〕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
矣〔疏〕注主惡至明矣○正以剽篡不見故於衛
侯之入不書入見之非與衎主惡剽也　曷爲惡剽〔注〕
據齊陽生不書歸惡舍〔疏〕注據齊至惡舍○哀六年傳景公
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版反內

所襲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
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大夫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
必殺正者明舍立不正嫌惕生之
篡無罪宜書復歸惡舍故据以難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
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
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護禍故惡以爲戒也篡重不書反惡此
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注凡篡至戒也○
疏云正以有繼及
舊道故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若以昭穆言之違於公子故
之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違又無賢德是以衛人未有說之者
日按衛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諸侯之子
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
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末當作末隸書末末二
字淆亂碑以化末造末造即末造也是其證說當讀如
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末無也末有說也謂無說
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尤爲有說乃剽則公孫
也於昭穆違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末有說也俞義亦通○注
篡重至見重○即謂不書剽立義也重不得書義具見下傳

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注〕据衛人立晉〔疏〕注据衛人立晉○見
隱四年通義云据

晉纏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
異知非常託始省文故問其義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注〕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
矣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弒君而衛侯歸
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
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盜國
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疏〕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
衆出奔故惡之書名見絕也通
義云春秋之於衎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
喜之弒而衎之失德見曰衛侯衎復歸于衛孫林父之
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
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動爲社稷之大計剽次當
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韙乎惡衎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爲臣
徵明於惡衎之說則爲君者懼范武子曰衎實與弒故錄日者
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
弒而入故得速也○注日者至知之○上十四年書己未衛
侯衎出奔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
同當相起故獨日也此亦日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

例歸與復歸例時此出納日故解之甯喜弒而衛侯歸衛侯
歸而孫氏叛亦出納皆由甯孫則與出不與納明矣○注名
者予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莊六年衛侯朔入
于衛傳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葬與盜國
何義失衆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据故坐以盜國
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無惡知非爲惡剽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疏〕通義云獨鄭見名氏者
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
日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則大夫不敢君之義也晉之貴卿
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左傳本有作晉侯者左傳校勘
記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侯
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刓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穀梁作世子座
同音段借也呂
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沅云座舊作痤與
魏策同据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痤與
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注痤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
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
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痤
有罪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宋平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

行亡國之跡也似不以痤有罪蓋痤罪克故其罪尚微故不
去世子也舊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鄢有惡逆去弟痤今若有
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貶去其弟
仍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今痤罪微不足去世子
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然則痤
罪微平公殺之已甚故董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注〕据甯喜弒君者稱人而執非
伯討〔疏〕注据甯至伯討○正以僖四年傳云稱人而執者
非伯討也甯喜弒君賊合執今晉稱人故据以難不
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爲功當坐執人〔疏〕通義云孫林
父以戚叛如
晉晉黨於孫氏而爲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注明不至執
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專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
夏徵舒文同義異甯喜夏徵舒皆弒君賊法所必討執之皆
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執楚則實與文不與
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包氏愼言云八月
書壬午月之二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經傳皆無大克文董生蓋以意言也

葬許靈公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七終　子汝蔡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八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七年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疏左氏穀梁孔瑗作孔奐奐瑗聲相近繁露隨本消息云其明年楚屈建會諸夏而張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也彼下云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疏穀梁鱄作專省文也鱄字子鮮當作專爲正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鱄設諸焉此二十九年傳云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傳漢書古今人表吳越春秋新書淮難篇鹽鐵論勇篇並作專諸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注据與射姑同疏注据與射姑同○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注据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据與彼同也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注据非同姓疏注据非同姓○承上注据與射姑同問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注黜猶出逐疏衛世家云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以怒孫文子報獻公文子遂攻出獻公是甯殖雖逐獻公而攻出獻公則孫氏也○注黜猶出逐○廣雅釋詁黜去也國語周語王黜翟后注黜廢也說文黑部黜貶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黜朱於朝注黜退也我卽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卽作則按卽猶若也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卽不起此病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三年傳爾卽死言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是也卽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創注則時卽時是也女能固納公乎注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

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疏〕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固不能高注固必也又齊策
固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本味固不獨又任數云其說固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枝固將先奔
亦謂必將先奔也○注喜者至此言○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殖與孫氏共立剽也彼又云
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又云甯喜與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甯與爭也喜曰諾〔疏〕上二十年
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
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右宰穀曰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
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
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疏〕校勘
記云唐石經作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春秋集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
吾請與子盟〔注〕盟者欲堅固喜意〔疏〕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
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卽所欲盟辭也故注謂欲盟固喜意盍喜曰無所用盟〔注〕時

喜見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
也無用爲盟矣〔疏〕經傳釋詞云所語助也無所用盟無用爲盟也昭二十五年傳君無所辱大禮言君
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無所辱命成二年左傳君無所辱命義皆同○注時喜至盟矣○左傳又云衛獻公使子鮮爲
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明獻公多詐也辭曰臣納君義也云云蓋何氏以意言之請使公子
鱄約之〔注〕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疏〕注喜素至獻公○左傳又云初獻公
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
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
與之約矣〔疏〕卽左傳所謂使子鮮爲復也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注〕縶馬
絆也〔疏〕注縶馬絆也○釋文馽縶本又作馽成二年左傳韓厥執縶馬前注縶馬絆也廣雅釋器縶絆也莊子釋
文引三蒼云縶絆也詩小雅白駒縶之維之傳縶絆也周頌有客言授之縶箋縶絆也說文馬部馽絆馬从馬口其足引
左傳韓厥執馬前或从糸執聲作縶莊子馬蹄云連之以羈馽釋文馽司馬向崔本並作縶崔云絆前兩足也羈者廣
雅云羈勒也說文馽馬絡頭也或作羈經傳省作羈釋名釋車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執鈇鑕〔疏〕史記范雎
傳臣之胸不足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斧鉞卽鈇椹質卽鑕彼注云椹莝椹也質莝刀也分爲二失之禮記中庸不
怒而民威於鈇鉞王制賜鈇鉞然後殺鈇者有刃之物鑕則所用以藉者也周禮圉人職射則充椹質杜子春讀爲齊人
言鈇椹之椹圉人所習故使充之言閑人養馬以鈇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莝卽此爾雅釋器椹謂之榩孫炎曰椹斫
木質也詩大雅公劉箋鍛石所以爲鍛質蓋質也椹也鑕也一物也其質或以石或以金或以木詩箋云質以石爲之後
世之砧卽其遺制故爾雅釋文椹本或作砧謝惠連詩檻高砧響發擣衣所用古詩藁砧今何在是也或作積說文柱下
石是也爾雅之椹當以木爲之詩殷武方斲是虔箋引雅訓解之云正斲于椹上是也若鈇鑕連稱者當以金爲之史記
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藉傳身伏斧質皆是蓋凡藉物者皆可得質名爲取其體堅固乃克受
斧斤之施故引申之雖木趺柱足皆得此名也玉篇鈇鑕砧也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
孼之事也〔注〕僕從者庶孼眾賤子猶樹之有孼生〔疏〕注僕從者○廣
雅釋詁僕使也詩小雅正月并其臣僕箋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賈子服疑僕亦臣禮也文選注引廣雅云僕

謂附著於人○注庶孼至孼生○說文子部孼庶子也漢書吳王濞傳故庶子悍惠王注孼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
秦諸孫孼索隱非嫡正之子曰孼漢書賈誼傳庶人孼妾注孼庶賤者禮記玉藻公子曰臣孼注孼當爲枿聲之誤枿卽
蘖廣雅釋詁孼餘也後漢書虞延傳注孼伐木更生者也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孼是也若夫約言爲信
則非臣僕庶孼之所敢與也〔注〕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疏〕注鱄
見至敢保○上二十六年左傳子鮮對敬姒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又右宰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
掩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亦謂其多詐不可保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獻
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注〕欲以此語迫從令
必約之〔疏〕校勘記云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也字後磨改重刻刪去故次行九字按紹熙本亦無也
字此獻公激之辭也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疏〕通義云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已約歸至殺甯喜〔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左傳衛甯
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之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爾其患之時已背約矣故何氏云然通義云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注憝恚不能保獻公疏注憝恚至獻公○說文心部憝愧也又恚恨也玉篇怏怒也左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通義云既愧負甯氏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疏校勘記云攜鄂本閩監本同唐石經攜作擕毛本作挈注同係聽改按紹熙本亦作擕○注攜猶提也○廣雅釋詁云攜提也淮南覽冥訓相攜于道注攜引也說文手部攜提也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己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注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鱄兄爲彊臣所逐旣不能救又移心事剽皆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

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爲君漏言者卽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罪疏左傳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注怨之深也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注昧割也○釋文昧舊音刎亡粉反一音末又音蔑割也按昧無割義釋文音刎當作昧从末得聲末勿同音荀子彊國云是猶欲壽而刎頸也一切經音義刎古文刎同音義又引字略斷首曰刎刎割也今人猶謂自刎爲自抹盍卽刎也亦作物方言物爲也吳越曰物陸音亡粉反不知昧有刎義不必有刎音也又音末末當作末又音蔑二音皆是也集韻引字林抹撥滅也莊十二年傳側音曰撥抹昧同音亦得有割義○注時割至彼矣○戰國策齊策六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若相與刎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舉若此皆與此同是盟也而兼詛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詩小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盍詛牲不定惟使所宜孔疏謂

詛用一牲故此用雉也○注傳極至大忠○正以獻公出奔終爲甯納知鱄不能救也移心事剽背爲姦約末知何術背氏得罪二君殺不爲過特獻非殺甯之人故爲小負鱄棄絕大倫經守小信春秋所不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口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信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譏織屢而負不明之效也而穀梁傳謂專之去合乎春秋彼注引何君廢疾云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釋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附公出喜得人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旣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劉氏逢祿難曰寄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出奔於獻之末出旣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人也又與喜約共弒剽至喜執殺乃徒執其經經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而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旣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旣不於倫莫此爲甚○注不爲至有罪○文六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漏言當坐殺無罪大夫故去葬而晉襄書葬者以殺在葬

後故也此獻公書葬明甯喜非無罪見殺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巳月之六日

曷爲再言豹注據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注據盟至出公○徐疏云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殆諸侯也注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錄之疏注殆危也○禮記大學亦曰殆哉注殆危也論語爲政多見闕殆包曰殆危也說文歹部殆危也曷爲殆諸侯注據首戴不殆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注衛侯衎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衎負鱄殺喜得書葬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疏左傳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往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是石惡爲甯喜黨與故曰惡人之徒也繁露隨本消息云石惡

之徒聚而成羣則不止石惡一人劉氏解詁箋云何以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夷狄也日者惡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奐鄭良霄皆叛臣非止石惡也○注衞侯至獻原○通義云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奐後亦皆弑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爲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義較備足○注先見至小負○獻公書葬見下二十九年再書豹殆諸侯以起獻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卽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一事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以再書豹故也解詁箋云豹一重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日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通義云會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亦通○注石惡至是也○卽下二十八年衞石惡出奔晉是也出奔故知爲甯黨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閽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弑其君莒人弑其君之應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乙亥朔據麻爲十一月左氏傳作十一月是也傳云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此則左氏傳之誤閏在前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若如左氏則去前閏則爲未酉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時姜岌作三紀甲子麻亦謂考交分交會麻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讀傳爲違謬

長麻由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輒置閏所以更爲無稽竊意古麻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四年而積爲六十六者爲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已成日至二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月朔爲乙亥不應三月頫大十一月仍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卽新法之閏年別於整年而言也三統誤會傳文而以得麻爲失閏之于前故以傳之十一月爲九月耳卽謂時麻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爲十二月如經所書不得係乙亥朔爲十一月既係十一月是傳已增閏於前以正時麻之失杜氏又樹綠於左氏所增之外更增一閏乎又按律麻志劉歆說云魯麻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朔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麻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卯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傳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麻以爲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爲流統五十三章首故日亦辛亥百九歲也○注是後至之應○卽下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邾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閽殺下音試此二弑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故作殺此無釋文故作弑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閽弑吳子蔡世子般弑其君莒人亦弑其君而庶子爭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弑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爲政之所致疏成元年無冰注云尙書曰舒恆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倒賞也此與彼同○注豹揭至所致○舊疏云偏指豹揭者正以數年以來專見豹揭之事明是時豹揭用事也卽上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揭侵齊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宋下文秋仲孫揭如晉二十九年仲孫揭會晉荀盈以下城杞之屬是也按成元年指季孫行父專權所致此時不見季孫用事故斥叔仲也五行志中之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

夏衞石惡出奔晉疏通義云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注公方至所致○校勘記云鄂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卽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按如疏義似舊疏本作久也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與何義微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者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注如楚至狄也○卽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有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

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朞月明朞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

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明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顯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讎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弒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而爲謀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何氏無與楚子昭義蓋嚴顏之異也○注乙未至月也○通義云閏者積月之餘日而附於前月故不更繫月與壬申同例經義述聞云謹按杜氏春秋長麻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麻是年十二月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爲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爲己未甲寅爲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爲二十二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已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已之誤也按杜氏之麻不可通於何氏若皆改經遷就則無不可通之書矣○注葬以至數閏○釋文朞作期云本又作朞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月計則數閏故葬亦數也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閏云至親以期斷故取朞也朞三年皆以年計故不數閏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爲前月之餘卽繼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閏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日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還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尙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投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未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明[illegible]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求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

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常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宗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尙閏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令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是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惟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八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令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蓋遠日之情也吏部郞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者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巽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卽順人情因可伸之愚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禮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尙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尙書右丞戴謐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閏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祥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致分度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喪常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足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殺繫亦云積分以成月稽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在三月喪紀無述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

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吉月中之遠爾若遷一月當是遠月竝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歛鑿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校經傳未之詳耳商搉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値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關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極爲不允宋書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設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臘既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嘗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尙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襲雜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敢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

日卯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忌日之感終身之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以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之謂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無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正朔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郗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其三禮譏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三月祥二十五月畢明文煩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遣娶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尙乎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非本於麻數苟本乎麻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合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依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過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者將非其踰至於內事尙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卽申物情務從其遠若理例坦然豈得不循成制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稱不足

今所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日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闕向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卽吉按譙王恬郗愔論皆正范說謬妄謝攸孔粲劉遵鄭襲劉耽殷合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宏撰儀禮定制之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注〕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注據成至不書〇卽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知正月時公在晉明矣

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疏〕鹽鐵論和親篇春秋存君在楚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

子之恩穀梁以爲閔公非其義〇注正月至存之〇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致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朝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殺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〇注在晉至錄之〇御覽引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荆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多霍亂之病蓋亦在危限也成十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書公在乾侯者彼注云閔公遭潰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明臣子當憂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疏〕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衞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疏〕此及左傳石經及釋文作閽殺左氏唐石經亦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作弒穀梁音義亦作弒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殺與石經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閽弒吳子餘祭盜弒蔡侯申陸氏皆譌其殺吳子也蔡侯也不

曰其君者閽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使得君其君者於凡弑君者也其爲弑則同故雖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謂殺是與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衛侯之兄縶盜殺陳夏區夫晉法何異也是不亦使於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於春秋不書弑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閽者何門人也注守門人號疏注守門人號○禮記祭統云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又檀弓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注閽人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閽人注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說文門部閽常以昏閉門隸也杜云閽守門者穀梁傳閽門者也刑人也注以刑爲閽古者肉刑墨劓臏宮與大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疏注以刑爲閽○周禮閽人注又云刑人墨者使守門則掌戮職文彼云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故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是守門守囿皆用刑人統謂之閽也左傳莊十九年載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明諸侯閽人亦用刑人矣○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也劓者劓其鼻也臏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爲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較之夏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臏刖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皐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孔子爲春秋採擿古制也說文骨部髕厀耑也脫其髕謂鑽僞其厀耑骨擿者說文足部跀斷足也舊疏云何氏必言古者肉刑者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怨倉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爲古矣○注孔子至僞多○舊疏云孝經說文校勘記云鄂本勅作斬誤白虎通五刑云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應世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爲鉤命決文三王明刑司圜疏引作肉刑義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即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襍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

皇清經解續編《公羊義疏六十　十二

無領白帕引書傳又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是也舊疏引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屨履也又曰下刑墨幪之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蓋并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亦書傳語御覽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所說大同小異皆以唐虞象刑也故周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是也荀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謂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也違與機韻加與多韻辭疏云三皇之時天下醇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言民無違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三王之時劣薄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言三王必爲重刑者正揆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揆漸加也當時之人應其時世而爲黠巧作姦僞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爲重刑也疑皆宋均注語故云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蓋孝經注也

刑人則曷爲謂之閽注据非刑人名刑人非其人也注以刑人爲閽非其人故變盜言閽疏注以刑至言閽○穀梁傳曰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禮記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刑人爲閽非其人也舊疏刑人弑君正合書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下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弑君正合稱盜之六按此刑閽者戒人君以刑人爲閽故變盜言閽繁露順命云皆絕首肉之屬雖人倫謂之閽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是也惠氏春秋說云不稱盜而稱閽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皆刑人焉守門謂之閽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謀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爲戒云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弟子問曷爲謂之閽則當曉以書閽之故按二十三年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閽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則此刑人乃越人若書曰吳人弑其君失其實矣又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鄫子之何故如其實書之曰閽且因以爲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說據哀四年傳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按何意以刑人非其人謂刑人非可爲閽之人也故特書閽示戒足答弟子之問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

皇清經解續編《公羊義疏六十　十三

也獲俘請出左傳未知公羊同否非士不得稱人以私穀梁所謂不得齊諸人者也何解正合傳意君子不近
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
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
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疏校勘
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露王道云闔弑吳子
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鹽鐵論周秦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
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爲公羊
問答云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
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
春秋用四代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
爲夏殷時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
汙情變黠僞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
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
注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漢書蕭
望之傳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
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遺其禍是也○注
刑人至爲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君不
使無恥不近刑人不抑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
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爲閽由之出入是抑敵邇怨也故
書爲戒○注不言至其君○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
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墝埆不毛
之地與禽獸爲伍禮記王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
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
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
授之以田困之又無賙恤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
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
髡者使守積是周禮說與春秋禮今文家殊也穀梁傳不稱
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不言其君故不繫國
稱吳閽也正以不齊諸人絕君臣之義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
王者後疏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大叔儀今本左氏大亦作世與公穀同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左傳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注書者至者後
○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
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
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
變之正何氏不出大夫義或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
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疏
注貶稱至諸侯○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正以杞本公春秋新周故宋黜杞爲小國稱伯莊
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以其危弱不能自城危宗社當坐故貶從子也春秋伯子男一也得爲貶者爵位雖
同名號究異故僖二十三年注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彼亦以爲徐莒所脅故以其一等貶之稱杞子卒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据向之會稱國疏注据
向之會稱國○即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會吳于向是也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
注据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荊人來聘是也疏注据聘至

是也○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是也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
也與季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疏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
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卽謁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
欲立之以爲君疏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大子以次傳弟欲卒致國季子札謁曰今
若是迮而與季子國注迮起也倉卒意疏注迮起也倉卒意○說文辵部迮迮
起也孟子公孫丑篇今人乍見孺子亦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
弟兄迭爲君注迭猶更也疏注迭猶更也○小爾雅廣詁迭更也太元元文陰陽迭循注迭
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
疏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
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
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
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奚能成天子
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

曰敢不如命較此及史記爲詳授位季札之意蓋起於壽夢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是也**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疏】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舊疏云或輕其死或爲勇事即餘祭不遠刑人謁爲巢門所殺是也

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疏】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魯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祭又曰何氏於尚書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臧氏鏞堂拜經日記云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公羊傳注引瓜祭按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即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必字从八弋象文作瓜與爪相近而訛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湆之間然玉藻云唯水漿不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論語疏食菜羹至微至薄亦祭明凡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爲祭始爲

飲食之人不忘本故也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蓋主人謙辭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爲孔子語**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疏】注猶曰至賢弟○舊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滅我當將國與賢弟也**尚速有悔於予身**【注】尚猶努力速疾也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疏】說苑至公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與此大同舊疏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士燮祈死何氏膏肓云休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蕈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縣欲盡矣非果死今么氏以爲巢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在氏爲短今此謂等亦自祈死而得雖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言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蚤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闔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爲信

然故得雖之按舊疏通達融洽○注尚猶努力○說文八部尚曾也庶幾也詩王風兔爰云尚無爲箋云尚庶幾也漢書敘傳尚粵其幾注尚庶幾也願也皆與努力義近○注速疾也○周禮考工記輈人以爲戚速也注速疾也禮記檀弓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速疾也爾雅釋詁遄速也郭云速亦疾也呂覽辯土云弱不相害故遬大注遬疾也遬爲速之籀文見說文亦訓疾○注悔咎予我也○賈子容經云悔者凶也凶咎義同爾雅釋詁予我也白虎通號篇予亦我也予訓我者余之借也**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故迭爲君【疏】在上二十五年**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餘祭死見上**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舊疏云在昭十五年史記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通義云不在曰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下云使而反蓋訖使而亡爾**僚者長庶也即之**【注】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

諱所以起至而君之【疏】通義云即之即位也○注緣兄至即位○昭二十七年左傳我王嗣也彼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用公羊爲說也經義雜記云左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服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己是世嫡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爲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譏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即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云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之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則季子于口中明以僚爲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是也按以光而弒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仇而

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指公羊不得以爲非也又按說苑至公云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云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爲季子兄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採世本爲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三十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則光是夷昧之子審矣如光爲諸樊之子則左傳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光即諸樊之子僚亦夷昧之長嗣既不兄終弟及則兄死子傳亦其常耳僚之立未爲不可光何不平之有故當以公羊爲正○注所以至君之○說苑政理云不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禮記中庸云隱惡而揚善季子不欲揚君兄之惡故春秋錄賢者之心而爲之諱也僚得爲篡者季子不立光爲嫡子光當立也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注〕不爲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疏〕注不爲至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此謀世家謂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此傳似謂先時因使而逃蓋如稱季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同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疏〕舊疏云三君皆然故言凡二者非一之辭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本烏改焉按釋文作僚焉云於虔反本又作惡音烏蓋據此所改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史記刺客傳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曰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乎札矣及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逆餘昧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

於是使專諸刺僚〔注〕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耆炙魚因進魚而刺之〔疏〕注闔廬至子光○何氏以光爲謁子與史記杜氏同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爲也亦以光爲謁子○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

僚鈹交于胸遂弑王僚刺客傳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太湖學炙魚光具酒請僚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嗜欲喜之也書盜嗜之借孟子告子耆秦人之炙亦作耆炙者說文肉部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蓋以火炕魚食之也

而致國乎季子〔疏〕說苑篇名至公又云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吳越春秋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

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弑改殺按釋文作弑殺吾君云申志反注殺僚同蓋此據所改注中則諸本皆作殺僚紹熙本亦作弑

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蓋因下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竟無已呂覽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文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注兄弟至殺僚○何意以僚爲季子庶兄光爲札弑僚是兄弟相殺

去之延陵〔注〕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疏〕注延陵吳下邑○下三十一年左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引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越絕書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家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越竟○繁露玉英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莊九年注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異故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法木枝葉不相離也

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疏〕說苑至公又云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注不入吳朝○舊疏云延陵者竟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注既不至留事○校勘記鄂本無可字此衍按有可字亦通紹熙本亦有可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語同卽不忍討意也漢書蕭望之傳則下走當歸延陵之皐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泉澤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注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疏說苑又云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受之比其卽世亦必歸國於光光旣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道僭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處之以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疏校勘記云補鏜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者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之當無國字按無

國字亦通○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舊云壹而足者卽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謬也杜注左傳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晩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閔通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命接餘昧之絕就必能光啟周道以伯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窺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尚未傅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干戈而僚以貪恨躁勇之性光以狡桀忍詬之資左右馬其人目睨而齒挐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鬭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憧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夷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卽以其聘於列國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鐘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祥踪遇合之人尚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豫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殉之親受篡弑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作全身潔已之爲愈哉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自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因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嗚呼其知季子也哉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隆父子之親厚

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注緣臣至之義○校勘記云何校本十二年疏引作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有君有大夫令爲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意故仍未許稱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宣十三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孝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是以移闔廬其讓不見不得於彼賢也○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聘者喜接內辭亦因其可褒褒之也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時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爲賢故矣

秋九月葬衞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姞姓在鄭衞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

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隱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疏釋文頗本作波二傳作薳罷穎氏炎武廣韻正罷古音婆易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扶波反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體之罷皆讀婆儀禮鄉飲酒禮飲酒罷劉音皮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罷此可見罷倦之罷休之罷同為一音矣春秋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楚公羊並作薳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三年成御襄罷師罷音皮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買反又扶波反○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按上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是數如晉也公五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十二年晉侯使士彭來聘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故來答者三是希見答也今二十八年公如楚三十年即報聘故喜

錄之也通義云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陵轢諸夏之甚故為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已月危之彼既來聘皆屬修好無為復危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為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疏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書丁未日故[illegible]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疏引何氏廢疾[illegible]子般弒其君同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君何反書日耶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劉氏注解難曰若夷蔡般不夷許止書日蔡弒與日楚弒同文而異詳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下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辨甚則傳昭弒父之為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買之日弒則以為正卒於例亂矣經義述聞亦云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商臣弒其君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按穀梁此傳自亂其例無可解說公羊不忍之詞嚴義正故子般卒書日于亦卒不書日以所聞世恩王父少殺所傳聞世恩高祖曾祖父少殺故子般殺不去日見隱子卒去日傳曰不忍言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弒君例不日者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固無為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也太史公曰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為鑒也此猶牽涉左氏傳說殺與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同一價矣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時此日者為伯姬卒日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午月之五日左氏經伯姬上有宋字趙氏坦異文箋云左氏傳亦云宋伯姬卒且下注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著魯女之嫁于宋者也有宋字為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睢水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堂即伯姬燒死處方輿紀要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注伯姬至所生○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與董何義殊○注外災至卒日○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書月者彼注云月者閔之也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書日者

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為伯姬卒日以內女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擧重也甚殺意恨以失子行錄誠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為諱者年夫有罪疏釋文年夫音佞二傳作佞夫古年佞同部叚借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民遠於佞九經古義云古佞讀為王故晉語輿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是讀為年殊不知年讀為甸田讀為陳故詩信南山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王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為田年讀如字○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殺母弟失親

親故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彼傳言罪在王也穀梁傳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注未三至行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去誤王紹熙本亦作去上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三年也文九年傳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則靈王崩未三年景王正當思慕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為天子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失位從居不徵弱其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注從從至重也○傳五年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是直稱君者也舊疏云殺世子母弟皆直稱君者甚之也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甯知非直稱胥之例而知天王乃是不與子行者正以在父服之內不思思慕反殺先君之子以此為重故知義然○注莒殺至是也○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設但殺弟不能書者舊疏云正以莒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責之

知天王殺弟若不在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莒殺意恢在喪內乃書者正以意恢莒子之弟不為大夫故也按莒無大夫在喪外故不書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公子在喪外亦不書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疏殊未了○注不為至有罪○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黜周王魯乃貴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為尊者諱因年夫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故傳曰罪在王然廢立何事儋括至與師圍蔿逐其大夫謂謀起於括則可謂佞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為有罪景王不能善處任五大夫之殺則天王不能無過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疏○注稱王至親親○舊疏云正以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親錄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貫於先君也致令出奔故惡失親親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六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襄三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鄉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也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鄭駮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重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也按何氏無譏公不自行之語其嚴顏舊說與諸侯夫人薨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說在下也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按此外夫人專謂魯女嫁為夫人者也若其不然卒亦不書矣

其稱謚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謚疏注據葬至言謚○注四年齊侯葬紀伯姬是也按紀伯姬不言謚蓋紀已滅直為齊侯所葬未必有謚故紀叔姬卒葬時亦無謚非必謚宋伯姬為賢紀伯姬紀叔姬無謚即不賢也舊疏謂紀伯姬不言謚者不賢又葬紀叔姬不云謚蓋以劣於宋伯姬皆失之泥

賢也疏穀梁傳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經義雜記云考伯姬之卒公

穀皆以為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為非此未審傳文也按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為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傳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為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為故錄其謚也共姬之謚從共公者也蓋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五國之勢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於上澤陂月出風於下浸淫百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秋之所為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不背必謹而別之觀鄫季姬之淫佚則數年之間婦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奕世子孫見戒此春秋之所以為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閒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媵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為勸亦漢廣行露

之意也左氏顧說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殆猶漸於末世流俗之見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妨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室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卽義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所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況伯姬寡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芊也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芊之上者而謂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歿漸臺能議貞姜之所守者可與言伯姬矣公穀得之按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關睢而春秋褒伯姬也淮南泰族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是皆以伯姬爲賢也

何賢爾宋災伯姬存

爲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 疏 左疏引服云不書天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爲說惟左氏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謂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異耳

吾聞之也

婦人夜出 注 謂有事宗廟 不見傅母不下堂 注 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 疏 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釋文傅母本又作姆同唐石經諸本同作母○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又荀爽女誡云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者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又齊風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蓋隨女同行者矣是知后夫人必有傅母其實傅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女師○注選老至爲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問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

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之也春秋傳日傅至矣姆未至禮昏禮注云姆婦人年四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則傅與姆不同蓋大夫士之家女師不隨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與

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注 故賢而錄其說 疏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宗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逮乎火而死者爲火所逮環而死也水經注睢水篇相縣圖中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冢○注故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諡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諡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疏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通義云與欒盈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盈者欒書之孫弒君賊也稱不善者必有餘殃欒書幸免于戮而欒氏之族終滅於晉目之曰賊謂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篡故其死也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騶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按惠說非是春秋弒君之賊不復見欒書不見於厲公弒後已示誅絕欒盈良霄出奔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欒盈由曲沃入晉良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注 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弒月者弒父比於原恥尤重故足諱辭 疏 注君子至加弒○正以凡加弒者雖賊未討亦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易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弒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卽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

爲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彼髡原爲大夫所弑因鄭伯欲與中國故春秋爲中國諱猶責子足其文故不月此子弑父比髡原中國恥尤重足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通義云恕蔡人不敢討君之適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弑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以君子辭爲恕蔡臣子辭與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脫莒人二字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録伯姬也注重録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疏注重録至閔憂○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鄂本閔作同此謀穀梁傳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賢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諸侯相聚注聚斂也相聚斂財物疏注聚斂至財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禬禮哀圍敗注同盟者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注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烖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疏穀梁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注更復至更衣○廣雅釋言云更償也史記平準書不足以更之集解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爲復亦即償義故范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質云以其物更鄭司農云更猶償也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庚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釋名釋天云庚更也月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義同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注據詳録所爲故卿也疏左氏傳以爲晉趙武等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注據善事也疏注據善事也○穀梁傳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是善事也卿不得憂諸侯也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恩賞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

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注時雖至其事○校勘記云鄂本各作名此誤繁露亦云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傳疏云若恩從君發而使大夫行之雖非其正罪不至貶也○注明大至道也○舊疏云在禮家施不及國而言得憂內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專議解詁箋云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皆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泯而天倫滅矣匽匽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偏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按三傳皆止言歸宋財是否而歸粟無所取證唯左傳有諱爵大夫語公穀未及魯與弔而不與會亦無不可春秋可討者大事甚多其圖小忘大者亦多譏不勝譏奚必責此澶淵一會劉氏之義本之宋儒胡安國不信注並不信傳直欲於三傳外造一劉氏傳未免逞臆改作矣○注宋憂至福也○舊疏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恩發大夫外求鄰國近於作福是以貶之通義云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爲尤見專福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聚者亦偏刺之義按書洪範云惟辟作福

公羊疏引鄭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禍在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福作威至憂諸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疏包氏愼言云辛巳爲月之二十八日○注公朝至云爾○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作不至復見○哀三年傳文彼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見之僖宮哀所作還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于襄旋薨于楚宮經特書楚宮於薨時故其作又可省也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巳爲月之十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後漢書周舉傳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天卽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從子從大夫禮宜也

己亥仲孫羯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爲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注此書至同義○文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肯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則此蓋亦昭公不肯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肯者左傳云穆叔曰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又曰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舊疏

謂襄公不肯非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疏注莒子至奔齊○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及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是其事也注犂比莒子密州之號○注稱人至弑之○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年傳知密州爲君惡民所賤者卽左傳云犂比公虐是也又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卽密之轉音朱鉏卽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辭易此見左傳校勘記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八終

丁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元年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第九疏校勘記唐石經昭公第十卷九魯世家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是爲昭公徐廣曰裯一作袑索隱系本作裯左傳釋文昭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按杜氏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律麻志並作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疏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衞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注戌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名爲諱義當正亦可知疏唐石經諸本同舊疏云齊國酌亦有作國弱者釋文國酌二傳作國弱蓋後人或以二傳改公羊也古酌

弱同部得相假借石惡左氏穀梁作齊惡按校勘記齊召南云二傳作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矣按釋文不云二傳作齊惡是公羊古本與二傳同孫志祖說按此下舊疏云下七年秋衞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戌卒知向戌齊惡皆與君同名也知疏本作齊惡矣釋文軒虎舊音罕二傳作罕虎按罕虎子展子子罕孫孫以王父字爲氏罕軒皆从干聲古通左氏昭四年傳渾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作渾軒是也釋文郭音郭又音虢左氏作虢穀梁作郭按祭邑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爲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从郭聲或傳寫異惠棟云郭虢字古通虞虢作虞郭逸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注郭叔虢叔文王弟戰國策秦策臣恐王之如郭君注古文言虢也是也杜云虢鄭地其古東虢與○注戌惡至大惡○禮記曲禮云卒哭乃諱注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石惡疏云按魯襄公二十八年衞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衞侯衎卒衞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衞侯惡卒穀梁傳鄉曰衞齊侯今曰衞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是則與君同名小惡不正之嫌弱大惡故也故曲禮疏又云君臣同名春秋不譏是也然曲禮又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辟僭效也故不得無惡彼注又云其先之生則亦不改若臣先名君後名或亦不改穀梁所云是也故雖

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或亦當然舊疏云君臣者父子之倫猶有同名之理今二子與君同名乃是不可之甚春秋不正之者若正之當去其氏或貶稱人若其去氏嫌如宋督宋山齊無知之屬若其稱人嫌如襄三十年澶淵之大夫有作禍之大惡由茲進退不得正之然則君臣同名不爲大惡者正以名者父之所置已父未必爲今君之臣己或先世子而生君子既孤禮有不更名之義是以春秋謂之小惡以此言之知無駭入極之屬自是大惡故去其氏俠卒翬溺會齊師之屬未命大夫正合無氏須辟嫌故按翬去公子係貶舊疏說○注方譏至可知○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何意以所見世二名小惡尚譏君臣同名亦小惡義當正可從不言可知之例所以申明上注正之之義也言方者譏二名在定哀之世昭爲大平之首尚未合譏故曰方也舊疏云蓋欲析而言之末當孔子之身故也是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注〕據八年稱弟〔疏〕注據八年稱弟○即下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貶曷爲貶〔注〕據八年殺偃師猶不貶

〔疏〕注據八至不貶○即八年稱弟不貶稱公子故也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注〕難八年事〔疏〕舊疏云先舉八年經文然後難之也大夫相殺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下師解故此弟子取而難之言將自是弒君也〔注〕明其欲弒君故令與弒君而立者同文孔瑗弒君本謀在招〔疏〕通義云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爾舊疏云世子者君之副貳今而殺之明其從是以後有弒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辭矣○注明其至同文○決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稱人也彼注云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彼非世子故仍從大夫相殺稱人招殺世子春秋之例殺世子者與君同罪故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文同矣爲其先有無君之心即可階成弒君之禍故與弒君同文也舊疏云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亦大夫相殺不稱人以殺者彼注云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是也蓋以諸侯大夫專殺大夫彼諸侯與大夫同人臣耳恐即自是弒君故絕之稱人天子與大夫尊卑殊絕不虞有此故不必顧也○注孔瑗至在招○陳杞世家云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大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大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左傳大同唯以偃師爲一人是皆以弒君者招而此言孔瑗弒君者蓋別有所據是以下八年經楚師滅陳殺陳孔瑗九年陳火傳云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即謂孔瑗也明孔瑗爲弒君之賊[illegible]人但知罪其下手不知原謀自招僅放之于越而已舊疏云經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爲招弒當舉招爲重也但始有計不成爲弒陳侯溺卒者但自卒耳然史記左傳皆言哀公縊則成爲弒矣公羊亦言殺人之賊蓋亦以哀公遇弒也舊疏又云本謀在招招當爲首楚人所以不殺招者蓋楚失其意或陳招歸罪於孔瑗是以但畢孔瑗而招但罪其殺世子之愆遂免弒君之告春秋體其事故於殺世子經書其名氏矣按以司馬昭歸罪成濟事律之則舊疏之說信而可從

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疏〕莊三十二年傳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文與彼同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注〕據未弒也〔疏〕通義云據貶必於其重者○注據未弒也○舊疏云據今仍未弒而已貶去其弟曷爲不於殺世子時貶之乎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疏〕通義云故特著其爲同母

弟下八年穀梁傳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注惡招又云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二稱並見故爲盡其親也舊疏云傳言此者欲道八年之時罪惡大甚不假貶絕也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殺偃師是也〔疏〕通義云目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弒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凡書外弒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舊疏亦云解之而言春秋者欲道上下通例如此不爲此文是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稱公子及楚人討夏徵舒貶皆是也〔疏〕通義云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郤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注招稱至是也○招稱公子即此文不稱弟是楚人討夏徵舒即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彼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是也莊氏存與云內弒君殺子辟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注〕據

棄疾不豫貶疏注據棄疾不豫貶○鄂本貂熙本棄作弃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傳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使賊弑君而立者同文明棄疾亦弑君而下十一年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與常稱同無貶文故據以難按棄疾弑公子比其罪已明無庸豫書招殺偃師特將有弑君重罪未見故不得於彼貶而復豫貶於此也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注據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注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起之者八年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疏陳杞世家云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下八年左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注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又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明楚因勝愬討招因之滅陳也○注起楚至意也○通義云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亡陳之爲罪首倘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注所以至陳也○下八年楚師滅陳

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意不明故於此起之彼文所以先言滅者彼注云託意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楚本有利陳之心與莊王之討徵舒迹同心異故如其意先書滅也而又託辭於討招故見招之罪於此也舊疏云若其託討宜先執後滅又云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書討賊乃言入陳者莊王討賊之後始有利陳國之意故後書入也

三月取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大事表云此爲東鄆莒魯所爭者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北有古鄆城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益屬魯後入於莒爲莒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遂入鄆即此鄆也至此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爲魯有昔趙文子請於楚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謂此也二傳運作鄆

運者何內之邑也疏齊氏召南考證云鄆邑有二一在西界昭公居鄆是也一在東界與莒相接先儒謂是莒之附庸魯時時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臺遂入鄆與此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莒爲竟據此則運本魯邑時服時叛服則屬魯叛則屬莒故二國爭也其言取之何注據自魯之有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疏注不聽者叛也○廣雅釋詁聽從也國語周語民是以聽注聽從也國策西周策窮人請以國聽注聽從也周書周祝彼之以州民始聽注聽順也不聽不從不順故爲叛也○注不言至起之○成二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彼注又云得曰取不得曰圍○注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不書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得之故也彼注云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故言取是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疏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是彼以賢繆公故書其大夫明秦無大夫也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爲仕之於晉書曷爲仕諸晉注據國地足以祿之疏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以仕諸晉爲難○注據國至祿之○禮記禮運云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又云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也上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明有地足以祿之也有千乘之國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疏注十井至千乘○禮記疏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彼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然以小司徒言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何義殊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論語爲魯論今文說故

與何氏同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依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也車一乘士十人故孟子盡心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計千、十人徒二十人也劉氏逢祿春秋議禮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一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義或然也○注時秦至千乘○舊疏云正以此稱伯故也

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注〕弟賢當任用之不肯當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疏〕繁露觀德云出外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為其亡母背骨肉也漢書杜鄴傳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論語秦伯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戴氏望注云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通義云鍼有寵於桓公桓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莒慶為譏逆女特書同例○注弟賢至云爾○正以古卿大夫賢者世官不賢者世祿王侯子弟亦有大功德者則世其族否則賜之邑食其終身禮運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是

也劉氏逢祿公羊議禮云經所譏世卿者謂公卿大夫及寰內諸侯之適子當先試之以士賢然後漸進之曷嘗曰爲公卿之子孫雖有賢者亦當遏絕之以開草野之路乎且功臣賢士之子孫雖世不能象賢而有采以代耕使得收其宗族保其祭祀五世勿斬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孰過於此今秦伯不然故書出奔以貶之爲與出奔無異也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丁巳據麻七月之十一日五月之十日六月無丁巳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疏〕左氏經作大鹵杜云大鹵大原晉陽縣彼傳亦作大原云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注即大鹵也初學記引春秋地名晉大鹵大原大夏大鹵晉陽大原六名其實一也左傳云羣狄大事記云即所云衆狄也蓋白狄宣十一年郤缺求成于衆狄以攜赤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後役於晉從晉伐秦中間爲秦所誘而有交剛之敗其禍遂息閱四十二年復帥無終以伐晉無終今直隸薊州在大原東北二千餘里且晉與無和羣狄故爲媧攜爲患邊鄙宜其晉雄心而有肥鼓之滅也水經注汾水篇東南流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向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大鹵大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郡取稱焉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治晉陽爲今太原交城縣地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注〕據讀言大原也〔疏〕舊疏云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原故難之○注據讀言大原也○舊疏云時公羊子亦讀言大原也通義云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師以公今說讀之謂大原故弟子難之按說文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史記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澤一作舄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千古舄鹵其地鹹鹵故名大鹵也段注說文云大史公曰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然對文則分析散文則不拘

地物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疏〕舊疏云言所以今經與師讀皆言大原者正以地與諸物之名皆須從諸夏名之故也○注以中至俗也○舊疏云謂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爲名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本史及夷狄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必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之大教有殊俗之義故也春秋異文箋云左氏經作大鹵從古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原從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異

邑人名從主人〔注〕邑人名

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疏〕穀梁傳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舊疏云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狄皆謂之大鹵故注云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按襄五年會于善稻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下五年敗莒師于濆泉穀梁傳狄人謂賁泉失台又越名於越吳名句吳莒密州爲買朱鉏吳子乘爲壽夢皆邑人名爲夷狄所自名故也○注不若至言之○通義云此言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然原者何上何義以邑與地別蓋夷狄自名不必拘形勢言也

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注〕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疏〕書堯典云嵎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史記注引馬注云上謂原下謂隰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御覽引舍人云廣平謂土廣而平左傳疏引李巡云廣平曰原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大雅公劉箋云廣平曰原周禮大司徒注又作高平曰原離騷注亦作高平曰原疑爾雅本有作高平曰原者說文作遼云高平之野人所登水經注汾水篇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又引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是也此作上平與諸家高平義合釋地又云下者曰濕郭注引此傳下平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說文阜部隰阪下

濕也按釋地又云下濕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云隰濕墊也專指沮洳漸濕者言此則凡下而平者皆曰隰故爾雅下者曰濕句連阪者曰阪言阪陀不平曰坂其下而平者則曰濕也故郭引此句證彼郝氏懿行義疏云濕當爲隰字之誤是也故許書亦增一阪字其義明矣御覽引說題辭云下濕曰隰隰者濕也下而澤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濕曰隰隰墊也墊濕意也與爾雅同○注分別至貢賦○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孝經庶人章分地之利疏引鄭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初學記引鄭注又云若高田宜黍稷下用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棗栗說苑復恩篇下田汙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又尊賢篇蟹堁者宜不汙邪者白車又辨物篇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人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營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與此皆大同小異粟即粱俗所謂小米是也宜高地故云書禹貢云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故云因以制貢賦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

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公子篡重不嫌本不當氏疏左氏作展輿彼釋文本無輿字與公羊同云一本作莒展輿穀梁亦無輿字○注主書至篡也○通義云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篡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按左傳云莒犂比公既立展輿又廢之明去疾之立不正故坐篡○注莒無至爭篡○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通義云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例爲弒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弒也從莒無大夫常文啖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羈莒展輿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賓其妄至此按何義以經書莒展與莒慶曹羈同文嫌是大故云起與去疾爭篡明莒展莒君也惟何氏但坐展篡不來弒君連蓋不信左傳也○注當國至力也○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今言去疾之入入者出入惡之文而又不氏故知出時爲當國也既是當國正合書入而言自齊者刺齊有力也其出奔不書者春秋之義微者不兩書按襄三十一年左傳去疾奔齊齊出也本年左傳云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明齊有力也故當坐○注皆不至國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之下傳云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莊九年齊小白八年齊無知隱四年衞州吁皆然此去疾展俱不書公子知亦當國文矣○注不從至當氏○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彼書公子者彼注云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然則彼意恢事重故變無大夫之例稱氏此邪庶並篡亦重故去氏以起其當國不嫌本不當氏明其未貶之時亦合稱氏也蓋小國無大夫名氏例不見假有見者名氏亦不具如莒慶曹羈之屬今莒展莒去疾亦然故排之明彼稱公子別有所起此去氏非從小國大夫常例實爲當國去氏使其惡逆見也如莒慶文同義異也通義云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齊例矣左傳展輿吳出也故奔吳徐邈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見穀梁疏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中丘疏注疆竟至竟界○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注爲之境界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又大卜注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正竟界用師也○注若言城中丘○隱七年夏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擾苦百

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此亦以重書蓋責魯不早正疆界至今兩國搆諍後始爲此興師動衆勞民不恤與始取無異也

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注據非侵伐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疏注畏莒至百姓○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見其賊亂恐其轉侵是以興兵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救無暇焉能轉侵故云微弱失操煩擾百姓也解詁箋云西運魯齊同壞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弒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譏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疆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興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之按劉說非是魯君失政彊臣執柄傳云畏莒微弱已甚安能責其討莒春秋無義戰無非利動何獨責之於此詳繹傳意但責其微弱爾若以周禮證之則師師以疆運田正疆事而懼無爲譏也

葬邾婁悼公疏通義云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子卷左氏作麇解云左氏作麇字二傳本亦有作麇者卷麇一聲之轉故文異按左氏哀二年傳羅無勇麇之釋文麇巨隕反卷古亦音袞王制一命卷是也袞與隕音正同故錢氏大昕答問云卷麇聲相近也通義云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言弒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弒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爽狄之國公子圍親弒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注辟內難也疏注辟內難也○舊疏云正以更無他事於君薨之際出奔故知止應辟內難按左傳辟公子圍之難也左氏經文有脫楚字者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注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乃復疏注據公至乃復○卽下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是也

不敢進也注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疏注乃難辭也○宣八年傳文○注時聞至敢往○通義云昭公之篇屢言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志於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壹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辭耳是行經書於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卽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書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范云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於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與何氏合惟公羊無託疾之義○注若至而反○舊疏云若如川之滿不可游也然按文七年傳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襄二年公至自晉注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是則榮見與恥見距之義也故爲諱決成十六年不見公不恥之爲公幼也故也

季孫宿如晉疏穀梁傳惡季孫宿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丁未月之十八日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初刻作原後磨改爲泉解云左氏穀梁作原字按古原泉義同音通說文灥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篆文从泉公羊作泉係去厂字也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注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疏月者至錄之○穀梁疏引作月者上葬襄公是也卒月葬時小國常例此書月故解之葬襄公獨滕子來會葬者卽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不見別國諸侯會葬文也當恩錄之故也○注明公至責

內○舊疏云公羊之義鄰國諸侯及鄰國夫人喪皆公自會葬故異義公羊說云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譏公不自行是也然則凡平諸侯之葬公猶自行況其加禮於己者乎故言失禮尤重以責內也通義云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國間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按異義所載蓋公羊先師說何氏無此義故叔弓如宋葬共姬何注無譏公不自行語此爲滕子來會葬親較諸國爲厚昭公亦宜報穪故云公當自行以責內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疏注先是至如晉○卽上二年公如晉季孫宿如晉是也五行志中之上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昭公卽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蓋左氏家說

冬大雨雹注爲季氏疏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大臣擅法則雨雹古微書考異郵云強臣擅命后妃專恣刑殺無辜則天雨雹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僭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北燕伯款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著治大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疏〕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左傳以款爲簡公史記以簡公後惠公四代二文不合○注名者至國詳○舊疏云春秋之義有三世異辭人所見世小國出奔而書名故知義然也即莊十年譚子奔莒僖五年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衛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名至於此文北燕伯款下三十年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皆書其名是也然者所見世著治大平崇仁義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并責及小國也○注錄出奔當誅○舊疏云大平之世民皆有禮況於諸侯不死社稷而棄國出奔當合誅滅矣包氏愼言云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曰突何以名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不以失眾錄也然則諸侯出奔者皆以失眾論絕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柰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朔者王政也奉王政而不能使眾罪宜絕朔事在所傳聞之世外諸夏而以大惡錄罪止於絕北燕伯款屬所見世外無僭郲之適無故出奔不能乎臣民者也以大平之世責小國詳故論誅以爲好惡拂人之性考戒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之謂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注〕爲季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按舊疏也蓋亦作雹與陸本異周正月夏十一月大雨雪無足異當以作雹爲正差繆略云穀梁或作雪則陸氏所見公羊本作雹○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與何同左傳申豐以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疏引膏育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恖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許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劉氏逢祿箴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於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俑也豈聖人之所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疏〕書費誓云徂茲淮夷釋文引鄭注淮水之夷名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云成王東伐淮夷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詩大雅江漢云淮夷來求魯頌閟宮淮夷來同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凡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書禹貢淮夷蠙珠者是也在徐域者爲淮北之夷魯頌書序左傳病杞之夷是也在揚域者爲淮南之夷大雅及此楚子所會是也申者杜云申國今南陽宛縣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終春秋之世申最爲楚重地每有攻伐必發其兵後光武亦從南陽起○注不殊至中國○決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殊吳也監本子作于誤舊疏

云內諸夏外夷狄者春秋之常典爲不殊淮夷者正以此會楚子爲主會行義其行義者即下文爲齊誅是也通義亦云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舊疏又云君子謂孔子孔子之意所以然者正欲順楚之事而病諸夏之衰微何者言楚夷狄尚能行義以相榮顯況於諸夏反不能然故得病之若然春秋之式傳聞之世內其國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治致大平錄夷狄則不殊淮夷因其宜也而此注云楚子主會行義君子不殊其類者正以等是大平亦有纖細昭當其父非己時事定哀之世乃醇粹也是以定六年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也然則淮夷始見此經更無進稱未當定哀之間仍合外限但由楚子主會故得不殊是以何氏更爲立義矣按舊疏義甚精審

楚人執徐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楚子按二家經皆作楚人此釋文及疏並不言左穀之異知公羊本亦作楚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故絜之齊〔疏〕注故絜之

齊○杜云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齊

其爲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注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于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疏注以襄至之吳○卽襄二十八年書齊慶封來奔是也彼左傳云既而齊人來讓奔吳○注不書至錄之○正以若言齊慶封則已絕于齊書魯慶封則非內大夫故略之不錄也

吳封之于防注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疏齊世家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吳世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左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卽防也卽今江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舊疏云經言伐吳犯吳已者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防爲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實非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爲實伐吳是爲犯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矣蓋防無所繫人不得比濫以邑通故不書也

然則曷爲不言伐防注據防已爲國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言伐吳疏穀梁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卽不與諸侯專封之義○注故奪言伐吳○通義云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謂奪伐防文爲伐吳也

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注道爲齊誅意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疏齊世家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於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是爲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又二十八年傳云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與史記大同○注稱侯至討也○僖四年傳文舊疏云上下更無稱爵以執大夫之事唯此一經可以當之故何氏言焉繁露楚莊王云楚非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

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然則楚靈非應殺慶封之人得以伯討予之者春秋重義不重事慶封脅君亂國本國不能誅中夏不能討楚以蠻夷誅以行霸雖云懷惡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猶以義與之也亦卽子貉仲行權之義也舊疏云此經不重出楚子以爲伯討之義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傳云曷爲不言楚子執之者以此經楚子爲會主序于上下言執齊慶封可以因上文不勞重出卽是稱爵而執故知爲伯討霍之經宋公序上乃次楚子下言執宋公不得因上文而不更出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義或然也○注月者善義兵○正以侵伐例時故也下五年疏引作月者善錄義兵此脫叅順上稱爵伯討之文故書月以善義也

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疏左氏作賴舊疏作云有作賴字者古厲賴同音廣韻皆入泰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爲厲已也釋文厲鄭讀爲賴史記刺客傳又漆身爲厲集解音賴詩大雅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烈鄭作厲又音賴病也鹽鐵論毀學篇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卽厲民也莊子逍遙遊使物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本或作厲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又僖十五年經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爲賴水經注溳水篇溳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陽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大事表今河南光州息縣東北爲賴國地按息縣在隨州殊遠恐非一地○注莊王至之略○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書戊寅日是也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彼爲賢備責者故日靈王不足責故略之從常例書月似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

九月取鄫

其言取之何注據國言滅疏注據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鄫是取後于莒非以兵滅則鄫仍

是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
鄫滅諱滅遂之屬是也　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
惡諱也〔注〕因鄫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疏〕舊疏云隱二年
無駭入極之下
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入
取文不同故也通義云內諱滅國辭難曰入易曰取月者從
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
有莒人滅鄫鄫嫌實取莒邑矣○注因鄫至內邑○大事表云
鄫本小國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至
是魯乘莒亂而取之彼据左傳爲義公穀皆以莒取鄫後仍
國今滅之故諱言取穀梁疏引徐邈云諱故爲易言之是也
又以上襄六年已有滅文故可同之內自取邑直言取如元
年取運之屬矣繁露隨本消息云楚國强而得意一年再會
諸侯伐强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鄫其明年
如晉無河上之患謂五年公如晉不至河復也蓋公羊
先師有此義故董引用之與傳文內大惡諱義尤切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
有乙卯月之三十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疏〕注善復古也○穀梁傳
云舍中軍貴復正也注

魯大國舊二軍襄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繁露楚莊王云
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漢書董仲
舒傳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後漢書
楊終傳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
有害於民也舊疏云正以魯爲州故正合二軍今舍僭從禮
故曰復古是以隱五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又云襄時於司
馬之下置中卿令助司馬爲將軍添前司徒司空爲三軍踰
王制故於彼經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司馬不復令
將軍故曰舍中軍通義云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
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
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爲名春秋就以善復古　然則曷爲不言
書之此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
三卿〔注〕据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三卿
因以爲難〔疏〕注据上言作三軍○襄十一年云作三軍今舍
之宜言舍三軍而言舍中軍與上異故難之○
注等問至爲難○襄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据軍爲問則此
傳亦宜言曷爲不言三軍而言三卿者正以上傳云三卿也
師解以三卿答三軍故此傳即据三卿
爲難明此傳之三卿猶彼傳之三軍也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注〕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
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据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
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据上言作三難下中不
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据下中難
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
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當
同亦可知月者善錄之〔疏〕正以襄十一年時益司馬之職將
軍正是益中軍彼經宜書作中
而不然者以三有中五亦有中嫌與五軍淆也故言作三軍
以明之○注此乃至中也○注明傳文解上不言作中軍之
意上謂襄十一年經也意謂彼經若言作中軍五三皆有中
不知何中故也○注今此至知也○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不
言中下有云三二字此脫注意上言作三軍此言舍中軍正
以上不言中而云三知此所据以舍中軍者爲益與舍皆三
之中同也○注弟子至三也○此明傳据曷爲不言三卿爲
難意下即此傳○注如師至知也○舊疏云如詁爲若按師
解即傳義也傳文所以答五三皆有中者正以上作三軍本
爲益不今將復古舍中恐人疑此傳言舍中上何故不言作

中爲難故以五三皆有中明上不言中之故上既明言作三
軍則下但言舍中軍知爲三軍之中矣○注不言至相起○三
上襄十一年言作三軍此年經舍中軍知此所舍即舍上所
作故爲同文以相起也○注傳不至可知○校勘記云諸本
同故也解云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
者云云則此注足下衍以字者下脫欲字當据以刪補舊疏
云傳若足解之宜云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者五亦有中
三亦有中此舍三軍不言三者前三非正偁故舍時不得言
三今此傳文少是傳不足解之也以作時文在上故傳不特解
之上文既解訖下文不言三之意當同上義可知按此傳言
舍三軍者嫌三軍盡舍故須明斥中軍又以起上之作不言
爲益中軍也故也○注月者善錄之○春秋軍制別無所見
上書月爲重錄此書月宜順傳善復古爲詳錄也通義
云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疏〕大事表云此莒三邑也牟婁
本杞邑隱三年莒人伐杞取
之地屬莒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境防在今
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城防亭在縣西南茲在今諸

城縣西四十里有姑幕城兹亭在其境杜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兹亭一統志兹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疏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重地也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通義云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含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其言及防兹來奔何注據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不言及高張言及疏注據漆至言及○即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又哀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也舊疏云人之尊卑自有差等可以言及地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疏注公邑至邑也○通義云劉敞曰私邑者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注累次至絕之○桓二年傳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也穀梁桓二年注累從也從即次義莊子外物云揭竿累釋文累謂次足不得並足也私邑不敢並公邑故亦曰累莊二十九年注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十六日舊疏云左氏作蚡泉穀梁作賁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注蓋戰而涌爲異也不傳異者外異不書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闘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戒慮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疏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郭注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說文水部涌滕也滕水超涌也是則涌有憤激之意故作濆凡从賁得聲字多取義於忿故地之突起者爲墳起人之忿怒者爲憤怒物之大首者爲賁首是也說文水部濫濡上及下也亦謂水由下濡出而自上下也引詩畢沸濫泉今詩采菽瞻卬俱作檻泉傳箋並據爾雅爲說則濆泉濫與檻泉同○注蓋戰至異也○舊疏云似穀洛闘之事也通義云傳釋其地有涌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涌甚謬然爾雅專釋羣經解檻泉不及濆泉恐非地名○注不傳至不書○舊疏云春秋之義外異不書即襄十九年不書滌移之屬是今此濆泉爲異故不錄若書之宜云何以書爲天下記異若僖十四年書沙鹿崩之傳矣○注此象至所致○公在晉即上春公如晉也受叛臣邑則上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是在公至自晉前也與兵戰闘則此敗莒師于濆泉是也○注故因至之義○原文闕

秦伯卒

何以不名注據諸侯名疏史記注引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通義云至此始發難者據所見之世錄秦者夷也疏通義云秦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小國也用夷俗爾按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又趙充國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習修戰備高上勇力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按此於春秋皆秦地明時皆用夷俗也匿嫡之名也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疏注嫡子至立之○新書立後義云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立阼階上如抱世子自房出大史奉書上堂當兩階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

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是嫡子生以名令四竟事也秦匿嫡名擇勇猛者立之無嫡庶之別正漢志及贊所謂迫近羌胡高上氣力也隱七年滕侯卒穀梁傳云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則此秦伯不名當亦以爲用狄道故彼疏引徐邈說云秦伯不名用嫡道也其名何注據秦伯罃稻名疏注據秦至稻名○即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舊疏云文十八年經作罃今此罃字誤也嫡得之也注獨罃稻以嫡得立之疏注獨罃至立之○舊疏云罃字亦誤宜爲罃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此傳之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何以嫡子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孎也嫡謹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其字作適不作嫡可證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嫡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擇勇猛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並不著唯秦伯罃秦伯稻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按俞義亦通然何氏擇勇猛之語必非臆撰

冬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疏）注吳未至故也○何氏以意言之越進稱人知義兵明爲吳未服罪也○注越稱至進之○卽上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淮夷不稱人注月者善義兵彼亦義兵淮夷無進辭今越稱人故解之明爲進意也通義云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人則不辭按此蓋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爾○注義兵至省文○正以侵伐例時善之詳錄則月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書月是也今已進越爲人義兵明故省文不月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九終

子汝莘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一　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書

昭六年盡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疏）注不日至略之○正以襄二十三年春三月乙巳杞伯匄卒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上城杞已貶○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是城杞已貶也○注復卒至其義○舊疏云律云一人有數罪則以重者坐之然則亦不再加而卒復略之者正以此是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其內行故也按杞伯之內行有失經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諸侯內行小失云云何氏明春秋通例其罪重者則去葬以明義也

葬秦景公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二　一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注）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豫賦之煩也（疏）注先是至煩也○季孫宿如晉則上文夏季孫宿如晉是也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者卽下文冬叔弓如楚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二事在後故云豫賦何氏以意言也舊疏云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釋文出賦斂云力驗反或無此字舊疏本卽或本也五行志中之上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過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爲援好也按志所據劉歆說蓋左氏家言也然按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九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則叔弓敗莒在公至自晉後志以爲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者誤也師古承其誤而文之過矣

楚薳頗帥師伐吳（疏）左氏穀梁作薳罷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疏）燕世家云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左傳云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齊遂受賂而還公羊均無此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書者善録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月者剌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疏）注書者善録內也○舊疏云正以平為善事今書之故云善録內也穀梁傳平者成也疏引舊解平者善事也○注不出至言之○左疏引賈云謂魯與齊平也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賈說所本與公羊合不出主名者決宜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書人也君相與平非平者在下比舉國言之起二國人皆善也通義云左氏許惠卿說此為燕與者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他事而重舉衛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

燕其非燕齊平審矣按經例如燕與齊平不得僅曰暨齊平言暨則魯與諸侯平之辭下叔孫舍如齊莅盟即齊平之徵孔說是也左疏引服氏說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其說非是齊自崔杼伐魯後景公即位求好下符旋即向戌弭兵十餘年間惟慶封通嗣君來魯一聘外無朝聘往來雖無侵伐不得竟謂和好是時蓋因魯結援晉楚又與吳為脅齊又崔慶而平二惠不兹求平於魯事所或有不得謂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也吳氏應榴吾亦廬稿萬氏隋筆曰以為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為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氏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孔氏据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氏劉公是更敵左傳齊求之也句為齊魯之事齊侯次于、下為燕平之事尤為明傳患按魯與齊平下經書叔孫婼如齊莅盟是也燕與齊平下傳記鄭伯有事齊平燕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關天下大故燕齊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注月者至暨也○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書時此月故解之例內昏暨者隱元年傳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平善事而不汲汲故書月以剌之穀梁傳曰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義同○注時魯至於齊○下十年十有二月下注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明時方結婚于吳也上六年冬叔弓如楚此下云公如楚是外慕強楚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莅盟（疏）釋文舍二傳作婼說文女部婼不順也从女若聲春秋傳曰叔孫婼古若聲舍聲同部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婼丑略切上聲則音舍春秋昭七年叔孫婼公羊作舍是也漢書西域傳婼羌師古曰音而遮反遮从庶聲亦同部字也左氏莅作涖並俗當作隸說文立部隸臨也是也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非公羊義見僖三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陳楚弒其君虔于乾谿（疏）包氏慎言云經書四月甲辰朔據麻為月之三日五行志劉歆以為二月魯衛分臧氏恭壽以三統推是年正月甲戌朔大二月甲辰朔大三月甲戌朔小四月癸卯朔二日甲辰○注是後至乾谿○校勘記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下有蔡字此脫楚滅陳蔡者即下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是也楚弒君乾谿見下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

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弒死較何注加詳志又引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按此推日食之占下蓋劉歆釋傳語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月之二十九日

九月公至自楚（疏）通義云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癸未月之十五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注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録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六日○注當時至録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衛侯惡卒於八月此十二月正五月當時而日故言危録之也輒有惡疾者下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是也不早廢之云云何氏蓋以經作危不得葬辭故云然左傳亦以靈公爲孔成子等所立或卽孔烝鉏史朝廢之也白虎通攷黜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按下二十年注云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穀梁彼傳云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是卽何氏所謂跛與禮喪服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注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是卽有惡疾宜廢是也故禮記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蓋世子有廢疾則不可承祭臨民故婦人有惡疾亦在七出之科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說在元年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疏注說在元年○卽上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也○注變其至舉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言其此特言陳故解之又大夫相殺亦稱人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上元年傳又云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故此變言陳以起之通義云變其言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然公子亦貫乎先君何爲可言其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有辛丑月之五日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疏通義云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疏通義云招所立也陳杞世家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楚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弃鄭

秋蒐于紅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廋云本亦作蒐杜云蕭縣西有紅亭大事表云今爲江南徐州府蕭縣蕭爲宋地蕭叔所封邑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卽宋也豈魯蒐于近宋之鄙而蕭縣魯亦有其地與水經注獲水篇獲水又東歷洪溝東注水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鴻溝非也春秋昭八年蒐于紅杜預云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卽地理志之虹縣蓋溝名音同非楚漢所分矣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劉昭郡國志注於泰山奉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也於沛國紅縣引地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地皆以爲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何杞廢亦疑其非不足據也按根牟魯東界在古項邪陽都縣紅地應相去不遠其以爲在泰山奉高者近是一統志紅亭在泰安府東是也紀要謂在鳳陽虹縣西者誤

蒐者何簡車徒也注徒衆疏注徒衆○周書芮良夫解實繁有徒注徒衆也文選東京賦結徒營莽注徒衆也漢書刑法志卒正三年簡徒注徒人衆又食貨志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數注徒衆也莊子徐無鬼云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注步兵曰徒隱八年左傳彼徒我車注徒步兵也則徒與車對車謂乘兵徒爲步兵也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徒兵千襄元年敗其徒兵于洧上皆是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注說在桓六年○桓六年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是也左疏引賈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然則下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姦定十三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將何說乎舊疏云爲蒐之法比年作之今此不然故云以罕書是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疏通義云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弑而招歸罪焉若魯翬討爲氏之比按公羊傳僅元年有云招將自是弑君也注云孔瑗弑君本謀在招春秋書殺過同大夫相殺之例則過與謀與否無文以定孔氏取左傳爲說也

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卽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是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壬午十月無壬午十一月之二十一日孔瑗左傳穀梁瑗作奐古瑗聲奐聲同部

葬陳哀公〔注〕日者疾詐諼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疏〕注日者至人也○春秋之義滅例書月今此書日故解之若然上四年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此亦靈王書日責之者詐諼滅人惡尤重故書日以疾之通義云劉敞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曷爲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子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益招所使殺偃師者若成濟之比按劉敞本范甯說○注不舉至見之○襄六年齊師滅萊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則此亦直書楚師滅陳已足復列見執公子招殺孔瑗葬哀公正以見其託討賊滅人國故也穀梁傳惡楚子也是也○注託義至滅心○宣十一年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下云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是莊王本行義討賊後乃有利陳之心故先書殺陳夏徵舒後書入陳靈王本懷滅心託義討賊與莊王異故先書滅以誅心○注重舉至以明○舊疏云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上巳言楚師滅陳若不復舉陳無以明其是陳人矣通義云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按穀梁傳云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注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孔義本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鄶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疏〕注陳已至邑錄○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郜本國名春秋前爲宋所滅故以邑錄是以桓二年有取郜大鼎事也○注不舉至當存○舊疏云陳是總號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暴滅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言也其存陳者即下經夏四月陳火是也

許遷于夷〔疏〕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焦夷之地春秋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杜云城父屬譙郡按譙爲今亳州地

夏四月陳火〔疏〕左氏作陳災杜云陳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按彼爲天下記異不得以例此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注〕據災異爲有國者戒〔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無下陳字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大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疏〕注陳已至記災○校勘記云鄂本大作天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天舊疏引考異郵云陳火之類未當誅絕天曉其君死灰更燃之意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左疏引賈服說亦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范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處之上時陳既爲楚縣若與楚有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曰陳火明陳國尚存不與楚滅爲繼絕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爲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者有殊故不繫晉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雖滅陳因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通義云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爲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

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故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是天欲存之也陳蔡等滅陳最無罪明德之後又非蔡度可比故天特存之以勸懲示春秋即因之書以起繼絕存亡義也曰存陳悕矣〔注〕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爲天所存悲之〔疏〕舊疏悕謂悲也成十六年傳在招已悕矣曷爲存陳〔注〕據災非一天意曷爲悲陳而存之〔疏〕注據災至存之○舊疏云弟子之意以爲春秋之內書災者非止一處曷爲於此災上悲陳而存之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注〕孔瑗弒君賊也葬人之君〔疏〕八年左傳疏引賈服亦云楚葬哀公不取彼傳哀克私葬爲說孔疏云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按十三年經葬蔡靈公彼傳云平王即位旣封陳蔡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是蔡靈公爲平王所葬春秋何不云楚葬也亦若是則陳存悕矣〔注〕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爲招弒當舉招爲

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沒招正賊文以將與上貶起之月者閔
之〔疏〕注楚爲至之也○下十一年左傳叔向對韓宣子曰楚
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
是楚託討賊陳臣子待之而滅事也漢書五行志上云九年
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
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
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
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
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
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
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
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
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
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
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
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
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
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
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
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
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

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
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已卯楚滅陳經義雜記云按
所引左氏說乃秦漢以來舊誼當與伏生書傳毛公詩傳等
觀不獨足以補正杜注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
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
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言闢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
之臣子痛益深矣幸聽叔時之言復封陳庶爲蓋補過者而
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虜其民人無
異陳之之臣子懷羞愧憤恨之心欲快意與楚者非一日矣今
復爲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
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爲招殺大子偃師故天降之災楚已
滅陳而復書陳者不與蠻夷滅中國也按宣十一年楚子入
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
爲中國也義本此故賈服注左傳范注穀梁無以盡同獨杜
氏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注不書至起之○上元年注
云孔瑗弑君本謀在招故舉招爲重責以徐文不言在瑗弑
君也解上八年書陳侯之弟招義也不與楚討賊者決宜十
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不與而實與也此皆不與故沒討
招之文謂不於討處貶之也以將與上貶起之者上貶謂元
年稱公子不稱弟爲貶辭也明此雖沒正賊然本諸在招上
已貶明故得與相起之○注月者閔之○舊疏云正以外災例
時卽襄元年春宋火之屬是今而書月故言閔之閔義其十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晉欒施左氏
作齊欒施孫志祖云此非晉之欒氏公羊經
文誤當同左氏作齊按穀梁亦作齊惠氏棟周易本義辨證
云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晁氏曰說文作晉按齊古文晉
篆文晉今文愚謂晉改爲晉始於蔡邕石經古晉字讀爲齊
音子斯反又卽移切見春秋傳及公羊釋文嘯堂集古錄有
晉姜鼎晉姬姓安得稱姜必齊姜也古文多借用故晉字或
借爲齊晁以道以齊爲古文是春秋齊晉無別矣恐未然按
說文鄀从邑晉聲左氏莊元年釋文莊十一年釋文公羊桓
七年釋文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穀梁莊元年十一年釋
文並音鄀子斯反又子移反玉篇亦音鄀子斯切又哀十三
年傳注敗齊師于鄀疏鄀字有作晉字知古音晉齊字音往
往通轉矣金氏廷棟齊欒施晉欒施解云齊欒施公羊作晉
欒施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欒氏按晉卽齊字晉卦之晉
孟氏作齊齊晉一也說文晉从日晉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
益齊可爲晉晉不可爲晉蔡石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

矣然則古齊字本爲晉非古晉字
讀爲齊也公羊不異說甚明斷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疏〕釋文隱如左氏作
意如古隱意一音
之轉禮記少儀隱情以度注隱意也思也又中庸壹戎衣注
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是殷有衣音與隱有
意音
同

戊子晉侯彪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
書戊子月之七日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注〕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
貶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宋公戌讀左傳者音
成何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穀梁與左傳同左
氏釋文云成音成何休音恤左氏文二年傳宋公子成釋文
成音恤本或作成音恤成與成易混故也宋王復齋鐘鼎款
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成之經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
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

公器也須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音若平公名成其子似不得名城矣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六日○注去冬至貶之○舊疏云正以論語禮記皆有昭公取于吳謂之吳孟子文但不指其取之年歲今無冬更無他罪可指是以何氏以意當之娶吳孟子不書諱取同姓故也通義云謹按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日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爲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極爲諦當而舊疏引賈服曰無冬刺不登臺視氣考以登臺視氣見僖五年彼傳以爲禮明平時皆不行此禮矣何獨於此年譏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疏 左氏穀梁作春王二月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平公以十年十二月甲子卒至是年二月葬僅逾三月三月而葬已速況踰月平公羊傳正月或字之譌按既速葬矣可三月卽可踰月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疏 包氏愼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十日

差繆略云穀梁作乾按今注疏本及穀梁石經皆作虔

楚子虔何以名 注 据誘戎曼子不名 疏 注据誘至不名○下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名是也 **絕** 疏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名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世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也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爲狄所滅因齊桓之伐義得復社稷乃睎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爲不順故亦絕之按滅同姓爲天子之同姓此錢氏見蔡般宜討虔非討蔡之人復誘而討之尤爲不義傳明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此絕之正義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下十三年疏引作絕也此脫 **曷爲絕之** 注 据俱誘之 **爲其誘討也** 注 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 疏 注使不至加誘○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是其事也包氏愼言云般弑父殺當其罪不聲罪而誘殺之與詐殺同科故絕之稱名明當絀爵也穀梁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范云蔡侯般殺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土則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詧試論之曰夫罰不及嗣先王令典懷惡而討丈夫醜行楚虔滅人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甚矣莊王討徵舒則異於是凡討當其理難夷必申苟逆斯道雖華必抑故莊王得爲伯討齊侯不得滅紀趙盾救陳則稱師以大之靈王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顯豈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楚靈之殺蔡般亦猶晉惡之哉畢克雖伐弑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獲討賊之美而有累譏之名者良有以也范氏之駮穀梁卽據公羊爲義也 **此討賊也** 注 蔡侯般弑父而立 疏 注蔡侯至而立○卽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也 **曷爲絕之** 注 据與莊王外討晉文譎尊 疏 注据與莊王外討○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

可也是其與莊王外討事也○注晉文譎尊○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年老恐伯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所以見文公之功是晉文譎尊春秋無譏辭也 **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注 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 疏 通義云懷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句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弑其君楚子誅之然則春秋自譏其誘討非謂賊不當討也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弑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殊科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虔亦弑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爲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爲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

第13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0　版反內

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弒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注內懷至許也○正以賊所宜討懷惡而討故不與其討也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為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合我與宜以為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閒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佹于上而僻行之則誹于下仁義之端可無論乎是春秋弗與靈王討賊為其不能先以義治我故也○注地者至誘之○正以下十六年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地今言于申故解之也明彼非好會也好會誘之事具左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疏　唐石經棄作弃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申月之八日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注　說在桓六年　疏　注說在桓六年○按彼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舊疏云上八年蒐于紅之下何氏云說在桓六年今復指之者正以蒐與大蒐希數實異禮亦不同是以不得相因各指其所在然則亦譏其罕之義穀梁注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備安不忘危與左氏義反與公羊義相足通義云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眾比時有喪重致眾罷追故君子緣人情不譏也是也左傳曰非禮也又云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以為不忘君者於義似短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注　不日者蓋諱喪盟使若議結善事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侵羊二傳作祲祥疏本作盟于浸羊解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所見異也九經古義云古祥字作詳易履視履考詳釋文本又作詳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詰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繁露云羊之為言猶祥與鄭眾百官六禮祥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易大壯象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釋文詳詳審也鄭王肅作祥祥善也爾雅祥善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杜云地闕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滋陽縣境沈氏欽韓云祲祥當即大庭庫魯因以望祲祥故遂名為祲祥在曲阜縣○注不日至善事○舊疏云上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而與人盟至十三年平丘之會邾婁子與晉為讒不容公盟而執季孫理宜書日見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為憂是內惡可諱之限故為信辭使若此盟方欲議論結其善事然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疏　校勘記云齊國酌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按杜本亦作弱釋文屈銀二傳作厥慭九經古義云左傳厥慭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猌讀若銀又云慭从心猌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為屈以慭為銀字異而音同說文犬部猌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則銀聲為猌之異讀慭从其異讀音與杜云厥慭地闕大事表或曰在今衛輝府新鄉縣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己亥月之二十五日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注　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　疏　注歸氏至夫人○舊疏云皆史記文通義云按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娣何氏以為襄公嫡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為世子時娶之據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即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疏　包氏慎言云十

一月有丁酉月之二十三日穀梁作世子友史記管蔡世家注引世本亦作太子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注〕據陳子也〔疏〕〇注據陳子也〇即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溫是也

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以弒父誅不得為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耳〔疏〕注不君至君也〇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靈公弒父當誅故不與為君舊疏云靈公弒父而立弒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以春秋不與靈公為君也〇注不成至父也〇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為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為嗣君以繼其父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為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為貶辭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文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為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弒君

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辭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與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弒亡般亦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按錢氏說是也世子正稱也書世子有於即位後則貶諸侯稱爵正稱也成四年書鄭伯伐許於喪內則貶猶斯義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即不與楚殺當貶楚何故反貶蔡世子耶鄭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劉氏逢祿難曰君薨例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衛蒯聵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耶若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終于義為短于文為悖〇注上不至云耳〇即上傳云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上絕楚子嫌蔡般無罪故於此正之

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注〕據惡惡止其身〔疏〕〇注據惡惡止其身〇下二十年傳文

誅君之子不立〔注〕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弒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疏〕繁露觀德云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齊逢丑父是也正以春秋天子之事故董生本天子言之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大鴻臚禹奏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白虎通封公侯云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又誅伐篇之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弒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按定元年傳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昭僅不能保有國土當絕子猶不得立何論蔡靈弒父賊乎通義云此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即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敞橫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為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即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於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強相援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〇注雖不至云爾〇舊疏云不君靈公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經上文楚子誘殺之時皆稱爵者凡貶刺之例正可以一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嘗可文文皆貶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

重乎其與仇狩也其餘從同是也〇注言執至滅之〇舊疏云春秋之義舉滅國為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是今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若上八年注云不舉滅為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詐託義故列見之是也楚既託義執用蔡世子以滅其國當如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然今乃先書滅蔡者起其本懷滅心故也

非怒也無繼也〔注〕父誅子當絕〔疏〕舊疏云今不成有為子者非由惡其父還怒其子孫但出靈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父誅子當絕也其非字有作悲字者誤按怒為遷怒又見莊四年傳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是也按父誅子當絕商臣弒父而立春秋不見誅文其子莊王復有美辭者商臣倖逃天誅莊王又賢春秋必假事以示法彼既無可託故直於蔡般父子張義明彼亦從同也又見天之進楚直同為戮如梟獍之物並生於世在不府誅絕之科非如蔡為姬姓之長正當有父子君臣天討之所宜加故聖人亦因天而備責之且蠻夷猾夏自楚成始假手其子以幾之臣不臣子不子乖戾之氣蕃相尋也

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注〕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誅

滅人〈疏〉通義云意時有所桀踐善崩潰殺人覺之義或然也○注持其至以道○何蓋以意言之或別有所據傳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此不言昉與彼義同不以道即無道也○注孔子至亂也○論語泰伯篇文包云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何蓋引人而不仁爲證因連下引之與此無涉也潛研堂答問云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注日者至滅人○正以滅例月此書日者上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書日同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疏〉差繆略云北燕伯左氏作北燕伯款唐石經左氏無款字毛本年誤月

伯于陽者何〈注〉即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疏〉注即納至于陽○此据納蒯聵于戚事爲說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是也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上三年出奔齊之北燕伯款今納之北燕可也既出奔稱伯則非犯父命何爲納之于陽與于戚同文也○注又微至再出○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不書出小國例也是春秋之義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北燕微國出奔書即入不當再見書北燕伯也○注故斷至問之○公羊義以伯于陽連讀

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注〉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疏〉公羊問荅曰聞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注子謂至其事○襄公二十一年傳孔子生至是年二十三歲又昭二十四年仲孫獲卒左疏引服虔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据此知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故得知其事○注後作至滅闕○通義云此當爲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闕是也史記者舊疏引閔因敘所稱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是也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

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注〉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疏〉注如猶至之乎○經傳釋詞凡經言如之何如之何者皆是如詞助也易屯六二屯如亶如子夏傳如辭也按如即無如無如即奈意凡經傳言如之何者皆奈之何也強釋文作彊棄本作強凡彊弱字作彊勉強字作強舊疏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具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甯可彊更之乎○注此夫至億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億作意釋文妄億於力反億錯也或作措按論語音義毋意或於力反於力反則本作億於此注合陸氏以爲非誤也此本錯字勘改故小而偏當本作措疏標起訖作億措可證釋文校勘記云億當作意鄂本注作妄意措於力反下當有下同二字且下于絕四毋意之意音同也當疏云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孔子修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者欲示後人重其舊事故曰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謂有所僾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置意於言矣按如爾星不及地尺而復修改之曰星霣如雨事本無差文有小異若伯于陽與公子陽生氣殊懸絕故不敢徑改恐襲億措也○注論語至毋我○論語子罕篇舊疏云備於鄭注今鄭注不可考蓋取毋意義也

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注〉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注唯齊至次序○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則許小於曹然自幽之會皆許男序于曹伯之上或德優於曹與舊疏謂其盛時事及其衰未亦不醇粹是以僖二十三年緘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者非也

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注〉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疏〉注非齊至史也○閩監毛本如作知誤何意謂桓文而後皆主會者次之春秋因而不改所爲信史也俞氏樾公羊平義謂其序其會兩文對舉蓋言諸侯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爲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侯之序爲桓文所定者蓋晉文躋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襄之舊故推而上之以爲皆桓文所定者兩句皆證明春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文皆不屬按俞義亦

未協桓文之會所次諸侯則不同諸侯自會同外亦無所用序若謂朝之天子自有王朝定則況春秋世朝周鮮左傳定四年所序踐土之盟其次則與春秋不同是其明證益兩句互文見義上句其序謂其會之序也下句其會亦謂會有序也桓文之會猶能次德之優劣國之大小後此則晉楚狎主意爲高下矣春秋存之以見信又以見無係褒貶進退之義也

其詞則丘有罪焉耳〔注〕丘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丘之罪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爾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篡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陽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疏〕注丘孔子名○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注其貶至之罪○舊疏云卽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按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釋名詞嗣也令撰善言相嗣續也史記儒林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皆卽意內言外之詞也論衡起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通義云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有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按孟

子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注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此孔氏所本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宜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晉趙盾弒其君齊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齊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名人道以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而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頗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與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假僕光必不稱國民史又得可少哉按晉宋吳莒之弒稱人與罪卽聖人筆削所繫所謂某有罪者非史官赴告之失也如無史官左傳又曷由知哉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

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彼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也按何氏此注以貶絕譏刺有所失爲某之罪以傳文以其詞與其序其會對皆謂次序諸侯優劣之得失言故本而言之與孟子之知我罪我殊也○注主書至不錄○春秋立納入皆篡辭故云主書者惡納篡也舊疏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奔遂歷十許年計應有君矣陽生篡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假令非被篡但是微國未踰年之君卒猶不書況乎被篡出奔甯不略之何氏必將未踰年君約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成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卽伯款之徒是也此不書所篡出奔義也○注不足至文也○校勘記出史文也北燕本在上云閔本同鄂本無也字此衍監毛本北誤此舊疏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二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順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壬申據厤爲四月朔正月之二十九日亦壬申經於夏五月書葬鄭簡公簡公以四月卒卽以五月葬在慢葬之例宜書日而經不書日者同於當時不日之例則三月之卒當在正月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疏〕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按穀梁作成虎此作虔誤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左氏傳云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今左氏經文作成熊或篆文殘脫致誤公羊作成然又因熊然形勢相似致誤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疏〕左氏穀梁作公子慭釋文慭魚覲反一讀爲整正領反此釋文云整之領

反或作愁𨻶觀反蓋古音通也哀十一年左傳晉悼公子愁亡在衛釋文愁一本作整通義云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整惶懼出奔公之復季孫爲之也按孔氏義與何異何氏以內大夫出奔有罪不日也孔義本涉左氏爲說然左傳南蒯以私怨欲出季氏公子愁欲代季氏許與爲難又亡搆叔孫二家不克出奔絕無因公之意何云無罪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舊疏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故須解之中國無義者襄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是其文也遂爲夷狄所強者即四年楚子以下會于申執齊慶封殺之是也今楚行詐滅陳蔡者即

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也行詐即託義討招援託義討蔡般是也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者即上十一年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以下于屈銀是也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校勘記出故爲夷狄所彊云諸本同誤也疏中兩引皆作夷狄所彊當據正又出今楚行詐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今作令此本疏中兩引亦作令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今亦作令懼然當讀如孝子問名心瞿之瞿禮記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注皆驚悼在心之貌是也通義云鮮虞姬姓之國見於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於中山者即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弱滅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尤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人爲中之會請諸侯于晉晉弗敢鼓楚由是大得志於中與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爲之也蘇輸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滅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繁露楚莊王云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貿而賢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荅施無不報禮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荅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爲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愍之會實謀教蔡以八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料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劉氏逢祿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僕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拔左疏引賈服亦取穀梁爲說而范甯以穀梁意非然其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教棄盟背好交相攻伐其責晉之義亦大同公羊也蔡與夷狄並伐事所恒有何以不狄滅如何君所難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新市下引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按新市在今正定府新樂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終

常熟邵元晉參校
子汝蓀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十三年盡十七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疏通義云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疏上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杜云在譙國城父縣南大事表云在楚東境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卽漢城父縣也

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注據齊陽生入惡不言歸疏注據齊至言歸○卽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是也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之家自是往弑舍故爲異辭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公子比亦弑君而言歸故据以難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

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注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疏舊疏云歸無惡於弑立也者言所以書其歸者止於弑虔之時比無惡靈王經而死者舊疏云謂縊而死也按論語憲問篇自經於溝瀆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國語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廣雅釋詁經絞也荀子彊國篇注經縊也左傳亦云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繁露王道云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憝公子棄疾卒令靈王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此非盈意之過耶又曰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盧注壞猶傷也又五行相勝云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警司警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謂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傜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新語懷慮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尙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疾之手淮南泰族訓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易林需之泰楚靈暴虐罷極民力禍起乾谿棄疾作壽甚伏奔逃身死亥室是皆以弑君謀起棄疾故比歸無惡於弑立也左傳與此小異亦云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又云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與此會乾谿之役語大同○注時棄至立之○舊疏云正以經書自晉故得爲有力之義故如此解校勘記云此本晉誤有可誤司今據諸本訂正按紹熙本不誤○注比之至弑也○繁露王道云觀乎楚公子比知臣之道效死之義通義云高問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遂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弑者乃比也若使

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爲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是則君弑由於比立故比宜坐弑比之義宜效死不立下傳又○注言歸至之爾○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故爲明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卽責其不效死而立也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是亦以比不弑君故弑爲加弑焉校勘記出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云諸本同誤也鄂本謂作明疏引注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明又出加弑責之爾云此本疏中引注作加殺閩監毛本亦改作弑○注不日至無道○舊疏云正以宣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獋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則春秋之義不問加弑與否例皆書日此不日故解之按晉靈亦無道而日者首靈止宮中虐戾害不及民又有趙盾諸人執政非如楚靈之黷武樂禍外肆殄滅內極力役殃民淫刑多行不義故不日以惡無道○注致內至爲戎○宣九年襄七年下二十五年等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地故解之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于諸侯會上故地危之義七年鄭伯髡原卒于操傳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下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此何以地憂內也注將宋公間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是則諸侯卒其封

內不地今此靈王見弑由於乾谿故著地以爲戒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子虔弑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强莫强于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蔡史不絶書而無救于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疏】左氏穀梁弑作殺孔氏音義云弑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弑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於左穀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注】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疏】注據齊至舍○文十四年彼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也已殺之成使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則彼未踰年見弑稱君此亦未踰年君稱公子故據以難舊疏所以不據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者止以取成君之號以難公子義強也其意不當也【注】據上傳知其脅【疏】注據上傳知其脅○即上傳云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繁露王道云楚公子比脅而立不免於死是也穀梁傳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是亦以比無弑君之意與此同惟彼經弑作

殺故以當上之辭爲解果爾則經當書楚殺其大夫公子比矣故當從公羊作弑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注】據王子朝不貶【疏】注據王子朝不貶○下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注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是則子朝不貶此亦不當加弑故據以難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疏】通義云卷縊而比出比歸而虔縊比自謂於虔無一日君臣之義然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樂成其弑也故歸弑於比以爲後世大防比不立而弑虔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虔是弑而已矣孔氏此論可謂持平矣故吳光弑僚致國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君子以其不受爲義於其來聘爲賢之其不殺光者札力不能討君子恕之若受光之讓能逃弑君之罪乎可與比事反觀也效死不立猶孟子之效死勿去謂甯死不立也經韻樓集云此以上釋上文經書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也比實未弑經書弑其君虔上傳未釋故於此既釋仍偁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弑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爲棄疾所脅也受脅而首亂故云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注】據經言弑公子比也【疏】文十六年傳大夫相殺稱人通義云難言楚人又不言殺公子比意不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使與

弑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實已立嫌觸實公子弃疾則楚子居也【疏】正以棄疾弑比之後即自爲君故注云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爲王而已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弑公子比既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弑之實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經韻樓集云經有殺謂爲弑者予曰有公羊經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既言弑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既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弑也春秋言弑其君者二十三言弑吳子弑蔡侯者各一言弑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弑公子者也公子比被脅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弑其君所以微天下後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篡弑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衞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比而系之楚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弑比言弑者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弑也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傳曰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攷之乃何劭公之誤而傳未嘗誤公羊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固與左穀同也傳曰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爲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弑經著於竹帛者既

譌何氏又襲譌爲註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聽爲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傳也按段說非是經文如作殺則傳文但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何可矣何爲連以弑聞之正以將爲君故加弑文也如以州吁陳佗爲比則當書楚人殺公子比何爲特著棄疾棄疾非同謀之人猶可曰以討賊予之也弑君之事起于棄疾本欲先脅比立後再去比其弑比之心即萌於弑虔之時故覩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是其心路人皆知矣晉惠殺里克猶不予以討賊辭況曾所臣事之君復予之討賊辭乎棄疾爲于比司馬無論其誠心臣事與否其君臣之名無以易也春秋書弑公子比非以成死者乃以賤生者也故楚世家亦云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立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彼雖左穀相殺爲說而義則本公羊若如段氏謂未有書弑公子者春秋無達例如弑君之子閽弑吳子盜弑蔡侯皆別無所見何獨於弑公子疑之比之稱公子猶餘祭申之不稱其君偁爵也爾○注不言至公子○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皆言其此不言其故解之正以若言其則似實公子明比已爲君故也○注棄疾至居也○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則作郎疏同楚世家云棄疾即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下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疏杜云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寰宇記在封丘縣東四十里蓋縣與封丘接境陳留風俗傳曰衞靈公所道邑水經注濟水篇又東過平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衞地也春秋魯昭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按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十日差繆略云甲戌穀梁作庚戌唐石經穀梁沕注疏本亦作甲戌○注不舉至錄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彼亦會盟並有經止書盟舉其重者也不別言會于某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欲討棄疾者舊疏云諸侯欲討棄疾以上有棄疾弒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遂亂之言故知於閒本詳錄此會欲討之矣蓋以凡詳錄者皆所善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是公羊舊義也○注不言至知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會盟咸有而閒隔事者則重言諸侯卽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召陵侵楚夏四月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

侯盟于浩油然則彼由閒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出諸侯今則閒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勞重出劉子及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疏注時晉至與盟○舊疏云言時晉主會者以此會劉子在其間故須辨之知非劉子主會者以當時天子微弱故也知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者正以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强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强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鄫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愼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其明年句有譌脫是責晉辭公不與公盟春秋諱使若公自不與盟也鄂本肯作有下同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據得意乃致會疏注據至致會○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是也今此平丘之盟公見拒君子恥見拒榮見與也又大夫被執不得意可知今乃致會故據以難

不恥也曷爲不恥注據扈之會公失序恥之疏注據扈至恥之○舊疏云卽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也

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盟也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者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脫上不字今補正○注時諸至云爾○史記楚世家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彼雖無諸侯討棄疾事棄疾實恐懼諸侯乃封二國也諸侯從陳蔡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或何氏以意言之封陳蔡君事見下廣雅釋詁遂竟也楚亂遂成謂竟成也遂亦有成義國語晉語吾必遂矣注遂成也遂亂猶言成亂也義較直捷通義云

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亂而飾爲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爲無恥也○注公不至盟也○校勘記出時不受賂也云諸本同疏引桓二年傳受賂以證之此本作受盟字剜改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受賂此決桓二年書公會齊侯以下于稷書以成宋亂彼經又云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注道此者以春秋之義諱內惡公不與盟而楚亂遂非內惡例所不諱故直書公不與盟則非受賂故無恥也然則桓公受賂亦內惡春秋不諱者彼注云桓公本弒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譏不爲諱也是也○注諸侯至張義○舊疏云上注云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之盟今又言此者正以諸侯遂亂是以晉侯不肯與之盟然則上下二注瀾繹爲義非別解云因爲公張義者謂書公不與盟非直爲國諱因見諸侯遂亂大惡公亦不宜與故言因公爲張義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注據歸者有國辭疏注據歸至國辭○舊疏云卽僖三十年秋衞侯鄭歸于衞之屬是也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使若有國自歸者

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之者上有存陳文陳見滅無君所責又蔡本以無見殺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即諸侯存陳當有文實也疏注故使至者也○校勘記云毛本有也字此本實缺蓋衍字通義云吳世子偃師之于盧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謂弗及嗣猶懮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丘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益邪衛緣陵雖化專封之咎猶爲興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即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舊疏云宜言不與楚專封而云不與諸侯專封者宣十一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是楚得言諸侯之義矣而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于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蔡然則陳蔡得封本由諸侯故傳言諸侯以明之按舊疏所引舊說即孔氏所駁之或說也不與諸侯專封即是不與楚子專封見凡諸侯皆不與故傳不明斥楚子也言楚子嫌別

諸侯得專封矣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齊桓封邢衛杞皆不言齊桓亦統斥不與諸侯專封也是其義也○注名者至當誅○舊疏云諸侯之式不合生名今陳蔡之君既已稱爵而書名者正以諸侯之封宜受于天子而受國于楚故名之見當誅討不合爲諸侯矣包氏慎言云邢以自遷爲文猶蔡陳之以自歸爲文也奪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誅而稱名黜之使在微者例按邢衛杞亦受封諸侯而經不書名示誅者蓋爲桓公諱桓公存亡繼絕春秋文不與而實與故受封者亦從怨棄疾封陳蔡非齊但比故於陳蔡之受封即書名張義蓋陳蔡之君貶其邢衛杞亦宜從黜削例也非邢衛杞可不名也○注書者至封之○校勘記云此本疏引因作固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非直惡陳蔡之君不受天子之命亦因以起楚封之按如此注義則舊說謂不臣之諸侯封之者顏矣○注所以至實也○校勘記出無君所責云鄂本同疏及閻監毛本皆作無君無所實按紹熙本亦作無君無所責又出即諸侯存陳云例監毛本作諸侯存之此作作陳誤按解云非謂上會諸侯單惠封之若是上會諸侯單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然則存之當作封之矣按紹熙本亦作存之按上九年陳火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是上有存陳文也春秋凡書災異者皆示變人君讀其修政今陳已滅無君吏無所責故知爲天欲示存陳

爲死灰復然象也又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蔡侯以篡見殺也彼又云楚所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是也蔡般弒父篡立楚子誅之春秋不成其子示誅君之子不立之義然國無絕理故書滅蔡所以書滅者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注言王者起當存蔡之故爲善辭也傳又云滅者上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劉力一心其死之辭是書滅正爲不絕其國也陳蔡國皆應存楚因其二君之後在楚就而封之知非諸侯存之明矣舊疏云若是上會諸侯單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宜云城陳蔡傳云孰城之城之諸侯城楚之曷爲不言諸侯城之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存之則存之可也注所謂當有文實也然則春秋於棄疾無實與義故使若自歸辭穀梁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不與楚之滅其書滅陳者滅蔡是也惟彼無不與專封義爾餘與此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疏注書葬至臣子○上十一年傳楚子虔何以名

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雖誘之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是不與誘討也既不與楚誘討嫌不書葬爲責蔡臣子當復讎以隱十一年傳云然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今靈公爲楚誘殺春秋書葬不責蔡臣子者以蔡般弒父自立人人得誅蔡之臣民宜皆同仇故不責復讎而書葬如恆見當從誅君論也與桓十八年公薨于齊下云葬我君桓公者異彼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不責焉此楚強蔡弱春秋亦宜量力不責知非爲怨臣子辭者以傳無君子辭也之文又彼方責莊公與仇狩故於其葬爲怨之也又魯桓亦弒兄而立而春秋不從誅君論不責復仇者以魯桓會不致已爲奪臣子辭成誅文故於其葬也不復示絕爲春秋惟壹讓而已故也通義云書葬者爲廬伸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仇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義似迂迴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注不日者略兩夷疏杜云州來楚邑按吳自成七年入州來是年始滅當是國名杜以爲楚邑非若是邑不得言滅若果楚邑當書吳伐楚取州來矣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時州來爲吳邑畏楚遷近吳也故

彼年左傳云蔡請遷于吳也○注不日者略兩夷○校勘記云解云考諸舊本日亦有作月字者春秋上下滅例書月然則爲日字者誤按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疏引此注云不月者略兩夷此處疏本仍作日按舊疏又云上四年秋七月遂滅厲注云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蓋王非賢責之略然則吳子夷昧兄弟立謀讓位季子卽爲賢者而反滅人宜亦書日以責之而不日者正以兩夷相滅故略之此舊疏據誤本而傳會爲此說也夷昧雖讓國有賢行非楚莊之比不必據以相例且彼楚莊因有王言與滅國事反故得日責之也下三十年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之故也以彼言之知此文無月故注就不月解之也文承十月之下言無月者不蒙上月蓋不在十月內也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疏）通義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僑如爲尊夫人隱如爲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戾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疏）注入昭至不序○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略於小國不書其卒至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卽文十三年邾婁子遷餘卒之徙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大平書小國而錄之卒日葬時卽下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見之世宜令卒日葬時而不卒日復不書其葬者正由本是篡人故因略之不序其卒日亦不序其葬矣其本篡者卽上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然則春秋之義篡明者例書葬卽衞晉鄭突齊小白陽生之徙是今此去疾於上元年亦有自齊入于莒之文卽是篡明例合書葬但以本篡故因不序然則入昭公所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而上三月曹伯滕卒亦不日者莊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之下何氏云曹伯達於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如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故復卒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然則曹伯終生於桓十年時以春秋敬老重恩之故而得卒日葬月以爲大平是以入所見之世雖例可日亦不復日是故上文卒曹伯不書日矣按去疾篡明宜書葬不書者爲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篡其嗣君辭故不與其葬矣舊疏未明莒始卒於成十四年[illegible][illegible]莒子朱卒所聞世始卒故不得日此宜日而不日故解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疏）注莒無大夫○非二十七年傳文○注書殺至錄之○通義云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滅莒年夷之厲指得言以近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事載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七書之義若秦已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限難可責健不責今而責之卽是以近書矣包氏愼言云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意篡而殺弟不與子行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然則尤君之服未除而行忍骨肉尤君子所惡失子行言父喪未除方稱子宜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殺先君之子以失子行錄絕之於先君也○注稱氏至之子○舊疏云小國大夫假令得見告不書氏卽莒廢之徙是也今兼書公子者欲明是君之子故也若言莒殺意恢無以明嗣子不孝按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貫於先君故稱氏明爲先君子蓋庶兄弟若同母兄弟宜如天王殺其弟年夫例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疏）釋文夷昧音末本亦作末唐石經諸本作昧按舊疏本亦作昧穀梁左氏作末則作昧是也故釋文云然說文日部有昧無昧玉篇廣韻昧昧兼收漢書高帝紀漢軍方圓鍾覺昧於滎陽師古曰昧莫葛反其字从本末之末卽此入聲字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癸酉據厤二月無癸酉正月之十七日也鄭氏以此有事爲禘祭會子問疏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二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

其言去樂卒事何（注）據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疏）注據入至卒事○卽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彼言萬入此言籥入彼言去籥言名此直言去樂又彼不言卒事故據以難

禮也（注）以加錄卒事卽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籥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云大臣卒故爲之去樂○注以加至去也○加錄卒事決宣八年不言卒事也卽猶若也猶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卽不起之卽言若非

禮但當如宣八年之譏去籥言去樂無爲錄卒事矣此言去
樂明樂悉去與宣八年之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也明
彼爲知其不
可而爲之也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恩痛不忍舉
疏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
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
死君命無所不通注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也春秋說
云或曰祭主於誠君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衞
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之
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輙對仗奏對
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但以口奏唐太宗酒怒爲責之
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
以狀言然此當朝非當祭也當祭以聞
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爲後世法
卒事注畢其祭事疏
通義云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
之中大夫有變以聞然非卿喪不得以聞檀弓衞有大史
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卿有命則不敢告
正以大史非卿故也若經言有事不舉祭名者略爲變禮張本
不主議祭與宣八年同例按禮記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
茢執戈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
止巫去桃茢則不止去樂卒事矣孔疏鄭必知往者以下云
柳莊之卒衞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君有大臣之喪亦當然

也聞喪而往故知未襲也又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
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蓋無祭事時然也○注畢其祭事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其作
竟按紹熙本亦作竟是也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
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
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
不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　疏注主謂代而往○禮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旣陳
籩豆旣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天子崩
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
功皆廢故何氏謂主爲已主祭者也君夫人喪皆宜卽往祭
不可廢故使家人攝主卒事恩義兩盡矣通義云後魏清河
王懌曰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服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
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釋況臣聞君
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廣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
會子問周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餕獻而事尸之禮
畢故攝主與尸事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
宗人爲士者卽不可使屬若同爲大夫同當齊喪又叔相爲
闕禽知解詁錯誤按孔說非是大夫聞君之喪無論何時卽

行前往祭事使人攝行聞大夫之喪哀殺故俟事畢而往至
士不攝大夫自謂不爲喪主耳非祭事也獨不聞大夫士無
主乎如孔說則必以此屬主爲攝神主矣几尸未入之前設
饌于奧謂之陰厭少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此
爲爲神布席也不言及設主之事知無主矣無主何攝之有
淩先生禮說云大夫不終事而往所以盡君臣之義使人攝
主而祭所以全子姓之恩恩義兩盡未得厚非也若祭無使
人代之者饋食疏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
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曰吾不與
祭如不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据此知
有攝主事矣若以傳有攝主二字遂指爲木主然則曾子問
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亦爲攝木主而行可乎又
按曾子問天子崩旣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
而已疏於時家宰攝主然則亦以爲攝木主而行事可乎雖
者曰曾子問大夫之祭不得成禮廢者君薨夫人喪在內公
羊傳何以不廢也曰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聞天子崩后之
喪廢鄭注謂夙興陳饌牲器時則此云廢者當亦指夙興時
言若接祭之後當亦有不能廢者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
此攝主之說所由來與且何氏云不廢祭者古禮也言古以
見今時有不然者矣大夫之父未必爲今君之臣恩所不及
故不得廢其宗廟之祭春秋以來譏世卿矣世爲大夫或不
得終祭而往而要皆非大夫有木主證也○注不廢至臣也

○此春秋之制也春秋譏世卿故大夫不世則已父未必今
君臣故不廢祭使人攝主也其諸侯聞天子與后喪則廢祭
諸侯世其父祖莫非臣子也與大夫禮殊曾子問文雖大同
義實有殊或彼据今禮言之春秋援古以正今也白虎通五
行篇有分士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又
諫諍篇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士無分民也詩曰逝
將去汝適彼樂士是也○注孝經至敬同○孝經士章文也
唐元宗注資取也疏以爲依孔傳表記鄭注資取也是舊
疏云何氏之義以資爲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
者而敬同故也則何氏解孝經與鄭偁同與康成異矣按鄭
稱說與康成注皆不可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鄭
稱當孔傳之誤梁士離云鄭偁爲魏傳中有荅魏武帝金輅
之問見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偁
篤學大儒爲武德侯叙傳叙卽魏明帝也丁杰云孝經鄭注
據此處疏文非康成亦非小同當是鄭偁孫志祖云徐
彥疏云與鄭偁同與康成異則偁與康成爲二家明矣　大夫
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也日者爲卒日
疏注賓尸至往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大夫旣祭儐尸於
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注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
之俎卿大夫旣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
此爲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按目錄言大夫兼上

下言之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儐尸於堂之禮其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彼二語尸一上大夫二下大夫也儐中於堂室中無事故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如羞醢四豆也五俎也四敦也兩鉶也四瓦豆也酳貞之觶也皆正祭陳於室中者祝佐食之俎不皆在室中祝二豆一俎在室二佐食薦俎東階悉徹之也儀禮校勘記儐徐本作賓禮經或作儐或作賓通用儐正字也此作賓與詩序同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徹而儐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是也通義云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閒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按大夫閒君之喪尚遺人攝主卒事大夫聞大夫之喪不過僚友之誼何遂不及賓尸也獻尸自是正祭禮節不得謂之尸事傳明云尸事畢自謂事尸事畢明謂賓尸矣或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後也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君聞臣喪廢一時之祭故不忍次日再釋宜八年之議猶釋是也大夫既祭即儐尸于堂可以事畢而往下大夫并無別行賓尸之事即禮尸於室中為加爵禮尸則更可卒事矣蓋主人賓爵酬尸尸奠爵于薦左後可以從殺或無獻賓酢賓酬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各禮節與○注日者為卒日○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為卒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疏左氏穀梁作蔡朝吳出奔鄭朝昭字通廣韻三蕭朝早也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按漢鼂錯蓋其後鼂即朝云春秋王子朝漢書古今人表作子鼂左傳衛史朝古今人表亦作史鼂文選羽獵賦注朝鼂古字通故鼂亦作鼂舊疏云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為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為蔡大夫矣而傳解以為昭吳為蔡侯廬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注不言至罪同○舊疏云正以其君始封之時名書歸則舊疏本言歸當作書歸矣名書歸即上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是也嫌與天子歸有罪同者舊疏云書名言歸與天子歸有罪之文相似何者僖二十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剌天子歸有罪冬曹伯襄復歸于曹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則天子歸有罪者書名言歸上蔡侯廬亦有罪歸故言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注故奪至專封○正以蔡侯廬實非天子所歸故其臣出奔不言出為奪其君有國之辭以其受封于楚不合有國明楚之專封蔡專受其封者當誅上十三年之書名言歸非天子所歸義與此相起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并十七年食蓋與孛于大辰同占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丁巳朔據厤為月之三日劉歆以為三月臧氏壽恭謂當作五月二日是年正月戊午朔大二月戊子朔小三月丁巳朔大四月丁亥朔小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沈氏欽韓以今厤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二百六十七分入食限○注并十至同占○舊疏云謂此文日有食之并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皆與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彼注云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叛是也通義云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為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屬公誅四大夫失眾心以弑死後莽取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按五行志劉歆以為魯衛分臧氏謂當作魯趙五月丙辰朔合辰在四月十三度二日丁巳在四日十四度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大梁趙也降婁終於胃六度大梁起于胃七度趙晉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疏左氏穀梁作戎蠻哀四年同杜云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漢書地理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戎蠻子國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又文十七年左傳周甘歜敗戎于郊垂劉昭後漢志以此為蠻氏之戎也杜云垂亭在新城縣北今為汝州伊陽縣地左穀皆作蠻字續漢郡國志河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鄤子則曼即鄤之省也水經注伊水篇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蠻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汝水篇汝水東懸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崖浮餘園蠻氏蠻氏潰是也杜云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又按東觀漢記光武紀后父郭昌為陽安侯子流縣曼侯後漢郭后紀作緜蠻侯是蠻曼通也通鑑注引風俗通云蠻者慢也故蠻亦作曼

楚子何以不名注據誘蔡侯名疏注據誘蔡侯名○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書名也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疏范云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亦以其夷狄相誘也曷為不疾注據俱誘也若不疾乃疾之也注以為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為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

公見王道大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
不地者略也疏注以爲至責之○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
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尚書大傳
曰正朝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又禮記學記疏引鉤命決
云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隱二年注王者
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漢書匈奴傳論云春
秋內諸夏而外四夷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
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
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按
此猶孟子告子篇所謂不屑教誨爲者不屑疾之正乃疾之
深也但譏責其無知不以中國禮義繩之也故楚子不名也
○注戎曼至其爵○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大作太非紹熙本
亦作一大舊疏云上四年申之會伐吳再見淮夷五年冬越人
伐吳見越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之者君子因事見義故也
何者淮夷與越蓋遣大夫會此是君因可進而進之且昭公
之世文致大平實不治定但可張法而已甯可文皆進乎按
繁露奉本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謂此○注不日至略也○
此決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日
且地故也戎曼夷狄微國雖大平世亦不合卒故於是殺也
略之不書日並亦不地皆從略故雖不在外四夷限不得爵

同諸夏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有己亥月之十日差繆略云亥公羊作丑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作己亥二字似磨改

九月大雩注先是公數如晉疏注先是公數如晉○五行志中之上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戚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蓋劉歆語也按上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皆有公如晉文何義蓋與上三年同占八年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公數如晉亦宜然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疏差繆略云十月公羊作十一月按今本作十月唐石經同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疏漢書五行志下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以弑死莫敢復責大夫六卿專晉君還事之門比再食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爲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不舉去樂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按所引說曰西漢說左氏者舊說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沈氏欽韓以今厤推之是歲九月朔甲戌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臧氏壽恭以三統法推是年閏在五月前正月丁未朔二月丙子朔三月丙午朔四月乙亥朔閏月乙巳朔五月甲戌朔又是年冬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也戊子小寒三月十三日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己丑雨水四月十五日甲辰春分四月三十日庚申穀雨閏月十六日乙亥淸明五月二

日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此月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已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日日過分而未至蓋是年魯厤失閏故魯史以爲六月也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疏賁渾戎左傳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注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疏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郭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埽彗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欃槍妖星別名也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御覽引合誠圖云赤彗火精如火曜長七尺○注三孛至錄之○或言入者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或言于者此經是也或言方者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傳皆云孛者何彗星也是三處皆發問正以言入言于言方有異嫌其言于大孛亦異是以俱問錄之三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

辰何〔注〕據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疏〕注據北至入于○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
于北斗是也○注大辰非常名○舊疏云正以東方七宿皆
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為難按此
謂恆星中無大辰名也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注〕大火謂心〔疏〕注大
火謂心○襄九年左傳心為大火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
也郭注云大火心也左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
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
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
候主焉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
說文晨字解云辰時也又晨字云房心為民田時者郭注爾雅
云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用孫說也然則東方七宿
皆可以為大辰以楚辭遠遊云奇傳說之託辰星王注辰星房
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文選注引法言宋注龍星也故云房
心尾通有辰名故說文舉房小正言廢自無二義穀梁傳云
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范注引劉向曰謂濫于蒼龍之體不
獨加大火也舊疏云釋天云柳鶉火者正以柳在南方亦可
為出火之候故也不謂心星非大火然則爾雅不言心為大
火者文不備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唐虞夏皆五月昏火中
故堯典以星火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是也周以
則六月昏火星中故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

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
中是也然則周秦上較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旦中星所
以不同也火至初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
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哀十二年傳
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左傳云西及漢杜云夏之八月辰星
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彼疏云月令仲秋
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東方時在
角星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
漢在箕斗間故是時天漢西南東北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天
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
辰星而東及天漢也大火為大辰〔疏〕爾雅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左傳襄九年大火為大辰或食於心是
故心為大火亦止謂之辰左傳昭元年遷閼伯於商丘主辰注辰大火也國語晉語且以辰出而參入韋注同上伐為
大辰〔注〕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
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疏〕注伐謂參伐也○舊疏云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故
言伐謂參伐伐與參為一候故也按後漢書郎顗傳伐作罰
罰者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考工記輈人以象伐也
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通義云參伐連體六星故
舉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斿以象伐也夏小正五

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詩召南維參與昴傳參伐也國
語晉語而以參入注參伐也文選注引法言宋注參虎星也
亦為辰參互對辰為龍星故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高注參
西方白虎之宿詩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禮記疏引運斗
樞云參伐主斬艾示威行法史記天官書參為白虎三星直
者是為衡石下行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
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索隱引宋均曰
左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艾除凶也齊召南考
證云按參宿中橫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
星之旁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
日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
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證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
疑是字畫之誤但詩綢繆傳曰三星參也又周禮熊旗六旒
以象伐則此疏不為無據矣按疏言六星謂伐三星與參正
體三星為六不數其外四星故也參之正體三星故與心同
稱三也詩小星疏云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
宿然但伐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同故周禮以象伐也明
伐得統參也公羊曰伐為大辰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告互舉
相見之文故毛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注大火至大辰○
說文辰房星天時也又云參商星也辰為東方宿參為西方
宿用以紀時故皆謂之大辰以別於餘星也北辰居中視以
定參辰之度故亦謂之大辰大辰有三同名異實故下注云

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是也說者以北
辰為大端指心小端指伐非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參之以三
光政教之本也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
注辰時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
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靁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又晨字下云辰時也北辰亦為大
辰〔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
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疏〕注北辰至之意○爾
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天生
大列為中宮太極三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兩星巨辰子
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
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繁露奉本云星莫大於大辰北
斗常星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
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
蓍百莖而共一本龜千載而人寶是以三伐傳決疑焉按此
多故字大率亦以大辰為恆星之主皆取則焉釋大郭注北
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大極星索隱引合誠
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
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
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按廣雅釋言

極中也故諸家亦以北極爲天中舊疏引爾雅李注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孫炎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論語爲政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郝氏爾雅義疏云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爲天樞最小是不動處然實不動處猶在樞星之下今按樞星非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爲居其所耳按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又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文選注引天官星占北辰一名天關關者樞機之地總要之名也即天官書之太一易釋文引馬融說以太極爲北辰索隱引文耀鈎讖之中宮大帝周禮疏引鄭氏說謂之大皇大帝耀魄寶索隱引合誠圖又爲紫微大帝此云大辰皆北辰之異文也初學記引合誠圖又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舊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大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違其何氏兩解乎許氏宗彥北極說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注公羊述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極以別心伐今北極甚小不易辨周髀日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繫繩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之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初去極心不動應若是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之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即此與今法測何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言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疏〕杜云妖變非常故書繁露奉本云海內之心懸於天子麗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并吉凶不以其行有星茀于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衞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注心者至之宮○舊疏云春秋說文星經亦云天官書心爲明堂房爲府曰天駟索隱引春秋說題詞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

之宮詩汎麻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衛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日間士移一讀之者於孛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鈎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莊七年疏引文耀鈎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天王位房心之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日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棓彗雖異其狀一也天官書正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彗星出則國擬擬擬猶蹶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也此天所以去無道而建有德也○注是後至以亡○五行志下之下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在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鼂子鼂楚出也時楚彊宋衞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爲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宋衞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大昊虛虙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衞顓頊虛心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按劉子駿古文家說與公羊異占經引感精符云孛星賊起光入大辰者將有陰

謀以邪犯正與天子爭勢居位者大臣謀主兩主並立周分之異也與今文說近其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謂敬王在成周王猛居王城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又言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謂敬王也又云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是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事也舊疏引運斗樞云星孛賊起守大辰於五堂亂兵塡門三王事周以分是也三王者謂王猛子朝與敬王也王猛篡立卒後子朝繼之恆與敬王相距故直云天下兩主也宋南里以亡者即下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疏杜云長岸楚地大事表云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歷代爲建康西偏之要地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峨眉山今元和志不載此說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於越敗吳于醉李疏舊疏云經文言戰而傳以詐戰問之者正以夷狄質薄不能結日偏戰今此兩夷而言戰故以詐戰難之○注據於至醉李○見定十四

年彼此皆是兩夷不言戰故据爲難釋文作儁李云本或作檇**敵也**注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疏注俱無至戰也○通義云按左傳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何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注不月者略兩夷○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此詐戰不月故言略兩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一終

子汝蓀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十八年盡二十二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有壬午月之十五日鄂本災作灾誤

何以書疏通義云据衞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何異爾**疏通義云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曷爲以異書**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疏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疏與傳十四年書沙鹿崩成五年書梁山崩同○注詩云至象也○詩曹風鳲鳩篇文荀子君子篇楊注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呂覽盡數篇昔者先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

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通義云三國爲衆況至於四天下同風遠近若一之象○注是後至云爾○毛本天誤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衞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衞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衞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辠也與何義皆大同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刺周室之微弱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匡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六月邾婁人入鄅疏杜云鄅國今琅邪開陽縣又云鄅妘姓國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鄅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疏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表云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僖二十五年

左傳秦晉伐鄀過析限則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昭王發兵下武關攻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宏農故楚之白羽邑水經注丹水篇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即析之北鄉又東入析縣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注〕蔡世子般弒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弒爾非實弒也〔疏〕注蔡世至弒也○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彼注云不日者深為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彼也許亦中國而日故解之明彼為實弒此為加弒故與彼異加弒事見下葬許悼公傳文元年商臣弒父亦實弒而日者夷狄賤故彼注云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是也穀梁傳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范云蔡世子般買弒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而責止也知其不弒則買正卒也杜云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孔疏云實非止弒言書曰弒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弒也又引釋例云醫非三

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也加弒之說三傳皆同惟書日之義各殊爾包氏慎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注〕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疏〕注季氏至之應○舊疏云謂稍稍盛也往前猶揭為政自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遂出昭公矣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年晉人圍郊見下二十三年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經本闕說五行志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義恉大同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故也不成于弒也〔疏〕經傳釋詞云于猶為也詩鄘風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張載注文選魏都賦引詩作作為楚宮作為楚室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于猶為也此不成于弒也言不成為弒也穀梁傳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案繁露玉杯云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誼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以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播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

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置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為加弒也然盾非止可比出不越竟反不討賊詞嚴義正盾獄定矣釋文作于殺云音試下于殺加殺皆同唐石經諸本作弒

曷為不成于弒〔注〕據將而誅之〔疏〕據注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而猶加誅此明書弒君為不成于弒故難之

止進藥而藥殺也〔注〕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疏〕注時悼至而死○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

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注〕據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疏〕墨子非攻篇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此正春秋責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其所堪皆所以盡子道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疏〕注樂

正至名聞○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答門弟子問述曾子聞諸夫子語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等語又檀弓有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子是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者也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

疏舊疏云言子春覩疾之時消息得其節覩其顏色力少如可時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覩其顏色力少如弱時則損一飯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又觀其色力似寒時則加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又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如煖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而愈按所謂先意承志是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不解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復損並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是也○注脫然至其節○國語魯語求說其侮注說古脫字猶除也是脫有除義故脫然爲疾除貌也說易遯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後漢書隗囂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者左氏昭二十傳相從爲愈注愈差也文選風賦愈病析酲注愈猶差也禮記三年問痛甚者其愈遲釋文愈差也差猶瘥言病

脫除而瘥也由寒煖飢飽消息節樂正子加損皆得其宜故也

有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

疏洪氏亮吉左傳詁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也○注失其至之宜○通義云失其寒溫補瀉之宜

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注聽治止罪

疏注聽治止罪○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注聽平治也荀子王霸篇要百事之聽注聽治也穀梁傳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注就其有自責心故以不備禮責之新序七云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未適年而死故春秋義之子政嘗穀梁故也義之即下書葬故也通義云張洽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般者過與故不可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按今例過失殺祖父母父母猶議斬猶春秋責止意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注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

疏注原止至

赦之○隱元年傳注所謂原心定罪也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疏錢氏大昕潛研堂荅問云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按錢氏所論亦是然非公羊家義也通義云書葬者起非實弒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弒而代之者般不實弒而代之者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云云既子即止自責而責之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推止之心過矣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即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父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出弒父以死是以一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價耳若止者雖不慎其姑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爲之諱殺喜時不欲負芻有慕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即止自責而責之者猶附於藥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爲也設有不肯欲速代其父宜誤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溫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乎疾不可爲也是尚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弒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葬晉

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責哀慕乃告悔以殞其身者也或因彼文遂之疑止饗獻弒若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書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爲此說者其心必以加弒爲過苟以加弒爲過是必以誤殺父爲無罪苟以誤殺父爲無罪即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晦按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乙與丙爭言相鬭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日臣愚以爲父子至親也聞其鬭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蓋彼以甲子乙父甲毆丙誤傷父過失傷與許止同也後漢書霍諝傳春秋之義原心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纘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重王法是也○注明止至是也○舊疏云正以此傳但有赦止之文無善止之處故云但得免罪而已按春秋定六年有鄭游遬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文此後不見卒葬知繼立者斯也穀梁作虺新序作緯虺緯古音在脂部斯音古韻在之部之脂音近故多通也經云許世子止明斯非世子斯立春秋不見立人之文明無惡辭正由止雖免罪不得繼體故斯得以次當立也舊疏云若止宜立而斯纂之春秋應作纂文如隱四年衛桓見弒嗣子宜立而宜纂之經書立晉以爲惡晉之文也左氏以爲奔晉穀梁以爲自責而死善善從長穀梁近是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疏)穀梁鄸作夢彼釋文云夢或作𦳝春秋異文箋云鄸字古祇作夢說文邑部無鄸字玉篇始加邑作鄸廣韻因之以此知公羊左氏作鄸皆後人增邑穀梁作夢當是古文杜云鄸曹邑玉篇邑部同廣韻一東鄸邑名在留郡大事表云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鄸城曹之鄸邑也一作大鄉在今曹州府曹縣北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注)據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出者此云舊於此下有比者非○注據始至奔異○校勘記云鄸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本疏標起訖云注據始至言此者閩監毛本亦改此為自按此紹熙本亦作自當據正謂春秋凡始發國出奔未有言自者也云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者下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彼自因奔而入叛邑復由叛邑出奔故書自與此始出奔鄸言自者殊也畔也(注)時會盜鄸以奔宋(疏)注會盜至奔宋○蓋與邾婁庶其以漆閭丘奔魯莒庶其以牟婁及防茲奔魯者同皆竊地以叛奔他國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期(疏)注[illegible]至[illegible]叛○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期改其非鄸本及此本疏標起訖皆作庶期又鄸本以畔作以鄸此誤按紹熙本作以鄸期作其當據正言若作叛文當如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例書曹公孫會以鄸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據上以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左傳作欣時經義知新記說文狋从犬示聲讀又若銀猌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寅有寅銀二音沂旂斯㹞皆斤聲煇軍聲春秋為賢者諱(注)諱使若從鄸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文(疏)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鄸以畔文與華亥等異為賢者諱故也通義云不言以鄸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為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掩爾何賢乎公子喜時(注)據喜時不書(疏)毛本子誤羊○注據喜時不書○舊疏云正以曹羈叔肸春秋賢之者皆書見經即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今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矣故難之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則

未知公子喜時從與(注)喜時曹伯廬弟(疏)注喜時曹伯庶弟○舊疏云賈服以為廬之庶子者蓋所見本異也按史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子臧負芻之庶兄是子臧即喜時也則負芻為兄子臧為弟以左傳季札語推之似喜時為負芻弟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時庶兄(疏)注負芻喜時庶兄○鄸本庶作從按何義與服虔說同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亦宜為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疏)注古者至不虞○舊疏云春秋說文校勘記閩監毛本與作興此誤解云言率與守國與衆也又云釋文絮女居反說文云絮緼也段玉裁云釋文當作絮左傳閔二年云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又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蓋守者大子從者次適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于公禰守疏在軍者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彼注云公禰行主此謂庶子禰從行者或時大子有故與蓋亦其次宜為君者謂若太子母弟也又曾子問云君出纊有三年之戒以椑從注親身棺曰椑絮者說文絮緼也一曰敝絮也說文作絮舊疏云絮謂新綿即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注或時至疑之○舊疏云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

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時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按左傳為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為喪主也負芻宜公之長庶子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弒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宜公母弟次宜為君喜時不受新序七云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宜公與諸侯代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喜時為宜公子皆由本史文不具故傳說各歧焉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疏)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乃反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將見子臧於周天子立之子臧曰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附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歸成公於曹吳越春秋一札曰昔曹伯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注適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宜公庶子皆本左氏為說然果皆庶子則負芻長喜時幼其不立宜何賢其讓時喜時以次當立負芻篡有喜時退而不爭所為賢也當主猶言當國也逡巡者爾雅釋言逡退也後漢書

隗囂傳注逡巡不進也亦作逡遁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亦作逡循文選注引廣雅逡循卻退也　賢公子喜
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
〔注〕不遷怒也〔疏〕注不遷怒也○論語雍也篇不遷怒是也白虎通五行云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
冬也鹽鐵論周秦篇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　善善及子孫〔疏〕漢書丙吉傳蓋
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
之通義也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五行云善善及子孫何
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後漢書楊修傳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又劉愷傳愷獨以爲春秋
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　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注〕君
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邾爲
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
相除裁足通濫爾〔疏〕後漢書盧植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殊禮此爲諱之屬也○注君子至
之叛○正以畔臣宜在誅絕之科是爲後患春秋爲賢者諱
故不使有也通義云非謂賢者子孫叛遂無罪此春秋託王
義以爲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
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道大辟可
無宥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
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援亂
之敎以讓爲首君興讓則息兵臣興讓則息貪庶人興讓則
息訟故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凡經稱讓國者乃叔術
前矣自夷齊時兼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歸於患難谷秋
沒其事并投其名而弟託他事以見賢子曰泰伯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曷彼三公子卽皆有讓
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免僚于翦弑之禍
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竟君子之論文矣
新序七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襃其後
按襃其後卽謂賢喜時以及其後則用公羊義也○注不通
至濫爾○下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通
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
賢乎叔術讓國也此若如通濫文宜云公孫會以鄸出奔宋
今不然者正以喜時本正當立是有國也有則王起與滅國
繼絕世當還其國不僅通邾邑爲小國而已叔術以讓國之
功僅除其妻嫂之罪故次於
喜時裁足通濫以爲小國爾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釋文輒左氏作縶穀梁釋文云輒如字或云音近縶左氏作縶又云輒本亦作
縶劉兆云如見絆縶也經義雜記云說文馬部馽絆足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又出縶云馽或从糸執聲則輒當作馽葢
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縶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縶者馽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馽之同聲叚借字也尙書大傳禹
其跳湯其扁跳者踦也鄭注其發聲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
母兄稱兄〔疏〕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　兄何以不立〔注〕據立嫡以長〔疏〕
注據立嫡以長○卽隱元年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是也　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注〕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
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
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親之所
以正名也〔疏〕穀梁傳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
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彼釋文綦音其劉兆云綦連併也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
也經義雜記云綦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踂當从宋刻注
疏本作踂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
度集韻踂遵須切司馬光類篇踂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
德明从耳女輒反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二十
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
俱作踂疑非是按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
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爲行文惡疾不立者喪服小記云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
立也春秋傳衛侯元有兄縶白虎通封公侯云世子有惡疾
廢者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
何疾爾惡疾也是也○注惡疾至厲也○通義云注廣言諸
疾爾輒之疾則跛厲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奉宗廟也
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嫡以長而有衛侯之兄者
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卽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
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按瘖者說文疒部瘖
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病瘖喑然無聲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使
人瘖索隱瘖失音也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注瘖
謂不得言語也晉語嚚瘖不可使言注瘖不能言者漢書外
戚傳飲瘖藥注瘖不能言也亦作闇文六年穀梁傳上泄則
下闇下闇則上聾是也亦作喑墨子親士云近臣則喑遠臣
則唫是也聾者呂覽尊師云其聞不若聾注聾無所聞也文

選注引蒼頡篇聾耳不聞也釋名又云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內聽不察也說文耳部聾無聞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論衡別通云耳不聞宮商曰聾因謂愚闇爲聾宣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注聾闇也是也盲者釋名又云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呂覽尊師云其見不若盲注盲無所見也又盡數云處目則爲瞽爲盲注盲無見曰疾也論衡又云目不見青黃曰盲韓非子解老云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說文目部盲目無牟子漢書杜欽傳家富而目偏盲注盲目無見也是也癘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癘惡疾也莊子逍遙遊云使物不疵癘釋文引李注癘惡病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英山有鳥名曰肥遺食之已癘注癘疾病也或曰惡創素問繆風論云癘者有榮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蓋卽莊二十年齊大災傳之痢也注痢者邪亂之氣所生禿者釋名又云禿無髮沐禿也又釋姿容云禿者無髮呂覽盡數云輕水所多禿與癭人注禿無髮也說文禾部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又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髽注禿者無髮問喪禿者不免同此義也跛者廣雅釋詁跛蹇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跛蹇行不正也禮記曲禮云立毋跛注跛偏任也說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曰足排之讀若彼禮記王制云瘖聾跛躄疏跛躄謂足不能行問喪云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四　十

跛者不踊釋文跛足廢也釋名釋姿容云蹇跛蹇也病不能作事傴者廣雅釋言云傴僂也荀子儒效云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注傴僂也又釋詁云傴曲也僂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曲脊謂之傴僂素問刺禁論云刺脊間中髓爲傴注傴謂傴僂身跧曲也呂覽明理云盲禿傴尪注傴僂俯者也又盡數云苦水所多尪與傴人注傴脊疾也荀子王制云是傴巫跛擊之事也注傴巫跛覡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說文人部傴僂也僂尪也周公韈僂或言背僂漢書祭義傳行步俯僂注僂曲背也因謂恭敬爲傴僂謂其俯身物躬有側曲脊之人故昭七年左傳一命而僂再命而傴史記注引服虔云傴僂俯皆恭敬之貌也是也○注書者至親也○穀梁傳曰衞侯衞侯累也注訊曰諸侯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衞公子而乎言衞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亦本何氏爲義○注公子至名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或之事此言之以絕之亦別嫌明疑之義正名見論語子路篇繁露玉英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是也若然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彼不言絕之者彼方稱字兄賢況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方在遂民之科無爲嫌也輒本有爲君之道徒以廢疾不立尊卑難明故特書之以張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疏】注月者至防之○正以春秋之義外大夫奔例時此月故解之奔例時者成七年冬衞孫林父出奔晉襄二十八年夏衞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是也通義云趙汸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劫宋公取太子爲質見討而出故書月以異之比於宋萬王子朝之例按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同例明彊禦也是也其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亦三大夫不月者彼注云復出宋者惡仲佗恐欲劫國人去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是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辛卯月之七日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疏】左氏穀梁畔作叛叛畔同音叛正字畔叚借也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四　十一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宋南里者略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疏】注因諸至喻也○校勘記出齊故刑人之地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故作放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放舊疏云舊說云卽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通義云畔臣從刑人情事爲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囚徙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爲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月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乃爲卻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則盧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半年自同出繫從夏至春懸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于鄭獄乎解詁謂齊放刑人之地旣謂之放明非拘繫卽此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附圜爲比按周禮司寇寘之圜土而

施職事爲以圖土中不必皆死因故司圜職掌收敎罷民有上罪三軍而舍中罪二軍而舍下罪一軍而舍之別齊因諸宋南里盇卽此皆罪不至死而放繫之此而任之事而收敎之者亂民爲逆多劫獄囚華向等人南里事亦類此拘繫刑人必厚垣高墉故可据之以畔豈肯伏處陛年自同出繫所見未免拘矣若僕如穀梁說以南里爲南鄙其義曷可此傳何必以齊因諸爲喻豈因諸亦齊之南鄙與鄭有東里故有南里不必國國皆然何氏所謂放者如近世徒流之比故不必定繫城內特後代徒流係罪定之名周時或但收教弗使冠飾令其能改爾彼又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注出謂逃亡明亦拘繫非獄而何博物志但有齊日因諸無宋日南里特文不備耳果有此語未爲不可○注宋樂至舉國○校勘記云毛本世作大鄂本不誤公羊作世心左氏作大心二十五年釋文可證嚴杰說又出不言宋云鄂本此下疊言宋二字此脫按紹熙本亦作世卽定十一年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舊疏云何氏特引此事者正以自外而入與此相似而不繫宋故須解之正以於國家九危故繫國春秋凡重舉國者皆有所繫通義謂以南里非地名故繫宋亦非若不書宋但云入于南里以畔亦不嫌南里非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周有篡禍〔疏〕注是後周有篡禍○舊疏云在

明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臧氏壽恭推是歲正月癸未朔大二月癸丑朔小三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痤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有乙亥月之十五日舊疏云左氏穀梁作叔輒按差繆略云輒公羊作痤與今本殊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痤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又引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奕定本或培或堕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按輒从耴聲不得入支部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按彼傳東者東國也春秋異文箋云朱與東形勢相似或篆文殘脫致譌爲東穀梁遂以東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從穀梁說也當以左氏爲正○注出奔至篡也○舊疏云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故也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注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史記管蔡世家平侯九月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注大國至略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此時故解之穀梁傳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注奔既罪矣又奔仇國惡莫大焉與此惡背中國而與楚略之義同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疏〕注前出至誅也○出奔在上二十年已絕者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其位卽絕故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是欒盈雖入于晉入于曲沃猶不得爲大夫已絕故也賤者卽上二十一年宋華亥以下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注略叛臣從刑人是也復錄宋者以其專勢犯君當誅故也包氏愼言云二十一年傳南里者何若曰

因諸者然是入南里爲劫獄散囚以抗君也非稱兵非據地而亦曰畔歷夏秋冬三時而始出奔與畔無異出著自南里敵國也按包以自南里爲敵國亦通○注言自至國去○舊疏云謂言自宋南里者欲別於宋萬出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者故也

大蒐于昌姦〔疏〕釋文昌姦二傳作昌間間姦音同大蒐作大獀云本亦作蒐唐石經諸本作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包氏愼言云四月有乙丑月之十九日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注謂王猛之事○卽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也

何言乎王室亂〔注〕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注據天至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又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故據以難言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事恐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故言王可知也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疏注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說文宀部宮室也室實也詩鄘風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注宮猶室也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謂兄弟爭國室內自亂不及外邦故斥言王室也○注刺周至王室○上十八年疏引此作刺周室之微弱當據補通義云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嫡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繁露王道云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亦謂其微弱甚也邪庶並篡者謂子猛子朝皆非正適其篡敬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注探下言之漢書劉向傳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又云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是也舊疏云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

侯勤王之事故也○注不言至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注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爲正王以責諸侯也○注傳不至知也○校勘記出故正王可知也云疏引作皆可知明傳以言不及外一語括上諸事也既云言不及外即是外諸侯當責可知故須正王號以起之蓋謂敬王爲王矣此公羊之義與史記左傳敘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愛子朝欲立之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立丐是爲敬王左傳大同惟無子朝攻殺王猛事以王猛敬王皆劉單所立不以王猛爲邪庶也○注不爲至救之○正以春秋之義爲尊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而不爲諱者爲欲責諸侯不救故不得諱也通義云前此頹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流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朞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殷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繻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孔氏蓋以齊詩五際之義爲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疏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注洛水篇又東濁水注之即古黃水京相璠曰營城北三里有黃亭即此亭也續漢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湟水劉昭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杜預云在縣西北通義云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其稱王猛何注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疏注據未至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未踰年稱王故據以難當國也注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爲重者時猛尚幼以二子爲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二子不舉貴者尊同嫌等疏注時欲至國也○隱元年傳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時猛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稱王猛見當國也通義云稱王猛所以爲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公羊禮說云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而稱王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不當稱王而稱王其當國之情可見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於此矣問者曰何以下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王猛之篡不明故一年之內書王明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爲篡也書子見其

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于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于王城猶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不書王亦知以國氏而起入爲篡乎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爲風矣按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注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與公羊義同○注錄居至見也○舊疏云當國之人未成爲王理宜略之而錄其居者春秋刺其篡逆若不書云王猛居于皇則其當國之事無由見也○注不舉至意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毛本舉誤居舊疏云春秋皆舉重是以下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其大夫以之今不舉重故如此解云行二子意辭也者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嗣王崩尹氏黨于朝劉氏單氏黨于猛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朔固有間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至是八年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

挾據王室之亂實萌于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貴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嫡則王猛亦非嫡子弟也不然則子朝以庶篡嫡晉士伯又何必立哉○注二子至擁等○原文闕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杜云王城郟鄏今河南縣公羊問答云問此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鄷鄗爲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謂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于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諸據本初而言故言東周然謂公羊傳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齊氏召南考證云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蓋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言鎬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

戰國後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爲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又引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漢之雒陽縣周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彼疏引論語吾其爲東周乎注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毛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土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斷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爲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主○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自誤故主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月下疏引作自號西周王

其言入何〔注〕據非成周〔疏〕注據非成周○舊疏云公羊之義以成周爲正居故言此矣是以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篡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亦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篡辭言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

別輕重也〔疏〕注故從至事也○春秋立納入皆爲篡辭此書入知篡矣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注猛非正也通義云天王入于成周不爲篡此知焉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矣本匃當立故猛爲篡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注不言至師也○此決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稱周故也是以成周爲正居也○注不月至重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者字舊疏云春秋大國篡例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以其禍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禍小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今此入王城篡天子其禍實如大國之例而不月正以本無可與則輕重之義是以時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據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疏〕注據子卒不言名○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通義云據天王崩不名即此爲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其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以春秋上下無其事故也舊疏云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書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而言外者正以內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書故也

不與當也不與當

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二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從得位卒明其爲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疏〕注春秋至辭也○後漢書楊震傳故經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以防篡也然篡已成者雖非子繼弟及亦比得與故齊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于柯及齊侯小白卒衛人立晉後宋公衛侯遇于垂及衛侯晉卒皆如成君辭也○注猛未至當卒○校勘記出三者皆不當卒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二是也猛既未悉得京師篡仍未成自不得如成君書卒又外未踰年君亦不合卒曲禮疏云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孔疏特引以證稱子稱名非謂許其卒也是二者皆不合卒也○注卒又至篡也○校勘記鄂本無卒字當據正舊疏云既不合卒今書其名非欲成其爲君但嫌上經入于王城之時無成周之

文忠其非篡辭故從其得位而書卒正欲明爲篡故也通義云譏死而包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猶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追稱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注曰者至君例○舊疏云以篡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然以明其篡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從外未踰年君例者僖九年注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彼奚齊書時故注如彼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癸酉朔据麻爲月之二日大十一月十二月朔即爲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劉孝孫推春秋日食亦以癸酉爲朔日或藉後歲之分以成日也一行推大衍麻以爲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五行志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戊寅朔小二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葢杜預不置閏也故與三統殊○注是後至子邑○見下二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

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與何氏異然皆以占周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二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六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三年盡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左氏穀梁作婼

癸丑叔鞅卒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有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邑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與侵柳同義疏注與侵柳同義○即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也又曰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今此圍郊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爲討子朝葢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衆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枘鑿也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壬寅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於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葬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疏注不日至略之○春秋之義大國卒例月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淺故不月此僅與楚爾過淺故止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人之文故去葬以起之○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謂蔡人出朱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大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拔太子友卽世子有爲楚所役上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築防也則朱自以失衆見篡非纂平侯殺友可知舊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爲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

無立人之文朱無文貶則春秋之義惡朱明矣所見之世始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春秋但約見譏而已故何氏云不共悲哀麤錯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有戊辰月之三十日大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爲胡國地又云春秋有二沈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以爲重鎭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更以封孫叔敖爲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爲河南光州固始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爲蔡所滅後入楚爲平輿邑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甯府治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爲澺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爲縣又潁水篇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又決水篇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也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大事表云今江南鳳

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雞父校冀州字誤據左傳則此戰爲公子光也胡子髡沈子楹滅疏釋文楹左氏作逞穀梁作盈穀梁釋文云盈本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部得互叚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欒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欒逞奔齊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世家平公六年晉欒逞有罪奔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同故於此下無文獲陳夏齧疏說文頁部頫頭不正也讀又若春秋陳夏齧之齧左疏引世本齧是徵舒曾孫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據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據甲至言敗○卽哀十一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疏注序上至直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注伐人者爲客見伐者爲主戰序上言及者爲主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是與衛以直故使衛爲主言及也又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春秋伐人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故與宋爲主言及是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之義也繁露竹林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常辭皆起之者居下宋爲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今吳至辭也○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爲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通義云時六國之師爲楚伐吳若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爲主故不可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爲禮又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注據齊國書主吳疏注據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書齊國書及吳故也通義云據敵之戰可變使伐人者爲主按難義在不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主與宋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例以相難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

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區出師者殿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疏注王室至主之○上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上下之道故此云壞敗也通義云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爲夷楚役亦不可與使爲主義亦通○注不稱至略之○舊疏云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文左疏引賈逵云不國國書師者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據彼傳文爲說爾然既合稱師轉似同心辭矣左疏引賈曰說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亦以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亦賤略之意特公羊無不書晦義耳○注言之至之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于雞父則嫌師文獨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以散之矣其言滅獲何注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注據蔡至言殺○卽定十

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言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注又獲至無別○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晉侯君此陳夏齧臣君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何也君大夫無別解傳其言獲何也**別君臣也**疏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右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左傳亦曰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君死于位曰滅**疏此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詩鄘風載馳序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正義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傳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注君死位曰滅穀梁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賢胡沈之君死社稷**生得曰獲**疏即僖十五年獲晉侯是也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楚辭哀時命云釋管晏而任臧獲兮注獲為人所係得也是獲多屬生得言故禮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年左傳尉止獲注獲囚俘皆是也僖十五年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大夫生死皆曰**

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僖元年左傳獲莒拏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為說○注大夫至死位○檀弓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眾無死位文也正以大夫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沒可別非如國君被滅國有存亡矣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亡國之善辭故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注據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注據荊至言獲○見莊十年彼傳云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嫌敗走及殺也故以自滅為文明本死位乃敗之所名者從赴辭也疏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注云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義與此同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荊獲獻舞此書獲陳夏齧故為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大于獲君皆正不得

也○注髡楹至順也○舊疏云獲晉侯戕鄫子之徒皆獲戕之文在上今髡楹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故退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為人所殺然故日使若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髡楹書滅者君死於位為善二君辭不必如舊疏所云○注經先至之爾○校勘記云鄂本也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獲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為文先舉敗文則不嫌敗走及殺之矣及猶追不及之也○注名者從赴辭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辭者正以髡楹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道寡君某甲為吳所滅諸侯之史悉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為春秋由是之故錄其名矣故曰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彼注云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蔡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者謂其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髡楹稱名猶諸侯卒稱名耳非襲敗所繫故曰從赴辭也呂覽察微篇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

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蓋合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為一同在一年故也卑梁事不見三傳或二傳之外傳語

天王居于狄泉疏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彼疏引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內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京相璠曰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東宏城成周乃繞之按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子何注據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注據毛至天王○即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稱王此書天王故據以難之**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注時庶至事之○通義云先著敵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御覽引考異郵云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强弩張於前椅戟拔於後是庶孽並篡天子微弱事也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軍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彼以天子之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尋常諒闇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失位微弱特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尋常未三年不稱王之義非謂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即位禮故即所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云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注貶言至之權○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

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爲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貶宜如上王猛書王朝爲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衞人立晉莒展輿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不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比爲不當朝爲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張斐律表云制眾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報石慶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舊疏云年既幼少而食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黨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弒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至再動○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上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猛朝更起與王爭入事也遂至數年者至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即上晉人圍郊是也吳敗六國則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則下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是也吳光弒僚下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日至三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爲再動則此及上十九年夏五月乙巳地震是也五行志下之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据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注据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

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

齊戰疾〔疏〕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蓋公因叔孫舍被執如晉及河乃畏晉託疾而復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公而甚於昭公變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又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强而得意伐强吳爲齊誅亂臣魯得其以威滅郤先晉昭卒一年楚國內亂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不可不恃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昭公自即位常如晉不得入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言至河乃復至此而五恥莫甚矣故書有疾以殺深爲之諱也諱之深則恥之甚如不必恥何諱之有故上十三年公不與盟不恥也通義云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無疾而復恥猶可也有疾而復不可言也故君子殺之也○注舉公至戰疾○扶前

凡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岳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穀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直言有疾乃復嫌硯疾在無足重輕之科故特舉公以重之所引論語述而篇文鄂本閩監毛本齋作齊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疏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二傳無叔孫字舍作婼經義述聞云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省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爲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斷然明白左氏穀梁並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注貶婼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衍此二字故聰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殆其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恐咎自殺益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爲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上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無說孔氏因有叔孫聰爲之說爲賢舍而錄別無所譏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弑其君僚又滅徐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乙未朔據厤爲二日先書後月之小除大三四而月五月朔亦爲乙未朔孝孫甲子元厤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晦與二日縱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蓋謂此也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注是後至滅徐○季氏逐昭公見下二十五年吳滅巢見下冬弑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年舊疏先言季氏逐昭公者正欲決吳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子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下皆漢儒左氏家魯說與董劉何占皆異臧氏壽恭推五月甲午朔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九騐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貜卒民被其役時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疏注先是至大雩○校勘記鄂本時年作明年諸本皆誤作時按紹熙本作明公如晉仲孫貜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出會即下二十五年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亦見下二十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怨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還歸之按如何義自謂國有大喪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爲切

丁酉杞伯鬱釐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釐云本亦作釐疏云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者亦有下當脫作字按古鬱郁音近史記陳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故不同也左傳釋文釐作萊云本又作凳

冬吳滅巢疏大事表云巢爲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裕淮重鎮昭四年楚始患吳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吳爭七十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右之藩籬盡撤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瞰郢都道入江於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爲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應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

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來朝蓋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三終

子汝蓁校字
常熟邵元音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五年盡是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疏左氏叔倪作叔詣旨聲兒聲古同部舊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則賈服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詣釋文云樂世心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多通見文十三年疏

有鸜鵒來巢疏釋文鸜音權左氏作鸛音劬按穀梁亦作鸜不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周禮考工記鸛鵒不踰濟釋文本作鸛鵒此疏亦引冬官鸛鵒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彼疏云左氏傳作鸜鵒公羊傳作鸛鵒此經注皆作鸜字與左氏同也淮南原道訓注又作鴝故左傳釋文云本又作鴝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鸜其俱反嵇康音權本又作鴝公羊傳作鸛音權鵒音欲穀梁音義鸛音權左氏作鸛公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左氏作鸛周禮音義作鸜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今考周禮公羊春秋有鸛鵒來巢傳日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日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鵒猶權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嵇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鸛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疏矣按作鸛者今文也作鸛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鴝鴝鵒也从鳥句聲又鵒鴝鵒也从鳥谷聲古者鴝鵒不踰泲玉篇鴝其愚切鴝鵒也鸜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鴝鵒又作鸜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羊傳作鸛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鸛鵒注鴝鵒也傳日鸛鵒來巢并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作鸛穀梁當以一本作鸛為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作鸛音權不必比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舊疏引運斗樞云有鸛鵒來巢于榆此經不言于榆者欲道來巢即為異不假指其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日鸛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日書所無也新序十一云鸛鵒來

冬多麋言鳥獸之類也按類下缺三字蓋謂失其所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鸜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疏）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爲鸜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鸜鵒來巢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居今乃踰濟而來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駮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御覽引稽命徵云鸜鵒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鸜鵒者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爲夷狄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爲公羊穀梁說蓋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傳中谷谷中也中谷有蓷同又王風兔罝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爲阿中中陵爲陵中中原爲原中皆是則三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鸜鵒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鸜鵒夷狄之鳥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鸜鵒爲夷狄之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國中者非傳注之意按舊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舊疏引鄭駮異義云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鸜鵒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注非中國至所逐○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早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氏義同何氏以權欲解鸜鵒因以取占應也後漢書何敞傳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戹左傳載師己語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是以爲昭公被逐之應苟何亦以出辱韻鸜鵒因以出辱解鸜鵒也惟彼專占魯君不若公穀占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託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繁露楚莊王篇是故逐季氏而曰又雩微其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按劉歆係左氏家說董君言微其詞何注所本○注一月至事也○鄂本紹熙本托作託當據正舊疏云僖三年注云大平一月不雨卽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時能害方始書雩豈有再舉其雩乎故曰一月不當再舉雩矣既無一月再舉雩之例而言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矣按下經云公孫于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爲所敗故諱言又雩也史記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注但舉至上下○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爲辛丑下辛爲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辛酉卽是參差不同不可爲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校勘記出去臣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臣作辰當據正釋文亦作去辰按紹熙本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爲陽爲幹故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史記龜筴傳日辰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硩蔟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日幹也月支也日君辰臣故去辰爲去季氏象○注上不至張本○舊疏云雩例書時卽桓五年秋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日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諏日不諏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日用丁己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

蓋惟雩不書月日再雩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幹日不得不月矣○注不言至逐君○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按凡言上者對下之稱既言上辛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疏釋文楊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葉鈔釋文鄂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楊州疏同紹熙本亦作楊州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爲八月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云陽州齊魯竟上邑彙纂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陽楊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注地者至舍止○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不舉公孫爲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之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疏穀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鄘風載馳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入唁我襄廿三年左傳齊侯使夙沙衛唁之詩疏引服云弔生曰唁是也杜

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縣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注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疏注傳言至之辭○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弑故須解之言從昭公之辭者即下文云吾欲弑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弑也漢石經公羊弑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語可通乎上下也

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諸侯稱公室疏漢書五行志亦作子家駒蓋即左傳之子家羈上五年左傳有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孫即子家懿伯也杜云子家羈莊公之元孫舊疏云季氏爲無道者謂無臣之道僭擬也○注諸侯稱公室○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閔二年左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公室猶公家也故爲諸侯之稱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之語蓋發於定公之世故各多一世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是文子即專國政也祿去公室始于宣公時專政者東門氏輔之者季氏逐子家父虧姑成歸皆文子事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專國政則當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也

吾欲弑之何如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弑疏注昭公至言弑○隱四年傳與弑公也注弑者殺君之辭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弑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弑故須解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考工記畫繢之事其象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周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二於字當爲衍文考工記注無於字可證續漢志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貢禹傳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周禮考工記云上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彼疏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彼云天子僭天未知所僭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則傳文當有天子僭天語公羊禮說云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冊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貢禹傳天過天子道然

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爲何證也及觀考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宇無來思也惠氏棟駁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即皐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已耳後王於日月而外並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地黃故云畫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云乾坤即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周史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君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合觀諸說不獨見春秋嚴顏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董仲舒貢禹劉向鄭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廢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抱日月日在上月在下論衡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知篇云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日月明日月星辰得用之矣其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之屬是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也又云臺門而旅

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
也由趙文子始也皆大夫僭諸侯事也彼又云故天子微諸
侯僭大夫强諸侯脅作言僭所由益上行下
效故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昭公曰吾何僭
矣哉〔注〕失禮成俗不自知也〔疏〕注失禮至知也○舊疏云正
以魯人始僭在春秋前至昭
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貢禹傳云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
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
久矣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
侯內闕一觀〔疏〕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疏引何氏
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與今本同按此禮器
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
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闍
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
繹之于庫門內庫門既可繹祭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
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庫雉明雉門庫門之大
與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
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舊疏云禮說文禮
記禮運云出游于觀之上注觀闕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
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謂使民觀之處因謂之
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六　六

對爲雙熊氏得爲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按何休注
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
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
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
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
懸法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
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曰
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
堂諸侯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
侯非無闕魯僭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爲藏舊章之所
則當有屋其上可登而望故皇氏云登遊于觀之上熊氏云
謂遊目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
章不可亡去祖廟尚遠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據視朔於
廟自以諸侯受朔藏之太廟故視朔於祖廟此無涉也禮繹
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
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
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
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
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太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於
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
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

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爲一物而三名焉按禮疏引白
虎通云闕疑熊氏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
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詩疏引孫
炎爾雅注舊章縣焉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魏闕注門闕崇
高巍巍然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巍然高大謂之爲魏有
疑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物闕者其制
則在門兩旁故孫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緯文則天子
外諸侯內耳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
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
之觀則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
侯一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西京賦云圜闕竦以
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唐書載朱敬則傷炎俱以世孝義被旌
門樹亦闕冊府元龜言閥閱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乘大
號烏頭梁即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
路〔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注禮天至
飾車○北
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
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
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謂車爲路者何言所以步之
於路也大戴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又云天子
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通義云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
尚質周祀天以玉路尚文魯郊不敢純與王同故乘殷之路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六　七

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殷
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
春秋傳曰大路素桓二年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
路郊特牲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蓋即本魯言之故注
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詩小雅采芑詠方叔
云路車有奭又采菽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
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木路也彼木路無
龍勒不韝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大路木路者自不同也
皆在王五路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大車者疏引詩云大
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車考之孤乘夏
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
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云車有藩曰軒蓋三面
有蔽空其前如軒然大夫車當亦然也士飾車者舊疏引書
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
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彼疏引唐傳云古之帝王必
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注朱
云飾漆之車駢併也是其事蓋較庶人役車爲飾耳干
〔注〕干楯也以朱飾楯〔疏〕注干楯至飾楯○明堂位云朱干
朱干赤大盾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
謂之干或謂之瞂小爾雅廣器干瞂盾也說文戈部戟盾也
又云瞂盾也則干者戰之所借周書王會篇鮫瞂利劍爲瞂

詩秦風蒙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伐本又作瞂是也又作撥史記孔子世家矛戟劍撥索隱撥謂大盾又作吠蘇秦列傳革抉吠芮索隱吠與瞂同皆干別名也郊特牲說諸侯僭禮亦有朱干玉戚注戚斧也以玉飾斧疏注戚斧至飾斧○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戚斧干盾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尙德行仁以斷斬也明堂位玉戚注戚斧也詩大雅篤公劉云干戈戚揚傳戚斧也說文戉部戚戉也釋名釋兵云戚慼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慼懼也小爾雅廣器戚鉞斧也鉞卽戉字故說文又云戉斧也引司馬法曰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旄說文斤部斧斫也鄭注檀弓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六韜軍用篇大柯斧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則玉戚者蓋以玉飾柄與

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

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注大夏夏樂也○明堂位云以舞大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舞之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樂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注王者至作樂○白虎通又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大平乃更制作焉又云大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有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帥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明堂位云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自作樂之事也○注取夏至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昌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大平也按此疑亦春秋說語明周不取殷而取亶義也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誠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

三終王定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以崇禹主開爲夏歌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奏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爲民創取與周俱文之義○注王者至之中○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大乙樂天以成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又三禮義宗云周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此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興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鍾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湯氣爲調升歌者常以陰禮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用九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代道共作一代之樂故爲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按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雲門大卷皆黃帝樂共爲六樂也惟周禮分別以祭以享以祀大護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謂舞六樂于宗廟之中不同耳然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亦必有舞何氏特科舉宗廟統言六樂沫分別之耳○注舞先至之也○校勘記出明有則也云

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則作制當據正制謂己所制也則鄭法祫上按紹熙本作制盧校本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因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異己所自作樂明己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文選注引韓詩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按舞六代之樂下有脫文通典引五經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文選東京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詩小雅鼓鍾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禮記明堂位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東夷至曰昧○舊疏以爲樂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起於懷任之物各離其株也南者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畢成禁如收斂盛湯消晝蔽其光景昧然是也白虎通又云故南夷之樂曰兜離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僸佅兜離合通典引五經要義亦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周禮鞮鞻氏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離北方曰禁東韎西離與樂緯文反賈疏以爲鉤命決說也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昧之爲言昧也昧者萬物衰老取晦味之義也禁者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按何夭以東夷樂曰株離者御覽引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

注象萬物生育離根株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株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株離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作朝離株通與朝爲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文及諸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𣏌說南方樂曰任者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五經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占南與任音義通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者五經通義云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夷之樂曰昧者五經通義云北方所以謂之昧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晦昧不見故謂之昧諸書或作韎或作侏皆通**八佾以舞大武**疏解詁箋云夏武互錯通義云謹按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矣按禮記明堂位注云大武周舞也蓋互文見義樂記述武舞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蓋即八佾行綴與**此皆天子之禮也**疏知特牲連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僭禮注云言皆天子之禮也宮懸四面縣也錫干盾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舊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六　十

大夏之徒謂之爲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如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羣公不毛是魯用天子禮樂止得於文王周公之廟後世蓋用之羣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雍徹皆習見成俗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是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疏注繫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小雅白駒縶之維之傳維繫也廣雅釋詁維係也詩小雅角弓式居婁驕箋婁斂也束亦有維繫之義何氏以傳云牛馬維婁因以維屬馬婁屬牛皆謂繫之牢廄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舊說云婁者侶也謂聚之於廄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義亦相近**委己者也注委食己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己音紀閩監毛本己誤已按注委食己者當作己○注委食己者○廣雅釋詁餧食也漢書陳餘傳如以肉餧虎注餧飤也委蓋餧字之省詩小雅鴛鴦箋無事則委之以莝釋文委猶食也是也食皆即說文之飤字食部飤糧也从人食素問至眞要大論以甘緩之注飤己曰食也曰飤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訓詁飤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飤又引聲類云飤哺也方言十二牧飤也注牧飤謂放飤牛馬也爾雅釋木注葉薪可飤牛釋文引字林飤糧也又作飼是飼人飼畜皆可云飤也**而柔焉注柔順**疏

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入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讀至婁字絕句謂案維婁分屬牛馬言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陵己者不待維繫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爲贅文也今按此當讀且夫牛馬爲句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爲句維與惟同婁古屢字也小雅角弓篇式居婁驕上讀注婁數也正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箋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文並曰本又作婁是也云婁餧己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餧己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云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之用君必無功即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是也**季氏得民衆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疏注季氏至己者○舊疏云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又曰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六　十一

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又曰子家羈曰不可公室失政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乎皆謂季氏專賞罰之政久得衆心民順從之事也**君無多辱焉注恐民必不從君命固爲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疏經義述聞云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爲祗祗適也言民皆爲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祗辱焉是也祗多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祗見疏焉正義祗作多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多遺秦禽言祇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祇取費焉哀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言不足害吳而祇足傷魯之國士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讀○在歌部祇古讀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出同爲季氏用云監毛本同閩本因作因皆誤鄂本亦作而爲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合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因知其必反見逐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者即謂上文朱干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維婁是也按論語子路

綸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注果反為季氏所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終弑之而敗焉諸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弑之者有之與石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舊疏云終弑之者謂陳兵欲亡攻殺之也○注果反至所逐○謂如子家所料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曰虞公抱璧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為天下笑皆以不聽輔言致敗故也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輓疏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

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注弔亡國曰唁○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詩鄘風載馳云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言亡國即失國也國策秦果亡趙自危高注亡失也是也北堂書鈔引祁季數禮統云弔生曰唁生謂之唁何非為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禮記曲禮曰問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蓋古唁意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失國亦可直曰亡呂覽審已云齊湣王亡出奔也是也○注弔死國曰弔○校勘記云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衍禮統又云弔死曰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之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說文人部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敺禽引伸之凡問因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問因曰弔傷悼亦曰弔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慰問亦曰弔孟子滕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褒也管子君臣篇是故明君飾衣食弔傷之禮注傷謂喪祭按此傷與弔連稱蓋弔為弔死傷為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執紼曰輓○小爾雅廣詁挽引也後漢書欒恢傳注輓引柩也廣雅廣詁輓引也說文車部輓引之也輓與挽輓通為其用手故作挽為其引車故作輓為其執紼則作紼弔所執紼謂執紼而弔如後世之輓歌也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弔

門人傷之為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曰奈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亡人疏注自謂亡人○詩大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亡也論語先進天喪予皇疏喪猶亡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亡失也故喪人猶亡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喪謂亡失位大學作亡人無以為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謂蒯聵失大子位也不佞注不善疏注不善○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論語疏引服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杜注佞才也國語晉語寡君不佞韋注佞才也不才猶不善也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注謙自至及君○釋文作嗛云音謙本又作謙按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謙嗛同也舊疏云言己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不敢斥齊侯謙言為齊執事之誤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所尊言再拜顙注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疏注顙者至頭矣○釋文見而稽顙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也說文頁部頓下首也段注云何注公羊曰顙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觸地

無容皆與周禮頓首注合頓首主於以顙叩觸故謂之稽顙或謂之顙周禮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顙之即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嬴頓首于宣子季平子稽顙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顙於齊侯以失國正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為請罪之辭矣按檀弓云拜而後稽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先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又云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大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沒為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為凶拜此云再拜顙明先拜而後稽顙用周之吉拜然周禮大祝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是此之顙即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謂引頭至地即舉稽首者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此其異於頓首也昭公蓋亦止頓首周禮之頓首即檀弓之稽顙與慶

子家駒注慶賀疏注慶賀○廣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魯語曰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矣字後磨改增刻諸本誤承之按紹熙本亦有
矣字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
以死注鈇鑕要斬之罪即所賜之以死疏注鈇鑕至以死○校勘記出即所錫
之以死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當殊文鄂本是也按紹熙本亦作賜公羊問答云鈇鑕爲要
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鉞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斧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椹
也郭注三蒼云質莝椹也又范雎傳劒當櫝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大刑有五大
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用刀鋸注用刀以劓之鋸以笮之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爲要斬殺爲
棄市同也鈇鑕者劉氏玉麐甓齋遺稿云爾雅椹謂之榩按周禮司弓矢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攷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
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椹以爲射正此射正之椹也圉人云射則充椹質賈疏圉人所習者莝取椹斬莝漢時掌畜官職斬
莝是已史記范雎傳注椹莝質此資斬莝之椹也鄭九年穀梁傳以葛覆質以爲槷范注質椹也槷

門中槷釋文槷門橛也此充門橛之椹也公羊傳執鐵鑕秦
策范雎曰臣之胷不足當椹鑕鮑注鑕鈇鑕玉篇鑕鐵鑕砧
砧與椹同此椹以鐵爲之者也毛詩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
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此椹以石爲之者也爾雅釋文椹本或
作砧文字集略砧杵之質也謝惠連詩欄高砧響發擣衣砧又
也古詩藁砧今何在藁砧也砧又作椹集韻椹擣繒石椹又
爲櫝檟或作碩說文柱下石也此椹以石爲之而各異其用者
也椹之質或爲石或爲金或爲木質各不同而用亦異書傳
統名曰椹而已椎爾雅孫炎注椹斫材質郭注斫木質義並
本詩方斫是虔毛傳虔敬也鄭箋椹謂之虔又云正斫于虔
上是以椹當虔之名也孔疏云方論斫析檻楯不宜言敬故
易傳然亦未嘗中言名虔之義按書敘壞墻虔疏引釋詁虔
固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計訓固亦訓殺虔之本
義如此詩史記張蒼傳解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
斧質孔質謂鍖也集韻椹或作鍖是鍖即椹也夫斫爲下木之具
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木趺也趺爲下基必
堅固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
義亦尚爲固爲殺而名曰虔又釋文一椹張林反音斟如砧詩故
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
多連又周禮椹質杜子春讀椹爲齊人鈇椹之椹鈇鑕猶鈇
鑕又即斧質是椹有質音矣蓋鈇所以斬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再拜顙注謝爲齊侯

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食即下所致
粮也疏注簞葦至曰笥○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注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正義簞笥
竹器也孟子滕文公云則一簞食注簞笥也禮士冠禮櫛實于簞注簞笥也蓋對文異散則通說文竹部簞笥也漢律會
稟小筐也傳曰簞食壺漿多以竹爲之或亦有編葦爲之者後漢東平王蒼傳注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論語雍也一
簞食皇疏簞如箱篋之屬竹筥之屬也皆謂以竹者也禮士喪禮簞于簞注簞葦笥則以葦者也文選思元賦實蕭艾於
重笥兮注簞笥並盛食器者員曰簞方曰笥方言四籩陳楚宋魏之間或曰簞或謂之𥫱或謂之瓢義殊箄者詩豳風
七月云八月萑葦傳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按月令說蠶事云具曲植筥筐注曲薄也明可編物適用者也
與四脡脯注屈曰朐申曰脡疏注屈曰朐申曰脡○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疏中亦作申
閩監毛本改作伸按紹熙本亦作申說文肉部朐脯脡也段氏注許書無脡字脡即脡也何注公羊曰屈曰朐申曰脡朐脡
就一脡析言之非謂脡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朐右末鄭云屈申曰朐屈申猶言屈處末即申者也士虞記曰設俎于
薦東朐在南鄭云朐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朐曰朐在南則朐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脡橫祭於其上注引曲

禮左朐右末鄉射記薦脯五膱膱長尺二寸注膱猶脡也然則每一脯爲一膱謂之一脡每膱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朐
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鄉射記曰薦脯用籩五膱聘記曰薦脯五膱則吉事用脯五挺之數也唯士
喪禮及虞禮皆四脡按曲禮疏朐謂中屈也脯屈之朐也朐曲也左朐置左右末邊際置右手取祭擘之便也
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脡鄉射記言五膱故注云脡猶膱也鄉射記注古文脡皆爲膱今文或作植胡氏
承珙古今文疏義云膱當爲脡今文作脡宋本鄉飲酒記注釋文云猶膱本亦作膱可見注文原作膱字鄉射記注
挺膱互訓說文膱杖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从肉才聲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膱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
膱脡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杖之一枚之名故之後人因其爲脯故改木从肉耳蓋膱長尺二寸而中曲之故有朐
脡之別鄉飲五脡五膱橫祭于其上者脯橫於人前其末居右祭橫其上於人則爲從也脯乾則五挺皆橫也蔡氏德
晉儀禮本經云數脯以爲挺乾則挺直也賓六挺五挺橫設所謂左朐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橫祭也脯
乾則直雖有屈處其質則直故曰脡也士虞用四脯儀禮正義云李氏以爲大夫士之異敖氏以爲變於吉似放說是也
按此亦用四經知故說是國子執壺漿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

方壺有台飾【疏】校勘記出壺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壺改壼非○注壺禮至飾○說文壺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是壺本圜器其方者則別曰方壺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壺酒器也聘禮八壺設于西序注壺酒尊也禮記禮器門內壺注壺大一石大戴記投壺篇壺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脩五寸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注壺盛水器也與禮器別舊疏云卽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是也腹方至飾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言有飾者謂刻畫爲斟之形飾其形體按燕禮有方壺有圜壺彼注方壺爲卿大夫士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是也方壺有冪用綌若錫冪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圜壺無皆瓦爲之也漿者周禮天官有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曲禮云酒漿處右是也

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注】餕熟食饔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疏】注餕熟至熟肉○紹熙本鄂本熟作孰下同加四點者俗字舊疏云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是飧爲孰食也又云致饔餼五牢飪一牢云云上文對飧下文有飪一牢之言故知孰肉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孰食謂之餕饔餕讀若飧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毛傳曰熟食曰饔大東篇有饛簋飧傳曰飧熟食也合言之則曰飧

饔周禮外饔云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餕饔未就注餕熟食饔熟肉餕饔卽飧饔淮南子道應訓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壺餕卽壺飧是飧餕古字通別言之則曰饔飧孟子滕文公饔飧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饔孰食也飧餔也从夕食餔申時食也段注小雅傳云孰食曰饔魏風傳云孰食曰飧然則饔飧皆謂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曰饔夕曰飧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飧左傳僖負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賓客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此饔飧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熟食按王氏讀餕爲飧確不可易對言之則餕爲熟食饔爲熟肉散言之則皆通其以爲朝食曰饔夕食曰飧亦對舉詞皆不必泥也通義云朝食曰饔夕食曰餕是亦讀餕爲飧也○注未就至糗意○禮記孔子閒居云日就月將注就成也論語顏淵以就有道孔曰就成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故未就爲未成

敢致糗于從者【注】糗糒也謙不敢斥昭侯故言從者【疏】注糗糒也○舊疏云若今之糒米矣孟子盡心章舜之飯糗茹草注糗乾糒也段氏說文注云米部糗熬米麥也周禮籩人之實糗餌粉餈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

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擣熬穀不同者黍粱稻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鬻米豆舂爲粉以坋餌餈之上故曰糗餌粉餈鄭注擣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擣粉者因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既熬之而後成粉也費誓云峙乃糗糧某氏云糗糒之糧孟子注糗飯乾糒也左傳爲稻醴粱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爲熬穀米粉者也糒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說文鬲部鬻熬也鬻尺沼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鬻聚熬四形從鬻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卽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卽謂之炒米豆卽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麵所謂糗也糒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糗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按廣雅釋器云糗糒也說文熬米麥也又云糒乾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羹藜唅糗者注引服虔云糗乾食也左氏哀十一年注糗乾飯也後漢張禹傳注糒糗也是糗糒皆乾飯之名取行道便也古五穀皆可謂之飯不必如焦氏分糒爲如今之飯乾也史記大宛傳載糒給貳師後漢書明帝紀杅水脯糒四民月令四月作棗糒以待賓客蓋棗屑雜和米麥爲

餅餌也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糗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棗豆之味同食是其類與糗亦謂之餱書費誓峙乃糗糧說文引作餱糧說文云餱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乾飯也是也廣雅釋器餱糒也釋名釋飲食餱候也候人飢者以食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餱以愆蓋皆糗糒之屬○注謙不至從者○與上稱執事同義

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變於前之再拜顙蓋初見急遽故再拜顙此斷舒故從吉禮再拜稽首也

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索【疏】注衽衣至前者○考工記鮑人云衣衽不敝注衽謂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衽謂裳際所及交列者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衽衣襟也段氏注云凡朝祭喪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裁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玉藻衽當旁鄭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七尺二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削幅一寸亦得七尺二寸共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當旁也玉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

也此二者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按昭公蓋著
深衣服裳之下而稍偏之衽以受與禮記問喪扱上衽注上
衽謂深衣之裳前益扱衽於上亦謂裳前衽側者也○注乏
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行客之人於器物
乏故也 高子曰有夫不祥注猶曰人皆有夫不善疏注猶曰至不善○通
義云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
云夫夫也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
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
記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爲不善按不祥猶言不
弔也書大誥云弗弔襄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弔漢五行
志引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于魯家禮記雜記
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 君無所辱大禮注禮臣受
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
無所辱大禮疏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謂之拜命謂之辱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
下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
大禮○通義云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
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高子辭之云辱大禮按禮覲禮賜侯
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又郊勞行享侯氏皆再拜稽首士相見

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
拜稽首又賸爵于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司正升酌
散亦降階再拜稽首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
命賓介皆再拜稽首是臣與君行禮始再拜稽首也其見異
國之君亦然聘禮賓覿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
拜稽首勞主國之君賓介歸饔餼皆然也然亦有相敵亦再
拜稽首者聘禮主國之卿儐賓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
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致館賓亦再
拜稽首故昭公雖行此大禮尚不爲過自貶抑故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觀也 昭公蓋祭而不嘗注
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疏注食必至
讓也○禮記曲禮云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
祭之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
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徧祭謂殽
殽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疏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
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
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
道之己乃從之又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
謙也此飯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又云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
之饌也飧者美主人之食也論語鄉黨云侍食于君君祭先

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
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
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
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
先飯辯嘗偏飲而俟注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
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
俟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經義述聞
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
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
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
禮邢疏極爲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齊臣齊仍以客禮待
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
志不在食也義亦通然敵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既不須主人
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當有禮讓之節故何氏以不嘗爲
待禮讓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服
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
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禪冕以朝天

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
弁緇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疏注腆厚也○小爾雅廣言云腆厚也
國語魯語不腆先君之敝器僖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
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有不腆之
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
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所貽齊昭公
以爲旅次所用者服未之敢服以言新潔也敢以請魯侯受
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
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侯禮也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緇
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朝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
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
五升其色象焉彼疏謂仕於諸侯之上諸侯視朝之服張氏
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諸侯君臣同服皮弁故也其禮天
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內外朝之事玉藻天
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衛風淇奧篇會弁如星箋云天
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鄭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天
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頍弁云有頍者弁傳皮弁也
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若然覲禮云天子袞冕負黼
扆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袞冕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也或
者每日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袞冕也鄭

民以皮弁之衣用布敖繼公謂皮弁服用絲禮經釋例云聘禮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素端與皮弁爲二服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乎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下則皮弁白布衣鄭氏固有所受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郊特牲曰蜡者素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蓋天子以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聘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王藻云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左傳解誼云禮衣端正無殺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按冠禮所稱士服故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也皆緇帶爵韠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服緇布冠不言屨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屨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朝服亦元端唯素裳爲異素裳故素韠白屨鄉飲酒記注朝服素韠白屨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蓋元冠元端元黃雜三等裳緇帶爵韠黑屨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緇帶素裳素韠白屨者朝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總

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二其一後鄭云衣袂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乃次于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襜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樂記言端冕則冕亦稱端左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稱端是也夕者左傳昭十二年子華夕哀十四年子我夕然非常禮蓋天子服元端燕居諸臣有事夕者亦即服以見猶朝服皮弁即服以視朝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彼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則朝服即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云冕無繁露有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曾子

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按士冠禮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韠鄭君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與朝服同故皮弁服亦通謂朝服也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古未有絲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然何氏於皮弁曰朝於聽朝曰朝服似是二事蓋朝者視朝論語皇疏云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是也其聽朝蓋君與臣圖事時玉藻所謂君適路寢聽政者也時衆臣亦各適諸曹治事所匠人所謂外九室者也在路門之外治朝左右矣視朝禮簡聽朝事長故服有殊與○注元端以燕○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又小臣職正王之燕服位注謂燕居時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彼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此元端或朱裳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也司服注云緇衣素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明天子諸侯以朱爲裳者可名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其諸侯與群臣行燕禮亦朝服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或天子亦然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是也蓋天子燕居或素裳

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卿大夫章注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白虎通紼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續漢輿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即以武弁伐皮弁也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證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朝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爲帶條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因服也故皮亦用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故亦服以取禽獸左傳襄十四年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皮冠以韶虞人又二十二年雨雪楚子皮冠以出並田獵所服蓋皆鹿皮冠也惟司服云凡甸冠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又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弁以何亦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

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彼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韎韋之跗注又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則與周禮注異而具注聘禮卿韋皮歸饔餼又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為布而皆云素裳蓋皆皮弁之遺皮弁用以征伐用獵或異代之制時尚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且何邵公與白虎通所引多逸禮或禮緣文故與古文禮不合也行射射者王制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按射人職賓射在朝宜用朝服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燕大夫禮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卽因以行射明天子燕羣臣于寢蓋亦不與諸侯同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彼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習射于澤宮而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大學則在廟也故用冕與賓射燕射殊是則大射服冕賓射皮弁服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者以鄉射當用元衣素裳之朝服若皮弁則天子賓射之朝服故也鄉射禮云主人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敖氏繼公以為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興賢能國之重典故戒賓速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宗鄭氏之說淩氏廷堪云鄉飲酒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為朝服鄉射禮唯病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則戒賓時當亦朝服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皆同故說然鄉射雖行鄉飲酒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其賓亦輕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病同為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則甚因此以見彼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於戒賓時特言朝服矣當以鄭注為是然漢時郡國行鄉射用皮弁漢去周未遠又可見古時行射有用皮弁者矣○注諸侯朝朝服○禮記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為朝服也然元端與朝服大同小異特朝服專用素裳爾詩曹風蜉蝣云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司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彼引詩以證衣用緇布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本玉藻為說玉藻不言臣鄭注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也穀梁

昭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委卽委貌端卽元端明桓公服朝服以朝諸侯也玉藻又云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古朝服重於元端故諸侯用朝服不止於視朝也○注夕深衣○詩蜉蝣箋又云夕則深衣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掩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注謂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朝元端爾其深衣則同故彼上連諸侯之禮亦云夕深衣祭牢肉也大夫士視私朝服元端朝君時服朝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元端莫夕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然則諸侯夕見諸臣或亦深衣以非視朝之正故不必君臣同服也鄭氏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疏云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是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掩尺若深衣則緣以采而已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大夫天子之士朝服自祭朝服用布則中衣亦布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為內是喪服亦有中衣但不得繼掩尺也按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同者吉服中衣亦用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為領丹朱為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大夫士但用采緣而已長衣以素緣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素縞練則用縓緣也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者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也中衣者有表者也長衣者以素緣者也長中繼掩尺深衣但緣而已表服之中衣同深衣亦但緣耳○注元端以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靈恩云天子燕圻內諸侯以緇衣燕圻外諸侯以元冠諸侯各以為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據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屨也特牲記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可見朝服韠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為元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非也按裳韠屨同色經例牽同皮弁服用韠自天子至士皆然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韠其元端服唯大夫用素韠爾其特牲之用緇韠者鄭注以為下大夫之臣敖氏以為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俱止幅故稱端素為裳其冠則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士冠禮主人

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貌卽殷之章甫夏之毋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檜君羔裘逍遙逍遙乃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釋小寢釋服注釋服服元端知元端燕居與燕羣臣通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唯其用皮弁之裳故鄭燕禮記注云今辟維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衣皮弁服與禮與蓋相沿有自矣○注裨冕以朝○禮記玉藻云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鄭注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也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云今之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曾子問曰諸侯裨冕出視朝鄭注謂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也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中冕服也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大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

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衮也魯則周公魯公別牲或魯公廟用鷩冕與按覲禮注又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五等諸侯衮鷩毳服不同而統名爲裨衣先鄭注司服專以鷩爲裨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裨益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皆增益之衣故皆名裨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是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故衣無文裳刺黻者直謂之元冕其續纁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者則別以衮鷩毳絺之名焉冕名雖同旒數則異則弁師職云王之五冕皆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侯之繅九就瑉玉三采注侯當爲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其王公之玉則鄭注又云衮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其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禮記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正以周禮孤服絺冕卿大夫服元冕也三孤六卿爲九卿故鄭統孤於卿內也又樂記裨冕搢笏注裨冕衣裨衣而冠冕裨衣衮之屬也與覲禮注同彼疏云謂從衮冕之衣皆是鄭注曾子問云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鄭解裨冕皆以自衮以下盛氏

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裨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爲偏駕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衮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郝志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元衣爲上其衮鷩毳以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裨衣但天子旨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裨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裨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衮衣者裨之上也一語遂疑裨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裨冕有五衮冕爲上猶之衮冕爲首云爾非以衮與裨較謂衮冕在裨冕之上也敖氏直以裨冕爲公鷩侯伯毳子男希又云此朝以裨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裨冕以朝鄭注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按褚氏寅亮又云諸侯自祭元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裨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裨云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裨字之義當從注訓爲埤不當如楊倞訓爲卑義俱精當見儀禮管見○注天子至祖禰○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是天子以諸侯之裨冕祭其祖禰也魯備用天子之禮樂其祭文王周公廟則衮冕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

裨立于房中是也疏引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立始封之君廟則祭東樓微子以下當元冕然魯公牲盛與羣公別則祭服雖不敢用衮冕亦當與祭羣公僅用元冕者殊說見上曾子問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荀子禮論大夫裨冕士韋弁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亦天子裨冕之一也○注卿大至祖禰○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祭于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與命疏少牢是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云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鄭雜記注及司服注俱云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爾則諸侯之卿祭于己不得爵弁矣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皆謂助祭之服以服天子之孤以希冕助祭則當以元冕家祭天子之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卿當以爵弁家祭也又按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當用皮弁與郊特牲及玉藻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褚謂爵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皮弁徒以諸侯大夫自祭朝服因是推之天子大夫亦當朝服朝服則皮弁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證天子燕于寢亦當朝服則皮弁也行禮於廟則以祭服

爲正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卽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旣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已廟故降而服朝服耳按司服注又云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朝服元冠絺布衣素裳又云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筮日請則視殺視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至祖禰○禮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云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詩周頌絲衣云載弁俅俅箋云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是士助祭則爵弁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用絲耳按雜記注以爵弁也是爵弁爲助祭之服其尊卑次於冕貫疏云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上元下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則前後平也其說本之漢禮器制度又按弁師注士變冕而爵弁士之爵弁爲士上服猶大夫以上之冕也冠禮注其布三十升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其

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疑義云據說文弁本作覍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與冕制異與皮弁之制同據說文釋文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韍衣裳者韍當作韍冕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皆以韋爲之字林韋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冕服既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韍亦作芾詩采菽赤芾在股箋云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正義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以韎韐配祭服故他服統謂之韠士無冕不得有韍名此直以韍言韐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韎韐配爵弁素韠爵韠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合韋爲之上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稱爲韎韐韍之制似韠鄭以玉藻解冠禮是韐卽韍也而名韎韐者韎言其色韐言其質玉藻注云縕赤黃之閒色卽冠禮之韎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卽爾雅釋器之一染謂之縓染于韋則曰韎染之帛則曰縓說文縓帛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縕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玉藻云韠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韠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

與裳同以爵弁服纁裳纁爲三染韎只一染故少異也說文之市卽韍字韐卽韐字知韐爲韍類也冠禮注合韋爲之解韐字義取合韋大夫以上亦用韋爲之而不名韐以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故名韍士無飾但名爲韐本其質而言之也韎韐可名緇韍而不得單名韍可以單名韐士喪禮設韐帶注韐帶者韎韐緇帶是也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除三年喪服士服見天子也毛傳亦云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今本韋誤草一下脫入字矣衣裳者士冠禮纁裳純衣鄭箋詩云其服爵弁服材衣纁裳也其注冠禮又云純衣絲衣也唯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按詩周頌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弁爵弁也則爵弁用絲衣可知此鄭禮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鄭皆讀爲緇又云古緇以才爲聲字亦作紂與詩箋合蓋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當讀黗廣雅黗黑也黗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纁裳者鄭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沈氏彤儀禮小疏纁淺赬赬淺纁皆由淺入深者更以纁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纁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纁裳也詩傳又云祭服元衣纁裳謂此也元端者士冠禮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韠注云元端士入廟之服以特牲士祭用元端故知爲士入廟之服不言者方氏苞儀禮析疑云篇首朝服用元冠則元端之冠不待言矣蔡氏禮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亦單言委雜記言委武元縞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皆元冠服也公西華言端章甫猶言端委也以委貌章甫同也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四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是元端以祭其禰禰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爲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按士祭筮日筮尸視濯主人及子孫兄弟有司羣執事及宿尸宿賓尸及賓主人及祝佐食皆元端也士齊祭亦服元端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是也金氏榜禮箋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尊主於士蓋齊祭事近故也故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

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簞壺〔疏〕注謂上至簞壺○上文高子執簞食國子執壺漿是也

未之敢用敢以請〔注〕請行禮〔疏〕注請行禮

〇下傳云敢辱大禮敢辭故知此詩爲請行禮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校勘記出敢辱大禮敢辭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有不字則辭下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已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疏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能以出亦然〇注今已無有〇舊疏云今已無有者謂已身之已或解已爲己然之已也按昔紀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

注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疏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爲數任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名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疏禮記檀弓云聞喪於夫子乎注喪謂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按檀弓秦穆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同故重耳亦稱喪人〇注行禮至所稱〇禮記表記云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〇注時齊至問之〇校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謙作嫌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嫌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疏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稱也論語八佾云孰不可忍也楚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蕪孰字並與何同義〇注猶曰至君乎〇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爲君者而無稱也國語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韋注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詞氣與此同昭公於是噭然而

哭注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號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㗊丩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哭噭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爲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噭然哭聲貌義益切也〇注噭然至自傷〇說文口部噭吼也一曰噭呼也段注云呼當作嘑嘑號也曲禮毋噭應鄭曰噭號呼之聲也呼亦當作嘑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噭然而哭注哭聲皃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唴哴楚謂之噭咷廣雅釋言噭嗷也太元䇲雖毀不噭注噭之正之聲也漢書韓延壽傳噭咷楚歌注服虔曰噭音叫呼之叫是噭叫通噭爲嘑號故何以爲哭聲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爲哭聲貌也經傳諸大夫皆哭注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爲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衞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唐石經諸本同〇注菑周至威儀〇舊疏云猶言周匝爲埒牆按禮記檀弓四者皆周注周帀也小爾雅廣言周帀也說文土部埒庳垣也爾雅釋宮注水潦所還埒邸郭注謂巨邊有界埒水環繞之釋名釋宮室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垣牆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盡壞其館之垣皆謂匝繞之牆也周禮考工記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以當死害生曰菑漢書溝洫志瓠子歌

隤林竹兮楗石菑注石菑謂重石立之也蓋凡立物皆謂之菑立人以當埒垣故亦謂之菑周禮掌舍云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衞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此類是也說文艸部菑下段注云考諸經傳凡入之深而植立者皆曰菑如考工記輪人菑訓建輻弓人菑訓以鋸副析公羊傳以人爲菑漢書楗石菑鄭仲師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菑傳立梟棊六爲菑其他若毛傳木立死曰菑漢書事刃公之腹中絲就章分別部居不雜厠漢大學石經以人爲側皆此字之引申段借按此傳菑當作菑紹熙本作菑是也史記河渠書注引韋昭云木立死曰菑考工記輪人注菑謂輻入轂中後漢書楊賜傳倚插也漢書張安世傳注同又溝洫志注菑亦而耳義與事同皆樹立爲義〇注今大至側字〇校勘記云此卽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字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此爪鄭東漢石經與然則漢經其文固不必讀依石經矣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厠之厠漢書張耳傳贊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厠側卽厠字厠側皆則聲與菑古音皆在之部故通以幦爲席注幦車覆笭疏車覆笭〇舊疏云笭卽式也但車式以笭爲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樹式之植者橫者也禮君羔幦虎植大夫士鹿幦豹植是也孔氏音義云幦與詩淺幭幭然複豻複字聲訓亟同說文巾部幦㯷布也段注云旣夕禮玉藻少儀鄭

注公羊何注皆曰幦覆笭也按車覆笭與車笭是兩事車笭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茀說文之篚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笭者禮經周禮公羊傳之幦大雅曲禮之幭今周禮之複蓋於軾上者也車笭多以竹故字从竹覆笭不用竹用皮巾車曰王之喪車犬複鹿淺複然複豻複各用其皮也大雅之淺幭虎皮也與玉藻之羔幦鹿幦皆諸侯大夫士之吉禮也曲禮以素幭即士喪禮之白狗幦大夫士之凶禮也然則車覆笭古無用縿布者許以縿布釋幦幦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笭之字也按此可用以代席明亦皮也

以韋爲几 疏 說文革部鞌馬鞍具也段注此爲跨馬設也左傳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三代時非無跨馬者矣然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用鞍駕車其始於三代時與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釋文亦作以韋闕監毛本作鞍非

以遇禮相見 注 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 疏 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涖牲曰盟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菑一作側謂周埒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即謂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幦者車覆笭會盟有壇周爲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幦代之曲禮注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觀禮存朝宗遇禮亡按此遇與周禮之遇不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其禮之異者則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云春見曰朝受摯於廟受享於朝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皆諸侯朝天子之禮此則曲禮所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者也隱四年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與周禮冬遇之爲諸侯常禮不同昭公失國齊侯卒唁於外不得行朝會常禮故假遇禮以相見也鄭氏引以說冬遇誤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注 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 疏 通義云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有此辱也按此本左傳是儀也非禮也義爲說○注言昭至至是○何意言此時昭公與齊侯問答揖讓之與辭均足觀矣惜其未失國時不能如是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亦此意也○注主書至所唁○下三十一年云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注主書者善與此同○注地者至公也○與上書次于楊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運與在國同故云此與下云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地者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爲戊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如左氏則十月十二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穀十月之戊辰當爲戊戌十一月己亥當爲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 疏 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注泗水篇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注 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 疏 注時宋至錄之○穀梁傳曰邡公也注邡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年左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此以諸侯能爲王者憂勤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注 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 疏 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也○注爲公至故書○杜云取鄆以居公善其憂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爲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之○左傳齊侯圍鄆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據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錄齊侯○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錄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

邑皆叛之曰入罪其擅取也惟齊景啟
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爲己得特書其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四終

子汝芬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六年
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疏〉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旣反魯地自不得不書至自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爲下去王適足起無王未足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爲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亦責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運明未得國辭范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後不至可知○卽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援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爲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爲譏者昭無臣子又卽如定公當致也〈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郕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至圍成○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責公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爲重○舊疏云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爲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黨於季氏皆叛邑也則卽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鄂本又作入則上

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按作又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
若如定公則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自
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
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
注言昭無臣子者正解不以親圍下邑爲譏之故以本非其
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當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
非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
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爲大信辭疏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
同唐石經蜀大字本剸作
鄟釋文鄟陵音專本又作專杜云鄟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
云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剸陵疑此經亦應作鄟陵
也按紹熙本亦作鄟○注不月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
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剸陵之會無相犯復無
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
爲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鄟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
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
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

不致公爲諸侯所誚納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
運蓋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有
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
爲東周疏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
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
號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爲西
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也其言入何注据入者
篡辭疏注据入者篡辭○卽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
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何篡辭也是
也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主言入者
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
喜錄王者反正位疏注上言至爲篡○校勘記云鄂本者作
若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若上二十三年
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者何著有天子是
也此注本上傳爲說故云不嫌爲篡○注主言至難也○隱
八年我入鄆傳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
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篡入固言入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
注不言至外之○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蜀大字本閩
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爲王
居閩監毛本亦誤爲正居按紹熙本亦作王居桓九年紀季
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
宜書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
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起之者既爲天王所
人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
親九族以自衛守而辟庶孽篡摩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
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子也蓋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
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
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
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皆王城也是景王以前之京師
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
相覆千里宗周在鎬京王城卽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
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
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
洛誥所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
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此敬王以後之京師也漢
之雒城河南皆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境何氏云實外之蓋責

敬王雖不朝奔楚後不反王城正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
亦不言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之義
○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
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
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
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
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
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
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
齊疏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
亦作召伯注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
奔非一人故言氏彼疏據傳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
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
立王子朝隱三年譏世卿書尹氏卒此當彼相起當上尹氏
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鼂楚之出
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卽上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
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
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漢之賊首皆名渠帥包
氏慎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晉郤

克納捷菑于邾貶稱人彼弗克納猶貶況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唐律疏義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明尹氏造意召伯毛伯爲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卒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舉治尹氏此始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疏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弒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疏注不書至罪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鱄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胷遂弒王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刺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于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是闔廬弒君事也此不書吳闔廬弒其君故解之謂爲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夫之延陵是其事也春秋爲季子諱故沒闔廬弒君罪以遂賢者之志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文作又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又當屬下讀然舊疏云假會書見正得稱人文無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也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則彼督爲大夫得貶去氏起馮當國此專諸賤若舉專諸弒只台稱人不見貶文無以起闔廬當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設之○注方見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罪云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按紹熙本亦作除舊疏本雖作文屬上讀然作又爲是明不舉專諸弒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闔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爲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

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文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崇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略之以明其失衆此書月故與彼殊舊疏云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衆見弒之例故不略之解詁箋云不日者卒本不以繁露王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釋文邾婁快本亦作噲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說與鼻我同義疏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者見治始起外諸夏

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如大國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舊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爲下出也疏注月者爲下出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其爲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次于乾侯不諱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疏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大事表云闞駰曰地有斥鹵故曰斥邱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城水經注洹水篇又北逕斥邱縣西南有斥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

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荅○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荅也○注次于至穀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此不見荅迫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急宜憂納之不暇殺恥也○注後不至可知○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復書月從可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宜壬申然正月無中氣退閏于前年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縮冬至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寍古音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寍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疏注不致至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已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褒善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荅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也疏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以下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不言來故也凡春秋言來者皆從內爲王義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注書者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此與彼同義○注不月者例時也○舊疏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荀躒唁公之徒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亦不蒙上日月可知

公如晉次于乾侯疏杜云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庚子月之六日左傳倪作詣周氏廣業孟子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爲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注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於愛惜之口與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注據國曰潰邑曰叛疏注據國至曰叛○僖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二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之屬是邑曰叛也郛之也注郛郭疏注郛郭○舊疏云郛之猶云國之古今異語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郛不訓國疏謂郛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矣何氏訓郛爲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爲大故郛亦爲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云郭亦謂之郛郛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郛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

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變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云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郛之猶彼傳不言貴之而曰珍之也矣莊子秋水篇曰埒大之殷也埒即郛之異文也曷爲郛之注據成三年棘叛不言潰也疏注據成至潰也○郎彼經云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是也君存焉爾注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闕成失大得小而不能節用疏注昭公至公也○僖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侵屬加蔡與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又十四年蔡侯肸卒注不書葬潰當絕也則潰有罪辭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昭公當絕也○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郛之者正以昭公居國我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

公之有故傳言郛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運非都故不曰國之而曰郛之拔何意成上於餘上皆以君存故比邑於國猶言國都也此昭公已無國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郛也○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證昭公不能安民也圍成則上二十六年公圍成是也彼注云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能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汸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疏)注月者至君書○解書正月義也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故書在以存之也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意謂公在魯五年每年

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運潰客寄乾侯非其本國故歲首必書君所在者魯之國中雖不存公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觀莫發寓公之禮屈辱已甚無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公之去國爲旅人其情見于旅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圍有出奔可責(疏)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吊木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也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吳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及遂城夷以居之拔此與巢州來鍾離皆相近故吳得吞食也○注至此至國也○正以滅州例月故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此所見世故月之○注不從至可責○校勘記出因有出奔可責云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同作因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四年舊疏云州來與巢皆當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奔其君因責章禹不能死位是以於二國皆不以月也於上經既不書月明其還同所閔之例故何氏於州來之下爲云不月者略兩夷是也通義云吳滅國至此乃并爲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拔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捶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疏)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櫟作荀躒昭五年左傳輔躒釋文

作輔櫟又昭九年左傳使荀躒佐下軍釋文躒本又作櫟十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釋文作櫟云本或作躒是櫟躒同也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韋注知宣子晉卿荀櫟之子甲也此釋文云櫟本又作躒又作櫟○注時晉至會也○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是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捶者聽刑之禮也釋文捶作箠云本又作捶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捶作椎疏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負箠又釋文校勘記云盧本捶改椎按十行本注作捶閩監毛本注作捶所載釋文各如其本是从木者後人所改定八年馬捶舊本皆从手可證公羊問答云何求問捶何物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捶聽刑之禮也按廣雅釋詁捶擊也荀子正論捶笞臏腳注捶杖擊也淮南道應訓捶鉤者年八十矣注捶鍛銀擊也蓋捶本擊物之名故从手因謂所擊之物爲捶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捶釋文引司馬注云捶杖也莊子至樂云撽以馬捶文選注引李軌音義捶排口鈇以灼火也皆以捶爲物名因通謂之箠文選司馬遷殺任少鄉書云彼箠楚受辱注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文云箠楚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箠杖也是也革嚴經音義注引聲類捶从竹廣雅釋器箠絫也漢書韓延壽傳民撫箠楚之憂注箠杖也說文捶箠雅收捶爲以杖擊箠

馬既爲刑具當作捶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捶驅氏僰注捶擊也亦作捶舊疏又云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左傳亦有其文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注公出至魯錄○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郹本以作而按紹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明其非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又書黑弓以盜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故得然不爲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書公在乾侯即所以存君明魯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注諱亟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是諱亟取邑也上二十五年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在公孫于齊後是卒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猶今云任內處分悉與開復也皆欲盈足諱奔言孫之義故云盛孫文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爲諱辭傳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爲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當略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始卒至當略○舊疏云春秋之義小國始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卽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篇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爲小國也而今始卒日卽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迫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卽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寅見略者卽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之與杞伯益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此略責之見其義是也通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謂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也然則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不爲始者彼注云卒者與滕俱朝隱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是彼書卒非從恆例矣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疏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疏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唐韻正云弓古音肱弓與穠膚叶見於小戎采綠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名與字必配弓當肱之叚也此黑弓益與周公黑肩晉侯黑臀相似當作黑肱弓其叚借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藍左傳釋音力甘反或亦作藍鄒馬氏宗璉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注昌慮故城在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文何以無邾婁注據讀言邾婁疏注據讀言邾婁○舊疏云謂當時公羊子口讀邾婁黑弓矣通義云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連邾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舊史闕文後世有爲斷爛朝報之說以察春秋者須其罪首與

通濫也注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疏通義云通濫義如周書世俘云通殺命有國之通是也

曷爲通濫注據庶其不通也疏注據庶其不通也○卽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

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疏漢書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福傳云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本此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封國爲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圻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圻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圻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此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土地明春秋通濫之義則宜等之外諸侯世者也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疏注叔術至公子○舊疏云謂母弟也或曰羣公子謂庶弟也

何賢乎叔術注據叔術不書讓國也疏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子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

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邾婁女有

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疏】魯世家真公卒子敖立是為武
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
戲欲立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
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謂不
知為武公夫人抑懿公夫人也
孝公幼【注】不知孝公者邾
婁外孫邾將妾子邪【疏】魯世家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
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
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
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列女
傳魯孝義保傳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
周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
子稱最少是孝公幼也通義云孝公懿弟○注不知至子邪
○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子為外孫孝公為顏外孫則嫡出也
按列女傳有稱舅
之文或妾子與
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公子凡九
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
字通義云顏於魯為妻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莊元年
傳蔡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注謂女公子也是也周禮大司馬
職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故下言天子誅顏立術凡國存君
死曰滅非必滅其國也○注所與至九人○舊
疏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
因以納賊【疏】通義云弒懿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
懿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則
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疏】通義云蓋魯公子伯御
舊疏云為內通於魯公
子也又云邾婁一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
取於邾婁相通為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其說非
臧氏之母
養公者也【疏】通義云孝公時尚未立懿弒則孝當為君故以
公言之列女傳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
氏之
寡也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疏】○注禮也
舊疏
云內則文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疏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
大夫妾不並取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疏
引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喪服有乳母卽
此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荀子禮論云乳母飲食之者而
三月彼謂士之子大夫則大夫之子父沒乃為之服諸侯之
子蒞無服也內則又六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
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
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之卽此
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
也【疏】舊疏云內則大夫之妾士之妻並陳之謂士妻不吉乃
取大夫之妾亦得事不具矣何者乳食一母何假二人

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為是大夫之妾為是士之妻故曰曷為
者通義云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科取
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按魯有大
夫臧氏為公子彄後隱公稱臧為叔父則孝公之子與此臧
氏自
別也
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疏】
列女傳義保與其子
俱入宮養公子稱
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
逃【注】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
當賞以活公為重也【疏】列女傳伯御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
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
之衣臥於稱之處○注
以身至重也原文闕
賊至湊公寢而弒之【注】弒臧氏子也
不知欲弒孝公者納簒邪將利其國也【疏】通義云時伯御既
弒懿公將并除孝
公也小爾雅廣詁云奏進也湊卽奏之借說文亦云奏進也
玉篇湊競進也謂進公寢而弒之也史記趙世家藺相如前
奏缶亦謂進缶也燕策士爭湊燕史記作趨趨趣同義○注
弒臧氏子也○列女傳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臧氏子
稱弒者推伯御意為孝公故也○注不知至國也○列女傳
云伯御與魯人作亂則將利其國也何氏依違其辭者以上
傳云未知為魯公
子與邾婁公子也
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
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疏】列女傳遇
稱舅魯大
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
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
於是負孝公之
周訴天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訴作訢閩監毛本改愬按釋
文作周愬云本亦作訴蓋據此所改列女傳魯
大夫皆知稱之在
保於是訴周天子
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疏】
列女傳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通義云國語所謂
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公羊不出賊主名意以賊為顏所納
故誅顏為重其不言誅賊以此傳
主書邾婁事故於魯賊從略也
顏夫人者嫗盈女也【疏】舊疏
云謂此光嫗是盈姓之女說文嫗母也廣雅釋親嫗謂之妻
王氏念孫疏證云妻與嫗不同義蓋因下文數妻字而誤妻
當為姁說文姁嫗也方言十三嫗色也注嫗聰姁色貌俞氏
樾公羊平議云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嫗盈疑
是顏夫人之毋以其光故尊之曰嫗母吉婦人或繫於母而
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
姬生光杜注曰顏鬷皆二姬母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按
俞說是說文女部嫗母也是也通義云曰是以下并傳所不

信聊廣異閭言之國色也【疏】僖十年傳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注】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疏】校勘記云非德也云閩監毛本無德此誤蜀大字本脫也字按紹熙本亦無德字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注】利其色也有子焉謂之盱【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盱許于反本或作盻一音兮說文繫傳引下文盱有餘作庐有餘庐盻盱音義通方言盱揚雙也燕代朝鮮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眼也羞與黑服黑瞖之屬同取身體爲名也通義云嫁叔術所生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注】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疏】注爲顏至生也○校勘記按下爲顏公二字誤術複上當刪正釋文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按盱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公羊問荅云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盱幼而皆愛之【注】叔術媼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疏】釋文而食音嗣有珍怪之食【注】珍怪猶奇異也【疏】注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

怪期臭味注珍怪奇異之食禮記王制云八十常珍注常食皆珍味也又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食以珍從注天子就而問珍味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內則有八珍皆謂奇異之食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注】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注】人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注】言盱所得常多叔術覺焉【注】覺悟也知小爭食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事之先見【疏】注覺悟至爭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小作少按紹熙本亦作小孟子萬章篇使先知覺後知注覺悟也廣雅釋言覺害也說文見部覺寤也莊子齊物云且使大覺而後知此大夢焉亦謂大悟也白虎通辟雍云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翻刻吉誤爲者閩監毛本承之按紹熙本亦作吉越絕書敘外傳記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曰嘻此誠爾國也夫【疏】唐石經原刻無此字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

之然後受之【注】五分受其一【疏】通義云所受卽濫是也服氏成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廣森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里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虔不曉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舊疏亦云彼乃左氏之偏辭未足以奪公羊以爲邾婁本大國但春秋之前在名例隱元年何氏有成解按如孔義則叔術所受不止於濫濫其一邑陽或叔術所都與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公扈者氏也【疏】注公扈者氏也○公羊問荅云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晉公扈皆其證習乎邾婁之故【注】故事也道所以言也【疏】注故事至言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杜云故事也周禮占人職以八卦占簭之八故注八故謂八事通義云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證之舊疏云道所以言也謂道下傳所言矣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惡有猶何有甯有此之類也言賢者甯有反妻嫂殺殺顏

者之行乎【疏】注惡有至類也○高注呂覽本生篇云惡安也安有何義故惡有卽何有○注言賢至行乎○通義云豈有稱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乎是叔術妻嫂事公羊固依違其說也誅顏之時天子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謂誅顏天子死也作一句讀按時字疑衍通義云時天子猶言時君也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注】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戚兒爭食之事【疏】注無妻至之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戚作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感當此之時邾婁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注】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

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

公扈子有是言 疏 注猶曰至父乎○通義云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按誅君之子不立顏爲天子所誅其子夏父不得立故常加兵于邾婁也○注此天至效也○正以邾婁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足爲天子死則讓之驗也○注夫于至是也○舊疏云上傳謂五分之然後受之以上矣唐律疏義名例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復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所謂以重者論之也滅不言入見莊十年彼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校勘記云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夫誤夭按紹熙本知亦作如夭作夫不誤○注按叔至爲重○舊疏云但當絕其身不合殺之故曰無死刑然則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者謂姑妹之徒今一則非父子聚麀二則嫂非姑姊妹故也當以殺殺顏者爲重者謂犯王命殺魯賢臣故以爲重○注宋繆至爲賢○舊疏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彼傳文具矣其除馮弑君之罪者即桓三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是也云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者言繆公死

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云罪不足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豈如宋馮君乎故以爲罪少于馮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按叔術之罪在犯王命故何氏以與馮弑君相絜然究不如弑君重且有讓國之美也○注傳復至是言○解詁箋云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詞末乃以公扈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于王事而意合於讓夫子追進之以救末世乎讓之禍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爲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督當國則己有所見矣猶必曰以成宋亂取邾大鼎于宋此與宣公弑子亦立賂齊以濟西田而書即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弑之罪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灌之意而爲言亦非包氏慎言云世本言邾顏居邾肥徙郳杜世族譜言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爲附庸居郳則顏非見誅於周者也公羊說顏淫魯宮中而納賊臧氏母以子易公而逃賊湊而弑臧氏子而疑其辭曰邾顏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爲武公與爲懿公與又言孝公幼據史記魯世家孝公爲武公子懿公弟懿公薨後尚有兄子伯御立十一年然後孝公繼之武公在位僅二年而其繼立者少子戲是爲懿公懿公被弑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而立孝公事見周語然則孝公之立大子爲魯之逆王命因誅保之所立而立孝公不關於邾顏傳言顏夫人嫗盈女也謂之嫗盈女者其賤也則叔術之妻嫂非嫂也盈女不忘夫而志報夫仇自以色市盈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爲之殺殺顏者則罪無所逃故未逃公扈子之言曰烏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當是時邾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叔術者天子誅顏之時所立妻嫂之事言者之妄也據言者之說顏以邾君而淫魯宮外淫當誅納賊而賊督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魯君義也誅君之子不立夏父爲顏子本無得國之理叔術者天子所立無嫌於篡致國於夏父非正也然則天子之誅顏必非如言者所云顏誅不以罪叔術有嫌於心故因天子死而致國于夏父春秋當篡奪之時以讓救爭故不追治其逆天子命之罪而以讓國之功通其所封邑比之列國所謂善善及子孫也黑弓以濫來奔叛也不繫黑弓於邾婁則沒其叛罪益若濫爲黑弓之邑其來奔也如紀季以酅入于齊者然何氏之叔術妻嫂身當絕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意以叔術之殺殺顏者爲國討賊何氏益亦以顏之見誅於天子死於訴而其訴於天子必不如言者之云加言者云云鮑廣父梁買子者魯臣也叔術何得殺之術即殺之魯能已乎天子能已乎當魯孝公時宣王在上能誅顏不能誅術乎則邾婁國爲虛矣又有何國之可讓公羊記言者之辭傳疑也記公扈子之言解恐也扈爲邾父兄習邾故不信公扈子之言而執言者傳聞之偏辭以譏公羊則公羊非怪而人自怪之耳按包

氏所駮深得傳意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 注 據國未有口繫于人 疏 注據國至于人○舊疏云言若通濫是國宜應特達何故文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繫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據國未有口繫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文何以止無邾婁又謂春秋之文弟子據以相難也

天下未有濫也 注 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婁 疏 注欲見至邾婁○正以當時原無濫國通濫爲國春秋新意也是故口繫邾婁不得更改也

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 注 據上說天下實未有濫者言春秋新通之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邑來奔同文 疏 注春秋所通之君○校勘記云鄂本所作新此誤上之春秋新通之君可證按紹熙本亦作新○注不言至同文○即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之屬是也既成濫爲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仍與庶其等文同也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 注 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

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絶于國又
屬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曰不絶邾婁
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春秋曰繫通
之文亦不可施疏注此解至弓意○弟子問文言以濫來奔與竊邑同之意此答爲不言濫黑弓來奔
意以相違正以不言濫黑弓意明則文言以濫來奔義著矣
○注叔術至設也○叔術賢大夫不欲與邾婁絶若不曰繫
邾婁嫌叔術已與國絶是失賢者心且似實有濫國春秋新
意不明無以見追有功顯有德興滅繼絶之義通義云假令
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離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
道是絶之也今爲叔術賢故不欲絶其世亦通毛本實誤賓
○注如曰至氏邑○舊疏云若曰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
則嫌大夫氏邑通義云假令不絶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又
嫌大夫皆得世○注起本至可施○舊疏云欲起黑弓本是
邾婁大夫曰繫于邾婁新通之爲世大夫故也按疏意不明
何意以黑弓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因其曰繫于邾但可通
濫爲國不得徑施濫文於黑弓上也蓋通濫爲國不言邾婁
春秋之賢叔術其言以濫來奔者究係竊
邑叛臣故其文不得沒其實也此之故也大夫之義不得世

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
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絶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
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絶世疏注推猶因也○禮記儒行
下弗推注推猶進也舉也皆與因義相足○注因就至明矣
○正以不書濫黑弓但就竊邑奔文見通濫爲國是大夫不
世與叔術不絶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云故使仍與大夫以
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
絶之義皆可推而知也蓋叔術雖世爲大夫于邾婁原其始
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爲竊
邑也按孔義非春秋但賢叔術故文不繫邾婁而以濫來奔
實與竊邑同科也雖文夏父分治諸侯且不得專地何論大
夫也○注主書至絶世○舊疏云隱元年注諸大夫立隱不
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
之義勤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
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漢書丙吉傳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
廟廣賢聖之路也又外戚恩澤侯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
必興滅繼絶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功
臣表云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絶世隆名之主每立亡國至於
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後漢書馮異傳安帝詔曰夫仁不遺親
義不忘勞興滅繼絶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封公侯
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絶世何爲先生妄殺無辜及嗣
子幼弱爲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絶重其先人之功故
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絶世韓詩外傳古者天子諸侯受
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
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
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絶世也書曰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者本非國無爲興
緣春秋意在追有功顯有德故從興滅繼絶起義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
犯中國圍蔡也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辛亥據厤爲二日大月則十二月亦爲辛亥然少餘不得
歲增二日劉歆亦以爲二月之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乙
酉朔大二月乙卯朔小三月甲申朔大四月甲寅朔小五月
癸未朔大六月癸丑朔小七月壬午朔大八月壬子朔小九
月辛巳朔大十月辛亥朔小十一月庚辰朔大十二月庚戌
朔二日辛亥也○注是後至蔡也○昭公死外卽下三十二
年公薨于乾侯是也晉大夫專執卽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
歸于京師是也楚犯中國圍蔡卽定四年楚人圍蔡是也舊
疏云直言圍蔡足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欲言日食爲夷狄強

諸夏微之象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
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
爲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皆與
何氏所占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者何邾婁之邑也疏左傳疏引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曷爲不繫乎
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疏注與取濫爲亟○卽上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是也舊
疏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按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誤二年
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
取邑宜若無譏然春秋壹不變其常詞者所以存公而正名
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鄆雖繫之齊得
言取闞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爲取季
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顚逆之甚按左穀皆誤以取闞與公
在乾侯
連文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疏注書者至意也○校勘記云閩本大字本閩監本同鄂本無也字毛本誤尊卑○穀梁世叔申作大叔申左傳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舊疏云隱七年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理至今大壞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僭縱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之故曰起時善通義云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曰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孔子至行焉○論語堯曰篇文彼不冠孔子曰按漢書律

厤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明皆孔子語宣十七年注引與滅國全節文亦有孔子曰引之者證修廢職也○注言成至外之○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作欲起正居此脫欲字舊疏云正以不言京師而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實外之者正以王微弱不能守成周猥苦天下是以不言京師實外天子外之者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與宣十六年書成周意使若國文也漢書地理志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未月之十七日易林遯之蠱云昭公失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鄆喪其寵身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五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六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

疏校勘記唐石經定公第十一卷十魯世家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左傳釋文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此釋文又云何以定公爲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注據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疏通義以屬春王絕讀云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著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蹈不知之作抑熙蓋闕之義按穀梁傳注引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

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孰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則徐氏以三月連讀矣按如傳義定哀多微辭去正月者隱起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不於春王絕句無以起定無正月義不嫌如通三統之書春王三月乎○注據莊至正月○正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舊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云元年春王正月三而上無正月故據之又云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薨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己有與定公不類其閔僖之屬雖承弒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弒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然則桓公弒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爲臣所逐終死于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耳正月者正即位也穀梁疏亦以莊公相例即本此傳爲義

注本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疏注本有至即位○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閩本不蠹有字按下有字衍文今按紹熙本亦不蠹有字通義云本所以不言即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即位之實也舊疏云本隱元年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此言之書正月爲大一統而言正諸侯之即位兼二義故也何氏彼注云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即

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行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舊疏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在正月之後也通義云定公即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注雖書至正月○正以正月以存君昭公歿定公立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雖未即位亦宜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既經改元即宜有正矣○注今無至正月○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守其社稷者絕是昭公出奔當絕也舊疏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月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於外爲辱更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國之當絕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爲微辭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而包氏愼言云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立絕君之子亦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以奪正錄不以失衆錄奪正之罪重於出奔失衆律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然則奪正罪應

誅也按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又下公即位穀梁傳云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是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繼體奉正也不可不察蓋亦微辭與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昭公絕於國爾舊疏謂魯國當絕過矣季氏當誅然叔孫舍叔詣固欲納君矣不得謂魯無臣子也惟定爲絕君之子不合即位春秋之義宜於成襄之後擇賢而立焉爾故不書正以示義焉論語爲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于齊適齊以定公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桓公宣公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惟以定爲昭弟非何氏義若果昭弟責其不討賊可也不得謂其不宜立也北堂書鈔引感精符云魯昭公時雖還壞入宋注雖之爲言弟也駒昭公弟爲季氏人之爲君也亦以定爲昭公弟即位何以後〔注〕據正月正即位昭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疏〕注昭公喪在外○穀梁傳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疏〕舊疏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据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在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爲喪及壞隤公子宋乃先入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即位傳云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昭公之喪入不入未可知故定公不得行即位禮也曷爲未可知〔注〕据已稱元年〔疏〕注据已稱元年○舊疏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訖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在季氏也〔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爲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通義云昭公之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屬也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有王

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疏〕注微辭至是也○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子歿而微言絕注引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謂褒貶沮勸漢書藝文志注李奇曰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禮記檀弓云禮有微情者疏引何允云微者不見也又坊記云所以章疑別微左傳哀十六年注微匿也蓋匿其實義而隱微其辭也舊疏云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之事當可彊言之乎繁露楚莊王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又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時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注定公至言多○定公有王無正者上注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然則書正月所以大一統不但書即位而已惟昭公當絕定公不當立皆宜絕不可直書故退即位於下若似未即位故不書正月然也故爲微辭沒其當絕之文也不務公室者下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

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備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徹辭也正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譏定公不非季氏務蹙公室乃備大門觀僭越王制不敢顯言但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爲若不務公室久不脩治云爾亦得爲微辭也喪失國寶者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注不言璋言上者起之璧琮璜五玉盡亡之也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用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等言可世世保用之其實因定公失政陪臣專權抑執正卿喪失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會鄰邦當絕故也故微其辭也黃池之會者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曷爲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爲大國尚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蓋彼本惡諸侯君事夷狄因書晉及吳見晉尚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魯之往會恥毅矣是亦微辭也獲麟者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注絕筆於春祀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麟春秋紀以爲瑞明授亂功成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亦得謂爲微辭矣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者能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疏舊疏云主人習其讀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在哀公之世則主人屬哀公蓋凡得位有權勢者皆爲主人故爲微辭以辟害容身也

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愼之至也疏隱二年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舊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爲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天子是也○注此假至於是○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即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

哀言之也○注此孔至至也○舊疏云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殁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爲之諱惡恩隆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過避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愼之甚故曰此愼之至也按諱尊者繁露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宜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詞不顯雖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爲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戴氏望論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見遠害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即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仲幾本或作機按昭三十一年疏作仲機左氏穀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幾通義云三月雖繫執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非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據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舊疏云上言晉人似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注據言至有罪○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illegible]亶時是言于京師爲執有罪故成伯討也

不義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蓑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作蓑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按釋文作衰音素戈反則字作蓑而音同義其或音初危反乃衰本音也穆義雜記云五行志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爲蓑蓑城謂以草覆城也衰音先和反按釋文又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城說文衰艸雨衣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作衰俗字也衰城義當從師古說通義本作衰云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衰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衰字音誤也定从開成石經作衰○注若今至是也○魏志劉廙傳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故何氏以時事喻之也故舊疏云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按五行志下之下宋仲幾亡尊天子之

心而不衰城師古注一曰衰讀爲蓑蓑城謂以草覆城蓑音先和反是顏氏亦二說備存按說文衣部衰下段注云艸部草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蓑何笠傳蓑所以備雨齊語注襏襫蓑襫衣也六韜蓑薜簦笠衰俗從艸作蓑而衰遂爲等衰衰經字以草爲雨衣必層次編之故引伸爲等差也郭璞注山海經蓑辟雨之衣也音摧衰以辟雨因即用以衣城即謂衰城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按行隄有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隄防可衣者衣之即蓑城之法也○注禮諸至丈尺○周禮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鄭意植即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之植屬即聚會之要者薄書左傳諸侯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及會城而栽注栽即楨也謂楨幹書者要也謂役要即何氏所謂治城各有分丈尺顏氏所謂以差次受功賦也經義襍記又云衰城之義有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人舊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國語齊語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韋注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十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注之有本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之二年既城訖於此責其不蓑而已此臆說也按何氏此云各有分丈尺亦即衰次之義公羊禮說云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蓑城也詩傳蓑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

以草衣城劉敞傳天雨城欲崩以苫蓑覆之是也何又云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此即九章所謂差分謂衰分也何氏蓋見京師有作衰城者師古五行志注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據胡毋生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異故兩存其說也按何氏自以以草衣城爲正解即此所云分丈尺亦謂分丈尺以草衣城上年城訖恐未堅牢故更以草覆蔽用防雨雪崩弛之事舊疏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即左傳之宋仲幾不受功也即不受役要也彼傳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云云是其事也

其言于京師何【注】據城言成周執不地【疏】注據城言成周○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執不地○舊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即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黎七年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注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

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疏】注大夫不得專執○正以上年經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左傳云士伯怒讓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大夫不得專執也是大夫不得專執○注無稱至之義○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其大夫不得專執既執之有罪故沒其名氏地以京師從伯討之例明以天子事執爲得伯討義也

伯討則其稱人何【注】據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疏】注據城稱名氏○即昭三十二年書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諸侯至人也○即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又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伯討不稱人例也○注復發至同例○正以經稱晉人嫌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非伯討與諸侯同故發此難

貶【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疏】注故稱至討故○故稱人爾義具下傳所謂文不與者是也

曷爲貶【注】據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疏】注據晉至罪舉○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是也彼傳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衞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所請以他罪舉也文公執衞侯得伯討之義宜稱侯但以致衞侯殺叔武之禍故貶稱人也

不與大夫專執也【疏】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曷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曷爲不與【注】據伯討

實與【注】言于京師是也

而文不與【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

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天子執之【疏】舊疏云據實與但何氏皆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夫有爲無道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異僖元年二年救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略詳尊略卑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與抑無所受之與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辠且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

可執之罪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晉士伯不告于天子而專執之仍以感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拔惠氏多本左氏立義○注大夫至侯也○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發稱侯稱人之例明諸侯得專執但別伯討不伯討爾大夫則雖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以諸侯執諸侯當決之天子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也犯之惡甚故分別錄之明執衛侯執曹伯歸京師得正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失正也故襄十六年注云錄以歸者惡晉也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其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所歸蓋即盟祝柯時執之或即釋之實無所歸也○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執大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為小惡故從外小惡例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復別之者正謂時時錄之以見大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拔此不書所歸是其例也杜云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注無例至常書○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即是無其此例不在常書之限又引舊云此事所以無執歸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注又月至執之

○舊疏云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興諸侯相執同例者著為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是也皆書月通義云三月雖繫執宋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拔執大夫無例不得拔外執大夫例時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月之二十三日白虎通號篇云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論也○注非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非隱也注非責也淮南氾論訓而墨子非之注非譏也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又齊侯唁公于野井又齊侯取運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運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是皆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事也

戊辰公即位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公穀皆言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言須殯而後即位癸亥去戊辰蓋五日殯期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據癸亥得入已可知疏注據癸至可知○何以上傳云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今癸亥喪已至闕合即即位而至戊辰故據以難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彌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疏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通義云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

殷朝而殯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即殷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即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鄭以為殯之明日此亦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注正棺至之禮○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廞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注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是則夷於堂在兩楹之間故何氏以正棺兩楹之間為象夷堂之節也曾子問云君出疆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此云冢既小斂則宜服殯服矣曾子問又云入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是此昭公喪自外來亦自如是故先象斂後後乃塗之為未得盡君臣之禮故此略存其儀節焉孔氏以此正棺即為殯不毋急遂曾子問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此昭公去小斂已遠自不限此禮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輴為說於朝門外注廟所殯室牆裹棺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輴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

也毀或爲微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俟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之如賓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賓主夾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或以爲殯於兩楹間爲魯多用殷禮如牲用白牡之類亦以意言也若然僖八年左傳弗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而正棺于兩楹間者禮記疏引服虔注云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也至朝廟時亦殷周不同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歿故若猶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又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也與服意以廟爲殯宮異然則如鄭意兩楹間卽廟之楹間既夕禮遷于祖亦正棺于兩楹之間或魯用殷禮亦正棺于廟之兩楹間與○注禮始至遠也○校勘記云北牖宋本同闕監毛本牖作墉按釋文作北墉云音容本又作牖鄭注禮記北牖下云或爲北墉蓋何注本作北墉卽鄭所云或本是也令公羊注作北牖則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白虎通崩薨篇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霤飯唅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盡孝子之恩以斯也

按今檀弓無死于牖下二語禮記坊記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按始死于北墉下者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病者疾居北牖下士喪禮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士喪禮死于適室注疾時處北墉下彼釋文作牖云牆也張氏識誤李氏集釋並同按彼記上云北墉下云設牀第當牖則作墉爲是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墉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墐戶毛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蓽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任氏啟運宮室考云或以爲家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爲說私室卽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胡氏培翬儀禮正義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墉下注墉牆也室中北牆又婦廟見席于北方注北方墉下是北惟有墉無牖諸說甚確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皇疏言北壁足爲北墉之證質勝質孔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承疏文之誤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內北有一牖故言牖下卽指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浴于中霤者檀弓云掘中霤而浴注周人浴不掘中霤以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盤爲周制故也中霤室

中也故檀弓記曾子之喪浴于爨室爲不合于禮也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于坎是其事也飯含于牖下者士喪禮云主人入卽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出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實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是也小斂於戶內者士喪禮云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士盥二人以並東西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簞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袒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正襲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夷于兩楹之間說見上大斂于阼階者士喪禮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又云帷堂婦人尸東西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

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禮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階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是也殯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眾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記云既殯主人脫髦注既殯置銘于肂復位時也士喪禮又云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攝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櫝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是也祖于庭者禮既夕云俟牀饌于階間注猶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疏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又云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又云駕車直東榮北輈注車爲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注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李氏如圭云下柩於階間載之褚氏寅亮云復以輁降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也既夕又云乃祖注還柩鄉外爲行始是祖於庭也白虎通云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于庭葬于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是也葬于墓者既夕云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

入屬引注於是脫髦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既夕又云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窆下棺也是也飯舍于牖下毛本牖誤墉按招熙本不誤士喪既夕所載多是士禮大夫以上容有異用其率儀節均不外是○注禮天至大斂○白虎通又云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尊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尙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通終不可祭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于口者孝子欲生其視也與何氏所說惟天子禮異士喪禮說陳小斂衣云厥則陳衣于房張氏兩岐儀禮句讀云厥明者者繼非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卿大夫蓋與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禮說大斂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之弟三日也蓋士非死日數卿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大斂與殯同日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是也○注夷而至卽位○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又云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主人卽位踊襲絰于席東楊復儀禮圖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左人主婦馮尸後主人髻髮袒絞帶婦人髽于室眾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奉尸侇于堂主人拜賓後卽位踊襲絰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爲父母

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卽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卽堂下位時爲父猶括髮襲絰帶以至成服爲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襲絰帶以至成服蓋爲母易括髮爲免卽在此絰卽位踊襲絰于序東時也曾子問記君在外薨入時禮云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請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又云則子麻弁絰疏衰苴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布按殯服者小斂後未殯前之服士喪禮云小斂苴絰大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不改故鄭加彼注也何氏特擧絰言之男子重絰故也其首服彼疏引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又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凡弔服視主人之服爲節檀弓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素裘元冠緇衣素裳又露裼衣則子游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明友又加帶則記云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當小斂夷堂一時事故子游裼而入明主人時亦絰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成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加絰焉雜

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裘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是小斂後弔者絰加主人亦絰故何云夷而絰明小斂後卽夷也殯而成服謂大斂後也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疏上厥明滅燎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又既夕記云三日絞垂注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又云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履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敖繼公曰云成服者雖已絰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按絞垂亦謂主人及大功以上親其小功緦麻初則後之不待三日也成服然後卽位者癸亥至丁卯五日大斂次日卽位也卽位吉服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又云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據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彼本顧命康王之誥立義是大斂後卽殯前吉服卽位禮畢後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書注云王釋冕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杖君臣皆同反服矣○注凡喪至士杖○喪服四制云三日受

天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注三日者死後之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按士三日成服時始杖據彼二記文則天子諸侯杖在大斂前蓋尊卑之差也喪大記疏云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死後三日也疏又云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杖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國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注童子至故也○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鄭喪服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眾子也喪服傳又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賈疏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又云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雖無爵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眾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爲輔病也敖繼公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

義焉白虎通崩薨篇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即輔病之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喪服傳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一人杖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人世婦等在內則婦人亦有杖孔氏小記疏以婦人謂童女也以彼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則鄭以喪服之婦人皆童女也賈疏以彼傳童子為庶童子謂當室童子則杖引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有縗裳絰帶而已賈疏又云彼傳疏人為童子婦人引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云云諸君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與喪服四制孔疏云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小記疏為鄭學者則謂為童子婦人同而賈疏引雷次宗則謂此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雖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矣孔疏引賀循亦云

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為主則不杖其不為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皆與鄭說異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金氏榜禮箋云婦人唯為主者杖不為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為夫母為長子為主而杖者也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母不為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明他婦人不為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為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眾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繹傳意自以成人婦人為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蓋傳層遞問下其問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問俱蹦非主而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為主而杖則其義已該於攝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子子在內者以上句為問童男下句為問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也賈孔之說失之

子沈子曰

〔疏〕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引沈子正棺乎兩楹之間曰然後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以子字耳

定君乎國

〔注〕定昭公之喪禮於國

〔疏〕注定昭至於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定當讀為正古字通用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即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此傳文雖互與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為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為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間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為正而自為之說曰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國謂穀梁傳與此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然後即位

〔疏〕通義云此後師別自為說謂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均稱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按孔氏非是何注明云定昭公之喪禮於國即穀梁所引沈子曰正棺于兩楹之間也定即正義俞氏之說當矣昭公之喪既正即於殯前行即位禮稱君與天子大斂後稱王同也

即位不日此何以日

〔注〕據即位皆不日

錄乎內也

〔注〕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

通義云即位不日者有常月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行常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日月正元日是也○注內事至變禮○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故內事詳錄也舊疏云書月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訖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杜云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亦謂失即位之常日也按此書日似兼有二義也○注或說至故日○穀梁傳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注主書至始也

○左傳疏引春秋緯稱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前其
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公羊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
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此
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注聖人
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禮記疏引合誠圖
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
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
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是則五始者元
年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即位也此則元年也春也王也公
即位也無正月者微辭也解詁箋云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
正月公即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
實即位之日書之則嫌文顯而微矣傳所云主人習其讀而
問其傳則未知己之
有罪焉爾其說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二十四日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

煬宮者何(注)據十二公無煬公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

也(疏)注春秋前煬公也○杜云煬公伯禽子也魯世家魯公
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左
疏諡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祭法鄭注
云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
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
之子是春秋前也世本云煬公徙魯宋衷曰今魯國立者何
立者不宜立也(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
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公穀無季
氏禱煬公事要之無論爲
何皆在親盡不宜立者也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
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
(疏)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
也注言此者正以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爾按
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
爲篡發例書月者大國篡例月也立武宮書日爲失禮立宮發
例也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晉例可知也
此不日與立武宮日異故復發傳開嫌爲得禮異也故也○
注不日至不日○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
之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向
說遊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云

失禮宗廟例日是也若失禮修營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
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
桷書月者注云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
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桷
功重於丹楹猶變例書月況始造宗廟爲費實深當不日乎
通義云昭公之世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
汸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按趙氏
牽涉左氏孔氏何爲從之煬宮是否季氏所立本傳無文然
親盡之廟非所宜立與武宮同而日不日殊其爲所見世
所聞世之別則甚定哀多微辭諱之愈甚譏之愈深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疏)差繆略云叔公羊作菽趙氏坦春秋異文
箋云唐石經左氏初刻作叔磨改作菽石
經穀梁作菽左傳釋文正作叔云本或
作菽說文作尗校勘記監本冬字空缺

何以書記異也(注)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疏)注菽
大豆○詩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箋菽大豆也左傳成十八
年云不能辨菽麥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
苗又○是耐霜之穀五行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注時猶至
爲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獨解云知獨
殺菽不殺他物者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猶亦作獨舊疏云
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隕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

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
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
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
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
非公
羊義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注)據無麥苗以災書(疏)注據無
至災書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
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隕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
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水旱螟
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舉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
故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
錄也俞氏樾公羊平議曰傳文菽爲衍文蓋無麥苗以災書
則此隕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
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爲以異書亦通

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
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
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
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注異者至罰也○隱三
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

第035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4頁反內

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則先事而至人君可以爲戒皆其變改則不害人物若災則害事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異不重災也故詩疏引洪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異爲非常上天垂象教先乎殺故爲教化災已害物譴罰已及故爲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向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是異爲人戒義也五行傳又曰害物爲災不害物爲異災散於已至異戒於未來未來者可追已至者無及故君子視不害物大於異物也說苑政理云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于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注周十至殺菽○說文尗豆也荅小豆也淮南子墬形訓菽夏生冬死農桑輯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氾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

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當可種則種菽有早晚南方早者六月可穫晚者亦至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是夏正之八月非穫菽時而爲微霜所殺故爲異也○注菽者至象也○舊疏云菽爲第三之稱故爲少類季氏於叔孟爲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爲其象菽雖第三爲稼最强季氏雖幼彊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爲稼强季氏之象也按說文尗象豆生之形尗於五穀中莖植最低故叔季之字从尗廣雅釋詁叔少也古多聲義相兼也故菽亦作叔禮記檀弓啜叔飲水盡其歡三公山碑叔粟如火是也古徵書春秋考異郵云菽者稼最强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又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草之彊者也○注是時至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木穀梁爲說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意本此韓非子七術篇必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次注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按韓非當斥此實霜殺菽言故下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御覽引考異郵云定公卽位隕霜不殺菽菽者稼最强季氏之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九月隕霜殺菽說者謂誅罰不中君出政在臣下是時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隕霜殺稼同應定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較漢吳更不足言早一月而菽乃殺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菽在九月史矣蓋石呂後皆復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季氏爲寄食之君其後哀公客死於外故當定卽位之後夏之八月卽有隕霜之異君弱臣强之象也舊疏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既爲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羈於乾侯讐人秉政有年歲矣忘其恥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爲故示之戒也又引舊疏云定公爲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爲父者臣子一例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六終

常熟邵元晉參校
子汝蓀校字

公羊義疏六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二年盡四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無壬辰四月之二十七日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闕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疏注據桓至言及○即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是也○注不但至於上○校勘記云鄂本聞作問此誤言傳文不但問及者何而連言雉門及兩觀災問也爲下方復問獨爲雉門災及兩觀故先於此俱問張本於上也

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疏注雉門至微也○禮記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正義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

駒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是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也彼傳不及雉門者舊疏云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殊耳按諸侯三門他國不聞有雉門或唯魯有而又制如應門故爲天子制也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作夷雉字古文作銻雉亦與夷通左傳昭十七年服注雉者夷也又漢書揚雄傳注引服虔云雉夷聲相近爾雅釋詁樊光注雉夷也是也古微書引感精符云雉之爲言弟也故弟闕門即雉闕門也蓋即觀也周禮闕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元謂雉門爲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爲二必知雉門爲中門者凡諸侯三門有皐應路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則庫門向外兼皐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皐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按毛氏大雅緜傳云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蓋皐應本太王爲諸侯之門文王增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更有皐應之名故魯唯庫雉路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衞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皐應者皆非江氏又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皐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絰不入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禮器言釋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衞莊公之言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按諸侯之門或路門同爾魯有雉門者正以有兩觀故通與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魏故以施政教爲名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闕是也他國無兩觀中門未必名雉則大門不必如魯有庫門也魯有庫門或因鄭有大庭氏之庫得名其檀弓所記多是魯諸儒假魯事以明經制不必他國皆然家語多王肅私竊不可據爲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皐門應門也皐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朝與門無慮設也王氏瑩鄉黨正義云戴氏謂天子亦三門與宋劉氏敞之說同愚以爲三門則皐門即庫門雉門即應門

亦可通名故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是指王朝也戴氏以爲據魯以合於天子殆非也作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庫門臺臺門即雉門是天子亦得稱庫雉也考工記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焦氏循羣經宮室圖說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於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五寸視應門三之二也以考工記門堂門室注參之東西當得三十步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則中亦十步也一步六尺則十步爲六丈矣然古尺比今尺爲短如注言一丈六尺五寸得今九尺強則與記文不容之言不合而焦氏所言亦太侈劉氏寶楠論語正義云細繹記文但謂以乘車五个略狹故曰不容車耳乘車五个三丈三尺度以今尺爲二丈強而路門稍狹則爲二丈內外矣記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謂門之屋兩下爲其脊高五丈不言門丈之制又此皆爲天子言之若諸侯宮廟之門其高廣經無明文然必當殺於天子王氏瑩引近氏變蓮曰據鄭氏說諸侯二門其高與天子同其廣路門丈六尺五寸雉門二丈四尺皐門之廣

與應門同諸侯之廟雖亦與天子同其說合理殆非是也門為主觀為其飾者釋名釋宮室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為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崔豹古今注云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然闕止在雉門旁崔謂每門皆有於禮乖也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即孔子戮少正卯處是也穀梁桓三年禮逆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或謂即此然諸母並不得出路門也恐非指是在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拔觀與闕似是一處而二物詳昭二十五年義疏雉門為正兩觀在門旁瞻觀之物故以兩觀為徵

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注 據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 主災者兩觀也 注 時災從兩觀起 疏 注時災從兩觀起○穀梁傳其不日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注始災者兩觀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

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 注 據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言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主災者兩觀諸本皆誤作時孫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按紹熙本作主不誤○注據欲至孔父○見桓二年正以兩觀先災宜書兩觀災及雉門也

不以微及大也 疏 穀梁傳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兩觀親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通義云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宜及者言及而後其欲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徵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

何以書 注 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 疏 注不復至以書○舊疏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城中丘傳云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欲因其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僖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

欲及大何以書而不舉何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故省文也

記災也 注 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為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 疏 注此本至云爾○見昭二十五年穀梁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魯過制故致天災也五行志上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辠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何氏劉氏皆以魯雉門為僭天子皆與漢志所載董劉說合是公穀義同惟此傳云記災不云記異董劉說及受女樂事在後與傳例不合○注立雉至不書○隱五年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此義與彼同解詁箋云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 注 據俱一門兩觀如故常 疏 通義云據新延廄不言作○注據俱至故常○莊二十九年傳云有所增益曰作此仍故常無所增益而言作故據以難

脩大也 注 天災之當減省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 疏 毛本脩作修○注天災至大也○繁露王道云作雉門及兩觀譏驕溢不恤下也驕溢即脩之義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俱與何氏有所增益曰作義合彼注又云穡故曰新此言新作蓋有舊而又增大之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亦以其奢泰不奉古制惡之也

脩舊不書此何以書 注 據西宮災復脩不書 疏 注據西至不書○見僖二十年西宮災復脩以理度知也

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注 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欲辭也月者久也當即

脩之如諸侯禮疏注務勉也○呂覽上節云不可不務求此人也久聽言云不可不務也高注並云務勉也荀子富國云傳然要時務民注務勉強也○注不務至辭也○舊疏云卽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文不務公室者亦可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校勘記出亦可施于久不脩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作於是接主人習其辭而聞其傳則但責其久不脩其實則責其僭天子不務如公室也故爲譏辭也通義云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闕重地被災燬五月然後脩之魯雉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注月者至侯禮○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以月者譏其久不脩也書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卽成故月以久之按舊說是也時魯宜因順就節及時脩治今乃務爲驕溢工作繁多曠日持久故書乃以起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荅於晉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正以凡朝例時此月故解之書月爲危者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注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屬是也而傳十年注云故如京師則月榮之如齊晉則月安之者美惡不嫌同辭故也知不見荅於晉者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又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不見荅之辭此與彼文同故也內有季氏彊臣外不見荅盟主故爲危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月磨改作二月解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按此則當從唐石經原刻包氏愼言云三月有辛卯月之朔日春秋杜氏釋例長歷定公三年甲午二月癸亥朔辛卯二十九日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爲易辭使若義結善事疏釋文枝二傳作拔校勘記云枝唐石經諸本同拔枝當爲拔字之誤也如公孫拔之誤爲公孫枝拔枝與拔字形相近易混漢書地理志北海郡下樂都云侯國莽曰拔壟一作枝一作枝又荀子彊國云拔戟加乎首注拔或作枝是也左傳校勘記顧炎武云石經拔誤枝按石經此處殘缺炎武所據乃補刻本杜云拔地闕左傳作邾杜云邾卽拔也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嶧陽縣境○注後相至善事○會盟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後相犯不信明卽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之譎是也今而不書時爲大信辭故解之閔二年注君臣無相適之道故大夫不敢君莊九年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此公使大夫盟諸侯非禮又邾婁子穿卒於三月冬會其孤又失禮故皆爲諱作易辭也易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彼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通義云不月者入春秋來數伐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唯終定公之世二國脩禮未嘗相犯故特大信辭也義亦通又云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識其所可識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疏包氏愼言云二月無癸巳據麻三月之九日正月之[illegible]日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侯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疏左傳疏引土地名云召陵楚地舊疏云上文二月陳侯吳卒下之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某而言陳子僖九年宋子之下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故不復注之○注月而至兵也○正以侵伐例時此月若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而今會侵並擧是書月又不擧重故解之善錄其行義兵者僖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以下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此與同也舊疏云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則以下有喜服楚之文爲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具錄也桓十五年冬

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為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為桓代有危舉不為義兵錄故復錄會也按詳錄多為善辭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為是也此書月已為義兵錄復以蔡昭見執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又詳錄所會地者其善也蓋侵伐書月不必皆錄義兵如莊十年二月公侵宋書月為危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慈會齊人以下侵陳書月為刺下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春王正月二月比侵齊為危莊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皆月為惡齊晉是不皆為義兵錄故此復不舉重以起之也拘蔡昭公者即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為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其事也○注拘不至夫之○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之屬皆書執此不書故解之匹夫之者舊疏云所以不直言賤之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霄之屬大夫猶書今友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注執歸至執例○舊疏云即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何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為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為不

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為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庚辰月之二十六日校勘記出公孫歸姓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生云本又作姓按姓生通昭元年會于虢三傳皆作公孫歸生左殺此經蓋脫也○注為不至故也○舊疏云召陵之會蔡為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人滅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彼萊君死位故但舉滅國為重今欲責沈子不死位故并書以歸殺之也○注日者至戒也○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解之定哀滅例日者舊疏云定哀之時文致大平若有相滅為罪已重故皆書日以詳其惡即此經及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又云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為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例合日按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者滅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故舊疏謂欲見他義者容不書之是也舊疏又云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偪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投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何氏云爾按定哀滅例日何氏此語必有所受故据以為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疏釋文浩油二傳作皋鼬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九經古義云鹽鐵論作誥鼬爾雅釋訓皋皋琄琄樊光本作浩浩按鹽鐵論見和親篇桓寬多用公羊說或亦公羊異本也惠氏棟云古讀皋為浩鼬為由皋浩同部油鼬皆从由聲故也大事表云鄭氏曰鄭地城皋也杜注繁昌縣東北有成皋亭今在許州府臨潁縣界按在臨潁者近是水經注潁水篇潁水又東南逕皋城北即古皋城亭矣春秋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者也皋澤字相似名與字乘耳一統志城皋亭在許州府臨潁縣南定四年盟于皋鼬即此地是也○注再言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

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昭公數如晉不見答者即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數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答也卒為季氏所逐者即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嚮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於此按上年公如晉亦至河乃復此得與諸侯盟故尤喜錄之鹽鐵論和親云春秋存君在楚詰鼬之會書公殆夷狄也三傳皆無此義蓋嚴氏春秋說通義云彼意似以楚強無信侵之有危為公危錄此盟蔡會盟與地間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丘重丘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即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按春秋於中國勝楚事俱有善辭故下經伯莒之戰吳進稱子此實為殆諸侯與全經例乖○注後楚至信辭○鄂本褒作褒即下經楚人圍蔡是也下傳云夷狄也而憂中國又曰蔡請救于吳明在會諸侯無救之者故無救文也宜書日而書月為小信辭者正以諸侯能翕然疾楚故猶與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疏釋文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成按戊戌成三字混未

知孰是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與二傳同校勘記云戊唐石經諸本同○注不日與盟同日○舊疏云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即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雖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是也今杞伯亦有內行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與盟同月故也通義云不月者與益姑同義蓋用古本爲說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疏 大事表云在今南陽府葉縣西應劭以漢華容縣爲許所遷之容城非也定四年許遷後二年鄭即滅許傳云因楚敗也漢華容爲今荊州府監利縣在郢都之側鄭豈能至此又哀元年許復從楚圍蔡似未嘗滅或云楚復封之則不可考其何地矣方輿紀要云容城在荊州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爲楚遷許之容城沈氏欽韓云其地

當在南陽府或曰葉縣西蓋本顧氏棟高說水經注夏水篇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按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即析也在今南陽府之內鄉鄭許世仇許避鄭患豈有復遷葉縣之理葉去鄭近於白羽也則應劭謂在華容者近是楚新復國鄭承其敝滅許鄭去之後許仍復封故哀元年得見于經故水經注同應說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注 月者爲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 疏 注月者至卷卒 ○舊疏云春秋之義致公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有危乃合書月即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錄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爲喜文則知公於時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月爲下事備若然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例月爲善者正以桓是篡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注月者重錄恩○此解劉卷卒書月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注 劉卷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並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 疏 通義云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遘疾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按劉子會召陵伐楚由楚返周不入魯竟魯無爲辯護喪事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實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則公羊義亦當然○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因上王魯文王之云閩本作故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爲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也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

卷何事獨錄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又云劉子天子之大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爲王之義○注卒者至禮也○舊疏云若主會有恩禮即違例書卒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尹子單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有恩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舊疏述之者爲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也○注言劉至天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

於天子故也通義云劉敞曰何以不言爵所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辭詁箋云著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按劉卷之本國與爵不可考其是否劉夏之後亦不可定要皆外諸侯而食采於劉者也左氏家以爲夏後者公羊所不取○注不日至不日○正以尹氏卒書辛卯故解之舊疏云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在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則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儐贊隱公其恩重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疏〕注囊瓦至伐之○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稱爵此稱人故解之知人爲囊瓦者以下傳云使囊瓦將而伐蔡也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

爲是興師是其事也○注故貶至於圍○隱二年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故圍亦有罪但不爲其惡此囊瓦貶稱人故罪重於圍也繁露王道云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

晉士鞅衛孔圄帥師伐鮮虞〔疏〕釋文圄左氏作圉虞本或作吳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作孔圄虞字缺穀梁同左氏說文口部圄守之也羍部圉囹圄所以拘罪人圄圉聲義皆同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禹貢朱圄山在縣南師古曰圄讀與圉同隸釋堯廟碑貂磬祝圄大饗碑下及陪藹隸圄皆以圄爲圉也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疏〕注其實至云爾○正以傳云我主實劉卷主會爲主我也通義云明內有恩禮當錄之○注舉采至其子○白虎通京師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兩家采則謂更受采地於京師也公羊禮說云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書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紀季以酅入于齊酅即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減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子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是也按諸侯受采京師之制亦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此注所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是也召公封燕仍爲大保周公封魯別子仍爲周大夫其圻內采地子孫世守故春秋周有召伯周公也一則入爲大夫時有采地沒後仍歸采地于王朝其子襲本爵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謂圻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但守其祿位而已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采地于京師也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當亦有采地故鄭風緇衣有授子之粲語其子孫亦不聞世有采地于周也明卿士於王室有館舍於圻內有采祿矣又諸侯入

爲天子大夫其命數仍如其本國故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菼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蓋天子大夫四命出封始加一等不得服毳冕諸侯入爲大夫者本爵故尊直以入仕爲榮不得加其命數故詩疏引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也其采地所在則周禮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以卿之采地在小都去王城四百里公之采地在大都去王城五百里也陳氏奐毛詩傳疏以尚書大傳所記采地爲湯沐邑非大傳明云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子孫世守之不得遠至京師也韓詩外傳亦有是語○注時劉至義也○漢書毋將隆傳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有德是則諸侯入仕爲褒故錄劉卷不以故國爲善辭又書葬以起褒以功益封也○注稱公至侯也○正以春秋五等之爵葬皆稱公故劉卷稱公明本諸侯也蔡邕議按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按何以本諸侯故稱公蔡以其尊同故稱公二義並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疏〕

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庚午月之二十日伯莒左氏作柏舉穀梁作伯舉伯柏莒舉音義通杜云柏舉楚地水經注江水篇江水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禰衡謝之大小竹磧北岸烽火洲卽舉洲也北對舉口仲沮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又云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戰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拒水或作舉疑卽此也於漢爲鄳屬江夏郡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卽此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莒蓋合柏山舉水而名一統志舉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蘗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亭河入黃岡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江處謂之三江門大事表云名勝志云湖廣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因柏山舉水而得今案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于柏舉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

吳何以稱子注据滅徐稱國疏注据滅徐稱國○卽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疏注言子起憂中國○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

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白虎通號篇云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注言以至年同○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楚人圍蔡蔡力望救于吳爲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卒鄗謀于後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爲救蔡吳實主兵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罪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按春秋進吳閔中國也楚自熊通僭號陵櫟諸夏二百餘年桓文亦特小挫其鋒吳能假救蔡入其都滅其國寔足以張王法雖其志不必尊王春秋卽攘夷大之亦重義不重事之意也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疏新序九云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史記楚世家無忌讒太子建於平王平王因其傳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子尚左傳亦具有其事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注挾弓至意也○穀梁傳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新序云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廬釋名釋兵云挾夾也在旁也越絕書吳內傳云吳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云楚遣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是卽懷格意也舊疏云格猶拒也謂若君使追之時己卽懷拒之意故曰挾弓者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爲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挾弓者懷欲到來復仇之意按來意不明訓拒是也○注禮天至盧弓○蓋逸禮文也舊疏云古禮無文則禮繹亦無是語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彫正義敦與彫古今之與彤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書文不具耳此逃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云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孟子萬章篇弤朕趙注弤彤弓也天子曰彤弓堯稱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音義云弤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弴同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輊抵也鄭氏士喪禮注輖摯也摯輊字同輖之爲抵猶彤之爲弤矣說文弴畫弓也卽詩之敦弓此之雕弓也段云雕弓者蓋五彩畫之凡經傳言彤有謂

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篹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卽此彫弓是也彡部曰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卽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爲文也東京賦彤弓斯彀薛注彤弓謂有刻畫也可與雕刻之轉敦弓者弴之叚借字詩禮又叚敦爲之敦弴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彤也孟子作弤亦雙聲又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顙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其來尙矣諸侯彤弓者詩小雅彤弓弨兮毛傳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是也嬰弓者釋文云見司馬法段云嬰卽江賦之禮字蓋朱黑相間而嬰繞也盧弓卽旅弓黑弓也文侯之命云旅弓一旅矢百是也荀子大略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黑弓卽此之盧弓也以干闔廬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闔廬曰士之甚注言其以賢士之甚疏穀梁傳闔廬曰大之甚注子胥匹夫乃欲復仇於國君其孝甚大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士當作大穀梁傳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每變作士字如赤幸壺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士是其證也大之甚譌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爲之說於義終不安也拔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闔廬曰士之甚與公羊同蓋上之者猶

言人之也言其誠足爲士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亦此義故何云言其以賢士之甚也勇之甚【疏】穀梁
傳越絕書同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
夫興師【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
討諸侯則不免爲亂【疏】繁露王道云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越絕書荆平王內傳云子胥居吳三
年大得吳國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又吳內傳云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聞諸侯不爲
匹夫報仇說苑至公篇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仇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注則不免爲亂○鄂本爲
作於紹熙本亦作於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
不爲也於是止【疏】說苑至公篇亦載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
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此與何氏上注其義可得因公託私義相足越絕書吳內傳
亦云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穀梁傳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
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弗爲也意謂若爲匹夫興師不免於亂是爲陷君於不義也通義云言若使君爲匹夫興師則

是虧君之義是也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爲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
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疏】穀梁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焉是日囊瓦求
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新序云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
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史記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
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越絕書吳內傳云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
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上三年左傳云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
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三傳所記大同易林泰之晉云蔡侯適楚留連江濱踰日歷
月思其后君是也宜十二年傳南郢之與鄭注云南郢楚都也注同於是歸焉用事乎河【注】時
北如晉請伐楚因濟河【疏】毛本事誤是經傳釋詞云焉猶也用事猶禮器所云魯人將有事于
上帝之事也○注時北至濟河○正以蔡侯由楚返蔡不渡河也管蔡世家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何氏所本穀梁
傳歸乃用事乎漢左傳云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

爲質焉而請伐楚新序云邪公濟漢水沈璧曰云云皆作洑益皆可通傳各不一紀載或殊也曰天下諸侯
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注】見侵後闘
蔡有此言所怒【疏】新序亦云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越絕書吳內傳云昭公去至
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穀梁傳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前列猶前驅
且左傳昭二十九年貫列授兵疏列謂行列謂先啟行也故在內蕃備者爲內列周禮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
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是也○注見侵至而怒○以上經楚人闘蔡在侵楚後故也爲是興師使囊瓦
將而伐蔡【疏】即上經楚人闘蔡是也舊疏云闘而言伐舉總名故也新序云於是興師伐蔡管蔡世家楚怒
攻蔡越絕書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
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
【注】猶曰若是時可興師矣蔽發初欲興師意【疏】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
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穀梁傳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

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越絕書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
意者時可矣新序云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注猶曰至
師意○詩秦風駟鐵奉時辰牡傳時是也大雅生民時維姜嫄箋時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按若猶此也單言之則曰若
連言之則曰若此通義云若時言如此時也荀子儒效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信乎人矣彼此
若即此若時也初欲興師意即上傳闔廬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也於是興師而救蔡【注】不
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爲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爲善者以吳義
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爲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
與也【疏】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楚越絕書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荊平王內傳又云其後荊將伐蔡
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荊新序云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
之通義云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爲子胥復仇云爾舊疏云不書救蔡者正以蔡爲兵首故也○注不
書至爲重○正以傳文有善子胥之意經不書與子胥俱故解之也其貫春秋重吳能救蔡以夷狄而憂中國故舉君爲

重也○注子胥至之也○舊疏云子胥不見於經而得爲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穀梁疏云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絧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其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白孝子孝子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忍元首之分以父破誅而痛纏骨髓得狀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胥兩端之間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理在可知按楊氏斯言自爲正論古之君臣與後徵殊分士而治固無分民三諫不從得去所以孤惡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慘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既絕責求之備可寬然春秋不見子胥但爲寢吳之辭蓋亦資與文不與爾○注雖不至與也○鄂本與下有之字舊疏云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爲復仇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當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子也故注者取而況之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今荊平何善以次

太伯何曰非善荊平也乃勇子胥也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是其義也

曰事君猶事父也〔疏〕韓詩外傳六親尊故父服斬衰三年爲君亦服斬衰三年禮記坊記云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注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

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疏〕通義云就舉上子胥謝責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

曰父不受誅〔注〕不受誅罪不當誅也〔疏〕越絕書外傳紀策考云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是子胥父以無罪被誅也新書耳痺云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也○禮喪服注受猶承也呂覽圜道注受亦應也爾雅釋詁應當也承應皆有當義

子復讎可也〔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

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疏〕通義云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即復讎爲愛父緣忠臣言之即不復讎亦爲善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憂蔡興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爲匹夫復讎春秋猶當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禮記疏引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白虎通誅伐云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者爲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不復仇可也後漢書張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是皆用公羊爲說○注孝經至事君○孝經士章文舊疏引孝經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又引喪服四制注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故與何氏訓取義異唐元宗注用孔傳亦以資爲取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注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蓋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事君之義取於事父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注而父至可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古者有分士無分民故諸侯之臣於義得去也是以禮記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

言違天子明天子之臣無去義天子四海爲家無出故也○注孝經至君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爲貶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見王法所當誅是則文姜之罪王法誅之可也故僖元年善齊桓誅哀姜也莊公但責其念母耳故莊元年注又云言孫者明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意也喪服四制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取事父以事母故母厭于父喪服父在爲母期是也緣所生之義則重於君爾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不以義斷恩故也○注易曰至得殺○易繫辭下傳文左傳莊元年云絕不爲親禮也故於義得絕也

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注〕子復因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疏〕注子復推刃○校勘記云鄂本因作讎當據正毛本討誤封按紹熙本亦作讎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推軵也前也墨子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淮南氾論云故恩推則懦注推猶移也亦即一往一來之義也後漢書臧洪傳洪曰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

復讎不除害〔注〕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

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云〔疏〕注時子至而已○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文又云報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至踝者非常之事詎可以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說苑奉使云昔者荊平王爲無道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使爲將三年將吳兵復仇於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于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部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吳越春秋二云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楚世家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世家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越絕書荊平王內傳云使子胥救蔡伐荊十五戰十五勝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吳內傳云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笞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均無燒其宗廟語唯穀梁傳云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校勘記出將子胥因吳之眾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衍○注昭王至陳云○校勘記云閩本云缺上畫監毛本改作去

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爲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爲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疏〕注同門至曰友○舊疏以爲出蒼頡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禮大司徒云五曰聯朋友注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師卽同門也論語學而與朋友交集解鄭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同處師門曰朋同志曰友詩周南關雎琴瑟友之箋同志曰友說文又部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論語稱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注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注皆然同師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邑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注相衛至所勝○禮記曲禮云交遊之讎不同國注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又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知父母殺得爲朋友報讎也周禮調人賊從父母兄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不爲戎首故但相衛檀弓云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爲其負當成之負卽不勝也是也○注時子至復讎○繁露滅國上云故伍子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九　十九

胥一人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于楚所託者誠是何可鄙耶越絕胥救外傳記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讎名聞諸侯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亦謂闔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也舊疏引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箋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又云書傳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以脯約焉朋友然則太公爲師既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益友益以闔廬爲諒何者謂一許爲之與師終不變悔是也益以子胥爲直與多聞何者不敢廢君之義復父之讎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者舊疏謂巧爲譬諭今世聞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辟者非鄭氏之意則讀辟爲譬鄭氏義也集解引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益讀辟爲避故皇本注中作避惠云馬鄭皆讀辟爲避諛矣善柔者舊疏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蓋亦鄭義馬氏專以面柔釋之便佞者釋文作辯佞云本亦作便佞校勘記云疏本亦作辯佞云辯爲佞矣今本作便佞益據何晏論語本改按便辯古通書辯佚亦作便佚御覽四百六引論語注云便佞辯以爲佞也與公羊疏文異義同蓋亦鄭氏義也

而不相迴〔注〕迴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疏〕注迴出至先也○說文無迴字古从辵字多與从彳字混疑迴卽徇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說文徇徇卽朋友相衛而不相迴之迴史記韓世家將以楚徇韓注徇從死也文選吳都賦徇鶚之沃劉注亡身從物曰徇漢書賈誼傳注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蓋謂朋友相衛不得以身從死也徇之以身有敢勇之爭先之義故何訓爲先也不相迴卽禮記居從父昆弟之讎不爲魁也彼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星魁爲本故爲末之調人謂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則亦不爲魁也玉篇迴出表辭也集韻先也蓋皆本此爲說左傳襄十年云帶其斷以徇于軍亦卽出表之意舊疏云依大司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約迴者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辭所以伐吳之經不者使子胥爲兵首皆蓋以吳王討楚兵爲蔡故且舉君爲重是以不得見也○注不當至之恩○原文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九　二十

古之道也〔疏〕通義云已上二事因方論復讎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疏〕越絕書吳內傳囊瓦者何楚之相也

庚辰吳入楚〔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庚辰月之三十日左氏經作入郢史通雜說云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許入鄭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

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跡哥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與

吳何以不稱子〔注〕據狄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疏〕注據狄至稱人○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是也

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注〕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日者惡其不義〔疏〕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吳越春秋二云闔廬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按昭當作平繁露王道云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又仁義法云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按陳字衍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讎惡其妻楚王母也通義云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又其故俗故不足進按哀元年左傳蔡人男女以班妻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

路晉侯士虔記注班次也蓋謂男與女相次故左氏云以班處宮此傳云舍其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義之曷爲狄之其入郢也以班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列女傳云伯嬴者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耳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是妻楚王母事也越絕書以子胥妻楚王蓋傳聞之誤楚王母即平王所爲大子建娶于秦者也○注日者惡其無義○校勘記云鄂本無作不此誤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即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傳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之屬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七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八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七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五年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宋大夫叛〔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辛亥朔左傳作三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則劉氏所據左氏作正月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師古所據疑是穀梁經而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注是後至夫叛○舊疏云蓋謂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文是也魯失國寶卽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宋五大夫叛卽下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校勘記云疏中引作宋五大夫叛何校本同此脫五字當据補五行志下之下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按五行志作三月蓋後人據杜本左氏經改之

夏歸粟于蔡〔疏〕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注〕據齊人來歸衞寶〔疏〕注据齊至衞寶○見莊六年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時爲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疏〕穀梁傳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注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也彼傳又云義邇也注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賈逵取彼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注時爲至之粟○鄂本強作彊舊疏云卽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也○注與戍陳同義○襄五年戍陳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彼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戍陳同義矣是也亦刺諸侯不能翕然同救恤蔡難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注不言或者嫌兩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越者何三字後磨改補刻故三行每行十一字於越者何此經及下十四年於越敗吳于醉李是也越者何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之屬也舊疏云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緣然可怪故執不知問○注不言至兩國○舊疏引舊云正以僖四年傳云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然則彼言或稱者乃是兩事之辭今此若云曷為或言越或言於越則嫌為兩國是以別之舊疏又云隱元年傳云曷為或言會或言及之屬此何故不云曷為或言於越或言越者弟子之意本疑於越與越為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按舊疏義則詁注嫌為疑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疏注於越至曰越○杜云於發聲正義言有此發聲是也越於本語詞易繫辭傳云於稽其頻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皆是越之發聲曰於猶吳之發聲為句吳也於越雙聲句吳疊韻皆夷音也釋名釋州國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穀梁傳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按稱越稱於越春秋新例也故曰越人自名曰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注治國至云爾○舊疏云此狀謂模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先王之衛故謂之進若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咎禍故謂之退因儀云無狀招偽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也通義云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先言倪而後言小邾婁進之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病中國繼之以吳春秋所不樂言也末復繼之以越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按越其正稱於越其俗所自稱或曰於越當時本有二稱春秋即因以示褒貶進退也○注赤狄至異也○舊疏云正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單言狄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傳潞子之為善也離于夷狄是其加赤為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總名乃部賤之號赤者是其別稱故得加之為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齊晉魯衛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處唯有越為此文尋檢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貶故注之按此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吳新至於越○釋文作

罷弊音皮弊亦作微少儀云國家罷敝是也毛本罪誤最吳世家越聞吳王之在郢國李乃伐吳吳使別將擊越吳越春秋二云越王元常恨闔廬破之檇里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是其事也吳新憂中國謂其救蔡伐楚上歸粟于蔡為予辭故於越入吳為疾辭舊疏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言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孫起之猶衛孫甯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申月之十九日○注仲遂至起之○釋文作起殺云音試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是其貶去氏以起弒君也隱如逐君合貶經無貶文以君出為重故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是隱如之罪已見矣又書季辛相起即彼年經云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注云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故何氏以季辛已起其逐君之惡故於卒時不復貶也解詁箋云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通義云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翬是不卒者也比之于遂是不日者也今卒而又日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己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如其恩禮以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翬遂既明之矣故於此得施微詞焉此之謂所見異辭按翬亦桓之大夫何以於桓世不見其卒日者所見世大夫有罪無罪皆日故也○注猶孫甯○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注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為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子月之四日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癸亥月之十九日左氏穀梁游遬作游速大事表云此所滅之許非作本國也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其地已悉歸于鄭為舊許矣至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則在今南陽府葉縣西至此年鄭復滅之則係容城楚所遷之地也傳云因楚敗蓋以四年入郢之難而滅其與國耳按容城當以在華容者是說詳定四年竟當時鄭雖滅許僅將其君歸未必即有其地即以為在葉縣亦未必為鄭所有以沈諸梁在葉也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讐不能討而結外怨故危之

疏注月者至危之○正以侵例時此月故解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疏通義云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為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繁按孔氏取左傳為義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疏唐石經同閩監毛本祁作祈

冬城中城疏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按上文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有何字蓋誤指上經也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謂為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與此傳同故知此經無何字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

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疏舊疏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為其至下也○舊疏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卽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為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白虎通姓名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祿甫元言武庚按彼以二名猶言更名也與何氏異然傳明以何忌為難則以二字為名為二名矣禮記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卽位之後改為熊居是為二名慎謹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從左氏義是則白虎通所載左氏說也鄭駁無考○注春秋至制也○舊疏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者實不大平但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大平也春秋說昭公亦為所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為大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必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為名者謂依古禮若假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名子為宮湼之屬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卽言此春秋之制也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是也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隱元年注云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繁露俞序云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麤觕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地之大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通義云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為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卽位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周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譏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為難鳥足與議也杜預輒以不稱何為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獨一年有兩事取其同簡異名易以相起故就此譏之如子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單言何蓋時多有此春秋取其單言者為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疏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

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者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疏通義云再盟皆不月者齊衛鄭晉始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左氏穀梁經無澤字左傳作瑣杜云卽沙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按左氏書地往往省文于公羊如此公羊作沙澤左氏作沙僖二年公羊作貫澤左氏作貫蓋皆從省文也釋例土地名衛地沙瑣二名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瑣晉地道記方城縣南有瑣陽城是卽沙亭矣經學卮言云左氏經作沙傳作瑣公羊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瑣卽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讀之異今此左氏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注云地在陽平元城于瑣澤下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語栖明斯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疏注先是至云應○卽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又冬城中城又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又冬季孫斯仲孫忌圍運是也城中城先言者舊疏云蓋逐重者先言之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七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

鄭歸而城中城三大夫伐師圍鄭與何義只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疏）注承前至之役○即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下我字按有我字是紹熙本重我字左疏引賈逵云旱也

冬十月（疏）左氏經無此句杜亦無說宜是脫文左傳校勘記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此三字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補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疏）舊疏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讐而外犯彊齊故危之按義具下注

公至自侵齊（疏）舊疏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彊臣之讐外犯彊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疏）注出入至上月○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脫再字鄂本尤誤大紹熙本無脫誤舊疏云春秋之例是也故何氏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頻再出尤危於六年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三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為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則知入亦當蒙月也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疏）杜云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大事表云今衛輝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水經注濟水篇酸瀆首受河于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春秋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是也一統志云在衛輝府滑縣西

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疏）注此晉至師也○舊疏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亦趙鞅之師也○注但言至辭也○宣元年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此與彼同故據以解之通義云按左傳時趙鞅等來救魯也瓦內地按如彼傳上鞅居首注止言趙鞅恐不取左氏為義瓦為內地書至當有解說何無注亦不以為內地也○注公會至不致○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彼謂公與鄭國諸侯尊同勢敵故分別得意與否若大夫以下尊卑異等自宜得意故無區別故僖二十五年注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此與趙鞅會可不致而致者以諱與大夫會例與晉君會依得意之例書矣故使若得意者疏及閩監毛本同鄂本脫使字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八日左傳釋文柳本或作抑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疏）左氏經作士鞅按左氏公會晉師于瓦傳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士鞅居首故侵鄭之師亦書士鞅也杜云兩事故曰遂

葬曹靖公（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曹竫云才井反本亦作靖按段校本作竫則背諡法共以解信曰靖

九月葬陳懷公（疏）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疏）杜云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注）復文公之逆祀（疏）注復文公之逆祀○左傳云順祀先公而祈焉杜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禮記疏引服虔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穀梁傳貴復正也漢書郊祀志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後漢書質帝紀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

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又周舉傳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大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皆以從祀爲順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注謙不從而去之疏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是也彼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謙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公羊問答云順祀而叛者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解詁箋云叛者謂陽虎之屬也逆祀當出季氏之意欲章其立僖之功文公不知正之耳從祀亦非定公之意陽虎欲更季氏之政定公亦不能違爾義或然也惟劉氏又以叛者謂陽虎之屬自相矛盾通義引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

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其黨卯寤也極也不狃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亦微辭耳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以治公羊之學矣○注謙不至曰叛○舊疏云謂謙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之者謂之叛也○注不書至禘也○左傳辛卯禘于僖公注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舊疏云何意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但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而已一祫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祫之年仍自乘上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即文二年爲祫年五年爲禘祫同年又隨文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爲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因當先之則知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若然旣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當之矣按陽虎爲欲去季氏故不必正時也○注言祀至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已聲釋名釋天云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皆本已爲義以其一年稱祀之義則取其已以其大祭稱祀之義則取其無已反正互訓古人多有

此例○注不言至其順○舊疏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之文皆道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注微而至問之○舊疏云哀四年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是盜爲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　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之陪臣爲政者疏注季氏至政者○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下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論語季氏篇陪臣執國命謂此　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

君爲重也疏注季氏至寶玉○季氏逐昭公在昭二十五年取其寶玉藏於其家何氏蓋以理知之或別有所見左傳謂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按陽虎時已與孟氏戰敗奔亡之不暇安能尙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故何氏不取○注取玉至重也○各本無也字依鄂本補　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注以爪刻其饋斂板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石經原刻作睋後改睋下同釋文作賤又云鍥本又作鐭七廉反又且審反本或作鍥誤按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弑械成字皆作俄何注桓二年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此从目非通義本作睋云臥而睋之曰睋按臥而睋之無謂石經原刻是也○注以爪至斂板○廣雅釋器云鍥鎌也又釋詁鍥銳也集韻鍥或作鐭說文金部鐭鐭器也一曰鍥也鍥本以鍥刻物之名不必專指以爪刻也爪爲人手掌之稱時季氏被因或無鍥物故造以爪刻字於上求救蓋當時急切所爲何氏非訓鍥爲以爪刻板也通義云鍥刻也板饋食器上蓋按說文無板字當作版古音方反皆重脣音故訓方爲版因之斂藏衣物之器亦謂之板　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圃本又作甫或鈔本作滿圃按左傳亦作滿圃　力能救我則於是注於是

時至乎日若時而出〔疏〕舊疏云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左傳云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蓋是日若時也校勘記云疏及諸本同唐石經乎磨改日誤曰臨南者陽虎之出也〔疏〕舊疏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通義云臨南臨楚字出姊妹之子也蓋舊疏前一說是也御之〔注〕爲季孫御〔疏〕注爲季孫御○左傳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林楚即臨南也於其乘焉〔疏〕舊疏云於其乘焉謂於其上車之時矣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疏〕俞氏樾羣經平義云何解未得有字之意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何解則爲不辭按如何義亦未爲不可通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注〕以義責之〔疏〕左傳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杜云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

良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疏〕左傳林楚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注〕爲季孫車右賁衞之〔疏〕左傳陽越殿注云越陽虎從弟○注爲季至衞之○舊疏云謂守衞季孫不令走乘車中有車右也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注〕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疏〕注孟氏至橫去○舊疏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曰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釋名釋道云四達曰衢齊魯謂四齒杷爲欋欋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也時臨南奉季孫適孟氏此衢蓋即近孟氏之舍故曰孟衢左傳云及衢而騁即此衢也臨南投策而墜之〔注〕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疏〕釋文作而隊唐石經缺○注策馬捶也○襄十七年左傳左師爲己短策正義引服虔注策馬捶也淮南道應訓杖策錣上貫頤注策馬捶文十三年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杜注策馬撾也呂覽審爲云杖策而去注策箠也說文竹部策馬箠也陽越下取策臨南騶馬

〔注〕捶馬銜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騶本又作敺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按廣雅釋詁敺擊也王氏念孫疏證云王篇敺敺擊也公羊傳騶敺亦音素董反其義同也是也○注捶馬銜走○鄂本捶作搖按依說文當作箠叚借字捶譌作搖按紹熙本亦作搖廣韻騶馬搖銜走也則作搖亦通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是也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疏〕釋文莊本或作嚴亦音莊蓋漢人避諱改也○注莊門至著門○左傳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又曰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注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此以爲陽虎射之異然而甲起於琴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帥也○即下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左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注二家至起兵○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是也下注云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左氏以爲孟氏家臣何所不取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疏〕舊疏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爲君故謂之弑也卻反舍于郊者謂

上文陽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鄕孟氏今而還去舍于郊故曰卻反舍于郊不謂元從郊來左傳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即此之卻反舍于郊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弑作殺云音試下同卻本又作郤說然本又作稅○注說解舍然猶如○易遯六二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國語齊語脫衣就功注脫解也禮士昏禮主人說服于房又既夕記主人說髦注今文說爲稅稅亦訓舍詩碩人稅于農郊是也然猶如者詩魏風葛屨云宛然左辟說文人部引作宛如左辟然如雙聲字得通用故論語憲問云子曰其然皇疏然如此也禮記大傳其義然也注然如是也通義云說然猶脫然也按此即左傳之寢而爲食也俞氏檥羣經平議云何氏此解殊未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兮毛傳脫脫舒遲也重言之爲脫脫單言之即爲說淮南子精神訓則脫然而喜矣高注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憚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與說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楊倞注引說讀爲脫義亦通或曰弑千乘之主〔注〕時季氏邑至於千乘〔疏〕注時季至千乘○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又鄭注小司徒云井十爲通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禮記疏引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則方十里者六十四井也季氏爲一大夫極于百乘而得千乘者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及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皆盡征之公車千乘皆季所專故曰爲千乘之主焉論語先進云季氏富於周公亦以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故也

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疏）左傳其徒曰追其將至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疏）通義云孺子謂季桓子按謂季孫仍得國政而已也左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

如丈夫何（注）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疏）注如猶奈也○文選東京賦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薛注如奈也昭十二年傳子苟如之何注如猶奈也論語子罕篇匡人其如子何皇疏如子何者猶言奈我何也○注丈夫大人稱也○說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禮記郊特牲注夫之言丈夫也曲禮云若夫注言若欲爲丈夫也廣雅釋器男子謂之丈夫哀十一年傳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是丈夫爲美大之稱也易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以丈夫與小子對故何氏謂大人稱也通義云丈夫陽虎自謂言必不敢追己

睋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疏）注望見至彼哉○郎下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睋字从目故訓爲望其實非也睋讀爲俄俄謂須臾之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望謂魯人必不來追我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處父也處父非目中之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爲之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二十二年傳曰俄而牙弑械成作睋者段借字耳上文曰睋而鍰其板亦是借睋爲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字按此陽虎實望見公斂處之師故趣駕旣駕而師至故曰僅然後得免作見解作俄讀俱不可通彼哉彼哉論語憲問篇亦有是語夫子論子西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意謂彼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亂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義同蓋魯齊兩論也論語稽求篇云埤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佊字而廣韻遂各收佊字在上紙且各引論語佊哉佊哉爲證於是集韻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佊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弑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睋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荅者按論語集解引馬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皇疏彼哉彼哉者又荅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蓋陽虎初見甲起不知何人脫然息及見公斂處父乃懼而疾走曰彼哉彼哉彼卽彼公斂處父蓋歎詞也與論子西語氣同而語義異也何晏論語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爲之訓詁則馬習古文也說文無佊字玉篇人部佊邪也廣韻佊所本說文用古論故不收佊字過庭錄又云廣韻五寘佊哀也論語云子西佊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佊字當在史籀亡篇中故說文不載佊字也按玉篇云邪也廣雅云衺也則廣韻之哀卽衺之譌子西之死在孔子後孔子何得逆知其事而哀之且作邪字解亦不可通以之說論語則論子西太過以之說公羊則陽虎不得以公斂處父爲邪也彼哉者若曰是彼也哉○注再言至遽意○原文闕

趣駕（注）使疾駕（疏）注使疾駕○後漢光武紀注趣急也讀曰促管子國蓄云則君雖强本趣耕注趣讀爲促說文走部趣疾也漢書翟方進傳督趣司隸注趣讀曰促謂促其疾行故曰趣駕也左傳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卽處父也

旣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注）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疏）注公斂至之將○左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成爲孟氏邑則公斂處父孟氏家臣也與何異

僅然後得免（疏）通義云僅僅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僅才能也國策云鄭僅存注僅裁僅卽僅字之借言僅僅得免也左傳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故得免也

自是走之晉（疏）左傳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魯世家云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左傳下十年具詳其事

寶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疏）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左傳注謂夏后氏之璜孔疏以爲劉歆說皆何氏所不取○注判半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楚辭注引字林胖半也一切經音義判古文胖又作胖詩大雅訪落繼猶判渙傳判分也周禮朝士職凡有責者有判書注判半分而合者是判爲半也○注半圭曰璋○詩大雅棫樸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白虎通瑞贄篇引禮半珪爲璋周

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按璋本半圭之名又言判白者蓋半白下天子也亦从玉人○職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之義毛本圭作玤下圭璧字皆从玉○注白藏至以白○舊疏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秋說文蓋諸侯純青天子純白糸降於天子異於諸侯故判白也藏字釋文無音○注不言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唯無琥蓋彼周禮也周禮圭璋以朝聘以璧琮用以享琥璜用以大饗所用亦與下注所記不合○注傳獨至是也○校勘記云蛾蛾鄂本閩監毛本同此本誤刻者蛾字誤从出旁釋文蛾蛾不又作蛾按廣雅釋訓蛾蛾容也與何氏引詩正合毛詩作蛾段借字也舊疏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將在助祭者奉此半圭之璋其儀容蛾蛾然莊矣蓋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按舊疏所云鄭氏箋義公羊禮說云此疏大謬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以圭當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則營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圭曰璋與毛同鄭以為璋瓚與何異何以為郊天鄭以為宗廟之祭經然兩途徐謂何與鄭同不祭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于仲舒繁露四祭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

文王之郊也是也鄭以上章為郊天此章為祭宗廟舊疏亦沿上章而致誤與詩疏引孫毓異同評云國事莫大乎祀祀神莫大乎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亦以此節為郊天之詩毛氏本上章為說蓋亦以為郊天之祀謂君王行禮之時其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也彼疏引王肅中之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順命曰大保秉璋以酢皆與鄭以璋為璋瓚者異○注禮珪至微召○白虎通瑞贄篇云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互異蓋皆逸禮文也珪以朝者白虎通云珪以為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陽見義于上也又云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執圭以覲天子是此之珪以朝卽彼之珪以質信也說文玉部珪瑞玉也禮記禮器云諸侯以圭為瑞注瑞信也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楊注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皆因圭以贄信故用以朝臣下所執則瑑圭也諸侯所執以判天子則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之類是也璧以聘者白虎通云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為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尺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按禮聘禮受

享束帛加璧注君享用璧知聘用璧也其子男朝天子亦以璧大宗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琮以發兵者白虎通云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為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成于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按琮之見於禮者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玉人云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聘禮享夫人以琮此謂琮以發兵與諸書不合璜以發衆者白虎通云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為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徵召與發衆事近也璋以徵召者白虎通云璋以發兵何璋者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象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莫不章故謂之璋亦與徵召取義為近按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蓋周禮也璋以徵召又以郊天者蓋郊天之璋判白此或卽青藏者與

弓繡質注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疏弓殺絮以為武王之戎弓也杜預用劉歆以來說以大弓卽封父之繁弱與何氏異舊疏云千斤之文何氏有所見也○注質拊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釋文質

柎此从手旁誤按廣雅釋言柎柢也考工記弓人云於挺臂中有柎焉注柎側骨釋名釋兵云中央曰附附撫也人所撫持也柎卽敝故下云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鄭司農云敝謂弓人所握持也戴氏震考工記圖補正云挺臂中有柎柎為弦拔高而薄之以便握持敝與柎皆弓把柎者其內側骨謂之質之周禮疏云柎把中居弓之正中質亦有正義司弓云矢以授甲革椹質者注質正也是也蓋雖繡為異爾○注言大者力千斤○舊疏云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執戒不虞也按斤數不合段校本謂字上有百二十斤四字下文三斗有餘四字乃衍文

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䫉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

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疏〕注純緣至吉凶〇周禮司几筵云設莞筵紛純司農注純緣也禮既夕記云緇純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士冠禮青絇繶純注純緣也凡衣服之飾邊者皆曰純故亦謂龜之緣曰純也毛本順誤頗說文龜部曰龜甲邊也从龜冉聲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段注云頤者髯之省髯之段借字劉淵林注蜀都賦引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瑇瑁俗名曰靈又郭注爾雅亦用其說而今本多訛字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冄長尺二寸孟康曰冄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緣者甲之邊也甲文象木載字甲之象故介蟲外骨謂之甲禮記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史記樂書同即此之青純也青黑色近故禮器注云秦時或以青爲黑故也千歲之龜髯色成青黑故曰青緣樂記疏謂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爲之緣非也〇注易曰至蓍龜〇繫辭上傳文韓康伯本作莫大乎蓍龜釋文大作善與此同漢書藝文志儀禮疏引皆作莫善賈公彥云凡草之靈莫善於蓍凡蟲之靈莫善於龜中山經云江水出焉其中多良龜郭注良善也亦取易爲義也舊疏云今易善作大爲異文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眾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舊疏多用鄭說疑亦鄭氏注也校勘記云惠

棟云古易皆作莫善乎蓍龜王弼本善作大後人皆仍其誤按今文易作莫善古文易作莫大鄭注本及王弼本皆費氏古文也故作大鄭注云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可證是大字〇注經不至之辭〇校勘記云疏引作世世保用之辭此以保訓寶也今本仍作寶非定元年疏引同按何校本正作保郊特牲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故云以先知從寶省文通義云經未見龜者虎止竊弓琫傳廣言竊所有寶謂明堂位日封父龜即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按明堂位所記魯寶多矣傳何爲不敘及但廣言龜蓋龜亦虎所竊也竊謂之寶者禮記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是寶龜唯天子諸侯有之也白虎通蓍龜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蓋尋常卜龜大夫得有也士喪禮有卜日知士亦有矣故臧氏守龜有何僭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皇侃疏蔡大龜也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則臧氏居蔡蓋亦僭也故孔子譏其不知不獨山節藻梲也〇注此皆至之錫〇舊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穀梁傳亦以爲周公受賜藏之魯書召誥云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引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賓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降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

命賜周公是爲始封之錫也若然定四年左傳又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者彼蓋賜魯公此爲賜周公同爲始封之錫也此傳琫即寶玉書鄭注以琫與寶玉殊言之者寶玉雜色有琫璧圭璜而琫祀天之物尤重故特舉之與〇注不言至名也〇穀梁傳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彼蓋以盜即竊其實盜爲賤者之稱竊者乃其正名也〇注定公至義立〇舊疏云孔家語文校勘記今家語無君臣之義立按韓詩外傳五云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新序五亦載此事蓋何氏所本家語多王肅僞竄非何所據也大戴禮少閒云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論語子路篇必曰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皇疏以孔子答曰爲時昏禮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〇注主書至絕之〇校勘記出喪其五玉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作寶玉非此本訛作玉玉今訂正包氏愼言云五玉爲天子所錫以鎮國者也爲盜所竊當坐不謹故絕奪其爵解詁箋云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官璋瓚向書顧命所謂秉璋以酢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定公坐重故爲微辭傳順經諱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

按三傳無以寶玉專指命圭者公羊之義命圭亦在其中所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君以璋爲瓚則宗廟之祭臣子所執傳無祿特舉之也〇注不書至爲重〇律所謂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陪臣執大夫辱莫大焉蓋定哀之世文致大平故爲深諱辭與〇注書大至辭也〇舊疏云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即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爲微辭也按大弓得爲寶玉者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與其棘並故知亦國寶也其爲微辭者道大弓謂之寶實爲喪

五玉當

坐絕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八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七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九年盡十三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疏 毛本脫伯字包氏愼言云四月書戊申据厤四月無戊申三月之十二日也下書葬鄭獻公卒在四月相距僅一月經當以慢葬書日而不日恐經月有誤蠆左氏作蠆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注 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 疏 注微辭至故書○舊疏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云得寶玉大弓

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爲一事通義云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辱得之足以爲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按孔氏之義甚是惟於何氏微辭意未合○注不以至當除○舊疏云上注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知不復絕之者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以爲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注以竊至以○校勘記出知得例不蒙上云鄂本下有月字諸本皆脫疏云不蒙上月按紹熙本有月字上八年冬下無月知書盜竊寶玉大弓不月故此亦不蒙上四月文矣穀梁傳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不言得之故故孔氏据左氏爲說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注 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 疏 杜云五氏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曰請報寒氏之役即此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五氏城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按何氏云欲伐魯則五氏非晉地矣○注欲伐至而去○舊疏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于伐魯創能敗宋師齊師能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衛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釋文作却難云亦作郤解詁箋云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解詁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當爲一例劉氏蓋用杜氏說以五氏爲晉地然邯鄲去魯絕遠魯何爲恐之而書以刺微弱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注 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 疏 注月者至不易○正以平例時下十一年冬及鄭平是也此月故解之齊侯欲執定公事詳下注解詁箋云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按不易謂不佼易也莊十三年冬公會齊

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此下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爲易辭也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月者刺內暨暨也皆各有爲也齊未與晉合於魯盜在齊晉無涉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疏 左氏作夾谷杜云即祝其水經注淮水篇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縣之東有夾口補史記注引服又云東海祝其縣是也大事表云舊以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是爲定公會齊侯處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在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願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在今萊蕪縣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險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皆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名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又曰知錄云金史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

此水經注沂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未知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此本寰宇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海州者爲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之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竟上胡爲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卽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爲允按顧氏之日知錄向未實指所在杜解補正定在萊蕪故沈氏依而用之

公至自頰谷 注 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疏 注致地至致也○鄂本誅侏儒下疊侏儒二字又故致也鄂本作故致地按紹熙本與鄂本同當從之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故云地此上平書月爲頰谷之會不易不得意可知今而致地故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教舊疏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于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左傳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史記齊世家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孔子世家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新語五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來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儛于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漢書陳湯傳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後漢書陳禪傳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張升傳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齊強國反其侵地皆用公羊說其穀梁左傳史記新語與公羊辭略互見蓋皆傳聞之異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 疏 杜云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大事表云博縣爲今之泰安府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與泰安府境相接一統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山之南卽兗州府泗水縣水經注汶水篇其水自谿而東浚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卽龜陰之田春秋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史記注引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漢書五行志引來作侏地理志引讙作鄆說文亦作鄆歸者復還所取之物之謂禮記祭義云子全而歸之孟子盡心云久假而不歸皆歸還之義也

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 注 據齊嘗取魯邑 疏 注據齊嘗取魯邑○舊疏云卽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齊人取讙及僤之文是也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注 孔子任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 疏 舊疏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爲司空既爲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是也○注孔子至之也○左傳哀十四年傳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注違不從也後漢書朱景等傳注違失也廣雅釋詁違偕也言無有偕失故無不從也○注不言至之家○孟子萬章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趙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按世家季孫使人名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不行是孔子未仕季氏孟子所言卽謂仕於定公也季氏執政故曰於季桓子故此傳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

齊人爲是來歸之 注 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

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疏〕注齊侯至還之○舊疏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校勘記出或過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鄭本或作獲嘗據正穀梁注引作獲按紹熙本亦作獲世家云景公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穀梁叙此語在斬侏儒之前不合史記正義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兖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新語又云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於魯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是也舊疏云其四邑者蓋運也讙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

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即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按何注四邑蓋三邑之謂運也讙也邑也龜陰田也據左傳皆在汶陽也索隱引左傳鄆讙及龜之田是鄆讙與龜陰別○注歸濟至寶同○齊人來歸衛寶見莊六年按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來也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乎我也曷爲未絕乎我齊巳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往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何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彼與魯未絕故不言來與此異也舊疏云言魯不應復得之者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是也○注夫子至之驗○正以魯不應復得故夫子不欲受也舊疏云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魯不應得頰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力始歸之雖曰獲用君子不貴也解詁箋云傳此注義例閔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用孔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以區區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沮撓魯政即歸女樂之伐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以反侵地爲聖功陋矣頰谷書致者盖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休惕皆以聖人相君而置之危地且效曹沬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偪好哉何君依違之辭去之而義益長矣劉意以上討頰谷之會致地此注及謝過一節須刪去按孔子誅侏儒事左穀史記新序並載其事則當時容或有之孔子不必藉此威齊而齊人之歸田亦未嘗不因此存之固無損聖德焉聖人固不置君危地而危既之來亦聖人所不能預禁則有不如此而不可者禮記儒行云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疏此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過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實自述也若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侏儒是也舊疏云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疏〕齊乘云郈城在沂州東三十六里水經注無鹽縣之郈鄉城郈即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十里是也通義云郈費皆內邑不聽者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費爲郈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郈穀梁亦作郈自當以郈字爲正且郈邑屬叔孫氏故圍郈叔孫爲主費邑屬季氏若有事於費帥師者當爲季氏不當獨任

叔孫也以是知公羊作費或傳受之譌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舊疏云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禮記檀弓泄柳唐石經作世柳

宋公子池出奔陳〔疏〕釋文池左氏作地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鄭本奔作犇按池與地皆从也得聲於古讀若它莊子大宗師篇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文池本亦作地崔同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五支池古音駝六至地古音沱陳第曰詩稱地在斯干韻裼與兮音同及讀屈原橘頌以過韻地讀乎聲正叶沱字楊雄羽獵賦亦同此例按斯干九章以地瓦儀議罹而予裼二字可不入韻不當以此證其爲今音也閩監毛本誤以釋文池左氏作地爲注語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鞌〔疏〕左氏穀梁鞌作安甫舊疏云賈氏不云公羊曰鞌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差繆略云安甫公羊作鞌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

師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
言暨者則仲佗彊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
矣疏左氏經脫下宋字○注復出至言之○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
向甯也左傳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
出奔陳則以欲帥國人出為辰事不可同於公羊也○注公子至是也○下十一年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
自陳入于蕭以叛皆在惡之科也又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注辰言至出也○隱元年傳暨
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是則辰為不得已從仲佗等出矣舊疏云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
元年招之屬以其有非皆去弟以貶之令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穀梁注云辰為佗所強故曰暨用何氏義釋文強作
彄梁釗本作強是也通義云佗彄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嫁辰全無罪矣義或然也○注三大至見矣○昭二
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舅當防之此亦三大夫出奔不月故解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
叛注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
坐重疏注不復至明矣○舊疏云以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舉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注辰言
至坐重○隱元年傳及猶汲汲又云及我欲之明上奔為不得已故書暨此叛為辰汲汲故變暨言及舊疏云言當坐重
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于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通義云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
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貪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令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而不已而果於
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注不言至可知○決上宋公之弟辰以下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疏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

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叔還如鄭莅盟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莅作莅鄂本作莅一从艸一从水此合并為莅
非通義云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莅盟同為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
未至三年失眾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疏注不月至
略之○釋文弒作殺云音試所見世小國卒例書日月昭三
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日月故解之
子未三年失眾見弒者即下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是也知失
眾者以其稱國以弒故也又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
以弒者眾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
明失眾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此亦宜日月而不
日月亦略辭也校勘記云解云禍端在定亦有作在是者今
解從定按薛弒其君比即在定十三年則此作定非也定當
從是今按禍端在定即謂禍端在
定之當廢不廢也不必改是字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疏穀梁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彊違背公室恃城為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
之故云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彼疏云何休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
無取於詰鄭君如此釋之則范注背鄭釋廢疾語諸本脫去釋廢疾曰皆誤作范注矣劉氏逢祿難云夫子辨家邑之
制為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於春秋是也通義云啖助曰毀全除之墮但損之水經注汶水篇汶水自桃鄉四分
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之郈鄉城南郈昭伯之故邑也禍起鬭雞矣春秋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據城費疏注據城費。見襄七年孔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疏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
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下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積
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劭曰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償造谿之端流藏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閡外收

強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是其事也通義云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爲中都宰時此據爲司空時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者家語定十年時孔子從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則爲司空時爲季孫所重齊人遂懼求歸四邑及作司寇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作傳文言其事矣按此三月蓋猶論語雍也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之三月言其久耳不必僅三月不違也

曰家不藏甲〔疏〕禮記禮運云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爲脅君漢書毋將隆傳春秋之說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

邑無百雉之城〔疏〕禮記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

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疏〕注二大至患之○卽上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又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之屬是按左傳懸記南蒯公山弗狃等以費叛侯犯以郈叛等事明二邑大夫數叛故患之也○注以問至墮之○舊疏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按孔子世家云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人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是其事也○注故君至其言○論語憲問篇文○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亦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

雉者何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疏〕校勘記毛詩小雅鄭箋引而作爲下而雉同○注八尺至十尺○舊疏云八尺曰版者韓詩外傳文校勘記云當作內傳傳注版作板當從此說文木部栽下段注云古築牆先引繩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詩其繩則直是也繩直則豎楨幹題曰楨植于兩頭之長杙也旁曰幹植于兩邊之長杙也而後橫施板于兩邊幹內以繩束幹資上築之一板旋則層絫而上詩曰縮版以載是也何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曰戴禮韓詩也鄭箋詩引此傳而釋之曰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

五堵而雉〔注〕二百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詩鴻雁正義引王愆期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

百雉而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注二萬至制也○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也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按坊記注以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與何注絕殊然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未免過險左傳疏引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十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何說雉積與韓詩說合雉此未及板之廣耳毛詩疏引異義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

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按如左傳則大都三國之一郈正得百雉正合大夫之正孔子何爲言邑無百雉之城墮郈墮費耶如其合制郈費大夫有辭以對聖人能違禮爲之耶周禮典命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典命疏引書無逸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與鄭三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數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据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按鄭爲兩解者以匠人營國方九里据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以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則公九命當九里侯伯七命當七里子男五命當五里詩大雅

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淢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之侯也賈公彥云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則周之天子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按此則郭駮異義所主所謂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見坊記疏者也通義云今按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爵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畢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十里之城其積三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强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云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利不利公室故謳使壁之按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疑何注二萬尺脫公侯方百雉語故舊疏如此也所謂方者不必如開方積數故下注引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無方字也何注明云周十一里有奇孔氏以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計之亦合其實何氏之說不可通於周禮何氏引禮說云天子千雉則實止十二里哉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舉其邑之至小者而言今縣城有周三里者矣不必即指國都亦不必泥方字立說即匠人典命亦不必强合孔氏以典命所記爲外城匠人所記爲內城亦以意言耳百雉之城公侯之制家邑不得同之今三家私邑僭擬國都故孔子云然也孔氏又云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二十丈義亦可通然周禮說與禮戴詩韓春秋公羊不必强爲合也存之○注禮天至十雉○舊疏以天子千雉及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皆春秋說文按何注說禮或逸禮禮緯亦有是語蓋受百雉之城十何氏中春秋說文也匠人疏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崇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城及都城之高也何氏自論周城之數與彼不同○注天子至軒城○舊疏云春秋說文初學記引白虎通云天子曰嵩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千城言不敢自專欒於天子也千城即軒城音義通軒城闕一面即不敢自專之義○注軒城至過也○說文辱部臺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缺段注云闕之義同缺引何氏公羊此注軒城者闕南而以受過也按毛詩出其東門傳闍曲城也闍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闍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天子南城門有臺故新序雜事五云夫子居闉闍之中是也闉即宣十五年傳之堙堙即包城

臺言韓詩外傳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即堙也亦即說文之闉闍樓上戶也闉在高處可以眺望故也鄭爲諸侯無南城門其三面皆有城城皆有臺故子衿詩云在城闕兮是也闕即缺隸變爲缺三面有臺南方獨無故爲缺軒懸之缺南方故亦曰軒猶泮水之缺北方皆爲下乎天子也毛詩之闕乃缺之段借非象魏之闕陳氏奐詩毛傳疏引爾雅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等語釋之誤矣毛詩傳曰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即謂城門之闕非見觀闕之闕也南方亦有城垣但無臺爾不必如舊疏所云不設射垣以備守也舊疏又云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然至作舊疏時未必春秋古城仍有存者且後代小邑亦有四門不全其一面無城樓者蓋即缺之遺象與

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注不能至澤廢○舊疏云謂三月之後違之按如受齊人所歸田其一事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據麻當爲九月之二十八日時麻不閏六月故十月有癸亥下又書十一月丙寅朔是當時於十一月後方置閏也左氏穀梁作齊侯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晉侯方音之譌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作晉誤也宋張洽云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按古齊晉多混說詳昭十年齊欒施來奔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弒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五行志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庚午朔大二月庚子朔小三月己巳朔大四月乙亥朔小五月戊辰朔大六月丁卯朔大七月丁酉朔小八月丙寅朔大九月丙申朔小十月乙丑朔二日丙寅○注是後至以叛○薛弒君在下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叛亦同時舊疏云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弒君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弒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五行志下之下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疏〕○注成仲孫氏邑說文邑部郕

古氏邑段注今春秋經傳皆作成郕成古今字也左傳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杜云成孟氏邑此年左傳云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注成在魯北境故按孟氏邑之成非姬姓郕國之郕也隱五年衛師入郕也郕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文之昭也各書皆从邑作郕而許於郕下不云姬姓之國者蓋許所据左氏郕成字作易不可以今所据繩許也公羊郕國之字作盛或盛為姬姓國之正字郕為孟氏邑之正字也古郕國在今兗州府汶上縣北二十里有郕城孟氏之城地當近杞也○注圍成至叛邑○圍例時宜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是也此書月又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此在內而致故並須辨之脩疏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者卽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是其義也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土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背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猶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按何氏彼注卽天子不親征下土之義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明諸侯有罪天子當命方伯討之也諸侯不親征叛邑者舊疏云正

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爲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爲春秋所刺也沈氏欽韓云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校勘記出下土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土作士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士當据正○注公親至下錄之○校勘記出故危之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有矣左傳載公斂處父又曰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是其不能服也公親圍成而不克恥甚故爲從他國來文書月以危之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是也穀梁傳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侵伐人國且不必皆危僅邊齊何危爾通義引趙汸曰昭圍成不月與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疏穀梁脫衛侯二字左氏穀梁瑕作葭左傳實郹氏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大事表云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

夏築蛇淵囿疏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大事表云蛇淵囿在今濟南府肥城縣南成十八年注云刺者泰妨民也

大蒐于比蒲疏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又昭八年蒐于紅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蓋與彼同釋文作大蒐云本又作蒐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疏大事表云卽今太原府之太原縣唐叔始封時故都也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古唐國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日尋干戈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杜注大夏晉陽也曰大夏曰太原曰大鹵曰夏墟曰唐曰晉曰鄂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後爲趙氏食邑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古晉陽城在縣治東北包氏慎言云鞅意非叛無君命而持兵向國事同於叛論罪當誅潛研堂答問云欒孫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畔大都耦國之漸人君不可專其私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疏人者內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是也雖非貿叛末奉君命擅據私邑故書入書以叛罪之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晉取朝歌大事表云朝歌卽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衛始封時故都後入于晉孔疏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避楚丘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左穀無

及字此及衍文也釋文不言左穀無及字知陸所見本無矣荀寅士吉射位鈞罪等非有首從無爲言及也通義云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實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曲沃同以入言之者雖君有國臣不專地荀專私邑以叛卽與入公邑同誅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據叛與出入惡同疏注據叛至惡同○桓十五年傳云歸者出入無惡此上已書叛明出入惡矣今此反書歸故難之以地正國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舊疏云趙鞅以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注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注軍以至以地○昭元年有千乘之國注云十井爲一乘是也按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以賦頌及司馬法計之每乘三十人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

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
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
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
邑以邑中甲逐之疏注無君至誅事○哀三年疏引作書歸
而赦之穀梁注引凱曰專人晉陽以與
甲兵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
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舊疏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緒但誅其意
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卑而可怨以道執意貫非逆但以
持兵鄉國為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赦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後漢書董卓傳昔趙鞅興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楊乘傳
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雖力是
視皆取公羊為說通義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
奔晉陽與師以拒二子君為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
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終書歸者非與使無
惡也所以起其叛為以地正國則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
為叛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
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為義
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
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

君妻受命于天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
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
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
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
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
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解詁箋云傳例言復歸者出惡歸無
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亂賊故上入邑以叛
同文趙鞅挾君勢惡尤甚故變文以起之曰歸者著其以清
君側為名書入則不能書非為善辭也歸者出入無惡其出
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令故反與以出入無惡之文
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義若欲赦之則當以出惡
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按趙世家晉定公十四年范中行作
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
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
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荀寅范
吉射與午善謀作亂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
聞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襄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
范中行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
請十二月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孔于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
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是亦以其無
君命故也又云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
文子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

文閼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按史記所載本之左傳
以事而論趙鞅與韓魏相比同以私怨逐荀范荀范始亂又
有伐公之罪故趙鞅雖惡然其歸也有君命明知晉君之命
即韓魏所挾之命但既奉君命春秋即以從屬君故其不奉
君命也則曰叛其奉君命也則曰歸尊君抑臣尊綱紀於一
義而已○注晉陽至逐之○左傳注云晉陽趙鞅邑按趙衰
始封于溫故文五年傳趙衰
稱溫季其封晉陽不知何代
薛弒其君比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九終

常熟邵子汝恭校字
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七十二　何若陳立卓人著

定十四年盡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衞公叔戍來奔〔疏〕禮記檀弓云公叔朮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注朮當爲朱春秋作戍衞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按朮朱戍古音同部得通也

晉趙陽出奔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楊疏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衞趙陽字也杜云陽趙黶孫疏引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即黶也按左傳以陽爲戍黨證之世本當從左氏作衞此及穀梁蓋因上年冬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故誤衞爲晉毛本又誤陽爲鞅鞅已歸于晉無復有奔宋事也差繆略云衞公羊作晉按今公穀並作晉

三月辛巳〔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左穀皆作二月唐石經原刻作三月後磨改去上一畫經義述聞云三

當爲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據杜預長厤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釋文但云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牄二傳作牂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二爲三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巳月之二十三日

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疏〕左氏穀梁作公孫佗人唐石經佗字人旁磨改牄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按牂牄音近說文羊部牂从羊爿聲倉部牄从倉爿聲皆从爿得聲也鄂本牄誤搶蜀大字本誤牄○注不別至爲重○舊疏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言以歸不服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明楚陳以滅人爲重者二國之卿擬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非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也頓子以不死位爲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爲重也按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故注云然不言所歸略也

夏衞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爲下卒出〔疏〕釋文醉李本又作檇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下由拳云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大事表云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句踐歸吳後夫差增封其地至此然則與闔廬戰時檇李猶爲吳地杜氏通典吳國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府之地也古檇李城在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左氏穀梁作檇李杜云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說文木部檇以木有所擣也春秋傳曰越敗吳于檇李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集解檇音醉賈逵曰檇李越地漢書地理志敗之雋李師古曰雋音醉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柴辟亭句踐更就李爲語兒鄉沈氏欽韓闕就李即檇李也嘉興府志檇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檇醉皆方音之轉○注月者爲下卒出○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兩夷相敗宜略於諸夏不合月今此書月故云爲下卒出也吳子光卒月者襄十二年吳子乘卒注云卒皆不日吳遠於楚是也

吳子光卒〔疏〕越絕書吳內傳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通義云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

公會齊侯衞侯于堅〔疏〕釋文堅本又作擊音牽左氏作牽按穀梁亦作牽易睽六四牽羊悔亡子夏傳牽作擊是牽堅擊音義同杜云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大事表云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城今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本連壤內黃今屬河南彰德府濬縣屬衞輝府一統志牽城在衞輝府濬縣北十八里水經注淇水篇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公會齊侯衞侯于牽是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疏〕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酈元曰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或謂之洮按洮城宋滅曹爲宋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疏〕通義云黃道周曰歸脤而不舉日月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脤說文作祳鄭人注周禮地官掌蜃引作蜃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注天子至氏通○周

禮大宗伯疏云石尙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舊疏云傳直言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為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尙天子之士石氏尙名釋例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尙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脤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脤脤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彼疏云注引左氏云石尙來歸脤公羊以為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為脤是祭社之器為蜃也按周禮直云蜃器之蜃不別宜社者為蜃故鄭氏總謂祭器明社稷宗廟四望山川皆同故引鬯人文為證蜃灰可以飾物祭器皆用之因謂祭器為蜃也而鄭氏注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則又云蜃畫為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

則又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脤公羊傳云俎實穀梁傳亦云脤者何俎實也祭肉也何注云實俎肉也則脤即俎中肉分賜臣下者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不云宜社之肉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又成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脤于社注脤宜社之肉則以為宜社之肉者左氏說也然彼傳因成子受脤于社故云脤宜社之肉因社肉亦謂之脤非脤專為宜社之肉也○注實俎肉也○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乃為高俎注俎者所以薦肉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几也士冠禮注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故謂實為俎肉也

腥曰脤，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得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疏】周禮引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則以脤與膰分社廟之祭說文示部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脤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尙來歸脤說文多用古文春秋說也又膰下云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膰焉以饋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亦引是經蓋亦用左氏義穀梁傳與此同則今文春秋說也按釋文燔本亦作膰又作繙唐石經諸本同作燔盧氏文弨考證云繙疑譌字之誤說文火部燔爇也詩小雅楚茨或燔或炙箋云燔燔肉也炙肝也大雅生民云載燔載烈傳傅火曰燔左傳僖二十四年天子有事燔焉襄二十二年左傳與執燔焉孟子告子燔肉不至皆謂熟肉焉似不必分別社廟亦謂之胙僖九年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是也○注禮諸至俎實○論語鄉黨云祭於公不宿肉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曲禮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則彼注以下當作以上是故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明孔子大夫故候君之須致後膰肉不至故不脫冕而行也然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未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遺堂下祭畢後士自持俎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曲禮所云乃助祭之臣各獻俎肉所謂賓俎與君賜之胙同名脤膰也故左傳昭十六年云為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即受賜之肉賓脤即賓俎也彼大夫助祭諸侯之禮雜記所謂饒而祭於公者知諸侯助祭天子亦有歸脤之事詩大雅文王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是也諸侯助祭事也禮記祭統云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又曰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則異姓諸侯助祭亦必致膰故孔子異姓大夫有不宿肉之事則古文家以脤燔專遺同姓之國非也故左傳有賜齊侯胙事說

文胙祭福肉也又有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燔焉之事蓋二王後及有功德者亦得賜焉○注時魯至譏之○舊疏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脤以譏之按如左傳所記賜齊桓胙及有事燔宋則似天子賜脤不專及助祭諸侯矣然春秋書之不得無故何云譏之或春秋制與穀梁以為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注主書至之義○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明君臣以義故得去父子以恩不得去也舊疏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族宮闔人周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諸會其克改甯有逐之佗國為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奔與宜咎之徒甯有去父之義乎今大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怨而逐之父無殺已之意大子怨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大子去父失為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為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過避必當殺已如此之時甯得陷父於惡

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中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蒯聵出奔書氏譏之耳按疏語甚通惟責備申生太過檀弓云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得去之義明矣孔子責曾子小則受大則走亦止謂暫避其怒耳宜臼之事書缺有閒不得据爲典要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疏 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蕭以叛此乃自蕭來奔也

大蒐于比蒲 注 譏亟也 疏 注譏亟也○舊疏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爲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 注 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必者不受于廟 疏 注書者至都也○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

通義云杜元凱以爲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郎部言公者乃特譏也按杜注亦以意言耳○注如入至朝禮○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人都皆當修朝禮矣杜云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按若會于比蒲儀可書地不地明在國內故不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何朝之有若其行朝則當如僖二十八年書公朝于王所之例矣杜說恐未當○注古者至之地○曲禮下文○注考德至過誤○舊疏云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義亦通於此○注言公至于廟○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于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是則朝重於聘史宜受之于廟矣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是也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是則朝聘皆當于廟也今此會在外故言來會公明不受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 注 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 疏 杜云魯邑大事表云莒繫以父者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子夏爲莒父宰即此今爲沂州府莒州地霄在今莒州竟杜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璩四書釋地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甚邇要亦約略言之耳一統志春秋時有三莒一爲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是也一爲齊東境昭三年齊侯田于莒昭二十六年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一爲魯邑定十四年城莒父是也惟莒州爲莒國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王氏瑬四書地理考云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度高氏士奇曰取地於莒遂謂之莒如鄭取許田而謂之許楚取沈邑而謂之沈魯有鄆地而謂之鄆然

則莒父或係莒地而魯取之即以爲莒州之地在魯東南與莒接壤可也說文邑部有[illegible]字地名从邑少聲玉篇亦云魯地名古霄[illegible]聲同但未知在今何地○注去冬至不朝○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此何氏所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之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當在春故祥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按孔子雖攝相事而秉政究係三家如築囿大蒐雖曰勞民尚於國政未爲大書孔子必事誅阻足孟子所謂不可譏也不得據以證孔子世家非而年表衛世家是也韓非內儲說仲尼爲政于魯齊景公患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

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縱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故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孔子爲政在定公時黎且曰中不得稱謚當是魯公之誤諫之不聽乃去於衆人去父母邦之道尤爲周到觀齊歸女樂不敢直陳魯廷或因孔子諫止之與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誅犁鉏之介聖兮注介間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志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鉏以女樂遺魯公樂之公怠於政事仲尼諫之不聽遂去之不言其何年也舊疏云隱六年傳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解之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即家語始誅篇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若以家語言之則定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家語相魯文也按校勘記出粥羔朓者不飾云此本及閩監本疏中引注皆朓作豚毛本始改爲朓非按史記家語皆作羔豚不飾者舊疏引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爲相此事乃止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按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皆予之以歸是也齊懼北面事魯世家無文或何以意增之饋女樂以間之論語微子作歸女樂彼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注引論語作饋文選鄒陽上書注引論語亦作饋並與何鄭本同漢書禮樂志云是時周室大壞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歸魯而孔子行顏注餽亦饋字引論語作餽疑亦饋字也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論語亦有是語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是也○注當坐淫故貶之○舊疏云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是諸侯外淫者絕受女樂亦於外淫故貶去冬也冬者四時之名也春秋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今魯受女樂怠政事故去冬明不能承天成化也春秋正辭云去冬何也不終也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易曰無喪無得其吾聖人與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因夫季桓子與適義云去冬者師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雖諱備削其事事繫于冬故去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齊人遣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實受女樂在是冬之證○注歸女至不書○校勘記出故深諱其本文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又屬下讀當據正按此與莊二十三年書公如齊觀社同義彼注云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淫泆大惡不可言故諱以觀社小惡書此亦諱淫故去冬以起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解齊人歸女樂章云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詞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也是也舊疏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已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即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以魯受女樂雖不爲諱亦不書爲其附嫌近害非謂受女樂可不諱也○注或說至象也○舊疏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爲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按或說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求必顯著國惡直如南董舊疏春秋之說下似是駁或說也蓋去冬之屬孔子作春秋新義未必不修春秋已有此例毛本令誤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疏〕通義云月者爲下錄郊牛之變是也正以朝例時故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注〕据食角〔疏〕注据食角○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疏〕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元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列子黃帝篇漫言曰釋文漫散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注漫漫無厓際之貌也漢書楊雄傳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注曼漶不分別貌牛身徧爲鼠傷散漫無際故曰漫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漫即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沕潏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从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傳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蔓延不能知其

所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此偏食其身於義尚未盡得楊雄傳爲其泰曼德而不可知卽此曼字之義按何云偏食其身卽包有曼延之義因傳文作漫是漫散之意當是其身偏食之家○注災不敬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今牛體偏食不敬之罪大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徠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經義雜記云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注不舉至甚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爲復矣所以爲內災甚之也○注錄內至是也○卽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此牛死復舉食以甚之猶彼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丑月之十九日上四年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强臣之仇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

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從滅沈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辛亥月之朔日

曷爲以夏五月郊（注）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注據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魯郊非正故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義也舊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注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牛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爲滌潔清三牛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禮記祭義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正月郊牛死應卽復養帝牛五月郊已過三月限矣

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爲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注已卜至郊也○舊疏云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以僖三十一年傳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爲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並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也按太卜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此三卜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或卜或筮得一卦三人共占之其從多者爲吉所謂二吉也通義云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失稷牲唯具之正哀元年穀梁傳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亂曰不時之中有差亂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意以郊在四月五月是以夏始承春比之秋九月郊猶爲可也又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五卜强也注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按四卜見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見成十年此亦五月而非五卜彼不易牲此因牛死至三月末始卜四月上辛不吉又於四月末卜五月上辛得吉始郊故也○注易曰至爲也○易蒙彖傳文舊疏引鄭注云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從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按四卜五卜皆再三瀆也故二傳皆云非禮舊疏云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卦象之義乃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非之宜卽五月郊天是也雖吉猶不當爲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爲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爲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義或然也○注不舉至可知○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胡氏培

翬燕寢考云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為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按說苑修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曰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曰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小大之德異矣穀梁傳曰非正也公羊左氏無傳何氏莊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與劉子政義大同

鄭軒達帥師伐宋〔疏〕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遽篨〔疏〕舊疏云左氏作遽挐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校勘記云唐石經闕本同監毛本遽誤遽疏同盧文弨曰左氏經作渠蒢傳作遽挐按遽遽渠篨挐音義皆通左氏成八年傳與渠巳公立於池上注渠巳邑名莒縣有遽里困學紀聞云崔駰七依云夏屋渠渠文選注引七依作遽遽可證范云地也蓋謬略云左氏作遽按唐

石經左氏穀梁並作渠蒢石經公羊作遽篨也舊疏云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遽篨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按何氏之意未必與賈氏同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注〕據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疏〕注據會葬以禮書○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歸含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

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疏〕杜云諸侯奔喪非禮不別同姓異姓與何氏異○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明彼言來者有刺譏此自如常文言來非為早晚施但解奔喪非禮雖及事亦非禮也釋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注禮天至禮書○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諸侯無會葬事知不柎會葬從左氏義鄭駁無考然當周初千八百國若皆會葬列土封疆輕棄所守似非藩屏之義益同姓同盟者有會葬禮故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無譏文彼傳又云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是也通義云會葬亦嘗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按同盟諸侯不得過多何至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奔喪專指有服者言則奔喪之國亦僅矣無服者會葬亦必同姓之國也○邾婁與魯既非同姓又非甥舅姻並是無服也故以非禮書○注禮有至溺死○舊疏云春秋說文釋文壓死作厭死於甲反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植注云畏者兵刃所殺也又引王肅聖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絏之中者乎欲異乎鄭實乖舊義按畏死之說盧王二注均勝鄭義三者皆謂死於非命者孟子盡心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王氏原謂犯法獄死者若其非罪而在縲紲則不為犯法矣盧氏所云則祭義所謂戰陳無勇非孝也故皆非正命也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問曰大辱加于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官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居昭穆之位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是也喪服殤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又緦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然則此三者不弔故服亦降於成人矣檀弓疏云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夫兵死溺死果其身死君父損驅成仁亦能不弔乎又不可概論矣舊疏云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賓同也按何氏因論奔喪會葬廣論弔禮爾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三日姒氏穀梁作弋氏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注〕姒氏杞女哀公者即鄭公之妾子〔疏〕注姒氏至妾子○校勘記出鄭公云諸本同誤也鄂本作定公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定公姒氏杞女者以杞爲夏後姒姓也不稱夫人知其爲妾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注〕據母以子貴〔疏〕注據母以子貴○隱元年傳文也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按襄公母定弋昭公母齊歸皆妾子爲君稱夫人者也故據以難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疏〕注未踰年○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注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是未踰年不稱公也踰年稱公亦係臣子之稱故其生母即尊稱夫人而諸侯自稱猶稱子也通義云未踰年未成爲君猶未得遂尊其母胥之末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衞蒯聵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舍〔疏〕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癸未朔小二月壬子朔大閏月壬午朔小三月辛亥朔大四

月辛巳朔小五月庚戌朔大六月庚辰朔○注是後至君舍○衞蒯聵犯父命即哀二年晉趙鞅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是也盜殺蔡侯申見哀四年齊陳乞弑其君舍見哀六年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中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皆與何氏所占詳略互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九月滕子來會葬〔疏〕上注云無服者會葬故不發非禮傳也通義云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范云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皆以會葬非禮非公羊義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注〕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疏〕校勘記出日下昃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昃改昃非注及疏同按釋文唐石經作昃穀梁傳葬旣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按庶人葬不爲雨止非諸侯禮也穀梁作日下稷漢隸字原所藏靈臺碑曰稷不夏郙閣頌勖勞日稷兮維惠勤貴鳳別碑乾乾日稷皆與穀梁合昃稷音義同故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侯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按白虎通謚篇引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日應葬而有謚也作側與鄭氏書緯注合伏琛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是側稷音義亦近側者不正之謂日過中則不正故日側說文作𣅝在日部亦从日仄聲其正字也昃皆俗體側取其義稷段借也包氏愼言云九月丁巳爲月之九日戊午月之十日也○注昃日至晡時○易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鄭注言皆有休已無常盛見傳疏公羊問答云問昃日西也何也孟喜周易章何所日在西方時側也問又日下昃蓋晡時何也日此如前漢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爲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按說文𣅝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𣅝之離又中候注下側日西之時周禮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注日昃昳中也淮南墜形訓東西方日昃區

辛巳葬定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又有辛巳爲葬定弋之日十月之三日不蒙上月也此定姒穀梁亦作定弋

定姒何以書葬〔注〕據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疏〕注據不稱小君○正以春秋夫人皆書葬我小君故也○注子般不書葬○莊三十二年書子般卒不書葬是也子般未踰年君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而書葬故據以難正以哀此時雖未踰年終是成君母以子貴故成其母葬與子般之終不成君者殊也是

以隱公之母稱夫人書其薨明隱公時已踰年故曰夫人子氏薨宜書葬而不書其葬者隱二年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明乎此則左氏於隱三年書君氏卒爲聲子者其誤不攻自明矣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疏〕注哀未至正之○正以哀雖未踰年然已君矣故得稱其母尊所以書葬母以子貴義也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儀禮喪服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緦是嗣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不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按辛巳先儒皆以爲閏九月春秋凡失禮則書閏不告月及閏月葬齊景公是也此妾子禮得數閏故不書閏若如左氏以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則適母之喪不以閏數則當書閏月矣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舊疏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勢讀之乃可解按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

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彼所引穀梁說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彼以仲子爲孝公之妾當築宮以祭至隱則止則子之立廟即穀梁之築宮與又雜記上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彼下文主妾之喪疏引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是也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殁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又云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妾崔氏所云謂攝女君者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以祭使其子主祭者不在廟中其子爲君者則穀梁所謂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范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皆以屈父之尊不得伸其私恩故也是以喪服天子諸侯庶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喪服記所記公子爲其母之服在五服外者是也父殁爲後則爲緦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其不爲後者大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大功章大夫之庶子

爲母謂父在者也士庶子爲其母加服人也又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即緦麻章所云是也馬融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厭尊者之祭故服緦也所以緦者彼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也若然曾子問又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彼疏云練冠乃異代之法是也爲禮經所記則制也○注如未至夫人○舊疏云未踰年之禮則無諡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諡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通義云雖不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既祖然後啟禮也○注曾子至禮也○舊疏云引之者欲道定公方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按舊說非是定姒後定公兩月死定公之喪猶在殯仍是並有喪所以不從先輕後重之禮者以定姒妾母不得援尊同當禮相例也彼記云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疏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明妾母與父不得云並也鄭又云同者同月死然下皆言葬事明葬前皆然不必泥同月也故記又云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

者殯當爲賓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何氏總而引之故但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謂如父喪在殯先葬母時從啟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其母殯未啟之先哀次之朝夕奠則先父後母與後門之虞祭同也故正義引皇氏曰葬是尊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合重者居先也又引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是也又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合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畢反服重然則並沒則先葬母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爲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故云待後事後事謂葬父也雖葬母仍服斬衰以父未葬不合變服也然則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卒事之日即反服重也故適典引周續之喪服答問云葬奠之禮何先何後答曰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葬服斬衰是也又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

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正義重謂男首絰女要絰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若先遭重喪後葬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衰虞卒哭已變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葛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喪服小記又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正義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絰則俱七寸五分之一帶則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絰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斬衰既虞遭齊衰初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絰故云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婦人絰下要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

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絰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殁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殁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曾子問云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其父母以下服皆不得除也其非殤長中降在緦小功者亦弗除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明正服在緦小功者不得除故下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爲其降在緦小功爲本服在大功以上服中故爲之著服而又爲之除也雜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注言今之喪既服穎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殁喪者已練祥矣疏云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又云後喪既穎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也穎即葛謂既虞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殁喪是練後祥前也此並有喪除服之殊也閒傳又云斬衰之喪既

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可施於卑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吳射慈云斬縗既葬縗裳六升男子絰帶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縗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絰斬衰之葛絰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絰以麻亦謂之包帶斬縗之麻帶謂之特則喪既葬服上服六升之縗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絰上服之葛絰也若斬衰既練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斯之葛帶是謂之重葛然則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者謂齊斬之婦人也其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則麻葛兼服之兼猶兩也謂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服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矣專据男子言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眞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服問云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謂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此哀公服妾母之喪依禮經止緦又在三月以內其無所變易可知

冬城漆〔疏〕杜云漆邾庶其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鄒縣北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穎容釋例云漆邾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宗廟是亦邾之大都故魯得漆而遂都之彼依左氏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邑曰築都曰城傳爲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終

子汝芬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七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哀元年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哀公第十二下注卷十一魯世家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蔣穀梁疏云公名將定公之子敬王三十六年卽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謚曰哀周書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左傳釋文哀公名將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成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成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疏注隨微至微爾○舊疏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

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今爲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出朝新王得褒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爲侯也杜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按春秋爲明義之書豈以楚之德怨爲進退楚爲諸國僭亂之渠隨卽復楚有何足錄杜之謬妄可爲極矣特以先時無事可紀適此年有隨楚圍蔡之事因仍其本爵書之非義所繫亦如胡頓牟葛之爲偶一二見耳穀梁注云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卽本何義○注許男至自復○下十三年有許男成卒知許男爲成也許男斯見滅在定六年知成爲自復者以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爲楚所歸書以見不與專封專受令成不見復歸之文故知自復也通義云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自不與專封之文陳蔡爲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卽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注斯不至可知○校勘記出滅以歸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上有從字此脫定六年書鄭游遨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書以歸見斯不死位文也左傳疏引世族譜云許男斯後有元公成悼公孫也按下十三年釋文成本亦作成則成卽成宜爲斯子斯不死位當絕成不得繼體奉正其自復雖不卽似專受封亦宜有惡文而春秋不見者正以許男斯書滅以歸其不死位惡已見是以此處從省可知也舊疏云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爲惡文正以定六年書已著是以此處不見是也

鼷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疏注災不敬故○與定十五年同彼注亦云災不敬也穀梁作鼷鼠食郊牛角傳云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杜云書過也不言所食非一處蓋卽此定十五年傳漫也之義公羊亦不言所食宜與彼同五行志中之上哀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肯身奔于粵此其效也

改卜牛疏穀梁傳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此斥未牲者也

夏四月辛巳郊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辛巳郊月之六日通義云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穀梁傳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又曰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云非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疏注邾婁至惡輕○邾婁子來奔喪見定十五年夏去年來奔喪於魯有恩今卽伐之內惡已明而不諱者爲在期外故恩殺惡輕也○注明當至有差○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傳曰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惡故諱此恩殺惡輕可不諱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注漷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穀梁傳云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漷東沂西爲邑名按漷東田沂西田謂近漷之東與沂之西之田也穀梁說是也公羊亦無異義○注漷沂皆水名○穀梁注同水經注泗水篇漷水出東海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

春秋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
云漷水出漷山東則流于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漷
水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賂
魯沂水小沂水也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今兖州府費縣為
邾之沂田此沂西田是也出曲阜縣尼丘山西流經魯之雩
門者為魯城南之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
是也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者為齊之沂水襄
十八年晉師東侵及雝南及沂是也大事表又云此為邾之
沂俗呼小沂水非沂水縣之沂也出兖州府費縣漷水在今
滕縣南十五里○注邾婁至上同○亦以在期外孫輕故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

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巳月之
二十二日杜云句繹邾地方輿
紀要葛嶧山在兖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葛聲同而誤○
注所以至與盟○左疏引服虔云季孫尊爵敵服先歸使二
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
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羊左氏異舊疏云正以宜
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一
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
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
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舊疏又云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

疏又云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即決昭十三年秋
公會劉子及諸侯者問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問無異
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有氏字是也注若
無氏字則經文宜云州仇何忌及邾婁子云云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
書丙子月之六日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疏〕水經注河水篇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
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
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
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曷為不言入于衛

〔注〕據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為

不言入于衛〔疏〕注據弗至于衛○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
邾婁弗克納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
作未入國辭而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文同是又為
已入國辭故曰納于邾婁以納者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
亦是入國之辭而言于戚不言于衛故據而難之正以戚與
帝丘相去非遠既已納于戚即是入衛而經只云于戚故傳

言曷為不言入于
衛注晉言之也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

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

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

不去國見篡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

不責拒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
以蒯聵對輒言之因父也
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聵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
衛與蒯聵即蒯聵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曰蒯聵欲殺母靈
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
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
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郤缺貶趙鞅不貶者略
亂賊也丁顧恒曰父有子者蒯聵為父輒為子蒯聵似可有
輒之衛子不得有父者蒯聵為子靈公為父蒯聵靈公所逐
輒乃靈公所立蒯聵不得有靈公之衛也按父有子宜如何
義傳為中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假靈公蒯聵言之也穀
梁傳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
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文十四年郤缺納不正貶之
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以納父罪不至

貶也故明不得也者正蒯聵無惡又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
按注義極正蒯聵得罪于父但不能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
輒受國于祖義不合讓有悖祖命得國之後即宜遣逆尊崇
不改如禮經所謂廢疾不立者庶為仁至義盡故曼姑可以
無惡而不得為輒拒父故不貶蒯聵以起之也○注不去至
國文○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接菑不纂邾
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醇無國文是也○
注輒出至父也○舊疏云知輒出奔者正以蒯聵之入故也
諸侯之禮當死位若其出奔皆書責之此不書不責輒之拒
父故也按何氏不知何據蓋亦公羊外傳諸書語則公羊家
以此年蒯聵即得國輒即出奔矣史記衛世家云簡子造蒯
聵衛人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
公輒十二年孔悝納蒯聵輒奔魯孔悝立太子蒯聵是為莊
公左傳大同均與公羊說異如何氏義則輒未嘗拒父矣惲
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
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為其子出公為其子之
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即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蒯
聵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為之非出公也夏氏
炘衛出公輒論世以衛公輒為拒父輒非拒父者也其拒蒯
聵君夫人南子為之非輒意也輒何可與為善者也惜乎有
孔子而不能用終身負惡名而不敢辭耳靈公薨時輒至長
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即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

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已定勢不可爲矣彼皆据左傳輒雖久立而未嘗拒父爲說也拔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蒯聵子父易位謂不以蒯聵爲子而以孫稱祖也則頁氏之說信矣○注主書至子同○卽信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此定十四年蒯聵出奔宋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爲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宜與同罪故曰與頓子同義也舊疏云蒯聵犯父之命其惡已明晉爲伯主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云書者從晉納也則明晉同罪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七日舊疏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校勘記云鄭軒達下不言帥師者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穀梁栗作鐵鐵栗同部字得段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秋二傳作鐵舊疏云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則疏本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陸德明所據之本不及疏本也

水經注河水篇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衞郵無恤御簡子衞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衞太子自投車下即此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爲王合里即鐵丘也一統志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方輿紀要云北五里

冬十月葬衞靈公疏解詁箋云蒯聵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拔劉說是

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父有子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於靈公孫也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旣不以蒯聵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蒯聵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卽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韋注役貪也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蒯聵乃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是貪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拔俞說非是爲人後者爲之子謂支子入後大宗也大夫士立後必以次非如天子諸侯可以弟後兄以叔後姪也故嬰齊後歸父春秋譏之天子諸侯立後卽喪服斬衰章所謂爲人後者疏引雷次宗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

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與輒後靈公似同而異以孫後祖則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引鄭志趙商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問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則孫爲祖後爲之服斬爲其承重故也而祖孫稱謂仍自無改自不得以祖爲父故父卒仍宜斬而臣下從服期也若如何氏謂輒卽爲靈公子則輒貢置蒯聵於何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非蹈夫子所責與是以朱子於宋孝宗之喪主鄭志立論詳宋史體志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蒯聵雖見逐於父義不合去而謂蒯聵不得以靈公爲父亦於理乖要之爲後與爲子少殊不得焜爲一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濆地理志沛郡下蔡下云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

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按漢沛郡之下蔡於今爲鳳陽府壽州地○注畏楚也○舊疏云正以上文爲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杜云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明時屬吳故畏楚○注州來吳所滅原文闕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疏注稱國至之辭○僖七年傳文彼注云諸侯國爲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衞石曼姑帥師圍戚注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蒯聵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据晉至問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遂荀寅與士吉射荀

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趙鞅操兵鄉國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齊國夏爲兵首不加叛文故據以難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疏繁露順命云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衞世子蒯聵是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聵之父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衞者順上文辟圍輒疏通義云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父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聵本靈公所逐曼姑爲父拒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衞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以存靈公之命迎蒯聵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拔孔氏曼姑之義甚正繁露玉英云難者曰公子

目夷祭仲之所爲之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注曼姑至距之○正以不似趙鞅加叛辭故知無惡文也校勘記拒當同傳作距下同○注曼姑臣也○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受命乎靈公當立輒故得距蒯聵矣引傳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拔舊疏非是注意以輒既出奔蒯聵已立蒯聵靈公之世子則曼姑亦蒯聵之臣也似不宜距此難辭下答辭也○注拒之至而已○正以曼姑受命于靈公故得距而下爲輒故又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距也禮記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然則曼姑爲靈公討蒯聵其卽爲天誅紂義與唐律及今律子孫毆父母祖父母皆斬故乙毆母而甲殺之蒯聵得罪靈公公羊說不言其欲殺母則罪不至死此時亦但與子爭得國較毆罪輕故曼姑亦但拒之而已不可以子誅父者謂不可以輒而誅父也檀弓云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

者因孫而逃言之或容兄弟之子立則輒之不得拒父更可知矣○注傳所至明矣○公羊之義輒雖出奔曼姑受命于先君立輒今蒯聵奪輒故曼姑得從伯討也○注不言至圍輒○舊疏云蒯聵去年入衞今而圍者止應圍衞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衞則恐去年蒯聵入于戚今年圍衞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注據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聵爲無道注行不中善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疏通義云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聵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爲有王父之命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注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疏注輒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知輒之義不可距也故此傳但問其可立與不爲曰可疏漢書雋不疑傳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通義云傳言可者謂衞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讎其父假然居位也按雋不疑傳其亦云謂蒯聵違命衞人可拒春秋是之非謂輒可拒父也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疏禮記

疏引異義云衞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理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鄭意以公羊所言公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卽鄭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穀梁傳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父也以王父命辭父命注辭猶不從疏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卽以王父命辭也是父之行乎子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也疏注是靈至義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拒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爲可立蒯聵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蒯聵卽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卽似與蒯聵與蒯聵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蒯聵則可

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有助子仇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疏後漢書丁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注以父至私事○正以父子私恩國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得顧私恩而昧公義也

以王事辭家事注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注聽靈至法也○校勘記云此本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

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書者善伯討疏注是王至諸侯○校勘記云鄂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舊疏云雖受靈公之命而拒蒯聵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

公於蒯聵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注雖得至者也○注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蒯聵究屬爲子拒父故不衛爲義之高也包氏愼言云衛輒之事夫子不爲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蒯聵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爲衛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之間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爲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養者江熙曰經書衛世子蒯聵援鄭世子忽爲比不知春秋異義不嫌同辭蒯聵之稱世子聵自世子之晉人世子之衛人不以爲世子也靈公之語公子郢曰予無子則靈公不以聵爲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則蒯聵爲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鄟澤之盟叛晉連年與齊伐晉晉人雖殺涉佗以謝而衛終不回也繼又謀救范中行氏並與趙氏詰怨靈公死趙鞅納蒯聵于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衛衛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耳夫禽獸猶知有母于王且以不能乎母而見絕聵爲人子曾其母之不知而欲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聵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聵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爲逆外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聵而莫肯戴聵也明矣然國人弗戴聵而輒爲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聵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圍戚皐陶之執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

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父子重於天下有司執法爲天下法也法之在天下者君不可枉則帝奪天下以全父子瞶者靈公所弗子而輒不能不以爲父輒不能竊負而逃然苟超然遠引棄衛國如敝屣瞶雖頑台其子知有父而已不知有父安然處其位乎夫子之不爲謂其所以感格者無衛也仗義執言穀梁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皐陶之爰書瞶無所逃其罪凡此爲齊國夏言之爲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言之非爲輒言也輒之義知有父子而已春秋於聵之入戚輒出奔之文亦以始違而其後之所處猶未爲失也江熙范甯徒較是其父子之孰當立孰不當立則父廢而輒以孫爲祖後因無惡於天下矣況靈公以夏辛蒯聵以六月入戚父在殯而倜然稱兵以圖復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變矣江范所言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故也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踵於天下哉包氏此論極平允而於何氏雖得正非義之高者義猶切當也○注故冉至爲也○論語述而篇文校勘記出曰怨乎求仁而得仁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何煌曰按文勢不當有曰字論語有者衍文舊疏云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

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則何氏所引論語當是古之賢仁也今本據何晏論語改之舊疏又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求正以求爲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汲汲而怨周王乎出曰夫子不爲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爲賢而知輒與蒯聵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注主書者善伯討○舊疏云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

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甲午月之朔日○注此象至爲主○蔡大夫專相放郎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晉而京師楚者郎下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黃池之會吳大爲主者郎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通義云占與昭公同

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辛卯月之二十八日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注据禮至其廟○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後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注据立武宮言立疏注据立至言立○見成六年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雅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書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巳聞之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然則僖廟定公時猶未立也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疏注謂內至省文○舊疏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其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之類通義云春秋之大法凡主義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春秋正辭云竊謂書隨郈不書城郈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以季首惡也左疏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僖之廟本未毀與此異按三家皆出桓公而季氏得政在僖公世故僖十五年震其乎夷伯之廟此蓋季氏所立

何以不言及注据雉門及兩觀疏注据雉門及兩觀○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

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疏注親過至適等○正以桓僖皆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則五廟外皆所當毀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宜毀者也左疏引服虔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穀梁傳云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是謂自我言之皆親盡當毀是也通義云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

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疏舊疏云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爲嫌者正以上傳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說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

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注災不宜立○舊疏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史記注引服虔云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問有火災知其爲桓釐也五行志上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左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爲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爲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爲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

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疏左氏穀梁作啓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公羊之興正在景世故傳寫者遂改啓爲開也杜云瑯邪開陽縣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鄅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于邾遂爲邾地季氏費邑魯既取鄅東沂西田則邾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者是矣縣故瑯邪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鄅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十四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疏注稱人至故貶○舊疏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

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乎當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爲貶之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十三日○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故哀公著治大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舊疏云即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使伐自虞大故曰千乘然則千乘秦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襞闢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爲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鄂本閩監毛本大改太非釋文大平音泰按秦伯自昭定而後不至甓國覿於左傳秦哀復楚走吳可見舊疏是所引舊說不可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疏〕包氏愼言云公羊經三月有庚戌據厤爲二月之二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穀梁均作二月疑公羊誤校勘記出盜殺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殺作弑此釋文及左氏釋文皆作殺音弑惟穀梁經作弑按作殺者釋文本也公羊左氏疏本宜皆作弑後人據釋文本改疏本也二傳並云此稱盜以弑何則經文作弑明矣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注〕據宋人弑其君處臼稱人〔疏〕注據宋至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處臼是也彼傳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此稱盜故據彼以難

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疏〕注賤於稱人者○舊疏云以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賤乎賤謂盜爲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微乎微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習雜乎雜辰乎辰案問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累同蓋謂賤者稱人稱盜則又賤之至[illegible]者矣

賤乎賤者孰

謂〔注〕據無主名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疏〕通義云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舊疏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二十九年夏閽弑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注蔡侯至深戒○舊疏云卒謂終也○注不言至義同○即襄二十九年閽弑其君下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舊疏云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罪者正以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鹽鐵論周秦云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注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是也錢氏大昕答問云書閽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疏〕通義云左氏以爲皆弑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疏〕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爲春秋時蠻子國傳云晉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按三戶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三戶城蓋在南陽汝州之間矣水經注伊水篇又東北逕新城縣南胡氏渭云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爲縣左氏穀梁作戎蠻子古蠻曼同部叚借字

赤者何〔注〕欲以爲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illegible]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疏〕注欲以至名歸○即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故據以難毛本言畀誤以畀○注欲言至問也○舊疏云欲言赤是[illegible]定之微者自歸于楚則微者之例不當[illegible]言見故以不知問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據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疏〕通義云弟子疑經文似晉

人執戎曼子爲一事赤歸于楚爲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按傳已明言赤戎曼子之名也似不必疑赤歸于楚爲一事矣○注與執至于宋○彼傳云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故與此書歸于楚異

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則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至意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按鄂本作名而言歸此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是也○注前此至于楚○楚滅頓胡卽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師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十

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從而圍蔡卽上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遷于州來見上三年通義云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戎曼子歸于楚欲言晉人執則醢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舊疏云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似與伯者執人歸京師同故辟其名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故云使若晉非伯討也而亦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注言歸至師楚○舊疏云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諸侯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爲京師故也按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注主書至誅之○舊疏云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爲京師背叛大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甯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則吳楚僭號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爾包氏愼言云按伯者師諸侯以供命于天子者也晉爲諸夏諸侯之伯無天子命而擅執人君歸之於楚是爲楚執也晉爲楚執人之君是天子楚也故坐以背叛當誅按晉人而京師楚則諸夏諸侯可知故何氏以爲地震之應

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災【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丑月之十五日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蓋所見本異左氏穀梁經作亳社唐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馬本作薄左傳昭元年云蒲姑商奄釋文蒲如字又音薄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備篇湯嘗約於郼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亳薄三字通讀書叢錄云蒲是薄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尚不省通義云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與亳音訓並同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爲蒲字轉寫脫下寸耳

蒲社者何【注】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注据鼓至言蒲○見莊二十五年

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注蒲社至魯竟○舊疏云公羊解以爲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爲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爲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也按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注

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聽之而致戒心是也左傳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疏云說者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親之而致戒也郊特牲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此皆以爲殷社者也何氏以爲亡國之社在魯竟者蒲雖不可考然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姑卽蒲亦卽薄姑薄姑與四國作亂爲周公所滅蓋卽分其地屬齊魯故齊亦有薄姑氏地晏子所謂薄姑因之是也薄姑是諸侯之號其君號謚不可考因卽舉其地爲氏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注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作亂四國卽指管蔡商奄是薄姑非奄君名蓋魯旣分得薄姑氏地因立彼國之社以示譏所以魯有兩社閔二年左傳所云問于甫社是也若以爲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傳襄三十年烏鳴于亳社是也豈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戒自周家以忠厚立國恐周公成王不如是之已甚也繫露王道云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其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董生所說多輿何邵公殊也通義云書序蒲姑馬本作薄姑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於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按孔氏遷左穀之說以駁何氏然呂氏春秋所云武周所以爲屏示戒未必諸國皆有也書缺有間固然何各國不問有亳社耶

社者封也

〔注〕封土爲社〔疏〕廣雅釋詁社封也○注封土爲社○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于衆土也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上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之子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按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稱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何氏此義當同鄭說

其言災何〔注〕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疏〕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

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疏〕周禮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蓋柴即棧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之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爲柴箕子之門用木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涔爾

雅釋器云槮謂之涔毛詩疏引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校廣雅釋木校極柴也故周禮夏官主養馬者稱校人也是也左傳哀八年吳囚邾子於樓臺栫之以棘亦即柴其下之象故說文木部以校爲木囚亦謂編木繫人使不得外達此社用柴遮塞故注云火得燒之也莊子馬蹄云編之以皁棧皁棧即皁棧也故說文竹木之車皆曰棧又天地云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亦取義爲塞也○注揜柴至者戒○漢書王莽傳古者呼逆之國旣已誅討四墻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棧謂以簀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陽塞不通陰陽之氣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作一見以爲戒也白虎通社稷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糟南禮門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通典禮五引白虎通誡作柴爲有兩社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在其中也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爲社以自儆戒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而北向陰示滅亡也其祭以喪祝掌之周禮春官喪祝云掌勝

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爲尸秋官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疏〕不直言何以書嫌止主問災也○注戒社至上也○陳氏禮書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故白虎通亦謂諸侯有誡社也俱不云有亳社蓋各國各有誡社與○注災者至云爾○舊疏云是後至驂乘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事彊吳未知所指五行志上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屨見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志又云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亂之物天災

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儆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能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適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專就魯論義較近切惟請亳社不當立未知何本何氏取應於天下諸侯者春秋託王於魯蒲社而災聖人故即假以示王教滅絕焉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爲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蒲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名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與而反失警戒危亡之義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魯衛之聽命于吳天以爲王教絕滅故災之按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最得經傳意拔如亳爲殷社則古天子之社不得立之侯國宰予失言在使民戰栗何意只使諸侯

知所懼戒不得畏天尊王之意何有不合至各國聽命于吳之說何氏本之諸辭並非凡造均不得據以相難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討士以下也【疏】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蔡侯被殺而書葬故知賊已討也○注不書至下也○舊疏云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矣又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范云不書弒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比本又作芘亦作庇同音毗左氏穀梁作毗按古比密毗輔字祇皆作比後世叚用毗字又譌作毗也周易比象傳比輔也說文比部比密也廣韻六脂毗說文曰人臍也今作毗通爲毗輔之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月之二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著臼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昭卒不書閏【疏】注據楚至書閏○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彼卒在閏月不書閏故據以難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疏】釋文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注謂喪至爲數○毛本諸喪誤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爲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雖亦數月之物故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朞而大祥舊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然則此傳之以閏數者謂功緦之服穀梁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者謂期三年之服也通義云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也然何氏竟指大功以下數閏釋此傳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豈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未失閏雖以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舉大功以下以月數者得以閏數以明葬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數耳不必謂齊之臣子服景公以大功以下也下傳云喪數略也必非指葬言喪曷爲以閏數【注】據卒不書閏【疏】舊疏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通義云喪數估略包氏慎言云九月至十二月方四月未及葬期時麻閏十二月齊以有閏月爲合五月之期故經特書閏以著其失其說是也○注略猶殺也○荀子天論云養略而動希注略減少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略循也管子侈靡云略近臣注略禮謂不繁也皆與殺義通○注

以月至閏數○舊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舊疏引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斷之何就鄭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是則鄭意以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舊疏又云若謂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按穀梁說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一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七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哀六年盡十三年

六年春城邾婁葭〔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侵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瑕非左氏穀梁作邾瑕春秋異文箋云定公十三年左氏經次于垂葭公羊經作垂瑕此年左氏經作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亢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水經注泗水篇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漷水西南流入邾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負瑕屬山陽郡與邾之漆與閭丘近哀七年囚邾子負瑕杜云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水經負瑕漷水從東來注之酈元亦云漷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漷東田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繹亦瑕丘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注城者取之也○襄

二年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城之爲取之也○注魯數至惡甚○即上二年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又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之屬是也有夷狄行者舊疏云正以貪而無親故也通義云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及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軫史記世家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即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故何氏有此難也鄭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爲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按經義述聞云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子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荼之不正以不曰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弒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月此不月者舊疏云陽生之入實是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爲大國例宜書月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爲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于魯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月正得述事之宜矣

齊陳乞弒其君舍〔疏〕釋文左氏穀梁舍作荼云音舒舍荼同部故通唐韻正舍古音署詩小雅何人斯云

亦不遑舍與車盱韻熊朋來曰舍非但與車盱協韻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證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九經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通義云弒而立者謂繼弒君而立者若宋督弒殤公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弒靈公而立成公不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注據齊至公子○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故疑陽生不氏公子

爲諼也〔疏〕馮黑臀等皆君弒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諼弒舍故特爲篡詞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也

此其爲諼奈何〔注〕問其義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齊世家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左氏傳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末知孰是

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專也〔疏〕舊疏云此乃有爲而言非正道也

君如欲立之則臣請

立之注陳乞欲抑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疏齊世家云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注晉世至是也○卽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穀梁傳云陽生正荼不正世家荼少其母賤無行明不正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教陽生走疏左傳史記皆以陽生奔在景公卒後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爲嗣疏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是也○注析玉至矯也○漢書孝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卽師古所謂或用繻帛也蓋古或有用木者說文木部棨傳信也自請木爲

之者又孝文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書杜詩傳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注云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皆古玉節之遺也通義云使詐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注奔不至爲嗣○通義云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此陽生出奔不書明未命爲嗣矣然則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立子以貴蓋陽生雖非嫡出但其秩次宜立故亦爲正或貴妾之子也舊疏引舊云陽生實是世子但未命爲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爲嗣則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者非按左傳史記皆云諸大夫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嗣景公惡言嗣事是未命爲嗣若陽生是適則諸大夫宜請立陽生矣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注于諸置也齊人語也疏齊世家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左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遂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除景公之喪注期

而小祥服期者除疏注期而至者除○期而小祥士虞記文喪服斬衰章父傳曰父至尊也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則君父皆應三年景公死於上年之九月至此年秋未始及期舍及陳乞並諸大夫皆無除喪之禮蓋時爲無三年喪禮也故孟子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又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莊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閔二年傳譏始不三年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則春秋前已有不三年者矣通義云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而禪皆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者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義或然也然此距景公之卒並未及期蓋連閏數之耳練祭當以閏數則不能行三年之喪必矣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注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疏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常卽陳恆也漢博士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注重難至云爾○今人猶有此稱舊疏云正以妻者己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兒母之類是也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

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疏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卽君牽牲夫人賓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令婦人爲首也故此傳云云卽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蓋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答云問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與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爲立陽生事不必責有正祭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桓六年傳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意謂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若不敢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注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

而至于中霤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疏校勘記出巨囊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囊乃郎反又音託按史記齊大公世家囊作橐故音託○注巨囊大囊○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諸家釋囊橐各異毛傳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簞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于囊以橐僅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干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唐韻橐無底囊漢書注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宋董氏及朱傳因之與釋文正反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則囊未嘗不可盛物橐未嘗不可容人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乎按陳說辨論極則斷蓋本無定名故說亦互異○注中央曰中霤○左傳宣二年三進及霤釋文霤屋霤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霤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磬階霤即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即賓執脯賜鐘人之處釋名釋宮室云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復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古者夜穴是以名室爲霤皆疏引庾蔚之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

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霤之義始于廟爾雅云宗廟謂之梁言宮室之上覆者廟然隆起也嘗未有宮室之先民復穴以居地上累土爲之謂之覆鑿地爲之謂之穴其上皆必有廟然者覆之此宮室宗廟之所自始也開上納明雨從此下此則霤之所自始故字从雨而从留也受霤之地在復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霤之始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祀土神也土爲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室之中央因於古先納明之霤故名之曰中霤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牖象納明之霤故主設之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祀土中霤亦祀土故家國相擬也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破甕之半側覆之以禦雨即古中霤之遺象與嘗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時易複穴爲蓋構度亦未遂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爲廟然之物以覆於上當如車蓋然中爲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如是亦通謂之壁度即屋之上還者非如後世牆垣始謂之壁也古者明堂闔其上以法天余以爲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圖其上者與古者屋覆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霤復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敞四旁皆得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惟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霤凡四大夫以下兩下屋則有南北之兩霤燕禮當霤見有南北霤復有西南霤也鄉飲酒禮縮霤則其南霤也此言堂屋之霤也凡門屋又皆有北霤曰門內霤凡此之霤皆外垂皆有木梘承之檀弓所謂池視重霤鄭氏謂屋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也按此自謂屋之中霤非南北霤也

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垝又或作危按一切經音義引作欷然此作色蓋誤經義述聞云色者欷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欷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欷公羊傳欷然而駭是也集韻欷恐懼也亦引春秋傳欷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愆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垝危皆色之譌猶脃之譌爲脆矣○注色然驚駭貌○莊子大宗師云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注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說文駭驚也从馬亥聲讀書叢錄云說文欷悲意色欷同聲段借字本作垝危者又因色字而譎經傳釋詞說論語色斯舉矣云斯猶然也鄉黨馬注云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憲問篇其次辟色孔傳曰色斯舉矣二注相應然下何翔而後集自指鳥言之若謂孔子辟色則與下何意不屬若謂鳥見人之顏色不善而飛去則人之顏色不善又豈鳥所能喻今按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相反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覽審應篇云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公羊傳色然而駭何注驚駭貌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連讀論衡定賢云大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翔翥色斯竹邑侯相張壽

碑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潔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則色斯即此之色然也

開之則闖然注闖出頭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闖然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說文覘暫見也从見炎聲春秋公羊傳曰覘然公子陽生按釋文闖丑鴆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貌○注闖出頭貌○玉篇門部闖敕蔭切馬出門兒引公羊傳開之則闖然何注闖然出頭兒或作覘按說文見部有覘字則玉篇之或作覘當云或作覘也段注云猝乍之見也倉頡篇曰覘覘視兒按與目部之睒音義皆同說文云闖出門兒从馬在門中讀若彬出門兒與出頭貌取象亦近也說文睍私出頭貌也閃闖頭門中也太元瞢初一瞢復睒天不覘其軫范注睒竄也劇次三鬼睒其室注睒見也禮運注捻之言閃也凡閃睒覘闖音義皆相近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注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今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疏齊世家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

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此大同小異○注時舍至君之○齊世家云荼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正作本正齊世家云鮑牧恐禍起菑亦見力士知陳乞有備也故諸大夫亦從而君之爾

自是往弒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爲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誤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疏】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左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陽生至事也○舊疏云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入齊乃在弒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弒也通義云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爲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爲臣子防也穀梁傳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是弒君之謀起於陽生故以當國辭起之○注乞爲至乞也○舊疏云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誤成于乞故也通義云比猶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弒公子比于下誤弒

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同按弒君之事成于乞不書陳乞弒君乞罪不見陽生已書當國不嫌無罪也○注不日至子同○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注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陳乞弒舍不日亦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故曰與卓子同舊疏云鄭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以卓子之弒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曰不日且陳乞弒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則陳乞弒舍與里克弒卓子相類而不月者以文承陽生入齊之下陽生入齊不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信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疏】左傳校勘記云釋文作繒云一本作鄫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繒是所據本有異也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己酉月之十一日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据當舉入爲重【疏】注据當舉入爲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內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醖順他人來文【疏】注諱獲至來文○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獲也注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又僖十五年獲晉侯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獲君當絕故爲內諱獲諸侯也舊疏云若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又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諸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

解又云醖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諸魯之常文故曰醖順他人來文也按經若不諱當云以邾子益歸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駒同意不嫌嗣日入例者下有獲文惡明

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絕曷爲絕之【注】据俱以歸【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此脫○注据俱以歸○正以經書以來實則歸也不書歸而書以來不沒其實也與以隗子歸同故云据俱以歸

獲也【疏】穀梁傳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曷爲不言其獲【注】据獲晉侯言獲【疏】注据獲晉侯言獲○見僖十五年

內大惡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傳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正以擅獲諸侯宜絕故爲內大惡也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鄫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傳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通義云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辭也醖順諱文不舉公

至故特碎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爲言來有外魯之辭焉非經意○注故名以起之也○正以內諱獲言來獲之貴恐不見故書名以起之正以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又曰諸侯失地名是諸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宜日絕知被獲矣○注曰者至獲之○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解之侮奪無已即○上六年城邾婁莒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又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注入不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至人則不書致明得意也此不書致從可知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與此同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疏注据以至不名○絕見僖二十六年

曷爲絕之注据俱以歸滅也疏大事表云按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爲入與滅不同

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則曹爲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向爲莒邑秦人入滑滑爲晉邑秦人入都而都爲楚邑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豈得謂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而蕭反未滅仍屬于宋然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未可爲定例也益知隱二年入極公穀以爲滅者其說近是矣

曷爲不言其滅注据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注故名以起之○義與書邾婁子益同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何諱乎同姓之滅注据衞侯燬滅邢不諱疏注据衞至不諱○見僖二十五年

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疏通義云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爲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衞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未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之與識之爲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兄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略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加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

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固不減于滅矣○注以爲至責之○即上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是也○注不日者深諱之○舊疏云既書入且諱同姓見滅而又不日故曰深諱也今本脫不字○注定哀至不日○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哀承定後亦宜日今不日諱使若不滅然故不日也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解詁遂云所見世著治大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當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按董子說見繁露奉本篇○注不言至魯也○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繫見遠也此見圍故不得言鄙矣通義云不言鄙者近逼城下之辭均與董異○注不言至而去○舊疏云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按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又云繫見遠也則此遇近圍都恥可知故深爲諱也

夏齊人取讙及僤疏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僤字林作僤左氏作闡解云左氏穀梁作讙闡字杜云

闡在東平剛縣北大事表云戰國時爲齊之剛邑故剛城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玉篇阜部僤尺善反魯邑名與字林同水經注汶水篇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剛故闡也應劭曰春秋書齊人取讙及闡是也杜預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又謂之闡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闡應劭曰春秋注取鄣及闡今闡亭是也闡僤皆單聲音義通方輿紀要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爲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晉曰剛平後魏爲堽今有堽城壩紀要又云闡城兗州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故剛城北通志亦云闡邑在甯陽縣東北境爾雅注別爲闡應劭又引讙作鄣不知何家本漢地理志亦引作鄣說文有鄣字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注据上無戰伐之文疏穀梁傳注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此言取亦賂也

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注邾婁至自取○穀梁傳惡內也范甯注云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

之范以邾子盜爲齊甥本左氏爲說何以爲邾婁齊之與國未知何氏所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疏注獲歸至歸之○舊疏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注嫌辭至名之○監毛本名誤明又經文于誤子殺梁傳益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解詁箋云正以上來爲獲歸且刺畏齊而後歸益也按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無惡之文嫌魯與益皆無罪故復書名以罪之蓋書名有二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死之罪一則見魯雖解釋邾婁子不能除其獲人之罪也舊疏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讙及僤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

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注書者至之邑○魯歸邾婁子所喪之邑經傳無文未知何氏所據○注不求至同文○正以書歸知不求自得也若求乃得之則當言取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是也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言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取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求自得使若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蓋讙僤已絕于魯濟西田未絕齊不坐取邑則讙僤齊人當坐取邑矣通義云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疏杜云雍丘縣屬陳留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其言取之何注據詐戰言敗也疏注據詐戰言敗也○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敗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故春秋各國詐戰者皆書敗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疏注詐謂至之類○舊疏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氏釋例云詐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注兵者至而已○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不爲苟勝故繁露竹林云惡詐擊也○注十三至之爾○即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止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是不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疾其行詐故略之也此二經設陷阱奇伏又爲詐之甚者故不月疾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疏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例時故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文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之屬是今此月故解之舊疏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義亦通於此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月者爲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爲下卒也上已有注故知庚與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通義云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薛伯寅卒（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疏）左氏穀梁寅作夷書蕘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又音夷又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脂切故得與夷通○注卒葬至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敗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葬月者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疏）注救中至不進○僖十八年秋救齊又云邢人狄人伐衞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則夷狄能憂中國皆進之此稱國不進以救陳欲以

備中國故不進也通義云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方輿紀要艾陵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今此戰伐並舉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晉郤克以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郤克等得敵齊侯由隨從魯人故得序于上王齊侯也今魯雖與伐實吳主會若與之序于齊上則是夷狄主中國矣是以退之而以齊主之也然則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

父序楚子上亦宜是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彼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者以彼楚稱子已成楚為君此吳止稱國與彼殊也○注言獲至進也○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言獲齊國書故云能結日偏戰少進也亦猶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言之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四日左傳本有作毋者六經正誤作毋與國本作毋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注）據當賦稅爲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

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若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疏）通義云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二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武从貝昔伯禽徂征淮夷芻茭餱糧郊遂畸之此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注田謂至率矣○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算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尾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徵取財物之總者自一至

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閑民夫而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關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者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公羊問荅云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用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産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元帝令産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氏以漢法況之按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亾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産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天子下其議令民産子七歲乃出口錢此傳言之最詳則口錢之制興於漢世然管子山至數篇云邦錢之籍終歲十錢則口賦之法殆管子時已有矣按如何注則魯蓋仍按田於正供之外復取民財與口賦殊孔氏說似較通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之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彼二文皆論此稅用田賦之事

而言一井故知然也○注不言至賦之○校勘記出里若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鄭本若作井當據正按紹熙本作城郭里巷較鄭本尤善蓋計田以井故科賦亦以井起也○注禮稅至什一○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宣十五年傳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許慎所稱周禮說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周禮無文蓋即魯語所謂先王制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禮記疏引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彊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圻地方百萬井是仍不外以井定賦也○注軍賦至一乘○舊疏引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注哀公至什一○上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下云公會吳子橐皋是其外蔡強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辰月之四日

孟子者何注据魯大夫無孟子昭公之夫人也疏論語述而云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其稱孟子何注据不稱夫人某氏疏注据不至某氏○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疏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注禮不至無別○曲禮文鄭注爲其近禽獸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諱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白虎通嫁娶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則白虎通與何氏說同許君駁從左氏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明娶同姓不爾此也按禮記大傳云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

以祀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國語鄭語云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御覽引禮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據大傳云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爲周道則禮外傳有來矣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注昭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左傳云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疏引賈云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按賈說是也昭公特避孟姬之稱耳杜預以爲諱託宋姓者非也詩齊風載驅云齊子由歸同此通義云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故坊記鄭注云孟子蓋其且字亦不以子爲宋姓也○注春秋至國也○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此謂不修春秋也然則魯春秋或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並沒吳文但存孟子卒舊書注而已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即隱元年注云仲子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

志本也因示不過同姓也故孟子雖不諱猶不與吳以文姜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也○注不稱至諱之○舊疏云若稱夫人又言薨則當書夫人姬氏薨若弗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爲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爲魯侯之妾而卒之如定十五年姒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疏杜云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橐皋音拓姑漢逡遒縣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漢逡遒故城在今廬州府治合肥縣東與巢縣相接漢書地理志九江郡下橐皋云孟康曰音拓姑後語拓又語柝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一名柘會吳城杜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云魏復九江爲淮南郡徙治壽春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疏左傳運作鄖杜云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大事表云按晉時海陵縣屬廣陵郡今爲江南泰州發陽無考今通州如皋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有會盟原相傳爲吳楚會盟處考春秋之世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志今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即發繇口也按通泰地於時屬吳故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是其證矣魯衛宋不應遠會至此左氏作鄖者古員聲軍聲同部也通義云

諸夏之會止於是故不月不致復爲大信辭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毀曹匪風刺檜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螽本亦作螽注同按注此年再螽疏作比年再螽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埋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亾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疏解詁箋云左氏說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是據常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厤不頒朔國自爲正官御廢職閏餘乖次經於哀十三年再書十二月螽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以明歲建夏正之歎云○注螽者至爲異○五行志中之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厤過也兼義疏記云按穀梁三月螽范甯無說用田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歆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歆以父說爲非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本劉子駿義與傳合律厤志劉歆說云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張晏曰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厤過矣劉歆徙以詩七月流火爲喻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注比年至能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常作埋從之○比年再螽即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螽是也○注自是至六卿○舊疏云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埋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祀綱之國滅以之象是故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螽蟲冬踊者是其蠢爲齊亾之一隅也何氏取象較廣蓋亦春秋緯義舊疏又云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亾分爲魏趙韓今云晉分爲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故志所引劉向董仲舒說諸螽皆與何氏同大率皆以爲賦斂之應惟此注與前解諸傳異拔顯宗紀云發哀禍火天不降龍注引感精符云魯哀公時政

彌亂絕不日食則比年書螽當爲天下記異也故何氏推廣之春秋者聖人明義之書此之再螽不必泥爲齊亾晉分之應然記之春秋之末則春秋後事皆在所繫若執事實以求之則泥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疏注前宋至詐反○即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是也○注反猶報也○原文闕

夏許男戌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疏通義云失國不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舊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王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災禍之罪及其存時乃爲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蔡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爲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

不足存之而成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疏杜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經注濟水篤又東過沛縣東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大事表云地名考從胡傳以黃池列諸衛地非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伯循曰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是時吳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即宋魯會而宋不會故吳王將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則宋趙氏之言爲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于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春秋時爲宋地按漢書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清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續漢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郡縣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據諸說是也黃池不得在內黃

吳何以稱子注據救陳稱國疏注據救陳稱國○即上十年吳救陳是也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吳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疏通義云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以得攝故稱爵存其實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北會左傳謂先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即爲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羊說非無據也何注引稽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耳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義相高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按伯莒之戰吳有憂中國之心故有與辭此傳無進吳之文黃生北狄而舉與何氏異○注以言及也○傳故云以稱言及吳即知吳主會何者正以及者設設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設設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于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注時吳至臨菑○傳

疏云齊字有作晉字者若作晉字以黃池爲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按即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是也不在臨菑以或本作臨晉爲是○注乘勝至中國○即謂此會也○注齊晉至而趨○舊疏云春秋說文北堂書鈔引考異郵云黃池之會齊晉前驅滕薛俠轂衛驂乘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黃池之會吳子滕薛挾轂魯衛驂乘左傳有單平公經亦不書亦其一也越絕書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動者乘薛許邾婁莒旁轂趨走按彼文有謂或即薛許驂乘邾婁莒旁轂趨走是也前驅者許衛風伯兮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也驂乘者即史記齊世家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是也俠轂即夾轂也禮上喪蓋婦人俠牀東西冬官考工記注今時鐘乳俠鼓與舞與夾同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亦夾義也舊疏云以下傳及注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大國時爲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注以諸至稱子○穀梁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是也明不知冠帶故諸夏之衆爲冠帶之國矣彼傳又云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用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然則吳時蓋實有吳主與伯尊周之心故春秋如其意而進之且以殺恥故也

會則曷爲先言晉侯注據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疏注據申至序上○即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疏通義云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春秋不欲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惟存會時之次云爾

其言及吳子何注據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益明矣疏注據鍾至言及○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會吳于鍾離是也○注僖五至明矣○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是也舊疏云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據而難之會兩伯之辭也注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是不可醇尊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

曾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疏〕繫露奉本云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之不以爲外以近內也與何義殊○注晉序至文也○正以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爲文也○注吳言至文也○舊疏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皋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爲主之文是也○注方不至事也○舊疏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爲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爲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注語見下○卽下傳重吳也云云爲其重吳故不得不見其事爲其不與故不得以尊見其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據伯主人〔疏〕舊疏云謂爲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毛本傳文主中作中主誤重吳也〔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注其實至言及○舊疏云謂其實處權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是也○注舉晉至不盈○傳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此云不盈卽取彼傳文也舊疏云公會晉侯是其諱爲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卽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爲會主之義也曷爲重吳〔注〕據

常殊吳〔疏〕注據常殊吳○卽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之屬是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疏〕注不書至惡愈○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甚也字是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願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益欲實而言之則天下諸侯豈可悉至若歷言某侯某侯則有不至之國而魯乃與會其恥甚故但舉大國見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魯因亦蒙俗會之其恥少殺也○舊疏云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注齊桓至褒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澤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是齊桓之會不但舉大以見小并舉遠以見近矣而此但舉大見小明齊桓實尊天子故褒之爲遠近大小皆至之辭吳則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而已故不得同也○注主書至夷狄○舊疏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強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注有恥至文也○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得意致會此有恥書致順上諱文使若吳亦尊天子會諸侯然故作得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注〕據上七年言曼多〔疏〕注据上至曼多○卽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淺人妄增也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疏〕通義云謹按世本獻子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

重宋樂祁犂卽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非本二字作名而強削其一矣按晉世家作魏晉侈○注復就至帥小○定六年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則彼於魯已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晉魏多也所以然者先見於魯爲先自正而後正人復見於晉爲先正大以帥小也繁露觀德云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螺〔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疏〕注先是至之費○用田賦見十二年會吳卽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注〕據北斗言星名〔疏〕據北斗言星名

○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

見于旦也 注 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 疏 舊疏云于字亦有作乎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改當本作乎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世當時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宋之國內外秋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所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爲旦○舊疏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日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沒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爲旦也杜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何以書記異也 注 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燔書道絕 疏 注周十至之庭○舊疏引堪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日在房心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堪輿星經亦云出五行志下之下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矢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解詁箋云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向未繫於日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猶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統厤九月節日在氐五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又元嘉厤九月節日在亢一度九月中日在氐七度亦與房體近也○注於此至道絕○校勘記出諸侯代主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諸侯代王治余本伐亦作代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代

[illegible]引易是類謀云出彗守大辰東方之度天下亡鄭注大辰在東之度七宿之中皆昔周之衰有星守于戶有星茀于東方此其驗之一隅開元占經引運期授云蒼帝亡也大亂彗東出舊疏引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亂孔子不絕也亦言出此孛星周室遂微也彼言秦正起與何氏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義同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并六國也燔書道絕見史記本紀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大安三年彗星見東方與哀十三年同占之日孛主兵喪咸甯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

盜殺陳夏彄夫 疏 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彄苦侯反一本作嫗音同二傳作夏區夫彄从區得聲例得通也經義述聞云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廡之誤古聲夏廡相近故夏通作廡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廡也是廡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廉字作廡與廉相似故廡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廡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十有二月螽 注 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疏 注黃池至所致○見上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二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肯參校

公羊義疏七十五

何容陳立卓人著

哀十四年　盡是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經義雜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云云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與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孔叢子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兹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爲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爲常有之物無所爲來則非按騶俗麟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删傳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以云云與今本合按下春秋何以始于隱注云據獲麟乃作則獲麟而作春秋何氏本自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云何休無作春秋事也通義云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强成其說舊疏云麟者仁獸大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爲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祚將復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興然則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按麟於春秋爲瑞於周爲異義各有主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序疏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作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迥異穀梁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注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願得聖人作春秋之意故舊疏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懸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合有似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鸛鵒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嘉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之義

然則孰狩之【注】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據無主名【疏】注稱西至主名○舊疏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爲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按大戴禮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狩又桓四年公狩于郎是天子諸侯之事傳不出主名故據難

以薪采者也【注】西者據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爲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疏】舊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按薪一作新以斤斫取曰新故新从斤从桼以手折取曰采故采从爪木木伐更生故凡除舊生新者皆名爲新果孰必采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爲采加艸作薪菜以別新舊之新采取之采非古文也包束乾草曰芻擊折木枝曰蕘說文新取木也采取也薪蕘也蕘薪也芻刈艸也象包束之形是蕘猶采也左傳以爲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家語辯物篇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爲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諸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注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微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注西者至象也○舊疏云正以西方爲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又引賈逵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于周皆與此異○注金主至薪者○舊疏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爲文即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於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劒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義或然也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閩監毛本采作採下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注】據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疏】注據天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桓四年○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箋云春言狩下當增不從狩郎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又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即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改當欲行夏之

時取夏之孟冬以爲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者是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有言狩者蓋据魯爲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而言狩矣○注蓋据至之時○据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据作據孔叢子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汜論訓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是春秋據魯以變周行夏之時也宋書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而爲後王制法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說已此假以爲後王法當用夏正非類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据此則知夏小正農緯厥來記於夏之正月豳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尙正朔服色雖異而田

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按何氏此注決桓四年譏正月之義書狩者紀事之實不書正月明改周之正也

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穀梁傳注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加者名之也且言狩當言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太平之嘉瑞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

曷爲大之〔注〕据略微〔疏〕注据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新本皆又微於士矣

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注〕据鸛鵒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疏〕注据鸛至加文○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

麟者仁獸也〔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疏〕舊疏引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爲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修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之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乂成而神龜在招聰聽知正則名山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修母致子之義也若鄭氏之說則異於此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愼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鄭駁之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令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四靈中空言西方虎者則麟中央得無近誅乎則鄭不以麟爲土精也彼疏又引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金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是與公羊說同舊疏引異義公羊說又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木爲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鶡冠子云麟者北方元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之水爲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元枵之獸陰之精也非公羊家義○注狀如至仁也○爾雅釋獸云麕麕身牛尾一角郭注角頭有肉引此傳云有麕而角廣雅釋獸云麟狼頦肉角禮記疏引京房易傳云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

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中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云射麇腳麟謂此麟也是爲仁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南麟趾篇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禮記疏引廣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

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尙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疏〕注上有至乃至○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云麐瑞應獸名孫炎云靈獸也宋書符瑞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剖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類聚引感精符云王者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人在位則至則於興良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招雍非時張獵則至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獸麟乃見舊疏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有爲聖人將興之瑞亦爲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驗者慶麟書爲庶人作法之義也釋文大音泰監毛本始作役仁注尙書至率舞○咎繇謨文毛本皆改風俗字

舊疏引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與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舊疏云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瑞物乃來之義○注援神至麟臻○白虎通封禪云德至鳥獸鳳皇翔麒麟臻據此知本援神契爲說也舊疏引釋獸云騶如馬一角不角者騏舍人云騶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爲異【疏】按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知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按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鄭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爲古本可知矣今何注無下二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語故通義以爲治公羊者增成其說也○注辟害至爲異○舊疏云謂無道之世刳胎殺夭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即家語云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水經注河水篇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爲異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本麕字剜改同作[illegible]監毛本承之非也釋文作麏云本又作麇亦作麕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麏即麕之隸變爾雅釋獸麐麕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麕而角是古本作麕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郭汴官書本皆作麕按孔叢子亦作有麕肉角舊疏云即孔叢云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衛冉有告孔子曰有麕肉角豈大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

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疏】舊疏引孔叢又云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類聚引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遂與相逐見俛而泣抱麟曰汝孰爲來哉孰爲

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改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王將興其人如得麟樂府引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悲之即本孔叢子舊疏云然則此告者其冉求也若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新采者還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爲漢獲之者微辭也故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爲虛主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惡之是其義也○注見時至誰來○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旣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全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適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遺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復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祥非操其木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特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蓋亦公羊家說言時無聖帝明王而來宜其遭害而死也舊疏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爲其出云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爲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爲微辭故注解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矣或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時未知薪采獲麟爲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乃後詳審煩然而猶是以泣之

反袂拭面【疏】舊疏云目亦有作面字者知徐本作目也按杜預左傳序亦作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則宜作面矣校勘記云面唐石經諸本同易林小畜之坤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將以終尼父悲心

涕沾袍【注】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亦庶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螽蟲冬踊彗金

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象
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
久故豫泣也　疏　注袍衣前襟也○舊疏云袍亦有作衿字者
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釋文亦作沾袍音
步刀反又步報反經義雜記云說文衣部袍襺也从衣包聲
論語曰衣敝縕袍裣交衽也从衣金聲是當作涕沾裣衿襟
告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
任所見之傳亦作裣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泣沾袍
下又云聖人甯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据下作沾衿疑沾
袍或後人改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
證按傳若直作衿何注衣前襟成變語矣經義述聞云家大
人曰何以袍爲衣前襟者袍本作襃步報反釋文衣前襟也
當以步報之音爲是玉篇襃與袍同又步報反衣前襟也廣
韻褎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
袍然則袍者褎之借字涕沾袍即涕沾襟非衣敝縕袍之袍
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涕沾襟
蓋据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
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袍之泣者以衿袍同物而衿爲
人所易曉故言衿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衿而後人改之也
王氏此說可釋臧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褎衣褎也段注云上

皇清經解續編　卷　公羊義疏七十五　卅七

文云褎褱也褱物謂之褎因之衣前襟謂之褎方言禪衣有
褎者趙魏之間謂之衽衣郭云前施褎囊也按前施褎囊即
謂右外衽方言無袍者謂之裎衣則今之對襟衣無右外衽
者也褎衣無袍禮服必有褎上文之稀衿謂無褎者唐宋人
所謂袂衣也公羊傳涕沾袍當作褎何注云衣前襟也釋器
衣皆謂之襟被謂之褶被同袷謂交領褎連于交領故曰被
謂之褶郭謂衣後襟非也釋名裾在役之說非是○注夫子
至代周○校勘記云鄂本蜀大字本同毛本案改按閩本剜
改聖作姓監毛本因之惠棟云當作庶聖參同契曰夫子庶
聖雄詩疏引異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金獸賤者獲之
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
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
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選注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刀握
大鏡舊疏云甚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
錄從亭長之任而爲天子故謂之庶姓矣○注何者至所執
○初學記引演孔圖云黃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末均
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
桀謂見魏柴者也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
絕周天下叛去隊元年疏引春秋說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
獲麟亦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新宋得麟禮運疏引石渠禮
論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
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又引異義公

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舊疏引
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爲土畜亦受氣于祖性合人仁故爲
木精也又引春秋說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
麟爲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
爲火候既爲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按公羊家自
以麟爲木畜其以爲土畜青左氏家說不必牽涉也舊疏又
云庶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
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燃之故
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者其若
不然麟爲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隻夫甯能獲之○注西狩至
天下○類聚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興於豐擊王鼓驚六龍
又云其人曰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後漢書注引云卯金
刀名爲劉赤帝後當文周文選注引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
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
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力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
祖龍死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
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劉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初學記
引帝命驗云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析旦失蕭亡其金虎
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光出軫已商之華陽國志公孫述志世
祖報曰西狩獲麟議曰乙木卯金即乙末歲授劉氏按緯言
與於豐在軫北郎此注言從東方王於西也以兵得天下者
舊疏云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　卷　公羊義疏七十五　八

○注不地至異也○舊疏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
以麟見于魯乃爲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
爲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注又先至之象○蝝
蟲冬踊即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蝝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蝝
是也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即上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
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
旦也舊疏云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埽除之象鄉晨
而見故曰埽旦也然則蝝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
理故爲六國爭強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埽旦乃是秦項驅
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按災異之應俱不大遠此哀
公之世蝝孛之變得應之數百年後者此春秋之義也春秋
爲漢制法文年絕筆後無所見適有蝝孛之見因即假以示
義爲術○注夫子至乃帝○校勘記出積骨流血之虞云鄂
本虐作虐不誅解云虐亦有作害者按紹熙本亦作虐是也
六國爭強舊疏云即燕齊楚韓魏趙也齊据東蕃燕楚強于
南北韓魏趙居于首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是也從橫
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
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
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絕于西是
也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其相滅也秦項驅除者舊疏
云始皇据秦籍滅周之資而珍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籠
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爲劉氏驅其孤狸除其豺狼而已

故曰秦項驅除也積骨流血者舊疏云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鵲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燿鉤云虎人爭權赤帝之精注虎人項羽劉季者也爭權赤欲起也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感精如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易林屯之坤采薪得麟大命隕顛豪傑爭名天下四分是其義也○注深閔至泣也○說苑貴德云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于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懷聖承弊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疏〕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按下西狩獲麟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此不當有孔字矣○注噫咄嗟貌○論語先進云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歎聲也詩周頌噫嘻成王傳噫歎也漢書董仲舒傳贊噫嘻天喪余注噫歎聲也後漢書袁閎傳未嘗不噫嗚流涕注噫嗚歎傷之貌也或作意淮南繆稱訓意而不戴是也或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

聲噫歆警神也緣祝聲不知作何聲故曰噫解之亦爲其有咄嗟義也禮記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之多云噫矣

天喪予〔注〕予我〔疏〕舊疏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予翟氏灝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告者曰云云顏淵死云云子路死云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也通義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殁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十三年閒也比年三見傷痛故子孫悼之傳亦連述之矣拜經日記云論語集註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年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詞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大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早二十一歲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云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殁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淵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七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進之有餘痛焉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反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雜諸賢何以首及顏淵可知王肅削尊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說也○注予我○爾雅釋詁云予我也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疏〕注祝斷也○上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注祝斷也廣雅釋詁云祝斷也書泰誓祝降時喪傳亦云祝斷也鹽鐵論訟賢云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舊疏云然天祝惡已之道德亦是斷絕之義矣○注天生至之證○董仲舒傳贊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足以當之師古曰噫歎聲言失其輔佐也舊

疏云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爲輔佐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爲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皆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祇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證校勘記云閩本鄂改證作證監毛本承之

西狩獲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特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殁之徵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騶俗麟字

孔子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殁之徵故云爾〔疏〕舊疏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即上傳云孰爲來哉孰爲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殁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又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注加姓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注麟者至云附○史記注引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後漢書何敞傳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是皆以爲夫子將殁之微也舊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乃見故謂之類也時得麟而死者即孔叢子云麟出而死言道窮矣是也

春秋何以始乎隱〔注〕據得麟乃作〔疏〕注據得麟乃作○舊疏引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又隱七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又引說題辭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舊疏引揆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左疏引服虔說以爲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以周禮故有麟應而至與此不合賈逵穎容等皆同服說以爲修母致子之應蓋左氏家說也而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而修春秋精和

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與左氏說合通義云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爲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老兩楹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爲已出故但傳麟見非時感而致位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按孔子世家亦云哀公十四年狩大野獲獸仲尼覩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詞而指博則亦以得麟而作

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逮作遝九經古義云說文遝迨也玉篇迨遝行相近又自部遝目相及方言云迨遝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遝或曰及州輔碑云遝事和熹后孝安皇帝劉寬碑云未遝誅紂陳球後碑云遝宗祖齊與以遝爲逮也釋言云逮遝也遝逮古音同也說文又云逮及也及逮也又云隶及也則亦通隶釋言云逮及也謂祖之所及聞也按爾雅釋言又云遝逮也方言又云噬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詩唐風有杕之杜噬肯適我韓詩作逝亦云及也通

義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所自隱始舊疏云何氏以爲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期爲冐祖爲祖父母期爲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託記至之害○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詞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舊疏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注所以至義異○舊疏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於其君故爲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此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則桓公時已發見君恩之傳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爲之諱大惡今時有恩於其君故爲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此復注云嫌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省文也○注於所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是也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一年於所聞痛其禍按彼謂子般卒日子赤卒不日故也此立煬宮不日即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日即成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所
聞世不爲諱恩殺也○注所傳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
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傳聞殺其恩
按子赤卒不日卽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子般卒日
卽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注云所
聞世臣之恩淺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通
義云所聞者已之所逮聞也至於祖之所逮聞而父受之祖
已受之父則所傳聞也世跡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
復仇納鼎歸寶文姜淫泆皆得貫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
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敢明
其貌耶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
大用必託始于所傳聞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目言
世以義始之以仁終之所具
世而不亂斯異其詞而不糅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據哀公
未終也〔疏〕漢書儒林傳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
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文選班固荅賓戲
云孔終篇於西狩○注據哀至終也○舊疏云止以未見公
羊之文故也且以左氏言之卽哀二十七年公孫於越而因
卒則知
今未終
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
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七十五　十三

瑞明太平以瑞應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
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
不終竟〔疏〕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
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
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往
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
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
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能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
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
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卽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
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
是陰書春夏秋冬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恆星
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郜大鼎是金
雨木冰是木大水是水成周宣榭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
木水火土卽五行也得禮則褒失禮則貶是禮義也桓書卽
位先君被弒而行卽位安忍其喪其情[illegible][illegible]不書卽位文姜
出不忍行卽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相因背獲麟是四靈
爲畜也是亦卽備義也益備卽王道備故文選注引元命包
云孔子曰吾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人道浹王道備
○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

致大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
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通義云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
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
毫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庸不具焉天
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浹于上人事備
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治春秋上紀隱下至哀
之獲麟約其辭又去其頗重以制義王道備人事浹說苑至
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
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浹
王道備舊疏云浹亦有作而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視
祖以視曾祖以曾祖視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浹
也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懷懷治之至于
太平故曰上道備也○注必止至效也○舊疏云必止於麟
者正以獲麟之后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
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
作樂之后籥韶九成鳳皇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故麟於
周爲異者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
是也春秋記以爲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今解從記也明太平
以瑞應爲記者言若不致瑞卽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爲太
平之效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
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傳疏引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七十五　十四

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
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非何氏義
詩疏引異義左氏說麟足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
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是西方毛
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案云
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
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之聞也洪
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
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
以爲天子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
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與者
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
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當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
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故禮記疏引熊安生申鄭
義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
修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修春秋爲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
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修母致子康成所不用
也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何校本疏同又出效字云
鄂本效作効按疏中引注同○注絕筆至漢也○傳疏云四
時具然後爲年此乃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
之君將亡欲別起爲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
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爲帝國之法是以不得

錄下三時矣○注又春至終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始正君則僖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義亦通此子曷為為春秋注据以定作五經疏姚氏範援鶉堂筆記云為春秋如女為周南召南之類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曷為今日始為春秋乎嫌其大既於詩典之後○注据以定作五經○舊疏云何氏以為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据五經以難之撥亂世注撥猶治也疏注撥猶治也○廣雅釋詁撥治也詩商頌長發云元王桓撥傳撥治也楚辭懷沙孰察其撥正注撥治也後漢明帝紀梁統傳陳元傳注並云撥理也避治諱也說文手部亦云撥治也詩大雅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孟子章指言桓王之事譏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

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孟子盡心無義戰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通義云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

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之太平之所由基也史記自序又曰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云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舊疏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後見端門之書知天命己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為撥亂之道以為春秋者賞善罰惡之事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乃作春秋矣即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校勘記云浦鏜云詩序及爾雅序疏引何注有莫近猶莫過之也七字疑今本脫○注得麟之狀○舊疏以為演孔圖文類聚白帖引演孔圖孔不絕下至有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十五字孔聖全書引演孔圖云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璿機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趙氏

在翰云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類聚引說題辭云孔子謂子夏曰得麐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至期往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為赤烏化為帛烏消書出署曰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之舊疏云秦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為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則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按御覽引演孔圖云驪除名正顛倒吾衣裳坐吾曲牀濫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是其事也舊疏又云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於東方矣秦始皇方欲起為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視其血書其血乃飛為赤烏其書乃化為白書署之曰演孔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校勘記出赤烏云獨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烏作鳥當據正○注孔子云至授之○御覽引演孔圖云孔子胸文曰制作定世符繁露符瑞云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御覽引考靈耀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鄭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文選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讖而出其神

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籙又云某水精制法[illegible]赤制功後漢書郅惲傳漢歷久長孔爲赤制注言孔某作[illegible]書著歷運之期爲漢家立制漢火德向赤故云爲赤制即[illegible]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又蘇竟傳夫孔丘祕經[illegible]漢赤制越絕書云見孔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illegible]云道獲麟周晝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一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舊疏云孔子仰推天命謂仰[illegible]天命即端門之命是也俯察時變即蠢蟲冬踊彗星埽且之象也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醒故作治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傳近正也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是也故書以撥亂是也

則未知其爲是與〔疏〕舊疏云爲音于僞反公羊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爲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

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厤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后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

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疏〕舊疏云其諸辭也即桓六年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是君子謂孔子不知爲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繁露俞序云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劉熙孟子注云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是也○注作傳至意也○姚氏範援鶉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知己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爲傳者不敢必其爲得聖人經意而要爲樂道堯舜之徒也○注堯舜至來儀○校勘記云何校本風作皇疏同漢書李尋傳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史記五帝本紀厤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厤日月而迎送之蓋謂厤象彼日月星辰也史記厤書云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厤則落下閎之徒即所謂厤如周馮相氏所掌今之推步是也唐都之徒即所謂象如周禮保章氏之法今之占驗是也百獸率舞鳳皇來儀見堯典皐陶謨史記注引鄭注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音和爲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是也夏本紀云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與宗德致麟之義合宋書禮志高堂隆引尚書傳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定四時改堯正○注春秋至民時○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隱六年秋七月杜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敬授民時堯典文舊疏云欲似堯舜當古厤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也禮運注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也孔疏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爲本終以四靈爲畜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呂氏說十二月之令爲呂氏春秋事之偏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近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也○注道同至之道○舊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秋以稱進堯舜是也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春秋之道述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者取其相稱相友也彼正義引台誠圖云黃帝立五始以制天道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

日短星昴也春秋獲麟即當益褒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爲制作〔疏〕中庸疏云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經傳釋詞云末蓋發聲末不亦不亦也也猶邪字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正申明此句之義禮記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之鄭注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也○注末不至制作○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爲首末然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已而制道術預知有已而爲君子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爲法〔疏〕舊疏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也禮記疏引鉤命決云某爲制作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書疏引王徵期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詞亦本緯書爲說其意以春秋制以文王爲即孔子所謂制作之王也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

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又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吉傳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往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云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禮記中庸注云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者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疏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此解最得通義云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於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圖圖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三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鄒福保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七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阮氏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閩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葢後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阮氏重刊本卷首有中書門下牒校勘記云此本及閩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敘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閩監本改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敘字始頂格阮氏本又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閩監毛本改此爲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閩本於此下署何休學原闕四字疏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敕重校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之閒地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閒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斬羽六年二月即皇帝位遂取漢爲天下號司空者舊疏云漢三公官名凌先生曙公羊問荅云問徐疏漢三公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云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大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曰冲帝冊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寶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掾是也掾者傳疏云即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校勘記云掾字从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

同閲監毛本改从木旁非公羊問答云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咨天子干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敎明敎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又云何謂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閒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隄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四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考漢前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元壽二年更丞相爲大司徒成帝綏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爲大司

空哀帝建平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官名雖有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不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亦不常置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掾緣也緣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爲凡物緣邊之稱此掾之爲三公翼輔故亦得有緣義又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之黨禁解後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爲司空掾何時也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部任城國有桃聚亢父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是也按樊於前漢屬東平國爲今兗州府滋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

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說之遷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敘抒也抒洩其實宣見之也爾雅釋詁云敘緒也說文攴部敘次第也書不空作皆有所由緒録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敘也敘正字序段借也孔子爲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序作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爲徐彥作文獻通考作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録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録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也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

按舊疏名氏迄無定據故今所引但稱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云　疏　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古也禮記檀弓云予疇昔之夜注昔猶前也何氏

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自此可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卒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疏　禮記中庸注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彼疏引鉤命決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斷天心上爲木鐸制萬世法舊疏引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事文類聚引鉤命決又云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石臺孝經敘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白虎通五經云已作春秋復作孝經欲專制正對志秦必傳定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春秋孝經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

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則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爲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舊疏云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疏舊疏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初學記云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北堂書鈔引援神契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弟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治世之要務也**疏舊疏引春秋說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孟子滕文公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人業天地開闢皆在孝也是爲治世要務也舊疏云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此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七十六　四

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爲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傳春秋者非一**疏舊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按廣韻一東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公羊全孔經宋均注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是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又引六蓺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名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又平津侯列傳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爲

博士儒林列傳又云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董生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又嚴彭祖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魯國薛人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授琅邪筦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徒眾尤盛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書以嬴公孟卿眭孟以下皆爲胡毋子都弟子據六蓺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誤以前書弟子遂之者綴於胡毋子都下誤以爲胡毋弟子其實彼文自承董生爲江都王相自有傳連綴之爾惟胡毋子都弟子不見諸史何氏之學出於李育育多據胡毋生條例故與董生等說往往不同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陰豐當作泠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受穀梁又按前書有王亥而無王彥郎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漢賈逵傳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七十六　五

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蓋皆當時傳公羊者各述所受故何氏云非一也舊疏又引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據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無師故云非一然此下何氏傳論公羊家學未必牽涉餘四家也**本據亂而作**疏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故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舊疏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成王周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按據亂蓋兼兩義**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疏舊疏

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卽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卽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卽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包氏愼言條牒云春秋既譏祭仲出君而許以行權齊襄禽獸之行無善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見褒宋襄喪師辱國而稱爲文王叔術淫倫通嫂而以讓國通其子孫於列國周王守府而稱之等於宋稱爲二王後衛輒拘父而以尊王父是數者皆所謂異義可怪之端也爲業左氏者所口舌 說者疑惑〔疏〕繁露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舊疏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疏〕舊疏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畔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卽成二年逢丑父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

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卽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維誤爲雖耳按維當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足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一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按作雖字亦通言雖倍經任意反傳違戾然既窮相問詰不得不廣引以證成已說也援鶉堂筆記云雖疑雖字之譌而誤强解爲維字之誤謬矣亦不必改讀雖字古人文義不必如後世之平順也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舊疏云此師謂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講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按此蓋何氏自謂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是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漢書藝文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焉 時加釀嘲辭〔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朝嘲笑也言時加責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正按葉鈔本徐本釋文本釀作讓如作釀陵當有音然今本釋文亦作釀矣舊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頭曹之語不順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雩其雩虐助君虐之類是也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疏〕舊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擧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 以無爲有〔疏〕舊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囚之義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爲有也 甚可閔笑者〔疏〕舊疏云欲存公羊者閔其愚闇欲毀公羊者笑其謬妄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同監本毛本作笑者非 不可勝記也〔疏〕舊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具記也按不可勝記者言記不勝記也言其多也

勝記猶言遽數之悉數之也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愼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也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皆有今文古文今文立於學官當時所習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閒往在蝌蚪文故無師傳因皆目爲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按春秋當漢代公羊爲今文左氏爲古文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故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中有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語明當時以治古學貴文章爲讖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厤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馳說者騁其詞卽謂貫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謂之俗儒考訓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爲俗

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眾賈逵皆治古文者也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疏）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即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眾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為貢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擿三十餘事以上王海引疏本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舊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按戴宏不知何時人休本傳云休善厤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探為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有未盡故何氏如此云與多隨二創者舊疏云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為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何讀者又與公羊為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

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為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非也援鶉堂筆記云二創疑斥上文誣為俗儒及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為二創疏解非也此世之餘事（疏）舊疏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戴氏專慮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閒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援鶉堂筆記云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讖論紛紜滋多而未已也當時三家五相排擠豈得云閒事也疏解非是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舊疏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閒公羊左氏之義反為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以喻焉余竊悲之久矣（疏）舊疏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為已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為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為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疏）漢書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

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舊疏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為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得鄭君先作六藝論說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祭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閒異解云云是嚴氏春伏已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卌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依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闕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為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戾之又引桓十一年傳遷鄭焉而野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為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又以為十四月日食閒主為大因之類倍經違戾皆何氏所不取按何氏亦不必為顏氏學其本或偶與石經所記顏氏說合耳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疏）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合審射必

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公羊問荅云故表隱括此何義也曰祝文檃括也括檃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檃括又拘木必待檃括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檃括之方檃段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括段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邪曲之器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括舊云隱括借合當射必能中近遠不可從按段氏玉裁注說文云檃與括互訓亦段借作隱括尚書大傳檃括之孝多曲木良醫之門老疾人荀子大略示諸檃括檃括者矯制寅曲之器也方言所以隱擢謂之雜郭云擠僭小檄也按擢以素綮於檃而後可行是以蘱者所以檃其擠也如許云矢檃苃處謂之矢括矢括所以揆苙也般庚尚皆隱哉某氏注云相檃括其爲善政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孫卿書劫之以勢隱之以阬皆讀爲檃注志注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隱狹之法是也凡古云安隱者皆謂檃括之而安也俗作安檃形聲皆變也按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亦卽矯之義也凡多寡曲旋膊不中繩墨故須隱括之而後就繩墨之直何氏自謂矯正俗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一規矩之於正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四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吉參校